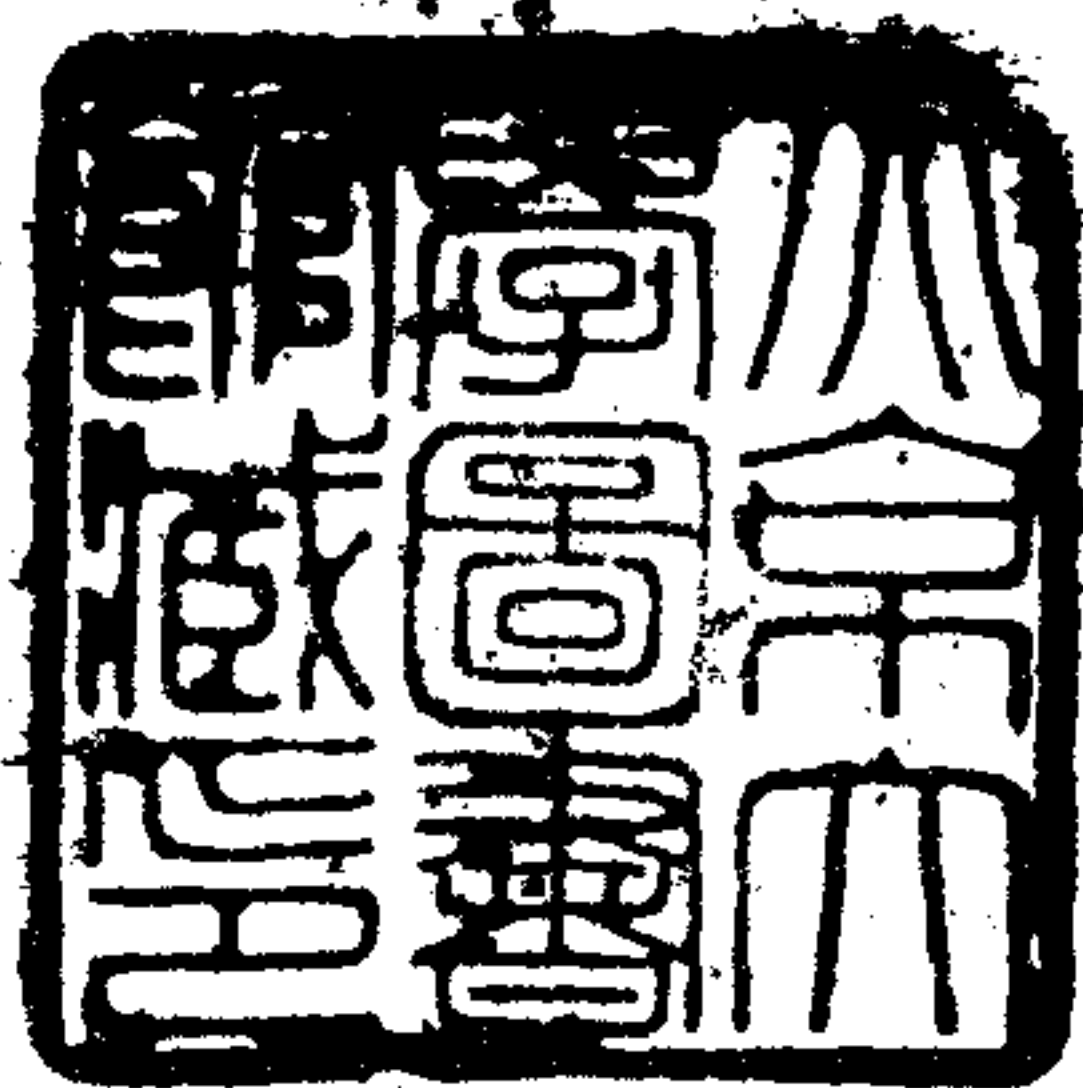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類解二十卷〔明〕劉績撰……………一

左氏春秋鑄二卷〔明〕陸粲撰……………四八三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補遺一卷〔明〕傅遜撰……………五二一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明〕陳許廷撰……………五八三

2265/09



春秋左氏傳序

左丘明魯太史也受春秋於孔子親見行事故其言該而中倫其實著而寡謬雖其裁斷大義或戾聖人而其文蔚然可觀也漢初其書出於張蒼之家傳者甚鮮逮賈誼始爲訓詁建武以後博士有官而諸儒授受以擢高第爲講郎矣于是賈逵服虔並爲註解晉杜預有經傳集解唐長孫無忌有正義而說者以杜註爲優至於今左氏之學賴以不衰

國家于春秋雖專以胡傳取士而考論往蹟非左氏則何所於稽近世士大夫崇尚文詞至於字微而句擬之何

其說之盛歟予暇亦愛覽是書故命承奉王大用刻布焉刻成予復覽而興曰春秋之時王綱不振列國各以其政爲政強凌弱衆暴寡亂臣賊子接跡而肆故春秋作焉以命德討罪惇典庸禮今

朝廷出片紙以令天下其誰不奔走服

從即使五霸有作將焉假力哉故予之取左氏者文也仰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講學不倦將興唐虞三代之功頃以

御製敬一箴頒示我諸藩予雖不敏敢不敬承是舉也雖不足以上希前賢蓋亦竊取爲善最樂之義嗚呼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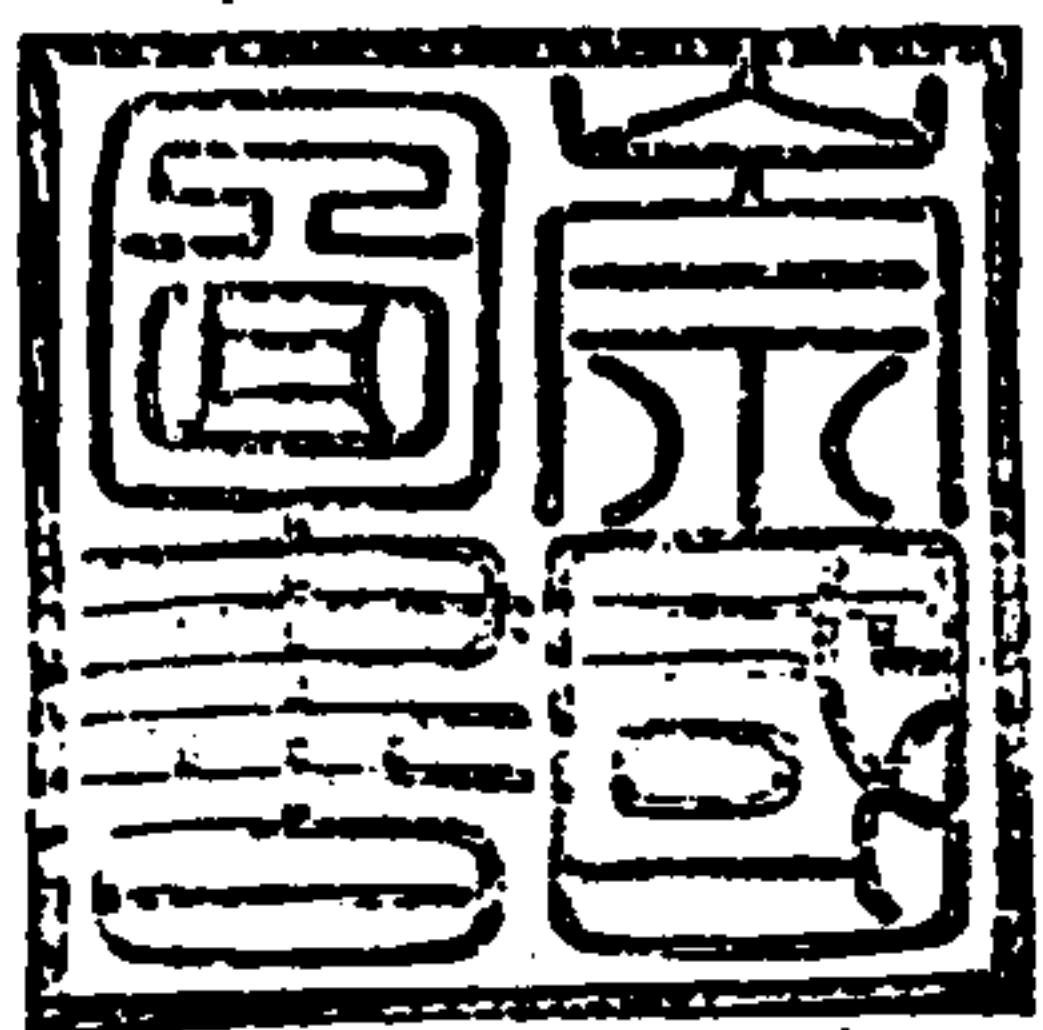


類以遵仲尼儒者之事也昭德秉禮以無墜周公之典其在予也夫書刻之精否固所略云

皆嘉靖戊子黃鍾上澣

劉歆曰古人好與聖人同執見夫子而公教在七十者公傳聞之與視見其詳異不同也

希玄子書於寶賢堂



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序

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洵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

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繫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別

列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其年有四時故錯舉以

為所記之名也錯七各反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

策本又作冊亦作策同初章反小事簡牘而已廣徒孟子曰楚謂之

檮杌晉謂之乘孟子書名姓孟名軫字子與鄆邑人

檮杌五怨反檮杌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而魯謂之春

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適魯子名起晉大夫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盡津忍反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王于況反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諸所記注

注張佳反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

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

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刊若干以示

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

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



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  
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  
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先悉或後經以終  
義後戶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重直用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  
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令力呈反原始要終要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又反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履  
而飲之履於醴反使自趨之趨七佳反若江海之浸  
濕子膏澤之潤潤膏古反渙然冰釋渙呼反怡然理順怡以反  
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  
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闡昌善反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褒保刀反諸稱書不書先  
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  
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  
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暢初反其經無義例因行  
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起七反非例也故發傳  
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為于倫反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見賢遍反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合族尊

夫人拾音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參七南反與謀曰與音及  
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婉於反曲從義訓以示大順  
諸所諱辟辟本亦作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假古雅反  
音者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  
楹刻桷楹音盈刻音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捷在捷反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反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  
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  
類而長之長丁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  
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傳直反皆不  
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  
言數色主反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錯綜宋反  
固當依傳以為斷斷丁反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  
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  
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立明之傳於立明之傳有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廣音適足  
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立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  
貫貫音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  
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主起反蓋立明之志也其有疑



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駿音俊子創通大義創初亮反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故特舉劉賈許賴之違以見同異見賢過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此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譜本又作謹同布皆同不音者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王于泥反下立明爲素王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勅危行言孫行下孟反孫音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立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出如字又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瑞音垂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應對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

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胤音才路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仲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墜直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來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如字又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正音政讀者多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立明素王又非通論也論力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近誣如字近舊音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邾音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袂音世反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左傳類解目錄

卷之一 周

卷之二 魯

卷之三 魯附邾小邾

卷之四 宋

卷之五 杞

卷之六 陳

卷之七 滕 薛

卷之八 齊

卷之九 紀

卷之十 莒

卷之十一 晉

卷之十二 晉

卷之十三 虢 虞 秦

卷之十四 鄭

卷之十五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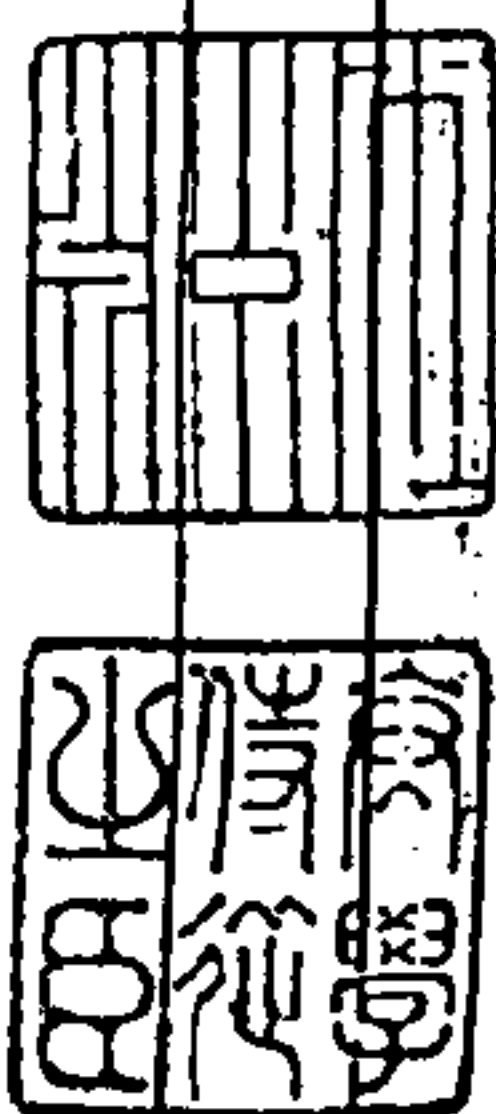
卷之十六 衛附邢

卷之十七 曹

卷之十八 蔡

卷之十九 吳 越

卷之二十 楚



春秋左傳類解凡例

春秋明倫理扶世立教之書也周衰道微是非不明孔子取魯史往事斷是非書要以示人因實行明道不專紀載故其文主義約而嚴左氏因經脩魯史廢遠而失事本末詳紀載以釋經故其文主事博而浮學者必先知傳事然後能得經義舊傳編年總知次序又牽他說不便初學因僭妄分國仍書經編年於上非敢破碎聖言蓋欲通一國盛衰盡一事首尾以知是非所在不至鑿空說經亦得以經斷傳謬傳補經闕若夫傳以反約決大疑處事常變不失中未必不本此也

一公穀二傳各去取附書於後或義非而事詳者則取其事或事畧而義精者則取其義或義事無足取而文難釋者亦取其文為註釋恐初學不解所謂以亂道也

一理在人心而事本紀載得事之真而是非自分如不得桓公子糾兄弟實故經乾時戰曲說不得夏父叔術讓國事故傳通濫文妄解今事雖事間取先儒一二說附經下為則其餘皆



以權度類推也

一三傳先秦文字極古不能句讀歷代註釋多差學者主此或疑其背理非傳或信其曲通釋經隱道謬民莫甚此今採先儒議正其註釋差者其疑而可通者仍存某氏云

一各國悉依經傳子史撮其興亡畧於前名壽各具某公下其某謚爲某多不得其真姑依謚法釋字義云

一分各國經傳處俱用國間之使別不害其爲同若經合在此而傳爲他國則取傳附他國而於

左傳

卷三

經下註傳見其如公至自某類若經傳俱合在此而取附他國者蓋分賓主輕重如叙齊桓晉文伯類

一傳舊本遺失者據善本補完字左有不同者註一作某字諸本俱差者據上下文當作某字其不可釋則闕以俟

一傳論事於理不通者但釋其文不斷其是非

一傳引詩書多斷章取義與本文不同若泥則不能通今悉就傳意釋之其論禮亦有背戾經旨俗者學者當自擇也

一地理悉依漢書杜預仍考歷代沿革作自周以上各國譜其間或據山川或據鄰國或據經史以知舊志失各見條下

一世系氏族異同孫祖是非鄭氏信杜預而不據世本史記信世本而不據左傳歐陽公信小說而不本經今引證諸書以經傳國語爲權衡其互說不可考者各註下雖傳所無而亦叙者欲知一族之源流也

一春秋有文自不得不如此書者如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春自是史書常體孔子加王於正月上

左傳

卷四

見周正朔桓無王故不書王其餘無正月則不須書王但書春非闕文亦非不頒正朔也二月三月亦然不可一一曲求褒貶

一是書以微賤索居無同志助書神數困于錄兼貧窶其乏絀筆因舍易釋難利苟簡易成尚難弘治丁巳再承之戶曹得大君子爲依歸命續淮浦少閑散王事暇以得於觀感者草草改訂求教尚明以遂塗說志倘詳釋正其謬不吝數金楷書耳刻非徒續感德而於聖道太必無少補也



# 八風圖



# 躔度分野圖



春秋左傳類解圖

二十八宿隨天左旋半隱半見南方月令孟春日在  
 營室大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日在奎大昏弧中  
 旦建星中斗季春日在胃大昏七星中旦牽牛  
 中孟夏日在畢大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日在東  
 井大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日在柳大昏火中旦  
 奎中孟秋日在翼大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日在  
 角大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日在房大昏虛  
 中大昏中孟冬日在尾大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  
 日在斗大昏東辟中旦軫中季冬日在婺女大  
 昏室中旦氏中

歲星木星也二十八宿分十二次一年行一次故曰  
 一歲十二年行十二次周天故曰一紀其行有遲速  
 不同大歲在子午卯酉四仲則行三宿大歲在寅申  
 巳亥四孟及辰戌丑未四季則行二宿大歲為陰左  
 行在寅歲星為陽右轉居丑大歲在卯則歲星居子  
 在辰則居亥在巳則居戌在午則居酉在未則居申  
 在申則居未在酉則居午在戌則居巳在亥則居辰  
 在子則居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則所衝之地  
 有禍過次者殃大過令者殃小不過則無咎按襄二  
 十八年丙辰傳謂歲在星紀而滯於玄枵按星紀丑



位與亥差二次者編年甲子疑誤

凌稚隆曰按三傳所載經文亦多乖異事同字異如儀父盟蔑  
盟昧之類事字俱異如尹氏卒於氏卒之類焉端臨氏謂公教直  
以其傳後入之經而左氏則經自經傳自傳至元凱始以左傳附經  
文後據此當知三傳惟左氏經文最善蓋經者其所書紀也卒則  
紀年子後弟子增入非經經又曰按左氏傳乃文章之冠上論他名  
家無能仰窺藩籬即如史公稱良史才其所規畫變化之不一越  
其矩度遠甚首尾起伏近在一篇方之開闔張弛也括全傳者分  
量以別則則改書步驟太史良書著擬兩家蓋淵源有自矣而說  
春秋左傳圖

者世病其誣蓋據其所紀於祥夢卜鬼怪神奇一、篇應以屬浮誇  
然變司必可理推古今自外相及安知事果盡誣非沿舊史失即惟  
是辨以利害成敗論人故先為異說于前以著其驗此朱子之得  
以大病皆之爾

照竟陵鍾惺伯敬父批點

春秋左傳類解周卷之一

蘆泉劉績編註

周

姬姓出自黃帝之苗裔帝嚳子棄之後也有農功封  
邵號后稷其地武功縣聚城是也邵之總名曰周故  
國號周及夏之衰大康失國稷官遂廢稷之子不窋  
失其官竄於西戎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  
劉遷邠邠州三水古邠城是也公劉卒子慶節立慶  
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萁弗立萁弗卒子毀隄立  
音鞠世毀隄隄音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

左傳周卷之一

申十

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  
公亶父立為戎所逼去邠居岐今鳳翔岐山是也至  
孫文王昌為西伯始都豐在永興鄠縣東南武王都  
鎬在豐之東二十五里武王崩子成王誦立成王崩  
子康王釗立康王崩子昭王瑷立周道始衰昭王南  
巡卒於江子穆王滿立穆王崩子共王繄立共王  
崩子懿王囂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  
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  
王胡立暴虐無道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子宣王靜立宣王卒



子幽王宮淫立。一作寵褒姒生子伯服廢申后太子

宜曰申侯與犬戎殺王于驪山下立宜曰為平王辟

戎寇遷都王城廢河南縣是也盡舉故都而棄之秦

所謂東周也以豐鄆為西周後敬王又遷成周今洛

陽是也復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平王四十九

年入春秋敬王三十九年獲麟後為秦滅

平王名宜曰幽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在位五十一年卒證法治而無音日平

三年辛酉三月庚戌天王崩前書非魯不書也赴以遠日欲諸侯速至不書實前日而

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隱臣子過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穀梁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

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

大上故不名也

鄭武公桓子莊公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號

號號君亦仕於王王欲分政於號不事任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

交質音致王子狐為質於鄭王狐平鄭公子忽為質於

周忽周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

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四月今二月溫河

也成踐之秋今之夏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

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明顯明也恕以已及人也問離也苟有明信澗谿沼

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沼也蘋蘩藻藻

之菜蘋蘩大萍也蘩白蒿也蘩音溫柱云聚也

錡釜之器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金器潢汙行潦之

水潢汙行潦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而况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

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昭明也明有忠信

○秋武氏子來求賻音迫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穀梁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

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

非正也言武氏子卒其子尚居喪未爵命為大夫故

同子不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喪歸死者曰

賁歸生者曰賁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

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

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桓王名材平王之孫大子洩父之子隱四年即位

六年甲子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六年甲子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六年甲子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禮也鄭伯如周鄭莊公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

公言於王即黑肩食朱於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曰我周之東遷晉

鄭焉依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

饒音忌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丙寅隱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丙戌

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杜云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肯王故禮之齊僖稱人

辭也魯從國

己巳隱十一年王取鄆劉爲邢之田于鄭河南緱氏西南有鄆聚西北有

劉亭鄆鳥上焉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已姓顯

同爲重黎生陸終陸終生昆吾封于蘇鄭西蘇城

是也武王用忿生爲司寇其子孫叛王王不能有

其田故與鄭易溫原紆樊隈成積茅向盟州陘懷溫

原在沁水縣西紆在野王縣西南樊隈在武陟縣

縣西南有陽城縣隈在懷西縣西南樊隈在武

州北向音向和縣西有地名向上盟音孟即孟津

邑皆忿生田積茅隈在脩武縣北懷即懷州十二

屬汝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

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甲戌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父林

周知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

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子元

子方陳爲拒李衛公曰陳亂民莫有聞心若先犯

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

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集成從之曼伯爲右拒曼音

伯祭仲足爲左拒字仲名足杜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

彌縫之此蓋魚麗陣法戰于繻葛音須鄭地命二拒

曰旂動而鼓旂旂也通帛爲之蓋大蔡衛陳皆奔

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

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鄭莊失大本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鄭莊失大本

七年丙子桓夏盟向求成于鄭盟向二邑名前周既而

背之秋鄭人衛人陳人伐盟向王遷盟向

之民于郊鄭音夾

丁丑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



婚禮不稱主人傳曰無諸父兄師友謂有母當行時王有母故遂者何生事也事猶造也大夫無

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

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成使謂成逆后之使也言天子既

使魯王婚為媒今使祭公來講逆后之期于魯若魯以為可則用是期往逆于紀其權在魯故雖書

逐不為罪其義同左氏舊註以女在其國稱女此為如使魯為媒就逐逐者謬矣

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辭成謂雖在紀亦得稱王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字姜紀姓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文行唯王后

書

○公羊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

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

吾季姜明子尊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

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甲申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

未天王崩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

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莊王名佗桓王十六年即位莊十二年

丁亥桓王十五年法勝敵志強曰莊

告王辛伯周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

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諫周

並后妾如匹嫡庶如兩政臣如耦國都如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也

庚寅莊王五月葬桓王七年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穀梁曰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

舉下緬也緬總麻也五服最下者緬音免遠也綱

月既又喪貌遠而哀思之既非始葬不可服升經

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年以求諸侯也止也謂停尸七

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

一人其義不疑也故不葬不疑謂至尊無屈也若

諸侯則記卒記葬有天子存葬不志葬故也危不

得葬也故他事也若書天子葬必曰近不失崩不

志崩失天下也近謂魯去京師不遠天子崩赴告

亂令不行於諸侯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

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

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陰指母陽指父天謂天

有天命之性三者合然後生也故下可以稱母子

上可以稱天子王者極尊故稱天子衆人極卑故



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此釋又稱天王義

僖王名胡齊莊王子魯莊十三年即位十七年崩在位五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十六年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未地詭諸周大夫為國

請而免之。亦周大夫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即為謂晉

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

諸周公忌父出奔號。避子國難周公惠王立而復

之。

惠王名問僖王子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在位二十五年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十八年春號公晉侯獻朝王。惠王新即位故朝之

饗醴命之宥皆賜王五鼓馬三匹非禮也。周禮上公三饗

三食三饗侯伯三饗再食再饗于男一饗一食一燕王親辭后始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有杜云助也今鼓勸也飲酒以物勸王命諸侯名位不食即馬王是也鼓音角双王也

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號乃公爵八命晉侯爵七命今同錫是非禮而

以禮借號公晉侯鄭伯屬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宣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丙午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姚姓莊王妻生子頹子

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

為圃。圃園也種蔬菜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

邊伯周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皆而收膳

大夫之秩秩即石速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

夫之秩秩即石速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

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先秋五大夫奉子

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數不克出奔溫氏邑蘇子奉

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衛惠公南久立子頹

丁未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鄭厲公執燕仲父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桓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

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舞六代鄭伯

聞之見號叔叔西號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

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

為之不舉。作樂盛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

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

之願也。

戊申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音米夏同伐王城鄭

伯將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

大夫鄭伯享主于闕西辟。辟旁側也於樂備備六

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平王賜之自

虎牢以東後失其地原伯曰。原莊公也鄭伯效尤

學子頹歌。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號守

天子省方謂之巡。號公為王宮于珽。珽蒲頂王與

符巡其所守也。號公為王宮于珽。珽蒲頂王與

之酒泉。名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顰鑑予之



韓帶以鐵為飾今四方楚胡猶然號公請器王予之爵也人飲酒器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號

甲寅莊二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伯扶風雍縣東南有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城濮衛地

乙卯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書曰者言齊以是日討衛衛不服以貶拒命齊亦書人受賂也

二十八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丁巳莊樊皮叛王樊未地三十年春王命號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號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丙寅僖五年○公及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許男曹伯昭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會于首止衛地陳留縣邑會王太子鄭惠王聚陳太子鄭及叔帶后愛叔帶王將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惠王怨公叛齊欲撫鄭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孔叔鄭大夫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不敢與同列若世子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貳副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

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主世子而不取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有

信故盟若世子與焉則是以不信加之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桓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以尊之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

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安然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

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言桓為伯既不朝天

其父此言桓尊世子所以為善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



已而天玉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此言世子受諸侯所以爲善鄭

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

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桓宋公桓衛侯

許男傳曹伯共陳世子欸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欸

下公有難世子華王人下士也與諸侯盟不譏者王  
室有難故也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

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八年春盟于洮。洮水出西卷中北至。謀王室也。鄭

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

左傳周卷五

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

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

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

**約之也**  
處其所而請與鄭伯居本國而使  
與其盟也約同於公使已謂盟

在人而已不敢必

襄王名鄭惠王子僖九年即位文八年崩在位三十三年法有德曰襄辟地

○狄滅溫，溫子奔衛。蘇子國于溫，故曰溫子奔衛。

十年春狄滅潁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

能於狄。不能猶言不相得也。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

衛

壬申億夏陽拒泉臯伊雒之戎陽拒泉臯皆戎邑  
 十一年及諸雒戎居伊水

南陽城之北有熊耳山東北至河南

東比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也雄陽關入雒水出上雒關入河也同伐京師入

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秦

公晉秋晉侯平戎于王

癸酉僖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晉救

我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左傳周卷之二  
申十五

有天子之二守國焉在。二子乃若節春秋來事主。

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節適其時也陪重王曰易

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惟乃懿德謂賢下志三

乃職無逆朕命。乃汝也。應當也。懿美也。督如微子。

汝之功勲受汝之美德謂其督厚而不忘言中

下卽之豐而還君子曰晉中之世已宜然矣

一夕之雨而遂充二日之雨也。宜其誦不

太其音目惟惟卷二示尹學秀並樂第易也秀



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秋為我難故諸侯戍周

齊仲孫湫致之齊桓公與宋襄公陳穆公衛文公鄭文公共會于鹹謀王室事見紀

丁丑僖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以戍周齊桓公

辛巳僖○鄭人入滑滑伯魯姬姓國在河南無氏縣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文公夏鄭公子士洩堵寇

帥師入滑

癸未僖二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即伊水周地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此戎之戎居陸渾者先在秦晉西北至是秦晉訪而從之伊川遂徙戎號至今有陸渾縣○富辰

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雅小正月詩言和協比合其近親則吾兄弟之不協焉昏姻之國皆旋而歸之云旋也

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王召之也叔帶果十年歸終仲秋言

乙酉僖二○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自周無十四年言其自取之也出而居明天下皆周有也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

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然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

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夫不可臣聞之大上

以德撫民謂親睦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後睦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在管國陽京縣東北霍國在晉州霍邑郕國在單州成武

陽京縣東北霍國在晉州霍邑郕國在單州成武

水國在河內山陽縣西單國在長安縣西北原在

武水縣西鄆國在始平縣西邲國在河東郡界

皆武水縣在邲國在野王縣西北三十里應

茅昨祭周公之胤也九在共縣西南蔣在弋陽期

然縣西南有昨亭祭城在管城東北平陽也二叔

夏商季世也成同也周公傷夏商之季世疏親戚

亡故建之如此多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召米地扶風縣東南有召亭穆公虎以周厲王時兄弟道缺周德不蕃故合宗族而作詩曰此而字承上周公召公

於東都之故下文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今之人後復誦之故云

莫如兄弟棠棣棣也鄂鄂然外見貌韡韡音偉光

兄弟分封治外則與政治光明其四章曰兄弟闔于

牆外禦其侮言內然有他人侮之則兄弟闔于

敵矣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敷親親親睦

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王即聾從味與頑用器

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



勲鄭納平王納惠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祖桓子

宣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三良即叔詹堵叔師

於諸姬爲近鄭居河洛北姬姓諸國與四德具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倫和謂聲音克諧無奪

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章謂顏色昭采成文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則法也言不當從頑實口

不道忠信之言爲囂語聲也言不當用狄隱

皆則之四姦具矣如是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

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有德化民周公作詩猶以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

故以親屏周周懷柔天下猶恐有召穆公亦

云穆公歌之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

諸姦無乃不可乎渝變其民未忘禍有子頑子王

又興之其若文武何其將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

狄師皆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鄭邑王德狄人將以其

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

未厭狄固貪憚王又啓之倦謂報已足未厭謂貴

言殺人取財曰憚啓開導也言王啓狄無厭之求也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

已有德於人則責望之深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

耳昭公有寵於惠后即子帶食邑於其河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鄭

王替隗氏王知之故頹叔桃子曰我實使

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

之王遂出及次飲南華縣東國人納之國人納

周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

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原毛皆宋邑王出適鄭

處于汜汜音九開對有汜水柱云南汜也大叔以

隗氏居于溫在襄城縣南若陳汜則在中牟縣大叔以

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野居鄭敢

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

守官守王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

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

省視官具于汜省官同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晉侯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晉文侯仇爲平王而信宣於諸侯今爲

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

與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

之令得其兆故以爲吉

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

之令得其兆故以爲吉



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雖奉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也。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乾下上之睽三下變為

先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大有九戰克而

王饗吉。孰大焉。方然故以為吉也。且是卦也。天

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天為

為兌澤在下以當離日是降下大有去睽而復。亦

其所也。去睽卦還論大有卦晉侯辭秦師而下。三

月甲辰。次于陽樊。周邑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

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

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

請隧。地道曰隧。王葬自此道入弗許。曰。王章也。未

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

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山南陽

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陽樊邑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

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

乃出其民。

丁酉文。○夏五月王子虎卒。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文謚來赴弔如同盟。王

虎會踐土又盟翟禮也。

壬寅文。○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秋襄王崩。

項王。名壬臣襄王子。文九年即位十四年

癸卯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毛伯衛來求金。周大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天

在諒陰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

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

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

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各信恩踰年

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

年無君。故踰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

年稱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

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

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

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文

王者文王始

受命制法度。○及蘇子盟于女栗。不書公諱與

甲辰文。○及蘇子盟于女栗。王臣盟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蘇子周卿頃王立故也蘇子周卿

故與魯盟親諸侯僖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敬也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

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尹氏周卿士聃啓趙

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匡王名班頃王子文十五年即位宣二年

辛亥文秋周其歆夫周大敗戎于邲垂敗戎于邲垂邲音沈邲垂

有垂亭乘其飲酒也

甲寅宣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定王名瑜匡王弟宣三年即位成五年崩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渾公

楚子伐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遂至于雒觀兵

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焉示欲偏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遠方圖物遠方盡川澤山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使九州貢金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螭魅罔兩莫

能逢之螭山神罔兩石之怪變用兩用能協于上

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桀有昏德桀遷于商

載祀六百載祀皆年也商曰祀唐商紂暴虐紂遷

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言可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罪于邲邲

德雖衰天命未改罪之輕重未可問也

戊午宣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冬召

桓公逆王后于齊桓公

丁卯宣○王孔子殺召伯毛伯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王卿使王子捷殺召氏

公及毛伯衛捷即子札公卒立召襄襄公

○穀梁曰王孔子者當上之辭也矯王命召襄

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

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

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

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

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

所以傾也



戊辰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都洛陽也宣榭宣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屋以便射事謂之宣榭者其廟制如榭也或云宣王會諸侯講武於東都因立廟祀之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爲毛召之難故王室

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伯貢之子莊公殺也非殺于祖武子私問其故怪其享王聞之

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季上王享有體薦享則其體而薦之不宴有折俎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言會乃武卿雖享亦用宴禮

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辛未成○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戎之別種也不言戰得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晉詹嘉處瑕故云瑕單襄

公如晉拜成單伯後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即王季子

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

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茅戎別地○秋

王人來告敗

壬申成晉侯使鞏朔晉大獻齊捷于周鞏之王弗

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涵毀

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

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兄弟甥舅同姓諸侯侵敗王畧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禁淫

慝也敬親睦指所伐國言禁淫慝指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克能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大國二卿天子所命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齊鞏余雖欲於鞏伯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

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從去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即鞏王使委於三吏即

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未

聲佐功曰非禮也勿籍籍謂書於史冊

乙亥成○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不書葬葬諸侯不書也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簡王名夷定王子成六年即位襄元年崩在位十四年諡法一德不僻曰簡

辛酉成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周公楚天子三公

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鄆周邑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音侯溫別邑在河內王

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

敢失言溫卻至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封內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

達封于河與檀伯俱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

奔衛在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倍二十狐氏陽

氏先處之而後及子孤漆陽處父若治其故則王

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

亡以

成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

晉凡自周無出天下皆王周公自出故也周公爲王所復

而自絕於周故書出罪之

已五襄○九月辛酉天王崩

元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襄二年即位二十八年崩

成名曰靈蓋以其生有異於神聖也

五年已襄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

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及有貳心于戎失奉使之義

十巳卯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及有貳心于戎失奉使之義王右伯輿助右

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欲奔王復之殺史狡

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居河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

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

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士句聽之王

叔之宰曰箒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

矣箒門柴門閨竇穿壁爲小戶上銳瑕禽曰昔平

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

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姓伯輿之祖爲王備犧牲

來東底乎底至也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

政以賄成隨財制政此而刑放於寵放上聲依也

薄以加刑此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正也謂官之

貳吾能無箒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

何謂正矣傳云正直爲正若下之范宣子曰天子

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

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音腰周禮卿士辨其

其各爲要謂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之劾也疏云使

其要契之辭也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

卿士以相王室單靖公之子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

弱



晏嬰父問對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制禮之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  
如此也不敢娶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  
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古人  
謂父之姊為姑姊妹父之妹為姑齊侯許昏王使陰里  
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癸卯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中士下士為官師卿  
不行非禮也天子不親迎卿往逆公監

○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

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

也

丙辰襄二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實十月

癸巳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不書葬諸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徵明也

丁巳襄二葬靈王鄭上卿有事特簡公子子展使印

段往段公子伯有曰弱不可謂官卑也傳曰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

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詩  
雅四牡篇靡盬不堅固也落跪處居也引詩言王  
事不堅固故不假安今鄭上卿在四方不寧處事  
晉楚正以蕃王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

景王名貴靈王子襄二十九年即位昭二十二年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殺景王之

初王儋季卒儋丁甘反其子括將見王而嘆除服

靈王入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嘆

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得朝廷權入以告王且曰

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

必害感憂感喪也願大指必有此也躁急王曰童

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

夫弗知戊子儋括圖為逐成成怨為成行奔平

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井過鞏成五

皆周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殺即王子瑕與廖書曰

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丙寅昭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靖公子頃公孫

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

戊辰昭周甘人周甘邑大與晉閻嘉爭閻田閻嘉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



大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即陸渾戎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

畢吾西土也魏同河東北縣在昭武功縣所治壁城內

馮翊縣晉縣在昭武功縣所治壁城內

也畢長安縣西北在昭武功縣所治壁城內

日畢昭后稷爲此五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

吾東土也蒲姑商奄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

建寧郡南肅慎燕毫吾北土也

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

濟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弁謂細布冠冕謂童子垂髦九加冠禮先用細布

冠敝者垂髦三加之後去細布冠九加冠禮先用細布

也先王居禱机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姒居

于瓜州

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戎於使偏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謂宗族之師長凡事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

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翼佐戴奉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

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

閭田與榘反類俘

執其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

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

而命事於會

貌容止貌面而言不昭矣

昭不從

公卒

辛未昭周原伯綏

伯綏原襄公孫

曆其與臣使曹逃

十二年

昭周原伯綏

伯綏原襄公孫

曆其與臣使曹逃

十二年



皆不群也雷用表臣冬十月壬申朔魯人逐絞而

立公子跪尋絞之絞奔郊邑甘簡公無子立其弟

過簡公耳景公子周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子周丙申殺其悼公而

立成公之孫鮒鮒音秋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

之子過劉獻公太子之傅名庚皮殺瑕辛于市周大

悼及宮嬖綽王孫浚劉州鳩陰忌老陽子悼公

甲戌昭十五年六月己丑王太子壽卒景王秋八月戊寅

王穆后崩大子壽○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即荀樽以魯壹

獻王曰伯氏伯文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

有何也文伯揖籍談籍談無辭對曰諸侯之封也

皆受明器于王室明德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

器於王薦獻也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

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為戎侵伐其何

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氏諱字叔父唐叔

成王之母弟也其及無分乎唐叔晉始封密須之

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大路車也密須姑姓

王伐之得其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鞞亦國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分也匡正也

其後襄之二路襄王賜晉文大路鍼鉞拒也鍼鉞也

相黑黍也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

征東夏東夏東方之諸侯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

廢不廢謂賞有績而載戰謂書奉之以土田有南

撫之以彝器之屬旌之以車服之明之以文章

撫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叔

為大政伯翳且昔而高祖孫伯翳司晉之典籍以

子董之周人辛有之二子適晉為大晉於是乎有

董史董史亦以官為董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談之祖業定十一年晉獲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

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

卒以憂不可謂終不終謂不得其終也人之所欲

今王樂好在於憂若卒以憂是也王一歲而有三

年之喪二焉后與大子也天子絕期唯服於是乎

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又求賓物樂憂其矣此

也上皆論王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

也諸侯有功故作彝器獻王非由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遂終事



也古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乃正禮春秋之時  
既葬卒哭則除服王雖不能行三年喪如古禮然  
亦不當宴樂在未卒哭前謂之亦非禮者承禮王  
上文求葬器而言此言以喪賓宴為非禮

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以喪賓宴又

既遂服又言以考典考成典以志經志記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禮此以上皆論王所以為非

屑屑於末也

丁丑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

代之過毛伯衛之後為甚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

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

何待昆吾已姓夏諸侯其國在濮陽縣稔熟也乙卯是昆吾助夏積稔惡與夏同亡之日其亡

以係之故今得殺人奪位○秋葬曹平公時三往

者見周原伯魯焉往者魯會葬之人也與之語

不說學說音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

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國內言不學

傳及在位大人患失位能隨衆亦惑於此又

以不害而遂不學則一國之人凡事皆不求義理

之極苟且而以為可於是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必失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也言生殖

不能立身如物之生殖不學則凋悴而落矣

庚辰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鍾名律中冷州

鳩曰州鳩名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夫音樂之興也有音然後相和成而鍾音之器也

有鍾然後考擊成樂故為音之器用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器

以鍾之鍾聚也即上鍾字意興以行之行有所往

成黃鍾樂後小者不窳也大者不擗擗音盡則和

於物物和則嘉成均則與物相得而和合物知則

遂其性嘉美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樂心即物相安則樂意窳則不咸聲小則入窳則不

心聲大則人心是以感入而感感實生疾今鍾擗

矣王心弗堪其能又乎左傳周卷之二

辛巳昭二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子朝景王長庶子王與

賓孟說之欲立之立云王語賓孟欲劉獻公之庶

子伯也事單穆公伯也劉公單穆公也惡賓孟之為人

也願殺之賓孟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欲去子朝賓孟適郊見雉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

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性遽歸告王且曰鷄其

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犧音希朝奉祀擇羽毛完具而預寵養之

以爲牲也言鷄為牲崇寵不當憚但恐為



人用而後之故耳耳人則異於鷄蓋人為犧賢能  
殺人不為用人立世子見服他日承宗廟如頂  
養犧而他日為宗廟牲也人犧也人為犧也如頂  
自已為犧也言犧當已為不可使他人為犧也朝  
欲為世子王當立之不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  
田獵也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主有心  
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河南鞏縣西戊辰劉子摯卒  
無子單子立劉蚩金事單五月庚辰見王王即子  
葬卒猛次正王命代之故後傳云于景之命後王  
受朝欲廢猛立朝未成而王卒單劉以猛次正故  
立之但不知猛是大子壽之母弟或是穆之姪  
之子或母貴也後云穆右大子壽早大即世則非  
弟矣遂攻賓起殺之起殺盟群王子于單氏景王  
子猛單劉立之恐解王子助子朝故盟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  
猛卒主城鄭都也猛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稱子正未逾年未成天子之至尊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名  
以逐劉子即伯壬戌劉子奔揚周邑單子逆悼王  
于莊宮以歸悼王即子猛單穆公恐不利王子還  
夜取王以如莊宮還子朝黨不欲癸亥單子出失  
故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即召伯曰不殺單  
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

樊頃子曰頃音傾一作頃非言也必不克遂奉  
王以追單子還遂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頃周地重  
復殺摯荒以說委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  
平時時單子已還見劉子如采邑不還知齊群王  
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駿延定稠八子靈景子  
朝奔京即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奔山以劉子  
入于王城即王都時子朝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簡公周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并昭公之叔鞅至自  
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  
與者天所廢也群長職單子欲告急于晉頃秋七  
月戊寅以王如平時杜云戊寅七月三日遂如圍車  
次于皇黃亭皇水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  
于王城王子處猛之黨盟百工于平宮平王始東  
故廟辛卯鄆勝伐皇鄆音尋勝子朝大敗獲鄆勝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  
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百工叛以醜已巳伐單  
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所敗庚午及伐之辛未伐東  
圍單因百工敗及伐之洛陽東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杜云九州戎即陸渾戎也十  
及焦瑕溫原之師晉四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



子劉蚘以王師敗績于郊郊子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社周地前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

即位名句猛館于子旅氏夫周大十二月庚戌晉籍

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

于谿泉賈辛軍鞏縣西次于社司馬督王師軍

于汜汜音九于解解陽西南有次于任人王師分

東南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前城東南王師

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特子朝

敬王名句景王子王猛母弟昭二十二年景王

壬午昭二晉人圍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

子朝狄泉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

潰二師王師晉師鄆河南鞏縣西南有丁未晉師

在平陰平陰在開封王師在澤邑王使告問庚戌

還時子朝敗故王請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訾

劉子取牆人直人朝二邑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于尹尹自京入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

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丑召伯與南宮極以

成周人戍尹尹即召莊公皆庚寅單子劉子樊齊

以王如劉劉子朝自王城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

次于左巷近東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鄆

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丙辰又敗諸鄆甲

子尹辛取西閭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

王居狄泉尹八月丁酉南宮極震未地震魯地

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亦震也為皆皆而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蚘也先君周之亡也

其三川震三川涇渭洛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子朝

城為天棄之矣東主必大克王在成周即狄泉

西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召莊公子

昭未南宮嚭以耳桓公耳平公見王子朝劉子

謂長弘曰耳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也

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道也

書泰誓篇文言彼此同德則事合宜者勝子朝既

無德多人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夷平也夷人

相上下也亂臣治臣也言紂雖衆無德武王雖寡

有德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今書作受有億兆

有德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今書作受有億兆

有德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今書作受有億兆

有德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今書作受有億兆

有德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今書作受有億兆

有德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今書作受有億兆



夷人同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在開封西南杜云○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泣  
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  
而問大衆王城北門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朝曲故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皆敬鄭  
伯如晉鄭定公頃子大叔相禮也見范獻子獻子曰  
若王室何對曰老六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廢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  
焉廢不恤其緯爲業者不憂緯之少今王室實蠢蠢  
焉憂周國隕亡恐禍及已也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  
吾子其早圖之言王室亂鄭雖如廢懼禍及已然  
詩曰餅之罄矣惟蠶之恥子所當懼也王室之不  
寧晉之恥也小雅蓼莪篇餅小蠶大皆酒醢之  
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  
津人得諸河上神不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  
時王在東故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  
定獻之與之東營及敬王定位又成王不佞獻之  
甲申昭二○夏叔詣晉項趙欽宋元樂大心衛靈  
十五年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黃父父音甫大心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  
夏會于黃父即黑壤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  
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  
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  
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經緯之經縱橫成物也  
或曰爲常地之義也義者宜也等差不同也民  
之行也行去聲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言人  
天地言經不則天之明明易見顯明也因地之  
性性一也天地之經義行而人實則之言禮乃  
生其六氣生有物爲根而生之也用其五行用  
之見於用也五行氣爲五味氣陰陽風雨晦明也發爲  
五色發有形可見也章爲五聲章有聲可聞也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淫過也  
地之六氣五行五味五色五聲各有節文人若過  
之則昏亂民失其性故聖人制爲禮有儀則以  
奉承天地不使過其度禮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  
之義始此下條其事之日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  
五味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也五牲麋鹿麋狼兔也  
之曰牲羽毛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九文即  
完具曰犧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山龍華  
蟲藻火粉米黼黻六采天地四方之色青白赤黑  
玄黃也五章青赤之文赤白之章白黑之黼黑青  
備爲纁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九歌



三事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七音官商角徵羽變宮  
變徵也六律黃鐘大呂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仲呂  
林鍾大呂夾鍾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上臣下  
有不可移故曰地則地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義此婦內經其地則地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上天地經內而民則之意為父子兄弟姊妹舅  
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父之姊妹曰姑姊妹之  
父曰昏重昏曰媾父曰媾母之兄弟曰姊妹  
親疎自然條理有不可誣故曰象天明此解上則  
意天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所為大體事條目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  
之分者威可畏也獄罪人也震雷曜電也殺戮謂  
霜雪也此自從秋冬言溫慈所以效生殖惠和所  
以教長育此自從春夏言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  
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賦則物則之則自  
白應接言審察六志法則使與事得宜而無過不  
及之差以節制六志即為禮奉六氣也下列其目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  
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歌發於聲舞動於形施與所  
當與也舍危所應免也皆陳曰戰力爭曰鬪此即  
制禮審則宜類以制喜怒哀樂行施為也令號令  
也審則不差信則不易禍福賞罰所行所令好事  
言喜怒生于好惡行令四者以制死生然生即好  
物死即惡物是即制好惡也此好物樂也惡物哀  
言制禮審則宜類以制好惡也此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喜怒生于好物生死乃好惡物未言哀樂故此論  
生死為哀樂則生死通六志言也若哀樂不失則  
類乃能和不協於天地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與天  
地流通不生疾而悠久自民有好惡至此皆釋上  
文生其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  
六氣意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以經緯錯綜  
天地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直  
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直  
補不足也謂大過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  
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  
使客為賓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在僖二  
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  
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  
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也牒入士  
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  
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定○壬  
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東有東訾乃敬王  
邑  
乙酉昭二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  
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在劉邑尸氏在王城劉人  
二十里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周劉師敗績  
即尸氏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周地  
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楮氏有楮氏亭丁丑王



次于荏谷荏音九庚辰王入于胥靡周邑本辛巳

王次于滑周邑本晉知欒趙鞅帥師納王使汝寬

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郊子遂次于

尸尸即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

故逐之以逆教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

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

忌于朝黨以召伯逆王于尸即召及劉子單子盟

遂軍圍澤周地次于隄上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于襄宮在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成

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在王城王子朝

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

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且為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

言此以責諸侯至于夷王厲王王愆于厥身諸侯

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為身之災也杜以為

疾非望也言夷王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

疾而諸侯為之望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

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其矣宣王復位方以王事長至于幽王天不弔

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郊郕幽王宣王于弔性若順於道也愆

也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

姜生太子宜臼後龍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

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鄭及西戎伐周殺王于戲諸

侯廢伯服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鄭鄭此即愆位

事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服以爲大

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

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

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虢公

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則是兄弟之能用力

故稱攜王案此則非伯服也

於王室也指上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

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以綏定王家施去聲及也咸皆也不端不正也言

作亂故惠王適鄭襄王處汜以避之鄭厲公殺

于頹納惠王適鄭襄王處汜以避之鄭厲公殺

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先王建兄弟國振救

命率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



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公也劉穆

敢討之言二子謂古人立嗣無常惟我心所帥群

不弔之人不弔不為天也以行亂于王室謂立侵欲

無厭規求無度規取也貫濟鬼神貫習也慢棄刑

法倍奸齊盟倍同背違也奸犯也齊傲狠威儀矯

誣先王矯詐託也誣罔也言晉為不道是攝是贊

思肆其罔極罔極無窮極也茲不穀震蕩播越

震蕩驚動也蕩播播越也若我一

二兄弟甥舅兄弟同姓國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

從先王之命毋遠天罰救圖不殺則所願也使也

天法上下自然之禮法也狡猾指單劉先王之命

即下文立長類是也遠召也天罰謂前問王位亂

災之罰也救謂寬其亂災圖謂謀其復位言諸

侯不當助單劉而當立已也孔註天罰甚謬敢

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

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言王后無嫡子則擇立庶子之長子若庶子年

皆鈞則擇有德者立之若年鈞而德又鈞則擇

卜古者王不立愛君從是命不公卿無私臣從是

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

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贊成其私

少以間先王無私擇長之命亦惟諸侯謀之也閔馬父聞子朝之辭父齊

夫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

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丙戌昭二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秦籍

子秋晉會宋衛曹邾滕于邑今成周事見魯魯人辭以難於齊

戊子昭二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

伯魯之子皆子朝黨稱原伯尹固之復也與子朝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尤罪曰處則勸人為禍行

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

子趙車入于鄆以叛趙音華周邑陰不佞敗之

辛卯昭三 冬仲孫何忌會晉晉韓不信齊景高張

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

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殺作大叔苦人下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富辛石張請城成

周即洛陽子朝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天子曰天

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

二親睚眦舅同姓親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師

勤王謂二十勤戍五年勤勞于戍守謂余一人無

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

夫憂也望歲望豐伯父若肆大惠肆展復二文之業

恐懼以俟時發



晉文侯仇文公重耳弛周室之憂文公重耳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桓

宣昭令名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

文德焉合諸侯城成周即召諸所謂周公乃朝用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以為京師之東都崇文教之

德化四方其實周公居洛而王未嘗留也謂之

成周者以此也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

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

百姓微召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晉有榮顯之

之靈以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

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

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

獻子曰善使伯音對即韓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秦等也遲速

序皆從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

之大夫於狄泉成周尋盟且令城

成周魏子南面舒者衛虎侯曰魏子必有大

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板之况敢干位

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城周

揣高卑杜云度高曰度厚薄量城內仞溝洫杜云

大洫洫小物土方杜云物相和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

邇議役徒量事期定事畢計徒庸約用人慮財用

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今役於諸侯屬後賦文

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又屬各國所當役人數須

有定法按國語劉子劉文公卷也韓簡子臨之

以為成命簡子莊其事一

元年士辰定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在王將以城成周魏子泣政代天子衛虎侯曰

衛大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

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

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即不信韓起孫

以役事而田於大陸焚焉杜云大陸禹貢在鉅鹿

郡吳澤荒蕪之地還卒於甯范獻子去

其柏棹記云大未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

子會城成周庚寅哉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勝

薛卿即小吾後也三國乃已後使之薛宰曰宋為

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宋文

公為踐去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去



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國曰從薛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王奚仲遷于邳皇大也奚仲始封薛為禹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乃奚仲十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仲虺仲虺仲虺何故以後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范獻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事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言盟誓時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

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棄親

癸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棄

乙未定○劉卷卒○葬劉文公即劉宣子

丙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時吳入

丁酉定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

人闕外周六邑陽城縣六月晉閻沒戌周且城胥

靡晉閻沒戌○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晉閻沒戌

地辟僖嗣之亂也

戊戌七年春二月周僖嗣入于儀栗以叛儀栗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

谷尹氏復黨○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

慶氏慶氏守姑晉籍秦送王籍秦已巳王入于王

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黨氏

八年定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在開劉子伐儀栗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已酉定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弘為

公屬故周與范氏與助也周助趙鞅以為討六月

大夫

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

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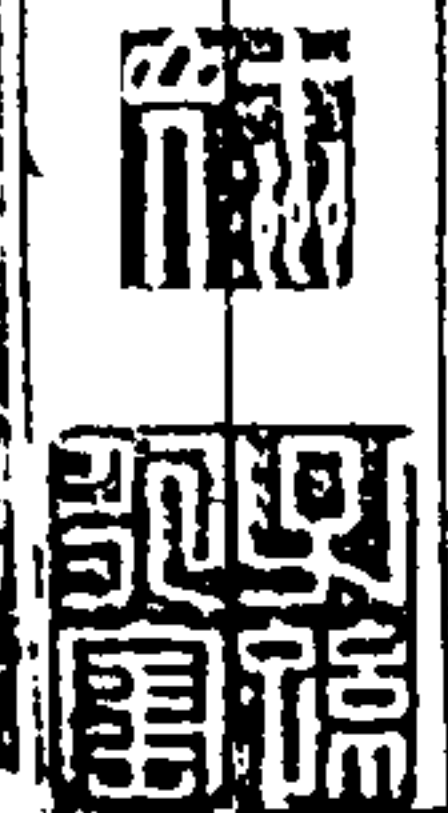


癸卯周人殺義弘

乙未哀久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十九年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喪則崩在哀廿七年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元年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類解周卷之一終



春秋左傳類解魯卷之二

蘆泉劉績編註

魯曲阜縣今屬山東兗州府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大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為魯公地方七百里本少皞之墟又大庭氏居之曲阜委曲長七八里本名魯因以命國伯禽卒子考公首立四年卒首弟煬公熙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一作弟魏公潰弑宰自立魏公五十年卒世本魏子厲公擢立三十七年卒弟獻公具立三十二年卒子慎公湣立三十年卒一作弟武公教立九年卒少子懿公戲立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懿自立十一年為周討其罪殺之立懿弟稱為孝公二十七年卒子惠公弗皇立四十六年卒惠公生隱公入春秋後哀公獲麟傳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讐為楚考烈王所滅

隱公名息姑惠公庶長子母聲子在位十一年為弟桓執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元大也始也嫡夫人子宋姓不稱楚不成喪也無諡得先夫死不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復續也室為室所居因謂妻為室



葬亦謚也杜云蓋孟子之婦宋武公生仲子仲子

生而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謂婦人

曰歸以手理白然成字以歸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

奉之隱公為嫡子攝位仲子而奉桓

元年春王正月正故不曰一年一月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隱公攝立不書即位禮故不書

○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

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曰文王周始受命之

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謚者法其

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與左氏異

為文王非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言大猶重也統總繫之辭

以作事天下事皆統於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

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也治國而反之桓曷為反

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

知母俱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拔引隱於

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

立也為去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

夫人無子立左膝右膝無子立左膝左膝無子立

嫡左膝嫡婦無子立右膝嫡婦無子立左膝嫡婦無子立右膝嫡婦無子立

嫡子有孫而無子立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嫡

生其所以也贊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

以母貴次立也母以子貴禮妻子立則

○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

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

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如隱不正而

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聲去其惡桓何也隱將讓

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

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

邪信同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

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

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

天倫也倫先後乃天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

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

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雖與左傳不同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音甫義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名克字儀父

未王命故不書爵一本無曰儀父貴之也杜云未



稱名能自通大國息民故書字貴之也好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葵之盟下縣南有姑城

○公羊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

○穀梁曰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

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車馬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車馬

死已且子氏未薨子氏即仲子初故名王朝公卿

乃六卿書名貶之甚矣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會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同為大夫共士踰月外姻

至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葬三月而葬

同令按踰過也士半過一月即葬以當贈死不及

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死而哭之哀也若贈昭

而死者不及尸而先贈昭死而哭之哀也若贈昭

禮非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莊武縣世本

姓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音飛負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公諱與宋人微者盟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宋邑陳留外黃公立而

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宿國名風姓

東平無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臨

葬故有闕也故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

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無喪主○新作南門不書

亦非公命也上有盟翼不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名也伯爵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穀梁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案內諸侯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

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境場問弓矢亦東脩



之肉不行竟中。十脰爲東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公子益師卒。伊川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

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

衆父卒。益師字衆父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禮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

其亂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

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無駭帥師入極。師用大衆也非王命秋八月庚

辰公及戎盟于唐。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

謹之

司空無駭入極。無駭孝公子展之孫爲司空費

本父勝之。費音秘本音琴即費伯戎請盟秋盟于

唐。有武唐高平方與縣北復脩戎好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傳作帛杜云子帛紀大夫

內大夫而書莒子上稱字以嘉之

也公羊以爲紀子伯者無聞焉耳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密莒邑城陽淳于縣

不平紀因昏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桓公之母仲子即前歸

辛酉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

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

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

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知也。

咽者壤入於內今日關損光芒之壤不見是有所吞

食之也謂之有則食而復吐內壤外壤皆不可解謂

之有食之則但言其內壤不言其外壤故曰內於日

也日本月食而不言月者聖人慎疑作不可知之

辭乃格物之智齊魯之間謂鑿地出主

鼠作穴出土皆曰壤知也之知去聲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爲天子世卿

夏君氏卒。聲子也。母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

不祔於姑。故不曰薨。禮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

祖姑今不然故不書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

姓。爲公故曰君氏。既不書夫人薨故葬不言葬我

別凡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州吁弑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衛邑也濟北東阿縣

簡其禮若道路



癸亥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作矢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魚古漁同臧僖伯諫曰

即公子驅馬也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君不舉焉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物軌

納民於軌物者也物軌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度如字不軌放

量有法則一定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章表也朱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公之行非講事

政亟行所以敗也也故春蒐蒐索禽獸夏苗苗為

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振整也傳曰

或曰振以收為義如歸而飲至至廟以數軍實

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王執路鼓

威儀也講事以度軌量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肉不

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器不足

射自鳥獸起焉上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

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

吾將畧地焉日畧行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失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在單

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考始成而祭名諸侯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

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佾舞列于羽之總稱也每佾

文德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書羽而不曰佾

也書羽獻見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變也和而不盟曰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齊地泰山牛縣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

秋七月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變也和而不盟曰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齊地泰山牛縣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

秋七月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變也和而不盟曰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齊地泰山牛縣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

秋七月



○公羊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乙丑隱七年○夏城中立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母弟母弟者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信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其弒之禍故於來聘書弟以示貶之按傳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為優

夏城中立書不時也中立在聊那臨沂縣東北魯邑名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冬天王桓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立以歸而曰伐大天子受命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九國伯爵周縣東南有九城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立以歸楚立衛地在濟陰城武勝西南

丙寅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彭天公穀作兩入者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枋宣王時賜鄭湯沐之邑在聊那費縣東南近許田許田成王時賜魯朝宿之邑近許田故曰許田近鄭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魯王歲有朝宿邑後世因立廟公別廟又六年王巡狩諸侯各朝宿邑後故鄭泰山有湯沐邑謂之湯沐者言將助祭望祭供其沐浴之費也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枋易許田各從所近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改為魯祀周公

三月使宛來歸柩不祀泰山也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邳公穀墳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無駭卒無駭書名未賜族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邳公穀墳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羽父公子翬也謚死者易名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因生以賜姓如舜

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因生以賜姓如舜沛陳賜為姓今按姓生也以此為祖今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則生非但指居土如吞之類故夏姓如胙之土而命之氏建置社稷曰胙為陳諸侯以字為謚因為族杜預以為謚因以為族

族為族竊意氏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族似氏之誤指始賜者而言族類也屬也與子孫共相連屬也指賜氏者之後而言謂諸侯之臣以所出祖之字為氏後世就以為族諸侯降於天子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如晉士氏邑亦如之如趙氏公命以字為展氏

○穀梁曰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古者天子本時聘以結好問問也聘諸侯非正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雪之



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爾至謂弑兄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弑逆釋



正月公即位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地衛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枋故

秋大水冬十月左傳魯哀公十四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鄭伯拜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公大廟也

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後如下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菜食不饗昭其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廟茅屋以茅爲草也大羹大古之羹不致無五味調和

藻率鞞鞞廣游纓昭其數也藻率率率鞞鞞廣游纓昭其數也

文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比象昭其物也五色比象形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降有數下之各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告至而飲酒于廟也舍音釋置也義勅書所持

凡公嫁於敵國第未則上卿矣之以豐於



公子公所生女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穀梁曰公子暈如齊送女送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毋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門外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毋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也所以盛悅中之為事舅姑者士昏禮庶母及門內施於中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視諸於聲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謹無

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聲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明公會齊侯為禮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勤也在魯而出則口致女在他國而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桓執君當災異而又有年書異也獨此為有年則他年無災而又有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郎遠地古者諸侯田狩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郎遠地古者諸侯田狩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郎遠地古者諸侯田狩

正月夏十一月冬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明氏曰承命以聘故君宰之非宰也稱伯糾者任之重則責益深矣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宰渠氏伯糾其父在故名杜云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弱也仍叔周大夫杜註弱弱幼弱也之弱若敗國事按襄二十八年莊王伯有曰弱不可謂微賤也則此弱亦謂微賤賤賤桓非禮又使大夫之子來聘

○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

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錄收錄

故而用其子故不書子之官

○城祝立祝立齊魯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

○大雩大雩今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雨之祭山川百源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歌舞於壇上故

秋大雩書不時也九祀啓蟄而郊建寅龍見而雩

始殺而嘗建酉月令孟秋天氣閉蟄而



冬淳于公如曹。冬淳于公如曹。冬淳于公如曹。冬淳于公如曹。

其國危遂不復。其國危遂不復。其國危遂不復。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六年春正月寔來。六年春正月寔來。六年春正月寔來。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秋八月壬午大閱。秋八月壬午大閱。秋八月壬午大閱。

秋大閱簡車馬也。秋大閱簡車馬也。秋大閱簡車馬也。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

也。也。也。也。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九月丁卯子同生。

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義。義。義。義。義。

取於物為假。取於物為假。取於物為假。取於物為假。

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牲不以器幣。牲不以器幣。牲不以器幣。牲不以器幣。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

空。空。空。空。空。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

空。空。空。空。空。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

空。空。空。空。空。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

空。空。空。空。空。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以信侯廢司徒。

空。空。空。空。空。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公羊曰。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祠猶食也。繼祠也。春物始生。孝

子思親耕而食之故曰祠  
夏曰杓麥苗始熟可杓一云  
薄也夏物未成尚薄  
秋曰

嘗非一穀先熟可嘗冬曰烝萬物畢成所薦

多務芬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

月已丞數也謂十二丞 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

而不黷言不慢也此  
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

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忘不念親也土若有他故不

暑服蓋思祭親之至不忘也此言不失之疏

大王使家父來聘家氏父子周大夫胡氏曰下聘賦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葬

夏五月丁丑。炆。公羊曰何以書。炆也。冬十月雨。

左傳魯卷之三  
卅三

當。八月雨雪。  
書異也。

○夏四月。秋七月。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

齊侯傷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挑丘衛地濟北東河隈東南有

與公會期于變而從齊鄭故公獨往不遇

來單表贊三國不當來耳內不言單言

冬齊對鄭來戰于郕。我有辭也。言但討其後鄭魯

初止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

齊人竊者戾吏竄之魯以周旌後邠邠人逐清

師人益曰齊人以斬却功之故不再尋伐先書齊以

自才平平入心然非且二古二利仁仁久言平在

王爵也鄭主兵而不書爲首齊衛皆侯爵

桓庚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三國不與師爲之戰

又結黨爲惡曹盟故不書爵以貶之不書宋經闕也

柔會宋公莊陳侯厲蔡桓叔盟于折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

蔡大夫叔字也  
之設反其地未詳  
 公會宋公于夫鍾公作童  
地  
 冬十有

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讐故

合黨以敵之心又結大宋與陳蔡要言軟血初無忠信  
誠懋相與之於是以大宋與陳蔡要言軟血初無忠信



之會

○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

范註禮非始封之君

則臣諸父昆弟人臣不可

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

其貴者也

隱七年齊侯弟年來盟前定也

不日前

定之盟不日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以貯人君躬耕藉田之米專供粢盛而不

取他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杜云災其屋救之則

息不及穀故曰不害

○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

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可謂可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

也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

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甸甸師掌耕藉藉田之官也書甸服內四百里

納粟三宮三夫人宮也宗廟之禮君親親夫人親春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謂三宮米必待甸師致粟今乙亥去壬申三日必非甸師致粟而米之故知爲災之餘米

甲申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國在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桓行惡而三人爲

夷夷足貴

乙酉桓十六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魯邑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時會諸侯伐鄭納突事見

鄭冬城向書時也

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周十

于此而以春正月畢

丙戌桓十七年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公毅作及會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皆陳

及邾儀父盟于越

尋茂之盟也在隱元年夏及齊師

戰于奚疆事也

之事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

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穀梁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以吾敗也

諱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

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

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數而位從卿故曰居卿推極平定日支于頌于諸侯在禮如此既頌矣諸侯日御不失所頌之曰



百官於朝不知支干是天子日  
官之失也趙氏以爲史官甚謬

丁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音濼公

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酉公之喪至自齊謂之與者許可之辭夫人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杜云女安夫之家

不相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名在濟南歷

本與夫人同行先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薨

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

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

生除之言魯見殺之惡聞於諸齊人殺彭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齊未討何以

也魯在外不責喻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即

位在位三十二年卒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文姜與弑桓

孫猶孫懷而去位也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杜云莊公父弑母

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三月夫人孫

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蓋夫人不自安而

則非有母之親故  
絕之不書姜氏

○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

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

也說隱隱子也隱痛是子之禍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

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思念也言夫人已在齊

所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書正月見已繼位爲

於始故曰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

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

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

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搯幹而殺之搯同拉

幹者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

念母也念母則惡父

○穀梁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

之變始人之也范甯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

以人道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

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

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若順也言人自事言

以道以言受命夫人弑夫逆理於道不順亂倫於

言下順魯之臣子以夫人絕之故義得貶夫人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字周大夫也。不稱也。三稱。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其矣。行之

已丑莊○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發語訓餘

慶父莊公庶兄

○穀梁曰：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將尊師衆諱敵其一曰：君在而

左傳魯卷之二十一

重之也。魯君在此已故不繫於邾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齊地。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葬也。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婦人不

言會，言會非正也。葬其矣。葬人至極而無以加也。且非兩君又去其國而享非禮也。

○穀梁曰：葬其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齊地。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公羊曰：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讐者將壹讖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狩者教習兵旅，其不用衆復讐者則曷為將壹讖而已？讐者無讐忘父也。

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讖，不可勝讖，故將壹讖而已。其餘從同同。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讖其與義失九二同，故言同同，註謂輕者同此義之與而文同他國書法也。

左傳魯卷之二十一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齊侯數出無名乃與師而出，託以征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不書月至北歷月而反，故書時。

○秋公至自伐衛，鎮及齊人來歸衛俘。俘，公六年已莊。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寶，所俘獲之寶也。姜請之，欲說魯以

○公羊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

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國得使人賂齊侯，齊侯使人分送魯也。



○穀梁曰以齊魯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  
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獨自歸實於齊過齊然後  
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  
戰罪差減矣  
殺色界反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甲午  
見音現社云辛  
卯四月五日夏四月辛卯夜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防魯地至齊地  
則發夫人至  
魯地則齊  
侯之志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恒星有各之紅星  
星見不見者夜有  
日光明如晝也  
雨言衆多不可為數  
也附同也謂與雨同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隕自上而  
墜下也如

○穀梁曰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

左傳魯卷之二十一

全十一

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  
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  
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日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  
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著明著也疑疑惑  
失變動也時漏刻之時也言春秋著疑不改妄易  
今中之微而曰夜中本疑傳著者蓋星隕墜不  
可定中以漏刻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  
時而知夜中也其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  
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  
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說訓詁也雨見上下之見皆  
說經何不書雨星而書隕星蓋以上下皆可見雨  
可謂之雨若但著下而不見上則謂之隕豈雨說

哉恒星不見改曰不  
見於上舊註俱非

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也  
齊北穀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周之秋今五月高下有水  
穀稼苗黍稷尚可  
更種故不害嘉苗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乙未  
莊蔡人

甲午治兵公作  
祠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

還郕伯爵文王五子郕叔武所封或言武王封季載  
于此在濮州雷澤北二十里故郕國郕是也降于  
齊旋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魯將與陳蔡伐郕又次於  
外不至與心不一故申明

左傳魯卷之二十一

廿一

約宋以訓齊其衆不得已而治之故為變中之  
禮穀梁謂穀梁終是也然師出無名已非禮矣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  
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罪由我夏  
無德  
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夏書大禹謨篇邁過也  
種衆也言臯陶有過衆  
人之德乃  
為人降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  
善魯莊公善其不伐齊而罪已  
也其勞民又役自見  
○穀梁曰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  
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  
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  
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



不亡師亡夫

丙申莊○冬浚洙音殊在魯城北下合泗水齊伐魯之道浚深之畏齊也時公伐齊納

九年子糾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桓于長勺音抄二月

公侵宋閔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劌音貴其鄉

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也問廁劌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

專也必以分人安謂意所便處也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

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下敢飭辭增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必盡實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

請從公與之乘與之同乘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

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

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

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靡分故逐之

○穀梁曰不日疑戰也言不克日而疑戰而敗

勝內也勝在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浚

其然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立乘去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郎音郎魯邑單州魯莒縣有

公侵大者疑而不戰進師郎即齊報報長勺宋報

出無名而肆報復之私也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

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雲門竊出雲

城門魯南蒙臯比而先犯之臯北虎皮也公從之大敗

宋師于乘立魯地齊師乃還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

鄆鄆音音

十一年夏宋爲乘立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宋

陳而薄之敗諸鄆魯地九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

曰戰大崩曰敗績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得僇曰

克僇才力過人絕異也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兵四合若羅

皆見禽制如皇瓊取鄭師謂所掩覆一軍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

某

○夏四月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齊地齊北東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胡氏曰魯於齊有不能

○公羊曰何以不日易也易不難也其易也



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

乎此莊公將會平桓曹子進曰即曹君之意何如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齊強曹弱曹子曰

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莊公曰諾于

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隨莊公上壇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

圖與壓猶臨也過迫意言魯弱遭兵伐深入管子

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魯地為

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標時要盟可

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然桓公之信

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五年莊夏夫人姜氏如齊文姜不齊八年桓公

冬十月癸卯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七年甲辰冬多麋

乙巳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

也曰王者朝日王制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曰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

知其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

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夏公追戎于濟西濟水之西秋有蝥音或蝥也含沙射

冬十月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諱不知秋有

蝥為災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公羊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

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

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

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按

衛地陳侯娶于衛魯同姓國當往媵衛文不稱陳

夫人者禮在塗稱婦結本受命往媵至鄆則齊宋

盟遂稱命專盟失陳好又輕二國故冬來伐書遂

以輕之公羊謂受命不受辭謂一事本有此命得

以輕此本命媵婦命盟者非也

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往書姦冬齊人宋人陳人

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秋七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秋七月戊戌夫人姜

氏薨

已酉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肆縱也青災青



失之其祭丑葬我小君文姜婦人之謚從夫以謚配桓者得罪於先君也自是魯皆夏五月春秋未嘗有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言公與大夫盟不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曰納幣大夫之禮也禮有納采納采者取順有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有納徵

納徵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納聘也納幣以成婚諸侯之有告期告期者納采納徵納幣納聘之謂也

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尸主也主為女往爾盛其車以盡其心要其從

已謂公是行在必得哀美也以觀社為辭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地蕭叔朝公蕭本宋邑宋桓

宮楹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邑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穀梁曰秋丹桓公楹禮天子諸侯黜聖

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色也按黜黑也色也

○穀梁曰秋丹桓公楹禮天子諸侯黜聖范氏曰

也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禮天子之楹

斷之龍之加密石焉以細石諸侯之楹斷之

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

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飭夫人非正

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之國骨也而文道吳之古言

曰言曰言辨食正辨也鼓禮也用牲非禮

五兵五鼓



諸侯置三廩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亢其陽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也冬公子友如陳註杜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

癸丑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爲迫於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乙卯莊二左傳魯卷之二冬築郿音眉魯下邑公數作微謂帝乙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此傳舊在告

大無麥禾公羊曰冬既見無麥未矣易爲先言築微

冬飢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穀梁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

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

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

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止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

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

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

不艾而百姓飢艾獲也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日中謂日不長不短而與夜停春分秋

○穀梁曰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

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

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

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正而裁

水營室星也謂今十月而日至而畢日南至故土

生故土

三十一年春至正月○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

戊午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即泉臺也○築臺于薛

薛魯

○秋築臺于秦秦魯地東平苑冬不雨築臺非

一年而三勞民陰陽不和而召旱災也天人之際捷

於影響書以爲縱欲不恤民力者戒莊公民怨於下

○穀梁曰秋築臺于秦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穀

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怨怨根君子危之故

左傳魯春之

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

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

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數澤

之利惡內也幾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杜云或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也

孫氏以曲阜西北有小穀城爲魯地齊別有穀在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非小穀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初公築臺臨黨氏音掌魯大夫見孟任孟氏從之閔公

其美欲從之孟任閔不見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

盟公許之夫人許任然後仕生子般焉魯諱於梁氏

許之夫人許任然後仕女公子觀之子般國人華自墻外與之

戲國人養焉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

可鞭鞭者名華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城南門對

對曰慶父材叔牙慶父同母問於季友對曰臣以

死奉般季友莊公弟公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

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僖叔也季友僖君命叔

使鍼季醕之醕鳥名椎曰運目唯曰陰階形似鷹

食蛇及豫實羽有毒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

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達泉立叔孫氏立

子公孫茲爲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

于黨氏音掌

○公羊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

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內殺曷爲爲

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

心而爲之諱過止也國獄謂刑于市明正其罪也

而不忍致國刑故緣其心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

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

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白般也存



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

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慶

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

牙弑械成牙弑君已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

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必有後乎

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必無

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係氏至乎

王提而死地名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同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如字謀欲如此而未成甫

或將為亂而未成辭曷為與親弑同蓋以在他人

或有可殺謀之亦可君親決無可殺之理不可謀

試若但謀弑不必已行而罪當誅之即然則善之

與曰然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

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傳以三家皆

以牙為季子毋兄此言季子所然則曷為不直誅

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

親之道也行舉行之所以為善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殺作乙未公子慶父如齊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榮賊子般于黨氏成季

奔陳立閔公共仲仲字也即慶父

○公羊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

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

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

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曰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日正也不日

故也有所見則曰般弑故不應書日而書日者閔

待不日而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

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深謂君弑賊

也隱謂諱之深則痛之深也蓋以不書閔公

閔公名啓方史云名開哀姜之姊叔姜之子莊

國遭難

閔公庶子年九歲即位位二年弑諡法在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

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

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言牙未親弑君李

以君何將而不免過惡也誅牙所以惡既而不可及

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既歸

樂不探情又誅慶父所以為親親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

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

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



人莫不知盡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邑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聞君弑而至朝也變不更其葬之非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

陳公次子即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國人思得

慶父魯難未已亦慶父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

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

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

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重固安間攜貳

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辛酉閏○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杜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

因是大祭于大廟以養昭穆稱也使昭穆入祧

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

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為謂之未三年三年

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禮禘於從先君數朝聘從今

若滿三年已後還禘則禘禮則禘耳三年者期

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

何以書識何譏爾識始不三年也入春秋不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

出奔莒

初公傳奪卜卜斷田夫音大公不禁秋八月辛丑

共仲使卜斷賊公于武闔武闔中成季以僖公適

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

之及密密魯邑使公子魚請不許即哭

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

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莊夫人哀

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夷魯地僖公請

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為公室輔卜楚丘父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問于兩社

為公室輔卜楚丘父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問于兩社



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離上之乾三三

變為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大有乃乾宮變卦又復乾故云父乾

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成風莊公之妻

冬齊高子來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胡公而還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按公羊謂魯無君君臣非敵故高子不稱使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

○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

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

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

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南陽齊下邑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

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鹿門魯南城東門也齊亦

門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

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喜其正我故不書名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卒諡法小不忍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公即位之禮有闕

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僖雖閔之弟臣繼父故不書即位與子繼故例同

○秋七月戊辰夫人薨于夷齊人以歸傳見二年齊侯書人討賊

○公羊曰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

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

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先言薨後言以歸而夫人于邾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耻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魯公作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戎將歸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作梨獲莒

冬莒人來求賂還慶父公子友敗諸鄆魯地獲莒子

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求

之非卿亦書燕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水出泰山

○公羊曰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

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

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

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

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

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

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

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



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汶水在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

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

慶父自南渰北面而哭渰音侯水涯也慶父聞之曰噫此

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

死軫車轅抗高自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

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

以偏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俱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許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棼何也以吾獲之目

之也內不言獲獲者不與之難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

給給詐也給者柰何公子友謂莒棼曰吾二人不相

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屏去也公子處下左

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

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棄師棄而獨闕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弑二君幾亡國大義已絕

不可復入宗廟書至齊者桓公以歸魯也不書姜者許齊殺之已絕于齊言夫人氏者罪魯請之受葬于魯然則曷歸就死所葬之可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

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傳義謂既嫁從夫魯當討而齊不當討按天下之惡一也

况齊宗國又爲盟主

可以不討乎未安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

以喪至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議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以正王法

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順逆也

癸亥信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姜實信之嫡母子無乾母

之道故信公以小君之禮葬之○冬十月不雨

甲子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

曰旱不爲災也

○穀梁曰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勤

動之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憂也

時總書而每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

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乙丑信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春同齊伐楚盟召陵見齊

○穀梁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

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丙寅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也自秋

而極日行南陸至此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

也視朔觀告朔于廟也觀臺臺上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爲備故也分春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啓立

春立夏也開立秋也



夏公孫茲如年小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夏公孫茲如年娶焉叔牙子叔孫戴伯

丁卯六年春王正月○冬公至自伐鄭鄭以其進伐

止鄭見鄭○公子友如齊秋與齊桓盟齊毋謀鄭故使

七年已傳○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致者致新死之主凡夫

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

致也杜云禘三年大祭哀姜滿而見殺不薨於

九年庚午信○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

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辛未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始朝齊不言至者朝

例不告廟故不書至○秋七月冬大雨雪雨去聲雪

壬申信○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

聲姜齊桓之女也父在歸寧可也為會而

從夫於外非禮也男女無別蓋參譏之

秋八月大

雩

癸酉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秋七月

甲戌信○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夏會齊齊宋陳

酈故使友如齊備好友

乙亥信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季姬來靈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鄆為後

在鄆鄆東海夏遇于防而使來朝防本宋地

丙子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傳曰諸侯五○夏

五月日有食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日官天子

底日者與桓十七年同言由其失占故不書某朔

○八月癸卯九月公至自會三月會於季姬歸于鄆鄆

既朝謝魯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之廟震夷伯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展無駭

之父公子展之子夷謚伯字也大夫既卒不名惡

惡也言天震夷伯廟以罪之者蓋以展氏有隱慝

震其廟以彰之

○穀梁曰晦寘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

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諸侯

五二昭二穆大夫三一昭一穆士二祭法謂諸侯

考廟曰王考廟先儒皆不明言毀否竊意此自始

初而言若三代以後則王考廟為大祖不遷考廟

則遷于祧故下文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猶

遠也如天子德厚流澤遠及七世是以貴始德之

本也始封必為祖始謂始受封者所以貴之者言



者同一為祖不毀非

丁丑信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孫行父胡氏曰季友

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為稱字春秋時魯卿季友

仲遂生而賜氏命為世卿經於其卒各以其書者誌

變法亂紀之端也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秋七月甲

子公孫茲卒叔牙子叔戴伯也

戊寅信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

至自會不書取而曰滅者季孫

師滅項項子爵或云姬姓故城在陳州項淮之會

在去年十月公有諸侯之事未而取項齊人以爲

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信公

且諱之也耻見執故託

辛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明云言新者有故也言作

非一門也魯庫門似天子卑門魯雉門似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之蜀為啓城郭

夏部子來朝部有武此部二年取部大暴北部也在單

城二部五月乙巳西宮災前右膝居西宮左膝居東宮

少在

○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

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魯子者魯國表以

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

異也

壬午信二 ○夏大旱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禱請雨者尪瘠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焚巫尪而

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雲母乃不可與然

則吾欲焚巫尪而暴人之疾子雲母乃不可與然

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則微焚之者蓋以巫或人

或天惡其形非人不雨故下文云天欲殺之若

爲早杜謂天惡雨臧文仲曰公子孫臧孫達孫

入廷鼻早者謬臧文仲曰公子孫臧孫達孫

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猶儉

勸分分所無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

旱焚之滋甚言若天早爲此等人欲殺之則天不

焚之結怨於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客不傷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句其俱又顓臾風姓也一本作皆風姓

城宿在東平無鹽縣隸鄆州須句子爵國社云在

東平須句縣西北鄭云在鄆州壽張縣西北有須

胸城顯史城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杜云在實司大

泰山南武陽縣東北四國皆伏羲後風姓實司大

皐與有濟之祀大皐即伏羲也四國以服事諸夏



春秋左傳類解 卷二



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聚衆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王何君必不然恃此不恐齊師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莊公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王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宋成公欲殺楚師晉齊

云不臣

○公羊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

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正期必

可知勝不可知重人之死故於魯亦言乞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

已賓桓公子雍於穀雍與孝公爭立易牙奉之易牙

齊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

已丑信二○公子遂如齊齊昭公初立聘以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朝介東夷國在城陽縣

于昌衍之上地名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會晉于溫遂

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禮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卯三十年春王正月○介人侵蕭蕭宋附庸國張

而遂侵蕭求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

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歜祖咸切昌

白黑白黑形也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

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謂也蓋嘉穀謂

黑二者象其文蓋虎形謂形也以獻其功獻呈見推吾何

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

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初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濟水自

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濟西田本魯地故不繫國傳則不用師徒故曰取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晉文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共音不速行將無

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杜云三望分野



王氏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天子四望魯  
教天子故三望成王賜魯重禮故河海不在封內而  
亦祭之然郊秋七月望皆非得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

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

而卜郊上怠慢也禮時祀不卜但卜祀日定三月

牲今四月牲成方卜祀郊日故為怠慢按禮帝牛

不吉以為禘牛帝牛必在滌三月則牛亦卜今止

言卜日者就經卜郊言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

望可也郊之未事此言猶三望非禮

○公羊曰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

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

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

土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

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

五岳四瀆及餘山川九三六所盡四方故曰曷

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牲禮也

免牛非禮也免牛非禮也

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有災傷不得復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

祭泰山河海曷為祭

祭泰山河海曷為祭

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秩隨大小而牲幣視號有次第也如五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四側

指曰膚崇朝終朝也言雲觸石由小河海潤於千

里潤謂蒸為雨澤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止已

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祭已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甲午僖三齊侯昭使國歸父來聘報二十八年

齊國莊子來聘仲子自郊勞以至于贈賄禮成而

加之以敘迎來曰郊勞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

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

衛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殺作皆樓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

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邾人不設

備秋襄仲復伐邾○及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時狄因晉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王宮六寢路寢一

宮蓋降其王路寢治事之所小寢

燕息之地不于路寢故曰即安

○穀梁曰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

穀梁曰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



而不殺舉輕也不殺也物可知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文公名與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卒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

王使叔服來會葬公日上有朔字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

人也款即穆伯慶父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殺也食子即子文伯也食難也收子即次子惠伯殺也豐下必謂養生也

有後於魯國豐下杜註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杜云法閏當倍公未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今按非禮者非謂三月不可閏但議下合置閏而置閏是不

歸餘於終也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日行月運文因論曆法

循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履日行月運循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履

月得二氣推時之端於始不必舉正於中月行月運月得二氣推時之端於始不必舉正於中

在其月如立春爲正月節是也月行月運在其月如立春爲正月節是也

終其後月當其月蓋中氣只在本月若積而在月歸餘於終終其後月當其月蓋中氣只在本月若積而在月歸餘於終

月與日會止得二十九日零四分月與日會止得二十九日零四分

此五時五刻強又通前氣溢五時二刻此五時五刻強又通前氣溢五時二刻

少者積而爲閏曆家以月不盡者爲朔虛一歲計之少者積而爲閏曆家以月不盡者爲朔虛一歲計之

者爲氣盈一歲計多五日零二分者爲氣盈一歲計多五日零二分

置閏九百四十分爲一歲通計得十日零二分置閏九百四十分爲一歲通計得十日零二分

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無過失舉正於中民則

不惑不惑也物可知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不惑不惑也物可知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收孫得臣如京師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復于禮也三年喪畢過四時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此周禮也此時作主如小祥大祥禫特祀者止入廟入大廟合祭此主若烝嘗禘之特祭則不於烝而合祭於大廟之廟祭者各於其廟拾者禘一於烝拾而合祭於大廟之廟祭者各於其廟拾者禘一於烝拾而主遷于大廟否耳此傳舊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

時也

穀梁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

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

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虞既葬

安神其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主於

墓不終日而虞祭虞主用桑柎猶喪也取其名與

冠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遂理虞主於兩

階之間以栗易之取其戰慄也其主刻而謚之然

此放禮也檀弓云殷既練而附周卒哭而附則當

從左氏楊士勛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

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非同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

陽處父盟公以耻之必有一誤書曰及晉處父盟

以厭之也公厭故不書氏適晉不書諱之也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

無志乎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為大禘社以爲禘魯

語以為禘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雖為

然尊為臣義猶父子廟坐宜於是夏父弗忌為宗

伯宗伯宗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

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杜以大小為兄弟今按下文

謂文公視則躋聖賢明也自僖為聖賢明順禮

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

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齊肅也聖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禹乃鯀之

十四世孫文武乃不窋十四世孫宋祖帝乙鄭祖

世孫此言子孫齊聖不先父祖

厲王猶上祖也商帝乙乃宋始封微子父周厲王

尚猶尊上之以為祖此言父祖不肖不可躋聖賢

孫二節明僖雖開道子孫父祖上不可躋聖賢

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記不差或即

稷春秋錯舉四時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

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引二詩明僖雖父之

先大後小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

三下展禽而不與立使在已下廢六闢之屬九此

所以禁妾織蒲家人織席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

節藻縱逆祀躋僖公祀姜居仲命祀之三不知

稅



也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

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禘五

者功臣皆祭也禘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

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禘合也禘

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

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

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

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

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婚姻娶

元妃以奉采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元妃適夫人也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

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

婚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娶雖在明

年三年外然此納幣圖婚則在三年內故譏之

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言大事于

從吉不三年何以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

也非虛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

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

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言娶

與大事祭尋常吉異蓋以祭之吉尚為宗廟娶之

吉則主於已身主于已者可以改變而不為也今

不變而納幣是無人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小雅篇名取既見

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

大禮何樂如之却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

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大雅篇名取顯顯令德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齊傳謂卿不行

詩四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謂百兩迎送之而或婚姻

之禮也夫婚禮不備則貞女不待行今晉禮苟簡故

不書氏以貶夫人之苟行也不書逆者不書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

知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出姜名信也信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

指夫立而廢之立謂已立為小君也指公言棄信

人言立而廢之此二句皆策上貴聘賤逆

而壞其主主內主也棄信謂立而

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



謂也

詩周頌我將篇時是也引以明畏主之威然於主能保守其位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處同附姑故稱夫人然妾母稱夫人

自是嫡妻亂矣

冬成風薨

僖公母莊公妾

已亥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地叔

文

賵助葬之車馬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

來會葬

葬禮妻母故不稱天王召米地葬作毛伯爵周卿士夏公孫敖如晉高

氏曰王舍且賵又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賵而悉自見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庚子文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告音精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

臧文仲以陳共得成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

子聘于陳且娶焉故因聘而自為娶閏月不告

朔非禮也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奉月朔于諸侯

以告於廟以特羊薦請而行之所謂稟正閏以正朔也公以閏為附月之餘故不告非禮也

時置閏以正之時以作事知農桑事以厚生有

養生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何以爲民也

辛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已下縣南有郛城公城之備郛難

狄侵我西鄙

七年春公伐邾閭晉難也時襄卒三月甲戌取須

句寅文公子焉邾文公子非禮也與隣國叛臣故

禮○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酆舒且讓之時季奔狄酆舒酆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

之日也冬日可畏夏日可畏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即毅其姊聲已生惠

叔即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

仲聘焉即公子遂莊公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援

而請備穆伯如莒泣盟且為仲逆及鄆陵邑登城

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

諫曰即叔仲彭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

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使仲舍之舍不娶

公孫敖反之還莒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

而復丙戌奔莒公無錫而字

穆伯如周弔喪特襄王崩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姜齊昭公之女歸寧○九月癸酉地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成風乃僖公母雖母子亦先君是也先備以為妾毋繁子為一人恐非秦夷狄故不稱使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諸侯相弔賀也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杜云秦慕諸

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杜云秦慕諸

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同盟無相赴弔之義故不識其緩而以接好為禮

甲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子許嗣○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雨乙巳文○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鄭瞞侵齊昭遂伐我鄭音投瞞莫于反防風之後

為注氏說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

叔即得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一車止三人

來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地獲長狄僑如富父終

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郭以

命宣伯得臣名子宣伯曰初宋武公之世春秋鄭

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戴公之子也名克石宋

形而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

乘以敗狄于長立地獲長狄綠斯長狄皇父之二

子死焉皇父及穀甥宋公於是門賞形班使食

其征謂之形門取其稅征遂以班班名其門晉之

滅潞也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

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

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衛人獲其季弟

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穀梁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

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雖一人傳

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同逸宕同焉謂

也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

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為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

軾考工記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又以其廣之半

車上橫施一木曰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傷不

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傳謂既射其目又斷

不書獲按不言獲賊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

未知其之晉者也

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公作○季孫行

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營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

邾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邾國人弗狗也十二年

春邾伯卒邾人立君立君別大子以夫鍾與邾邾

來奔邾音主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



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事為諸侯故不書○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傳作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伯禽書不共也共恭

○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

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

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

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曰。生以養周公

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

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

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

公用騂牛。白牡放牲也。周公有王禮嫌不敢與文以諸侯不嫌故從。群公不毛。純色也。魯祭周公何

以為盛。周公盛。魯公壽。群公廩。註盛者謂新谷滿其器。壽者謂新穀滿下故上新穀之相半。廩者謂連新於陳上。世室屋

壞何以書。譏何譏。爾又脩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公還自晉。公谷無鄭伯會公于棗。公作斐鄭穆衛

成敗於楚畏晉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

還鄭伯會公于棗。鄭地即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明年遂得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鴈。子家鄭

生也。鴻鴈小雅篇名。取効勞于野爰及。季文子

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小雅篇名。取四月

祖匪人。胡寧忍予言。魯寡子家賦載馳之四章。鄭

弱畏晉而行。後論時也。文子賦采芣之四章。小

篇名。取告魯而與晉平也。鄭伯拜公。晉拜。

捷言與鄭請平不敢寧也。鄭伯拜公。晉拜。

戊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秋七月有星

孛入于北斗。字音佩猶第也。偏指曰彗。光芒四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

公至自會。諸侯會于新○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即長穆伯生二子

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

不出。襄仲以已氏故怨穆伯使歸魯不與三年而

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即孟請

立難也。惠叔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

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



請葬弗許惠叔請歸魯以禮葬而魯不許也

已酉文○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齊我而歸之也苟竹使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

云飾棺即喪大記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轂三列素錦諸綏紐二玄組二足也歸之素其為尊者喪堂阜齊魯境地實於此不歸示無歸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

告魯下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哀毀請立於朝以待

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喪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

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齊為孟氏故且國之公族故歸送之

葬視共仲即慶父之妻聲已不視即教惟堂而哭

怒故從苦女故惟堂襄仲欲勿哭悲教取惠伯曰

即叔仲彭喪親之終也親戚終雖不能始善終可

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致謀為以賀善弔

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言凡

雖不合不可絕如上文天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

仲說悅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言女生孟

獻子愛之聞於國殺之子仲孫義或譜之曰將殺

子言二子將獻子以告季文子季友二子曰夫子

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

如死一人門于句麗一人門于戾丘皆死過音句

與戾丘皆魯邑名時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指天

子諸侯而言事君指天子諸侯之民而言等威威儀之等差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庚戌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

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行父告晉為會諸侯于

齊見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地請盟齊

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月三月四月五月疾也

○公羊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以不詳舉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

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

不可言也公自是無疾不視朔韓國惡不可書故

視朔之諱於此書公不視朔不言有疾以見不復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立音西公作畢秋



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聲美姓傳公夫人文公母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自泉宮

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信秋八月辛未聲

姜薨毀泉臺以蛇妖所出故

○公羊曰泉臺者何即臺也即臺則曷為謂之泉

臺未成為即臺既成為泉臺莊公築臺于即臨民

本地名故曰即既成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毀之是暴揚先祖失

辛亥文○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九月葬也

左傳卷之三

齊侯伐我西鄙杜云西當為北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

穀○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

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言將伐魯以臣觀之

將不能齊君之語偷偷苟且也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必死

文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伐而有疾醫曰不及秋

將死公聞之下曰尚無及期庶幾齊侯惠伯令龜

以卜事卜楚立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

不聞君先死不聞其事令龜有咎言惠伯所令龜有咎故知君死二月丁

丑公薨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子卒不日以見其狀

君之人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

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魯之臣子殺適立庶微

存適母其罪並見矣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

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庶敬

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叔牙孫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魯許之惡是齊甥齊許廢惡立宣公冬

十月仲殺惡及視大子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

諱之也諸侯在喪稱子曰子卒者諱仲以君命召

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

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

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

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史畏襄仲不敗書殺惠伯夫人姜氏歸于

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

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曰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有不待賤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賤絕而惡從之者姪婦者不

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者優游之稱也言姪婦若爲其廣嗣但一人有子則三人皆無憂一日姪婦者爲其擇小君之賢而

季孫行父如齊行父亦與弒君謀恐齊人聽夫

宣公名倭一名倭文公妻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卒鐵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與故而書即位公子蒍

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齊逆女夫人

至者宜之。惡有大於表裏。故謂之無  
衣。以見其逆而齊。黨者本。陳亦見矣。

傳書卷之二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遂令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尊夫人也國無二尊故遂不言公子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親貴非族也故傳

下言  
合族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

也卒終也終但舉名者省文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

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

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

與公一體也見賤婦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歸在公

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者所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以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墓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

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

之田濟西故魯地僖三十一年晉文分魯取之曹者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

今廢郊既廢而又望二者皆非禮也去年冬十月  
匡王崩未葬魯有三年喪得郊者王制喪三年不

卷之三  
金元

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耕而望郊之屬也不郊亦行事謂不敢以卑廢尊也

無望可也

○公羊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

卜帝牲稷也。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

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

是以克其天性具謂視身體完具無災害而已不

特養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后稷乃周之始

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匹親自內出本止無天爲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陳天

自外至本行無祖為主  
則不止而享于郊矣



丙辰宣  
宣丁巳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杜云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於諸侯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固夫欲謀自娶公女故齊惠止之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過謂書夏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

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不言逆女

叔孫得臣卒子僭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高固親來反馬叔姬

冬來交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三月廟見成婦遣使反馬

夏四月秋八月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已未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夏會齊惠公會晉侯宋公文衛侯鄭伯襄曹

伯文于黑壤晉地名黃父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衛成欲致魯而魯尊事齊故使桓夫來盟謀會晉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

春秋左傳類解 卷二

也去年楚伐鄭取成城晉鄭公子宋欲盟公故謀從晉以未婚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桓公用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經書會不書盟諱公慢盟主以取難止之慢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齊地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此公子遂也易爲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繹祭之明日以賓尸祭非禮也

公羊曰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

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籥以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言存心於節位廢去有聲不去無聲以養心而見其心不在於樂蓋知樂不可廢而爲之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二

七三



戊子夫人嬴氏薨。○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已丑葬我小君敬嬴公谷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

冬葬敬嬴無麻始用葛葬所以引招殯則以

辟不懷也禮凡卜筮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葬是奪哀故先旬外遠日少

平陽泰山有平陽縣書時也

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有母喪而朝齊無京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秋取根牟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

禮厚賂之秋取根牟言易也附庸東夷小國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非齊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元年以賂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五月公至自齊齊惠卒入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定王母弟季子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北有繹山公作繹大水季

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年頃以君命遣使聘於鄰國志哀感饑

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冬子家如

齊即歸父伐邾故也取繹國武子來報聘國歸父

癸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甲子宣○秋七月

乙丑宣○秋冬

丙寅宣○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晏平仲父與之言

魯樂樂音洛桓子告高宣子即高曰子家其亡

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

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免免聘而獻物於是有庭

實旅百時謂諸侯使卿大夫比年三聘問也

而獻物實於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朝謂諸

自朝也獻功謂稟大國政令而所行之事績也

禮節嘉淑而有加貨嘉嘉禮之嘉淑善也嘉淑謂

慶賀之此無常期於朝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莊王國宋君其圖之公說傳

楚強而魯畏之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  
公受盟于晉會晉伐齊即戰衛人不行使于楚而  
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楚共王立衛不故楚令尹  
子重爲楊橋之役以救齊楚亦從晉戰將起師子重  
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篇齊夫文王猶用衆  
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  
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惠德惠也恤矜恤也莊王  
惠恤民善用以征言德不能及遠不如以德  
遠下文是其事乃大戶大閭民已責已止也責  
逮鯀逮及也謂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  
右當左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  
受名受退楚臣不敢楚侵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  
子即獻以執斲執鍼織絰皆百人執斲梓匠也執鍼  
布者絰公衡爲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  
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  
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  
夫盟于蜀傳不著齊大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  
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而盟所以言窮之不  
書卿名

而書人責諸侯不當背晉盟主而執從夷狄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  
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懈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假樂篇辭其是之謂矣楚師  
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  
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  
國棄矣居音基語辭言後之人不知爲誰是行也  
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  
政猶以衆克况盟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  
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  
癸酉成  
三年  
○二月公至自伐鄭春會晉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  
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無所依而災孝子隱  
新入宮易西北角示移昭相繼有所更改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  
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痛傷鬼神無所依  
○夏公如晉○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秋叔孫僑如圍棘棘汶  
邑在濟北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

尋元年亦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上卿尋盟七年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

也其位在三

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

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盟主其將先之

晉丁未盟衛禮也

四年甲戌成

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

免

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侯則失

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

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乙亥成

○秋大水

丙子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已立武宮

取郭

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

救其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邾人伐邾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邾與吳成公賂

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

加貨辭其事無二成師不緩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

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己卯成九年公至自會會于蒲以尋馬陵盟見晉城中城

城中城書時也中城魯邑在東海縣立縣西南

庚辰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邾不從乃不郊五卜謂三月四月二句二卜冬十月公無此

辛巳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景公卒去年秋如晉弔焉公

晉侯使卻棼來聘己丑及卻棼盟作州夏季孫行父

如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棼來聘棼即克從父兄弟

且蒞盟公請受盟聲伯之母不聘即宣公弟叔肸妻無媒禮聘也

穆姜曰宣夫人吾不以妾為姒兄弟之妻相謂為姒生聲伯而

出之生子叔嬰齊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

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子奚之子而嫁其外

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棼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

已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不

失儷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其夫言若不與邾棼有死亡稱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邾氏邾氏亡在十年晉人歸之

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去聲又如水也婦人

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儷也又不能字

人之孤而殺之字愛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為施氏婦

秋叔孫僑如如齊僑如齊僑如冬十月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秋以前

壬午成十二年冬十月

癸未成十三年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春秋如京師遂會諸侯伐秦見晉

甲申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有姑故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稱婦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不書故君子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叔孫故君子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

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微顯之也雖隱而

之也雖表而能晦昧婉委曲其辭也有所避諱

最難成章盡其事也言之無餘易至汙

乙酉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至自會

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

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

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



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

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嬰齊公子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以爲

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

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

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

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

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

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

至榿聞君薨家遣墯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

之也

成丙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正月今之十一月未甚寒雨下即着樹

爲水記

○穀梁曰雨而水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秋公會晉侯厲齊侯靈

衛侯獻宋平華元邾人定于沙隨不見公直書不見公著晉信

無罪也故不諱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

人伐鄭尹子周邾

戰之日戰與楚鄭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高無咎

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一音懷隤從回反

姜即僑如得臣子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皆成公指之曰女

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傲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中重也丁寧又覆意傲戒也備使孟獻

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宋地梁國寧陵謀伐鄭

也鄭雖敗猶未服晉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壞隤以

待勝者卻曄將新軍步楊子克且爲公族大夫以

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許公于晉侯晉侯不見

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

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

次于督楊鄭東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

逆于晉師聲伯期豹必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

使者而後食聲伯四日不食待豹逆晉師至先食

諸侯遷于制田制陽陵知武子佐下軍以諸

侯

侯

侯





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交

侵陳蔡不許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

齊衛皆失軍杜云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立荅音作招冬十月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

及晉卻犇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伋謂之刺者取周禮三刺之法

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子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

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時留齊公宮而事晉

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行父不殺

歸必叛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立晉地公還待于鄆

魯西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

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

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魯地近亡

而為讐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伯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尊焉介因承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或公委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說隱而棄忠良若

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指不請謀國家不

貳指承命請圖其身不忘其君通上若虛其請是

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

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僑如奔齊十二月

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伋僑如奔齊十二月

與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七月聲伯使豹請僑如於

乃辭其難先奔齊生二子齊聲孟子通僑如魯公

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

間於知傳亦終言僑如之侯

○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舍實也真之于此其

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立僖矣僖音希悲也仁

立可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

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

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

孫行父以上言會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

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



春秋左傳類解卷之二

聽失之大者也。聽失之失莫大於此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

季孫行父。此言會伐鄭事善其過則稱已

李孫行父。此言會伐鄭事善其過則稱已

○秋公至自會。時伐鄭盟○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

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官室不設。不

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

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

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事見壬申。公孫嬰齊卒于

狸脰。狸力之反。脰。市軫反。公作軫。谷作脰。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初。聲伯夢涉洹。洹。音桓。水名。出汲郡林慮縣。或與

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瓊瑰。玉也。地珠也。

含死。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

乎。瓊瑰盈吾懷。予懼不敢占也。還自鄭。時從公壬

申。至于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

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言祿

已父是。雖妾不吉。無害也。莫古字同。暮。

○公羊曰。此非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按十

丁巳朔。則十一月無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

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

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

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被君命。不

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

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從公伐鄭。先致公而後其

地未踰境也。

戊子成十八年。○公如晉。○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

公如晉。朝嗣君也。晉悼公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

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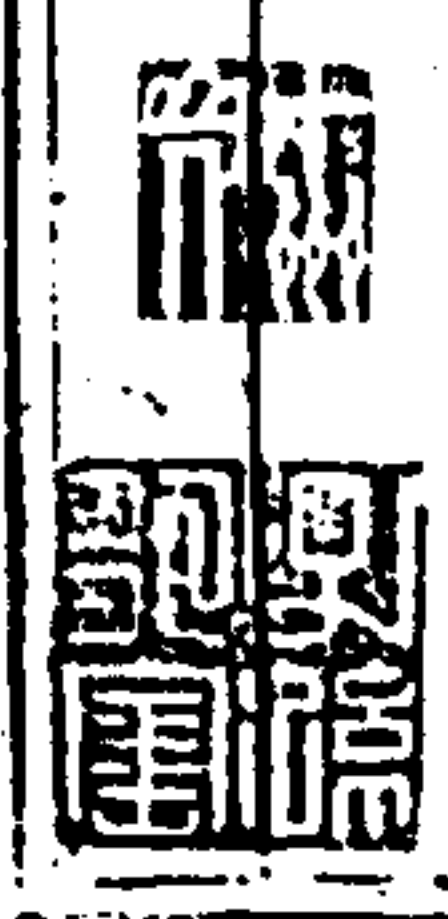
○築鹿囿。已丑。公薨于路寢。○丁未。葬我君成公。

築鹿囿。書不時也。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外

男子不絕於婦人之道。○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五月。而葬。國家無事。世嫡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左傳類解魯卷之二終





春秋左傳類解卷之三附邾小邾

蘆泉劉績編註

襄公名午成公妾定姒子四歲即位位在位三十一年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教梁曰繼正邾子

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使荀瑩來聘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子叔黑齊之子晉

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已丑葬我小

夏齊姜薨齊謚也襄公母使擇美櫨

以自為櫨與頌琴頌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

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

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詩大雅抑之篇

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豐年篇醴酒也烝

先進祖後進妣以洽百禮然後降福其偏今齊侯

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

東陽以偁之東陽齊境上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齊之北鄰小國故婦人越疆送葬非禮既來不知其姓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辛卯襄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公至自晉長檮晉之地悼公脩禮○秋公至自會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

稽首地也知武子曰知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讐仇讐齊晉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在元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夏戶雅反樂曲名呂氏曰肆夏時

而奏此三夏曲章以肆夏一名樊詔夏一名過納

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騶夏二曰肆夏

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鴈夏九曰騶夏工歌文王之

三又不拜工樂人也大雅詩歌鹿鳴之三三拜

皇華三詩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員音曰子

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牧使臣弗敢與聞伯也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鹿鳴君所以嘉

寡君也敢不拜嘉我有嘉賓本指諸侯之使穆四

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有駟駟駟行之勞不止

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

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周忠信之人也

善為咨總釋各字義其詩五章云周爰咨詢同親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

姒如公作代冬公如晉

秋定姒薨如公作代不殯于廟無櫬不虞虞

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

長誰受其咎謂竟以人名也不成不備喪禮也終君

蒲圃東門之外樹植也蒲圃場園匠慶請木季孫

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請木請為櫬之

云下以道取為畧今按畧謂忽畧不必致美有君

苟簡意御同禦止也季氏不止遂得為櫬成禮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謂

氏取穆姜之櫬葬齊美今氏冬公如晉聽政聽政

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

君之密適於仇讐謂齊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命

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無失執事微求之今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

駘駘音臺邾地魯國蕃國人逆喪者皆髡音提古

八年

八年

八年



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死乎晉也。

何以曰莒者，莒

前夫人襄公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謂莒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鮮

文勢似謂莒姊妹嫁于莒，生莒子，莒子之舅，莒乃

約之，出莒子，感於後妻，莒女欲立其出，廢莒絕

於莒，宗祀故也。齊人語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

往死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莒女有

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何註時莒女嫁為鄆

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公至自會。會于威，會吳且戍陳，穆叔以屬鄆。○十

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楚伐陳，會晉救之。辛未，季孫行父卒。

武子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公在視斂，作宰庀家

器為葬備。宰，家臣也。庀，匹諸反。具也。具，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重，副也。君子是

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

甲午，襄六年。○莒人滅鄆。李氏曰：昭四年，復有魯取鄆之

鄆，立莒公子為後。廢大子巫，鄆子卒，其所以立者，莊

神不享，非類故。書滅胡氏曰：直罪莒，舍鄆者，莒人之

以其子為鄆後，欲滅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有賈賦之賂在

○穀梁曰：莒人滅鄆，非滅也。中國曰：甲國月夷狄

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

成有書曰：書月書時，不

滅，非以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此立異姓則亡滅，

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

此立異姓則亡滅，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莒是鄆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非兵滅，但罪其立異姓奉祭而言滅耳。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平公。晉人以鄆故來討，曰

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宿始代父文子

聽命

乙未，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乙未

○城費。

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正月耕，乃

月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名帶，惠伯

主徒役。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

多與而後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

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即公孫則且辭緩報

非貳也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

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成三公登亦登禮登階臣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徐

行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詩召南羔羊篇委蛇杜云順貌一云委曲貌朱傳從容自得貌今按當為行貌與詩義異自從也謂退食從君而行若相並橫而行必折

○公至自晉春秋公如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

月大雩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鄙田接魯而疆界不明故既疆鄙伐魯以正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即士匄且拜公之辱謝公告將用師

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極盛則落以興也

李武子曰誰敢哉今

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

之有臭氣滋味皆草木所生而武子賦角弓小雅篇名天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小雅篇名天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曰城濮之後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

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

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武子本以宣子有功賦彤弓美之宣子雖於君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成

僖公十六年為通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陰陽進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陰陽退

隨其出也艮止變隨有從君必速出謂出姜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宣子賦彤弓



不可謂亨。欲成公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謂出用

棄位而效不可謂真。效之別名棄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出東○公送晉侯時會諸晉

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在歲十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

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

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以尊卑之酒灌以金石

之樂節之。鐘磬為舉以先君之桃處之。諸侯以始

桃祧尊而廟親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

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

廟假鍾磬焉禮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也

○公至自會。會吳于○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至自伐鄭。從晉城虎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時晉伐秦又欲故伐我東

鄙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古者非征伐則軍

軍志三家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魯舊有三軍其後三軍分其一為私乘

公止二軍季氏專國猶以為未足欲變私乘作三

軍各征之蓋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三軍則貢賦於伯國

求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偃闕

門之詛諸五父之衢。詛以禍福之言相與也五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入者倍征。伐入丁也邑賦稅也季武子使所掌一

弟孟獻子使所掌一軍父兄弟四分之父兄

公一分叔孫氏使盡為臣。穆子使所掌一軍為四

公半入已也。不然不台之征則十二分國民公取

五三家取七比舊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曰夏四月不

至自伐鄭。從晉城虎○公至自會。從晉伐鄭會

宿帥師救台遂入鄭。古戰作師魯東鄭邑琅邪黃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鄭取其鍾以為公盤。盤食器以鍾

之金鐘之也

庚子

宿帥師救台遂入鄭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鄭取其鍾以為公盤



○穀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師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如晉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公如晉朝且拜

士魴之辱禮也傳謂八年如晉朝至此五年拜朝又善事大國為禮趙氏謂傳以自非為禮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公作詩音同小國任城亢父縣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李氏二年傳曰告于廟也桓十六年曰以飲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於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

事禮也

壬寅報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晉人侵我東鄙

癸卯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

向戌盟于劉魯地不盟於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約聘二年且尋盟尋十一見

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若毀此室則作之已勞民而今毀之又勞民是重勞也問去聲疏云非也今按當作問別之間謂更作別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

孫豹帥師城成邾遇魯地書至遇秋八月丁巳日有

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晉於是乎城成邾

邾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

邾十二年十四年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卒遂不克會明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浹

○齊侯伐我北鄙齊既叛晉晉聞公在會

至自會齊會晉五月甲子地震○秋齊侯伐我北

鄙圍成大邾冬叔孫豹如晉

秋齊侯圍邾孟孺子速徵之即莊子速獻子之子文伯谷之孫徵要也

齊侯曰是効勇去之以為之名以師去之不與速

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齊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與民

之未息特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魯在西故云西望庶幾

執事之間待晉開暇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

圻父獻子即荀偃晉中軍帥圻父小雅篇名圻父

父于王之爪牙胡轉于干恤靡所止居詩云圻父于王之爪牙胡轉于干恤靡所止居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專及

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即士句齊中軍

其卒章云鴻鴈之卒章宣子即士句齊中軍

敢使魯無鳩乎鳩聚衆也齊有兵寇則

乙巳襄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

冬邾人伐我南鄙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孟國邾

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氏邑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縣東旅松地

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叔

乾伯夏之子孔子父與臧紇二兄弟者齊師去之

既失臧齊人獲臧堅

氏衛名齊且曰無死堅

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拔其傷

而死言君已傷之而命之無死是賜惠不終姑且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

丙午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秋齊師伐我北鄙齊侯作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侯同者諸侯所共惡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獻子即荀偃

齊與厲公訟弗勝厲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

而戴之奉之以走戴其陸地首以而走

臯南臯至名也他日見諸道與之言

同如亦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

王二鼓雙玉而禱曰齊環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

庶負休棄好背盟陵霄神主神主民也謂數

虎晉平公名虎將率諸

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官臣杜云守官之

官也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



有神裁之沈玉而濟信記神而後濟冬十月會于

魯濟尋漢梁之言同伐齊討在十六年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廣里東北其城南有防門

防門防門外作塹而守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防門之橫行廣一里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

文子范文子晉士也析文子齊大夫子多也曰吾知子敗而子魯

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卿入既許之公若入

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又矣不能又齊侯登

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齊東北晉人使司馬片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旆度也度險不至處亦疎

偽謂以衣服為人形以旆先謂建旆於前使人

見之若兵伍隊在後以掩其與柴也與柴以示

衆且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不張旗幟丙寅

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

遁烏鳥得空營無人驚故邢伯告中行伯晉大夫

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不相見也夜遁馬叔向

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毀殖綽郭最齊二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齊人

故以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二

子故塞其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脰欲使晉得之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

矢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

之晉州綽乃舍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晉州

右亦舍皆於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杜云於甲

也謂書云結也禮記甲不組勝註謂以組勝之晉

人欲逐歸者曾衛請攻險險城固守已卯荀偃士句

以中軍克京茲齊色在平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

克郭齊死其子盈在下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

弗克齊氏即高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

莒秦周魯大夫雍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

殺大子門中殺大子孟莊子斬其櫓以為公琴即

子連子連者春又荀不名蓋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申池在齊南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北州綽門于東間齊東左驂迫于門中以枚

數闔迫為物礙也連盤碑不進也齊侯駕將

走郵棠齊侯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郭榮

曰師速而疾畧也杜云言欲畧行其地無久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大子抽劍斷鞅

乃止甲辰東侵及維維水名在東莞南及沂沂水名在東莞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鄆水柯公作阿屬濟南郡

宿如晉邾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取邾田以此爲界季孫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楊即祝曰大毋

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

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

之罪束錦五匹也乘馬四匹也壽夢吳子乘也獻

荀偃瘕疽生瘍於頭瘕疽文久癰惡瘡也瘕頭瘡也疽

濟河及着雍病日出加疾大夫先歸者皆及士句

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甥即中軍故問後鄭二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不合口宣子與而撫

之其日也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即

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

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瞋受舍宣子出曰吾淺

之爲丈夫也自恨以○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

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賦黍苗小雅篇名蔣驥

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膏

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亦小雅篇名取

銘魯功焉藏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

德天子銘諸侯言時計功舉動合時有大夫稱伐

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諸侯言時計功今魯計功

民未可勞而勞之妨民多矣有從行力伐且夫大

伐小取其所以作爲器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

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嗣○城西郭叔孫豹會晉

士句于柯柯衛地後屬晉魏郡城武城

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



于大邦雖因誰極持而告之也叔向曰朕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武城山南

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向本晉邑宣四年○秋公至自會齊平兄齊仲孫速帥師我邪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晉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即祝柯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時公急戰不知其至也

叔老如齊平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平

齊子初聘于齊即叔老娶齊之子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今復始通繼好○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取物其有美維其南山有臺武子

已酉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立來奔邾庶其以漆書名書地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夏公至自晉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間立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長為姑姊幼為姊妹自以先後又言非論父之長幼傳曰姑姊幼而人計其後此年二十四歲疑為從姑魯公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易公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也武仲曰不可詰也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應上所以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應上所以紇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杜云使食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焉大盜禮焉以君之姑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其竊邑以下又申明不能去盜意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



也而後可以治人

心之私欲而後心有一恒可專一也

也自內言傳曰量謂之執度謂不放縱必欲合乎法也信教令也自外言言為政者持心專一不易

之所為民之歸也

為兼善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

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言得且也

夏書曰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篇茲此也今義與書不同指人之身心而言念心在國謀也釋舍而去之也名言謂文辭允出謂實以身教惟帝國念其功又釋書以爲政令皆由已

心一之然後有功可念武子政令不一豈庶其可禁蓋自紀開之以下又申明不可詰意

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公羊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庚戌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而已兩行何以聖為

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害也令倍其賦

才不可使而使人國之害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秋七月辛酉穀老卒

會以隨錫

辛酉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已卯仲孫速卒冬

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

訪於申豐

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

訪焉對曰其然將其敬車而行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席新樽絮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李孫失色

正公鉏不得立季愷而不出閔子為見之

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

患無所

季氏可也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以子孫之具往公鉏家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公鉏自季氏焉孟孫惡臧

孫孟孫子即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孟孫曰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

羯請讐臧氏言鉏能立羯為臧氏後公鉏謂季孫

曰孺子秣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

有力於臧氏矣力若自我季氏則力過之尚有弗

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戶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

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

之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閉門季孫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

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

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正夫遂正也羯於

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鹿門魯南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

宣叔即許紇之父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

姪宣叔以鑄女兄弟之女繼室內事乃宣

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賈為

室子不得立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祭焉

祭蔡地所出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親

祭遠祖廟為祧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祭

納請其可請為先人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

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賈

能害也知不足也使賈從已非敢私請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宣叔之功敢不辟邑辟邑防邑而

乎凡奔亡之臣本國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

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首

史册前者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

聽公命殺嫡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諸公與季孟於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亡之子亡

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

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居音基猶○齊侯將

為臧紇田將以四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時莊公伐晉報臧孫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

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

晉之亂而後作焉有樂寧將事之非鼠何如臧孫

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知齊謂能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

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循理為順如心為恕謂廢

所欲而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夏書大禹

圖事欲如此在我身心亦欲如此是施

人心同然故曰順事推己及人故曰恕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杜云賀范宣子逆之即士

執政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

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句

伊祈姓乃堯後陶唐者堯嘗居陶立又為唐在夏

侯國於中山唐故亦為天子號曰陶唐

為御龍氏謂冊朱商孫劉景為孔甲在商為豕

龍龍孔甲嘉之賜氏曰御龍

韋氏承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在周為唐

杜氏承杜國名東郡杜縣東南有杜晉主夏盟為

范氏承范國名東郡范縣東南有范其是之謂乎穆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

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俗本作其

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功謂德明人倫立教於後立

居食立言謂言得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命功

是也姓可為氏氏不可為姓枋陶唐以下世不絕祀

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公至自會會與儀將代齊○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郊知王城也是時叔孫豹如京師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一穀不升謂之

饑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饑三穀不升謂

之饑饑音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音近五穀不升

謂之大侵侵音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音近

侵之禮君食不兼味二品臺榭不塗塗音近飭弛侯

侯



也。侯射侯也。廷道不除。廷內道路百官布而不制。謂布列不修其事即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祭以稷二。公至自會。會夷儀伐

乙卯稷二。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再失閏文十一月今九月辰當在戌而在申故

年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之止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過差失也。

丙辰二。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秋八月大雩。旱也。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

故如楚也。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

楚之從交相見故。公欲入楚見楚

丁巳。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以去年十一月入楚外為夷

狄制不得歸。內為強臣。逼不。夏五月公至自楚。

二十九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傳

楚。公還及方城。方城山在南季武子取卞。卞魯國

使公治問。公治李氏屬大夫使重書追而與之。以

書追公治。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舍會

治初不知至此。公曰。欲之而言叛。抵見疏也。一本

發書始知也。

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地風篇名式微式微胡不歸微

之微勸。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而終不入焉。還季氏邑而不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

便季氏而賞其。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歟。君

之家死。不愛。季氏之葬

晉侯使士鞅來聘。冬仲孫羯如晉。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仲孫羯會大公享之。展莊

叔執幣。享將以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射

二人為耦。而並射也。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

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召伯仲為一耦。顏

皆公巫也。或曰。公。鄭鼓父黨叔為一耦。黨音

止。皆召伯仲。鄭鼓父黨叔為一耦。黨音

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已未。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楚宮非正也。子野諸侯在喪

不地降。已亥。仲孫羯卒。子孫子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穆叔見孟



孝伯仲孫穆也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

民主偷也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

弗能久矣韓穆云鄭重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

子乎韓穆云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即武可以樹善君子

也樹善立也言起有君子從者當晉君將失政矣

若不樹焉使早備魯魯穆公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與足也

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一作民生誰能無偷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

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

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修家韓

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諂隱私多是

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公作楚宮適費好其

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

夫欲善也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魯伯竊其拱壁以與御

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

志於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姬之次于

季氏秋九月癸巳卒賤也已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亦魯也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亦魯也

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

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立長謂立庶子則以非

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

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

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

衽如故衰衽衾下也衰已三易猶希歎如於是昭

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葬我君襄公諸侯喪士節

非禮也子會葬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謂而哀已甚謂兆於死所

矣兆有死能無從乎昭三年葬襄公五月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子夷人孟子在位二十



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人本有惡牆  
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人本有惡牆  
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  
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裂裳帛而與之  
與之言帶褊盡故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恐魯思難不越官信也謂叔出圖國忘死真也  
貨謀主三者義也忠信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  
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  
在國不避在外不避其何患之有患之  
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  
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靖安也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治汚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  
而赦有罪不代又賞其賢赦叔諸侯其誰不欣焉  
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言歸楚疆場之邑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  
引其封疆而樹之官此封疆也樹立也言正彼舉之  
表旗而着之制令此表旗也謂彼此疆邑建立不

同以別封界者舉而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  
著之於書以稽考虞有三苗三苗夏有觀扈觀扈  
有城商有姚邱姚邱仲爲夏車正白薛封邱風俗通云  
周有徐奄徐奄仲爲夏車正白薛封邱風俗通云  
其又可壹乎還競也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  
馬用之大如若而舍小者方可爲盟主又爲用伐魯  
也吳濮有蠻楚之執事豈其顧望吳國在楚東  
楚必伐之二國顧望楚有昔人疆事楚勿與知諸  
侯無煩不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爲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去煩  
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去上聲固請  
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在夏會天御  
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叔孫曰  
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  
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  
賈而欲贏而惡器乎言李孫伐曾求利不得惡日  
是也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  
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也



辛酉二年夏叔弓如晉

叔弓聘于晉叔老之子報宣子也春來聘告晉侯

使郊勞禮賓至郊君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敬邑弘矣敢辱郊使

請辭得達命于晉魯賜致館至晉將辭曰寡君命

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言

能合使事能成乃下臣之祿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謂物也卑讓禮之

宗也謂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兩言先國後

已卑讓也謂先稱敵邑弘詩曰大雅民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壬戌昭三年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八月大雩旱也

癸亥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

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陸

也日在虛危北道夏西陸朝覲而出之西陸西方

正十二月冰堅可藏西陸西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深山窮谷則陰積堅固寒凝

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

用之凡朝之食祿在位者享賓飲食奉祭冰尸浴尸

蓋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

其冰穴夜共夷繁冰註鑑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

冰于中以禦溫氣夷之言尸也其藏之也黑牡

和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牲黍其出之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二月獻羔祭司寒開冰室

祥為君將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

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食肉之祿凡在朝廷治其

也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先示火

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謂大

賦大發水盥賜人也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

周禮山師掌山林辨其物與利害縣人傳之縣人

是所掌之人也取於山谷也縣人掌車者

官隸人藏之隸人司隸所掌者夫冰以風壯而以

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差也十一月陽生夏無伏陰伏不出也五月陰

無凄風凄寒秋無苦雨苦雨淫雨雷出不震震

民不夭孔短折為夭今藏川池之冰取冰非

不用出冰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發

行而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



也。二之日。鑿冰。沖。三之日。物于。交陰。四之日。其。登。獻。羔。祭。韭。

○九月取鄆。故言取。

九月取鄆言易也。言亂者兵公立而不撫鄆。言取。

附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及庚宗。魯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

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國氏齊正。夢天厭已弗勝。顧

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色黑。而有。深目而微喙。口象號

之曰。牛助余。日牛使助已。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

無之。徒從。且曰志之。也。志。及宣伯奔齊。饋之。即僂。

如穆子兄。成十六年。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

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矣。言兄始為

今日之願。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僂既立。穆子

為卿。襄二子。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問其姓。姓生也。問。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

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不問名。試呼之以。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

寵。豎小。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

齊大夫子明。歸未遑。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

而後使逆之。穆子歸未遑。國姜子明娶以為

丘猶。諸音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

與孟盟不可。孟丙。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

以落之。以殺猪血。繫鐘曰。落言丙未與。既具。孟丙

使豎牛請日。入弗謂出命之日。入不告叔孫出

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謂

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

萊書觀於公。因魯公御萊。公與之環。使牛入示

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見音現

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

洩見。叔孫。告之饑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對曰。求

之而至。又何去焉。言飲食求可。豎牛曰。夫子疾病

不飲見人。使實饋于人而退。病疾加也。不古賀反

豎于此。牛弗進。則置虛命徹。不進食於穆子。焉器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

之。穆子庶子叔孫昭。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

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即叔仲帶。使惡杜洩於

李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襄二十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一〇一



賜稱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  
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謂季孫介次也  
不適理為左季孫謂季孫介次也  
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  
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  
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季孫書名夫子為司馬  
與工正書服工正司馬之屬官也書服以孟孫為  
司空以書勳勳功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不敢服一作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言叔孫固欲去中  
甲子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作三軍至此  
二軍分為四季孫將二分稱左師孟孫將一分  
稱右師叔孫氏將一分自以叔孫為軍名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也毀中軍于施氏  
成諸臧氏季孫令二家發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不入叔孫氏臣其  
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以父兄歸公復以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居二善者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室無氏而以書使杜洩告  
于殯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

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僖公誚諸五  
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見誚叔孫  
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壽終為鮮言年鮮少也西門非齊朝正門季孫命杜洩使從杜洩曰  
卿喪自朝魯禮也杜云從生存朝觀之正路吾子  
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遽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改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  
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大庫之庭  
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  
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嫡也即殺  
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分與南罪莫大焉  
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齊仲之子孟丙仲殺諸塞  
關之外齊魯界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仲尼  
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蓋不知牛餓死其  
父故仲尼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  
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之篇覺直大  
明從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即得  
父遇夷夷三離上之謙三坤上離下變為艮其文



新護勝勝將通解故曰其名曰牛不雜也易純

不在公室公亦不圖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所謂言為之地也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

以亟亟也言不知上數者禮而惟屑焉以習威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特晉侯亦失政故以此諷諫○夏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

也重地故書名以著其叛莒人愬于晉晉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

而以師討焉也問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

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紛泉莒未陳也紛泉陳音

陳音

乙丑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秋九月大雩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受年夷邑晉侯享之有

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

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

堪無乃戾也貺賜也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今加之無乃獲罪故耶韓宣子

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

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

禮重其好貨貨好○秋九月大雩旱也

丙寅昭七年○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在華容城內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

曰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

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即子重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魯公衡鎮

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輯和嬰齊受命于蜀奉命

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桃奉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

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故曰北望冀冀魯朝也

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共康鄭救嘉惠未至唯襄

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

不皇况能懷思君德襄二十八年入楚時楚王哀悼傷心失所圖

估此時謀社稷不暇况能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

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

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寵恩寵靈威靈信申

也言君來楚即受賜不敢望有貨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

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管幣而見

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問成公所賜公將往慶襄公

祖祖祭行道神也若將行若封土為山象以苦

也處者飲之飲酒於其側禮記出祖釋報祭酒脯

鄭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休車騎釋酒脯之安於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襄周公

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以公不夢子服惠

自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孟僖子為介即仲孫獲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叔孫舍如齊泣盟舍傳作姑穀同姑音韓又釋夏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子悼子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

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是衛地有災而魯地實受之也周四月乃夏二月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詩小雅

交篇彼對曰不善政之謂也詩所謂不臧者蓋言不善政故曰為之食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詩也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能二曰因民因民俗三曰從時順生長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楚去聲好以大屈屈好以大既而悔之遂

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故此父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御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魯必恐三國伐公取而慎守之故賀公

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請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

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幹骨也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信子年時孔丘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

戚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聖人指殷湯家諸宋開公

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牛父牛父生防叔辟父氏之福而奔魯魯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孔子之祖也

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僂僂僂僂是驚於是以僂余口

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今其將在孔立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

子孔立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使事之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知禮則故孟懿子即何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子信子可則效已矣詩小雅鹿鳴篇○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

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伯瑕各異民心不壹政教事序不類有變官職不則

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詩小雅北山篇燕燕安閑貌憔悴詩作畫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言辰之名多子所謂辰乃何者對

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辰謂日月交會十子十一月星紀丑十月析木寅九月大火卯八月壽星辰七月鶉尾已六月鶉火午五月鶉首未四

月寅流申三月大梁酉二月降婁戌正月姬營亥故以爲十二次配日爲始終謂日曜其大不言月也

丁卯昭○秋蒐于紅紅謂以蒐爲春事按公羊曰蒐者晉蒐于被盧同傳又謂齊社蒐軍實則春秋時有其事則蒐不專於春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大雩 秋大蒐于紅自根卒至于商衛根半魯東界琅邪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革車千乘

○穀梁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以蘭草爲周垣艾獲也置旃以爲轅

門旃旌之名周禮通帛曰旃以爲覆質以爲繫即

開賢也以爲流房握御擊者不得入范云

以上門也以爲流房握御擊者不得入范云

也擊者不得入范云

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面傷者

不獻禽小者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凡禽上殺

每以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

勇力也仁義指射中勇力指得禽

○秋仲孫獲如齊獲俱冬築即園

孟僖子如齊景殷聘禮也叔孫昭子曰詩曰大雅

其速成也悼子紀之子叔孫昭子曰詩曰大雅

成其以勸民也勸勞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郚郚音獻俘始用人於亳



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魯祭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小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德甚明視民如傷不偷薄佻之謂

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德薄已謂其死一切用之必不饗魯而福之矣

○昭子至自晉如晉葬大夫皆見高強見而退高強

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

甚寵之事在襄二十八年子尾高強父不逆君意受所賜邑而漸歸于公故魯公以為忠而

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

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喪子尾棄德曠宗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秦絕先人之德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大雅瞻

仲孫獲會和子盟于祿祥音優又漫○九月己亥葬

我小君齊歸公母胡女歸姓

五月齊歸薨齊謚也襄公妻昭大蒐于比蒲非禮

也夫人薨而大蒐不忌君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脩好

禮也蒐非存亡故喪不宜為泉丘人有女夢以

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名在旁遂奔僖子其

僚從之齊女為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泉丘人與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遠氏造去聲副行也

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敬叔○九月葬

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

趙曰必為魯郊言公必為魯人所逐侍者曰何故

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公乃歸氏

則是不以歸氏為母而祖之故公之祖知非歸氏

而必奔在外也此句甚難說舊註謂必不為祖考

恐非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

卑乎殆其失國秦傳魯春秋三

辛未昭○公如晉昭至河乃復○秋七月冬十月公

子憖出奔齊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昭公嗣立公如晉朝嗣君謂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公作整魯大夫

復命而奔故史不書○季平子立即意而不禮於南蒯南蒯

費宰子季氏南蒯謂子仲即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

公室家子更其位更代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

南蒯語叔仲穆子穆子叔仲帶之且告之故告以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一〇七



不見故季悼子之卒也平子叔孫昭子以再命為

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言平子在十年更迭也

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故使昭子平子遂踰昭子使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嫡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整之則聞命

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朝中位次也我已

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頗書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

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

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慙自聞亂逃介而先

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憂患湫乎攸乎

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拔筮之枚不指其遇坤

之比三曰黃裳元吉即坤六五以為大吉也

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

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故強

坤順故溫二者相濟則和以率真信也率主領也

吉黃中之色也正色裳下之飾也下體元善之長

也象善中不忠不得其色解黃下不共不得其飾

解黃字身體之下猶名位事不善不得其極善之

之下與同恭不敬也事不善不得其極善之

三德為善三德洪範一口正直二曰剛直三曰柔

何事也且可飾乎飾恐益之誤言汝將中美能黃

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然後可筮猶有闕

也筮雖吉未也若關三者筮雖吉然本不可筮而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

杞乎圃以殖蔬菜枸杞非可食之物言從我者子

乎謂為善不去也去我者鄙乎鄙陋也去謂

倍其鄰者恥乎倍叛也鄰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

乎已乎已乎言自遠不改則不得平子欲使昭子

逐叔仲小南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

朝曰吾不為怨府為怨

昭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叔老之子弗克敗焉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令音也區音

夫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

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言若恤費人則人皆思李氏而求歸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憚畏也言若

則民惡李氏而叛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

氏將焉入矣設若諸侯皆若我見費人執之平子

從之費人叛南氏

○公至自會公取鄭故晉將討魯會平立亦晉人懇

昭西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夏四月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謂不尊晉罪

已禮也禮脩已而不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

老祁慮祭偽廢疾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應使請於

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

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

以作 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君謂畏子以及

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

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南蒯請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

公室也張強子韓皙曰齊大家臣而欲張公室罪

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祭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

之二子逐蒯歸費於齊

甲戌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十五年春將櫛于武宮魯武戒百官祭前齊梓慎

曰魯大櫛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侵非祭祥

也喪氛也殺妖氣也蓋見於宗廟故其在蒞事乎

二月癸酉櫛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籥羽

有聲故 禮也得禮之變弓乃老之

○公羊曰其言去籥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使

人代攝而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

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

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臣以服於

死君以出命凡事必稟命於 君故在祭樂中亦以告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不討魯又歸

乙亥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



之也

○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服回也曰晉

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

是以習習服行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

惡識國○九月大雩旱也○冬十月季平子如晉

葬昭公公八月昭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

有子哉

丙子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月陽

昭子曰昭孫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社故請幣于

曰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

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慝陰氣也建巳之

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所謂正月

謂正陽之月謂之六月也平子不知以爲歲首之

止之也謂歲始之大史曰在此月也言正月朔者謂正陽

日過分而未至未過春分三辰有災三辰

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

樂奏鼓樂人伐祝用幣幣大祝用史用辭辭大史用

故夏書曰徵辰不集于房房次也瞽奏鼓瞽夫

馳庶人走駢樂官也奏鼓伐鼓也畜犬小官庶人

也此月朔之謂也言此乃正月朔當夏四月是謂

孟夏周六月當夏四月為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君謂昭子也昭子退曰

秋郊子來朝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

官何故也少皞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也以金德

法故云少昊又邑于窮桑故號窮桑窮桑郊子曰吾祖

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黃帝少曲之子姓

丘諱軒轅以居姬水又改姬姓代神農王天下有

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又國于有熊故為雲師

而雲名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縉雲氏秋官為炎

帝氏以火紀炎帝姜姓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

以其明人事也以受命有火德故以火紀事又其

起本國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

者氏都于陳之號伊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

官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共工氏以水紀共工名

諸侯為保其方在水紀事大故為水師而水名春

為水師而水名春大昊氏大昊氏

以龍紀大昊氏大昊氏大昊氏



天事也伏制犧牛故云伏羲一曰以始田漁取以  
也人養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爲犧牲故曰庖犧以  
龍爲負圖出于河之瑞故爲龍師而龍名春官夏  
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  
今朱襄爲龍氏治屋廬混泥爲降龍氏驅民害陰  
康氏爲土龍氏治田里果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  
泉源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見故天時有道則  
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伯趙氏司  
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鷗以夏至青鳥氏司啓  
也青鳥鷗也鷗同鷗一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  
也作鷗以立春鷗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  
也似山鷗而立春鷗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  
也秋來立冬去入大水化爲分至啓閉皆曆正之  
屬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鳩也鳩音焦即大不爲司徒  
謹者人睢鳩氏司馬也別爲司馬雅也鸞而有鴈鳩  
氏司空也七鳩鳩也即布穀司馬主其行有鴈鳩  
如平水爲司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鳩也鸞來冬去故爲司  
寇以爲鳴鳩國事營事一年五鳩鳩民者也鳩聚  
之同無時止故爲司寇五鳩鳩民者也鳩聚  
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西方鳩鳩鳩鳩鳩鳩鳩  
南方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之工也伊洛而南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度量夷民者也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農正者也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者也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民收歛者也冬居窮黃黃民蓋藏者也秋居窮  
爲巢穴者也冬居窮黃黃民蓋藏者也秋居窮  
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老色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  
古淺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  
冊淺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  
人脂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  
噴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  
不淫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  
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故曰高陽氏之孫以國高陽  
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以水  
子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無相代  
爲木正曰玄冥又以其共工之子句龍爲土正黎爲  
大正曰祝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  
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時夫子年既而告  
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脩其職也  
戊寅昭十九年○已卯地震  
昭已卯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云是歲朔旦冬  
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  
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曆  
也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彌  
蔡有大喪齊蔡侯廬卒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杜族華氏  
庚辰昭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公如晉至河  
乃復



夏晉士鞅來聘。即范獻子晉卿項。叔孫為政。即昭子。

李孫欲惡諸晉。意如憎叔孫在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

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士鞅怒曰鮑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年焉為十一年。○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

福何為對曰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日行天一歲

十八日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

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

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

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

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

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二分則晝夜等同行

於一週而交二至則長短極互相錯過而交既交

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此乃常度故不為災舊註

認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鞅

哭日食。意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

輒卒。即叔張○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

是又晉將伐鮮虞。即鼓故辭公。

辛巳昭二○大蒐于昌間。間公作○十有二月癸酉

朔日有食之。

壬午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舍傳祭丑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羊曰何言乎公有疾乃

有疾以殺畏晉之

邾人城翼。邾還將白離姑邾公孫鉏曰邾大魯將

御我。邾同禦從離姑則道徑魯武城故恐禦之欲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邾不遇武城還徐鉏丘弱茅

地。三子邾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循山

遂自離姑。武城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

殊。斷音短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蹙仆也推弗殊

後路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三邾人愬于晉晉人

來討叔孫姑如晉。邾師取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姑言使人也。晉執之不晉人使與邾大

夫坐。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服回在。孟椒之子會大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

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

之。與邾使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士彌

牟謂韓宣子。即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

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

焉歸。時邾君在晉故言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

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



館叔孫也邾子不坐使各居一士伯聽其辭而勉諸

宣子乃皆執之直故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

四人過邾館以如吏過邾館使邾人見魯屈辱

先歸邾子前亦執之以直多士伯曰以芻蕘之難

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其也叔孫旦而立期焉

從旦至明旦為期立以待命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以苦叔孫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叔孫即取其

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叔孫若不辭其未貨意

與之且言冠蓋於此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

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行貨免已恐魯受兵吏

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

而與之食之示不愛不先與叔孫所館者雖一日

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

河有疾而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卒子何

叔孫舍至自晉大失其禮則名此書其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叔孫使梁其蹊待

于門內晉卿叔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效氣逆

殺彌牟殺彌牟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

諸從者禮也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三月

姁至自晉尊晉也杜云經不書族所以尊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昭子

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五月

將積聚也陰將積聚而大勝也○秋八月大雩旱

也終昭子

甲中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元

二十五年春叔孫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即樂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宋大夫謂以大

司城樂氏之祖為司城因以名族昭子告其人曰

賤謂微賤亦卑也對舉之互文

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有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右師為

出自司城氏卑賤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

之故為賤其身

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小雅篇名取同

變季女遊兮思有德以配君明日宴飲酒樂宋公

子昭子為季孫逆故賦之

使昭子右坐設云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

西向賓南向也右坐蓋在宋語相泣也樂祁佐

之北同西向以相近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一一三



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

去之何以能久冬元公叔孫果卒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

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公若平子叔父其姊乃燕姑為

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

魯將逐之曹氏即宋元夫小邾姓曹氏告公公告樂祁夫宋大夫

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

武子平子為三世悼子未為卿魯君喪政四公矣

卒下執魯政平子以孫繼祖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

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大雅瞻魯君失

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有鸛鵒來巢鸛一作鵒音衢公秋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鸛鵒不踰濟魯

穴居而師已曰魯大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

之曰鸛鵒之公出辱之一名分為二者取叶韻也言鸛鵒來則公出

也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壯鸛鵒則公出

誅行執公在乾侯微褻與禰褻褻也以為可棄行故

在外短鸛鵒之巢遠哉遙遙昭公名稠

於外也宋父以驕昭公名稠鸛鵒往歌

勞苦也宋父以驕昭公名稠鸛鵒往歌

來哭昭公生出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卓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陽公作楊

初季公鳥鳥獸之鳥公亥之娶妻於齊鮑文子生

甲甲乙之甲鮑氏公鳥死季公亥即公若公鳥與

公思展季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夜音相其室相

也及季如與饗八檀通季如即公鳥妻鮑文子懼

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遼之妻扶音吃朴也秦遼

姬秦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言其妾公鳥

可而扶又訴於公甫季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余

聲謂初我秦姬以告公之亦平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卡卡平而執夜姑將殺之

主母罪尤重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公

與申夜姑共相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

得請豎豎主豎豎者平子使豎有司逆命執夜姑

請命於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以上言平

族公季邱之雞闔邱昭伯魯大夫季公八世孫食

季氏介其雞介甲也平子以甲衛其邱氏為之金

距距雞足後如雞距以碎其甲平子怒益官於邱氏且



讓之遂侵邱氏室以故邱昭伯亦怨平子以上言

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此之也老家臣也事

臧氏將櫛於襄公萬者二人其昭公將櫛襄公廟

其衆萬於季氏餘衆俱萬舞於臧孫曰即昭此之

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能用禮也

君也以上言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若獻弓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

賁公為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一作公

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公畏季

故伴怒欲擊僚相及走公言義之而懼而不出數

月不見僚相懼執不敢出公不怒又使言又使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即昭臧孫以難難

告邱孫即昭邱孫以可即昭告子家

懿伯懿伯曰說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名逐季氏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

可必也舍失也且政在焉在季氏其難圖也

公退之伯公使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

死乃諱於公伯公使懿叔孫昭子如闕

居於長府名也九月戊戌伐季氏昭公以兵殺公

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

請囚于費弗許費季氏請以五乘亡弗許以從車五

子家子曰即懿君其許之政自之出又矣隱民多

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隱約窮困者仰給於日入

慝作弗可知也日真姦人將起衆怒不可蓄也

李氏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

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

懿子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驪突言於其衆驪音曰

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

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突

曰然則救諸諸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

釋甲執冰而踞冰矢箭蓋服虔謂積九蓋遂逐之

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懿子亦疑所助

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昭伯時往

就執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言諸臣偽若劫公伐

若非本意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如此則平子



新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遂行

已亥公孫於齊諱言奔若自次于陽州齊魯境上

前次以齊侯將唁公于平陰音音考甲失國也公

先至于野井公迎齊侯故過平陰先至野井齊

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言我故會平陰為近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

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人將求於人則先下之

禮之善物也物事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以待君命二十五家為社欲以二萬五寡人將帥

敕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

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言天若福君不能過於福周公周失魯而以

千社為臣誰與之立則從亡且齊君無信不如早

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

好惡同之戮并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續綬

從公無通外內通達其情也以公命示子家子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羈子家子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言不能與從而以為皆有罪

從者從者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夫君諸為負

必公之伐季氏不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同釋

好惡之非陷君於難罪孰大焉信罪有通外內而去

君君將逮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何守謂從公不

從公無通乃不與盟

○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言弒者從

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又失言於弒之

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又

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諛也諛天子

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禮天子大路諸侯駟馬

千王戚以舞大夏干指也以朱飾朱飾大車也以玉

王者始起取先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

民義矣矣君無多辱謂聚之於庭委音饒食之也

言牛馬於食已者而順服如民昭公不從其言終

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

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

執事以羞再拜喪失位去國也昭公言已失守

以謝齊慶子家駒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鉶

鑽賜之以死再拜鉶鉶斫刀也鉶高子執簞

食與四脰脯屈曰脰申曰脰國子執壺漿壺漿



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稌于從者餒饗也饗飯也稌稌也言魯從者侯公餘食而食今在外未就故致乾飯於從者以食之

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枉受往來下案當前若以受稌高子曰有

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此出亡無器且重之也昭公蓋祭而不嘗祭以示其憂景公曰寡

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腆厚也服冠服也器俎豆類景公言已有先君服器尚未服用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

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

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昭公言已宗廟在魯服器在焉

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禮行

昭公於是歔然而哭諸大夫皆哭哭也

既哭以人為菑菑側其反周將垣也所以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辟為席辟音覓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勸子成子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政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殺昭公與昭子言於惺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伏

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

志不微復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

死戊辰卒昭子耻為平子欺乃齊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欲共公乘馬歸魯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齊取之邑也公不能保而有借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客處齊故齊國鄆取以

臧氏老將如晉問起居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



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其妻其弟其叔其

故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會如初

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在

無邱假邱邑大夫使會邱魴假使爲賈正焉爲市價官正掌貨物

有常計於季氏會致邱邑市會臧氏使五人以戈

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及奔執諸

季氏中門之外季氏故執之於季氏中門外平

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惡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臧氏會曰僕句

不余欺也

昭乙酉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自至自齊居于鄆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

稱居者若曰魯地非季氏之所得有

也入魯地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三月公自至自齊處於鄆言魯地也野非齊地

○穀梁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

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

齊道義不外公也居鄆非魯國在外猶書至自齊

也公

夏公圍成不書齊罪其受賂秋公會齊侯莒子郊

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邾音專又公至自會居于

鄆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買皆

臣女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幣錦以錦爲幣也

音汝也每錦一疋兩端各卷二丈爲一適齊師謂

兩今止卷爲一如瑱瑱之蛇易像子猶之人高

氏若行幣錦於大夫後果五千度十六斗爲

千斛高齒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齒曰魯人買之

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財猶材也言魯

布陳以百疋爲數以齊幣魯不通不子猶受之言

能致故先入此二兩以充幣材料

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爭齊君則當然據有異焉異惟宋元公爲魯君如

晉卒于曲棘見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

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于曲棘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黃城中有曲

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天棘焉齊國西安縣

東有棘里事此即彼棘也曲字誤加使群臣

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

矣濟師有成功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

公子鉏帥師從公鉏費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

子成孟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賈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室同宗室也息  
勝欲止息也言孟氏乃魯敵壞室征賦成齊師圍  
邑不已成不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  
以厭衆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汝魯成備而  
後告曰不勝衆言衆不敵降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魯地季氏以師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子淵捷頃公  
非公故與齊戰射之中楯瓦繇胸汰斬七入者三寸猶瓦  
大夫聲子射其馬斬鞅殪在腹曰鞅斬斷子改  
力矢入駕利捷改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魯人誤以爲駸  
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  
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言魯人衆  
恐之不可又射以激其怒此子囊帶從野洩叱之  
子囊帶齊大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  
叱之亦叱之洩言若報其叱乃私忿我將戰亢衆  
也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冉豎季氏臣陳  
子囊也言齊但叱以告平子曰有君子曰哲鬚鬚  
眉甚口哲白也也鬚鬚髮也又黑也鬚鬚眉平子  
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冉豎鬚鬚言不敢林雍羞爲顏鳴右下林雍羞爲顏

下車戰何見獲苑何忌取其耳苑何忌齊大夫不顏鳴  
去之故驅車去苑子之街曰視下顧苑子擊其足  
苑子荆林雍擊也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  
足行也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呼雍共戰  
以致李氏不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丙戌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秋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靈北宮喜曹悼人莊人  
滕悼人會于扈獨執受賂不納公又戌周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秋會于扈令戌周有子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樂  
和與北宮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  
請囚請亡於是乎木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  
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後猶休公  
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  
執冰以游此言天休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  
季氏此言天啓叔天之道也此以上言魯君守齊  
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  
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謂天有民之助謂得其



與有堅守之心謂十年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

敢宣也事君如在國用事昭公猶如在魯故鞅以

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

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

而以難復以難納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

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久矣也音切疑

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

死於此乎亡謂終出亡不復國也言天既禍魯但

妄動以逆天命若有鬼神此必敗也又公使子家

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如晉且音祖且知近鄆地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為公設子家子曰朝夕

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不用享禮用君食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燕義使宰夫為獻主臣莫

代主人舉爵獻賓而齊侯請自進不獻公也傳自

言齊卑公比於臣而齊君尚在作階位杜謂請自

坐非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子仲即魯公

季氏奔齊生女名曰請使重見齊侯欲使子家子

重為景公夫人杜云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也

乃以君出今按夫人乃魯臣之子今齊既比公於

臣其接見難行

禮故以公出

丁亥昭二○公如晉項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序立

止而有待之意于乾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早公子家子曰

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即就也

言魯求晉先往乾侯以就其安則晉不恤之弗聽

使請逆于晉使人請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淹留恤憂也而即安

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謂魯就安於齊使公復于境

而後逆之使復還晉境上然

昭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高張齊大夫故自稱主君子家子曰

齊早君矣君祗辱焉君往齊公如乾侯○平子每

歲賈焉買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

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獻公名啓服馬名而死公將為之積馬名子

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褰之為棺猶

以幃褰而葬禮幣惟不棄公賜公衍羔裘衍昭公

黑裘黑裘也此言公之賜公賜公衍羔裘衍昭公

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王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文龍輔此但魯西不獻節說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穀與衍陽穀已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

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

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先告於公

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即

思公爲失會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父矣乃黜

之以公衍爲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指卒叔還嗣還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穀梁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死此

冬十月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

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昭已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每歲首月不書公

至是鄆潰客寄乾侯故書所在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

十七年八年九年非公且徵過也至此歷年已久

書所在非公外不能求援內不能入國

且明鄰國不能討會人不能納之罪

庚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適丁歷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作標晉地三十一

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齊於臣子外不容於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范

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

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

無咎言已保季孫無害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

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

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練冠麻衣既練

不得事君言魯君若歸魯已不敢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命言魯君若歸魯已不敢辟君若以臣

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魯君若

待察此言其亡言魯君若歸魯已不敢辟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

之死魯君若以季氏先臣有功之故不若弗殺弗

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

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

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若若一言使晉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

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

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

能見夫人已糞掃也夫人指平子已語辭所能見

夫人者有如河此言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葬子家子曰君以一乘  
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齊公  
不得歸

辛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魯地在  
昌縣東南公居乾○秋七月○十有二月己未公薨  
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也又不能用人○十二月公疾徧賜大  
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刻玉為一環一璧輕

服細好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家子友  
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  
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在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子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  
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

陪重也副也重貳王有故天有三辰日月星地有  
五行金木水火土體有左右各有妃耦手足是耳目有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矣民之服焉不亦宜  
乎魯君世從其失從去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民歸有君臣無  
常位有德則自古以然故詩曰小雅十月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底周之子孫降為  
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天之道也  
大壯震上乾下乾為君父震為臣子乾反在下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桓公

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震動也懷妊始卜人  
謁之謁告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  
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  
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  
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廢會君

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文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  
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法度之實也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  
元年春王

○公羊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  
正月者即位後也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

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  
在季氏也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則不得即位定哀多



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

爾主人謂定哀謂謂經傳謂謂詰罪定哀之罪也

○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

公之終非正終也死在外故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

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

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夏叔孫成子即不敗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亟數也吾欲與

之從政子必止之聽其亡且聽命焉令叔孫從子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孫故易朝夕哭之期

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

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

公衍公爲昭公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

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知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

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

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墜公子宋先

入從公者皆自壞墜及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

季孫使役如闕闕地名魯群公墓所在公氏將溝

焉昭公之墓將溝以別榮駕鸞曰魯大夫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

止旌章也縱子忍濟以離之後世季孫問於榮駕

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信謂加惡諱以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孔子執政時爲溝於公墓外使與先

君合明臣無

○穀梁曰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

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

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

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

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

即位不可不察也言定無正始謹故變例書即位

故不書即位是故公喪在內但不忍行即位禮耳

踰年繼故書即位是故公喪在外不忍行即位禮耳

即位耳所以然者即位必先見後君乃受授

受之道也今書即位以昭公無正終可見定公無



與聞乎弒也今定不與聞與聞即位故復發此例公即位何以日也即位者皆在

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

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諸侯

五日而殯今以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

上論所以內之大事曰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

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以上論尋常即位不書日此則其

日何也著之也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

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

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

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父也言周魯

也魯人不弔周者以魯為臣使人往弔不必親之可

人往則不可故周雖弔魯魯不敢背殯弔周必先

不責其不弔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

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此以上論定所以書日者

以明未殯不

敢臨臣下義

九月大雩

○穀梁曰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詳傳雩月似

下文秋謂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

雩之為非正何也冬大雩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

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毛澤謂生謂之

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

及矣言是月不雨解散土而耘是年不艾則無食

矣艾音又獲也言時已窮毛澤盡是謂其時窮人

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

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請道已親之則是舍

其所以為人也其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

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

之以請焉應者上也上公如月令所謂舉祀百辟

左傳云封為上公是也通陰陽與天地合德故

也夫請者非可詔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

之詔託猶假寄也月令仲夏雩左傳龍見而雩是

時窮人力

盡非也

立煬宮立者下冬十月隕霜殺菽周十月乃今八月

未可以殺而殺言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伯禽之子以弟繼兄者九月立煬宮昭公死於外平子自以為神祐故立其宮

癸巳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書新作者譏魯王制而能革也乃南面中門制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雉門書新作者譏魯王制而能革也乃南面中門制外有庫門卑門內有應門路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之道也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觀使之觀之謂之觀三名實一物也崔豹曰蓋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為門也

甲午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定夏四月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隱盟于拔拔公作枝魯以大失而盟邾君邾隱父喪九月而出會盟交失之也

冬盟于邾即拔地修邾好也故公即位一

乙未定四年秋七月公至自會盟畢馳諫

丙申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作正六月

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結之子成子也

子州佐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李氏邑還未至丙申卒

于房陽虎將以瑛璫斂音餘煩君仲梁懷弗與曰

改步改玉懷亦季氏家臣古者行必佩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季氏不攝君

位改君步不當用若佩也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費宰不

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謂懷不過為季氏不狃欲使陽虎不當怨之

葬桓子行東野即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

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

陽虎子行之乎行逐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

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虎欲為而逐仲梁懷冬十

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齊景庚寅大詛逐公父歆即文伯及秦遄平子皆奔

丁酉定六年二月公侵鄭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

二月公侵鄭取匡鄭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

鄭作亂鄭伐周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季孫斯孟

桓故使得罪於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

公叔文子老矣即公而如公見丁孟公曰尤人

而效之非禮也不假道事也昭公之難君將以

文之舒罪衛文公之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實定之

肇鑑杜註衛定公有肇帶而以鑑為苟可以納之

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

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也

也無乃不可乎太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傲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君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三桓求媚晉使正桓

卿報晉夫人之聘聘之禮晉人兼享之厚晉故不孟

孫立于房外室房次柱之祭曰楮後楮以北爲室與房人君則左右房大夫則東房西

室房前有後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無堅所以通內

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先君乃晉

辭若欲使習必尊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實令習知其專權害也

人軼何知焉官謂中軍司馬也獻子謂簡子趙

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

舊唐書卷之三  
四十五

爲之請以取入焉。

故強爲請官使晉知其情而納虎  
也非本心故曰強欲居晉故曰入

侵鄭  
 公故  
 城  
 中城  
 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郕於齊

何忌不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魯有兩社

其朝廷在諛于五父之衢衢通道也魯國有五父衢在城東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大雩齊國夏帥師伐

西曆九月大雪。冬十月。

齊人歸鄆七百場七百虎居之以爲政○齊國夏

我齊教晉故伐魯  
陽虎即季桓子公斂處父御

孟懿子。處父即成宰公斂陽孟氏家臣也。將宵軍齊師。夜攻齊。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伏兵以待魯。處父曰虎不圖禍。

而必死齊而汝也處父誦陽虎言若不圖禍難攻苦

夷曰苗始占反虎隤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

女言不待國刑而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景公至自侵齊陽虎用事用兵

公親行故書至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

侵齊。○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sub>定</sub>師于

公至自死晉將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者齊師已去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西師之役門于陽州士皆坐

傳魯卷之三  
雨金木

列坐列言曰顏高之考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顏高

力人三十斤爲鈞六鈞陽州人出。出而戰顏高奪人

弱弓籍立子鉏擊之齊子鉏高與一人俱斃偃且射

子鉏中頰殪高雄偃仆猶射顏息射人中眉退曰

我無勇。吾志其自也。顏息亦魯人。謠言已無師退。勇力志欲中國而中。曰退。

再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賤猛兄會

在後殿傳言無軍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廩丘齊邑主人

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發之齊人焚魯攻邾之衝也

以救遂毀主人出師奔魯奔齊場虎爲不見冉孟

者曰猛在此必敗言猛若在此復如猛逐之顛而



無繼偽類猛聞言怒逐原丘人見虎曰盡客氣也

苦越生子臣苦氏家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

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衛地東

范獻子執羔士鞅晉執政趙簡子趙中行

文子荀皆執鴈二子大夫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先王分器不能守而盜

季寤桓子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季氏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孫氏

仲志不得志於魯叔孫氏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代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

卯禘于僖公謂正僖閔位虎將作大事順祀祈求

祭已至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成宰

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

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

以壬辰為期先祭已殺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鉞音投刀陽越殿虎從將

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杜音噴大聲也曰而先皆

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對

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徵召

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

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生不免桓子曰往也言

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

門外實欲備難偽若為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驛

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李孫既得

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却公與武叔以伐孟

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與陽氏

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地名陽氏敗陽

虎說甲如公宮脫解甲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更

大弓封父之繁弱較梁以為寶玉者封圭也舍於

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虎召季氏於蒲圃將

言喜於召死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言懼公歛

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

處父欲殺桓子以強孟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

氏孟孫懼季氏強歸之陽虎入于謹陽關以

而出子言即季寤辨猶周備



叛

○公羊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

李氏之宰也李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

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事魯國陽虎拘季孫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毀其板孟氏叔孫氏

能救我則於是李氏賊而季氏以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

之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姊妹之子為出南於

其乘馬之特上車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

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有猶不忘也君若臨南曰

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

右為李氏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

而由乎孟氏使越下車取之故驛馬走奔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

著然而甲起於琴如琴如地名甲即弒不成却反

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也音稅或曰弒千乘之

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

丈夫何戰而曰彼哉彼哉望見處父師而曰彼哉

趣駕既駕公飲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

走之晉性同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判半

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會得郊天故賜以白

也繡質之弓言大者力千斤純綠也謂綠甲頗也

千歲之龜青髯明于言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

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得寶王太弓得者對失

夏陽虎歸寶王太弓虎無所用書曰得器用也凡

獲器用曰得器用者物之成器可為人書曰得器用也凡

獲周力禽之曰獲六月伐陽關陽關陽虎使焚萊

門萊門陽關邑門傳云陽虎使焚萊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

即鮑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鮑國初為施季叔臣成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蓄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

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言虎欲殺

無大臣以傾覆其國而求容已身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

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見其疾

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

願東虎欲西奔齊必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

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使易折踐不能



還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蓋車之有旁開窓可以觀望追而得之囚於齊齊國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世當世也以

○穀梁曰其不地何也寶王大弓在家則蓋不目

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况陪惡得之得之堤

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畏衆討已使見賢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景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

公至自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夾公穀作煩

字謹火官及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

左傳卷之三

南九士

十年春及齊平平八年再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夷之俘以兵亂之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中國事不謀

夷不亂華夷人不雜中華人華說文

俘不干盟俘虜不與盟誓兵不偪好兵戈不和於神

爲不祥鬼神也於德爲愆義愆失也德於人爲失

禮禮人指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卿亦反去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誓辭孔丘使茲

無還揖對夫還音旋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

共命者亦如之杜云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據乃景曰齊魯之故吾子

何不聞焉故舊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且犧象不出門犧象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

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野合奏也或云饗而

既具是棄禮也具犧象嘉樂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秕稗不成者謂草似穀者若不用秕稗君辱棄禮

左傳卷之三

南九士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鄆即前齊

公者謹濟北蛇丘縣有謹亭太山博縣北有龜山

山北曰陰田在其北故曰龜陰三邑皆在汶北即

汶陽

○穀梁曰離會不致二國會何爲致也危之也危

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

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

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

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

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



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名苑也魯幕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公羊作四夫而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諸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鄉叔孫氏邑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作費○叔孫州仇如齊

初叔孫成子即不貳武叔父欲立武叔即州仇公若藐固諫

曰不可藐叔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武叔家臣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

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劍過朝國人武叔養馬之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

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吾偽為固

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命故武叔懿子圍郕

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

曰赤工師師氏掌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

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杜云揚水唐風篇名取我聞有命今按鄭風王

不與我戎王風懷哉懷哉易月子叔孫稽首亦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謂無子

盡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

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

于齊言犯以郕齊人將遷郕民將遷移郕民另

克懼克懼也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

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異不

欲以此偏魯必陪與子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舍置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使人傳曰

齊師至矣郕人大駭外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赤將射之侯犯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

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東平無鹽侯犯殿每出一

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

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赤還殺犯叔孫氏

之甲有物杜註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

而與之數數甲駟赤止而納魯人納魯人侯犯

奔齊齊人乃致郕○武叔聘于齊謝并致齊侯



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際交對曰非寡君之  
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猶也敢以家隸勤  
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  
寡君賜

十一  
夏四月○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冬及鄭平平叔還入鄭泣盟

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公羊曰曷為師師墮師師墮費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聽從下李氏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

之城於是師師墮師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

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凡

一里三十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

諸侯千雉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

缺南面以受過也甲辰定夏築蛇淵圍大蒐于比蒲此音

乙巳定會于率謀教○天王使石尚來

歸脤石氏尚名脤祭祀之肉盛以脤器以

○穀梁曰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

膳其辭石向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

名以經文觀之石向乃天子之士石尚欲書春秋

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實復正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會于比蒲來而城莒

父及霄公教晉助范氏

丙午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麇食郊牛牛

死敗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

十有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古者執器平衡手與心齊今二君執受皆于過又俯仰不中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若皆有死亡

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公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死生指指位體猶骨幹也禮則生有無禮則死是為四者之骨幹也謂以身而行禮於已也指容止言謂以事而驗禮能盡也指執王言蓋禮則行脩而事盡善也

而事盡善也謂以事而驗禮能盡也指執王言蓋禮則行脩而事盡善也而事盡善也謂以事而驗禮能盡也指執王言蓋禮則行脩而事盡善也而事盡善也謂以事而驗禮能盡也指執王言蓋禮則行脩而事盡善也

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魯以邾子益歸夏五

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言而中則後益無憚多言故為不幸

○邾子來奔喪禮惟天子崩則奔喪而會秋七月壬申妙氏卒公谷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

克葬公谷辛巳葬定妙

秋七月壬申妙氏卒不稱夫人定公夫人不赴且

不稱也時公喪在殯子未踰年稱君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葬定妙不稱小君不成後也不

○公羊曰定妙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以定妙為定公妾母以子貴故

冬城漆其邑書不時告也杜云實以秋城冬乃告

哀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妙四歲即位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鼯鼠食郊牛谷有改

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郊終於此故於

論之於變之中又有言焉又得言謂復有別說

鼯鼠食郊牛角改下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

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有司展道雖盡其所以備

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夏可

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秋末不可承春始故九月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傳三十一一年棄五卜強也成十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



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

已卜曰成牲而傷之曰牛未  
卜曰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

變而不郊故卜兔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兔之何也

禮與其亡也寧有寧置之上帝矣故亦而後免之

不敢專也。言牲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既謂之牛。則是已傷。下可爲牲。又卜免之者。蓋以

牲矣故不敢擅施也  
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龜

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

擇牛卜其吉者以爲牲也左右言無常也謂卜所

不欲完則養以待後用也范註待具後牲然後立

司門祭祀之牛牲繫馬監門養之然則未左右

子之竹言  
齊莊公之三  
南九

而道之可也。子者弟子問教梁之辨而曰哉此也。二之所言者牝之變也。而曰我一。諺交之變。

而述之何也

者是第子述穀梁曰自我之意我以

六月十一日甲戌牛皆可簡擇牲 十月十一日甲戌雞

第十一月十二月牛蟲不蠶不遺也月旺有變則

在縣三月故不言變行正月然後言變之變月然  
後言變此已郊時縱暮春郊七月所以亥部部享

亦不能在滌三月故須言耳止乃所以言交交亨

二月三月也禮謂牲必庀繫卜之也言郊享道但

不可過時及無禮若牲有變改卜之牛雖不在滌

甲而郊也二乙丙三月亥作七月舊以爲十二  
月正月二月非也郊有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書之也  
方二耳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三

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  
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上辛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非郊時故不志。三月卜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

救火者皆曰顧府貨財所藏南宮敬叔至即南宮

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厚子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

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宰人冢校人乘馬。

左傳魯卷之三  
雨音

市車脂車掌車官備車馬欲搬移物百官官

倖府庫慎守守各守其事也官人肅給濟濡惟

幕檣似從之濟南世澤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

蒙茸公室大廟始外內以峻助所不給

外內室以次蒙葺之若不足則助之也  
有不用

命則有常開無  
景伯之命  
公父文伯至命校

李桓子圭，街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救其勢傷人則止勿救其財謂不重財

命藏象數曰舊章才可亡也

富者多財至生之後曰無俸而官辦者猶拾審也



不備火而但解各官於是乎去表之風表火通  
事猶拾計不可得去其積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其親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陽公作開避漢景帝諱地在鄆郡開陽縣  
城魯僖公故城晉比年四城○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正常桓子龍臣曰無死勿從已南孺

子之子南孺子季桓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

則肥也可子肥桓子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

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長其康子請退退避

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

召正常正常不交

庚戌哀○城西郭魯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孔氏曰

四年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將焚之災天火也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蓋湯屋之存以為後戒其制必始於湯也

○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

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立亳

於廟外以為屏蔽人君瞻之而致敬心屋其上使不得通天公羊所謂屏其上而崇其下是也

辛亥五年春城郕公作比又作范  
壬子六年春城邾瑯邾瑯城九父縣北有邾瑯城○叔還

會吳于柵還音旋叔還以吳在柵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夏公會吳于郕郕在鄆郡郕縣即舊郕國吳欲伯中國吳來徵百牢子

夏公會吳于郕郕在鄆郡郕縣即舊郕國吳欲伯中國吳來徵百牢子

魯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魯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魯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魯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若棄先王禮則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上物天

也也天有十二次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

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而背本

制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

大夫不出門謂君奔走道路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為禮畏大國也不致虛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

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

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端委禮衣也仲雍鬻之斷髮文



身羸以為飾仲雍太伯弟吳俗常水行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避蛟龍害而後入豈禮也哉有由然也上二者也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也

八年 吳伐我 秋七月

吳為邾故將伐魯邾邾子貜突殺孫馮叔孫馮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情實

退而告公山不狃亦魯人奔吳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矯矯國國未臣而有

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則教本國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已臣他國而伐本國則為本國隱諱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子去國不以卿里有所惡而廢之况若使子

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率謂在軍前引導者知魯道子張病之即叔孫馮王問於子洩即不狃對曰魯雖無

與立必有與楚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諸侯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下使師從武城險初武城人或

有因於吳境田焉武城人僑田拘鄆人之溫管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僑田吳境界管草

左傳卷之三

內宣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拘者語武城公王犯犛為之宰犛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犯吳大夫故犛奔魯為武城宰犛子羽名子子武城人其父與犯相好恐為內應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

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犯盟伐邾吳師克東陽

而進舍於五梧魯邑明日舍於螭室杜云魯邑今接

近郊養養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二大夫與獲

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叔子與析朱鉏

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有望也同車三人皆致

國未可明日舍於庚宗魯邑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

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幕庭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

若孔子弟子與及穆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

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畏微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

子而食析骸以爨以一本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

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則

易變動遠則難歸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

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景伯以言不從

留景伯為質釋舍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

左傳卷之三

內宣



之而後止魯因吳討又欲求吳王于交吳人盟而

乙卯哀 ○冬十月

丙辰哀 ○五月公至自伐齊春會吳伐齊

丁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伐我者我自

十一年春齊為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清齊地齊北處縣東有清亭師未出齊境李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李孫二子從公

禦諸境孟叔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

封疆之間使二子居封疆間李孫告二子二子不

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

與師不屬者非魯人也使孟氏叔魯之群室衆於

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

戰也宜政在季氏言季氏專政宜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

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社云黨氏掌朝中地名

武叔呼而問戰焉即叔孫州仇對曰君子有遠慮

小人何知求言已小人懿子強問之即至孫對

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求言已材力不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聚孟

孺子洩帥右師即武伯戩懿子顏羽御而洩為右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即樊

季孫曰須也弱有子白即冉就用命焉

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

卒步兵老幼守宮次于雲門之外魯南五口右師

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昭公為見保者而泣

者曰事充政重充煩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

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

自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而踰之刻約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

之左師獨勝入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二齊

從魯右師涉泗水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側即孟之反抽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祖之伍曰走乎不

伍敗而欲走魯士五人為不祖曰誰不如言已非不如曰然則

止乎不祖曰惡賢言已非能用徐步而死以上皆

齊人不能師其師不能整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

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

邴洩子羽銳敏謂其我不欲戰而能默不言洩曰

驅之言不欲戰而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



元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盟盟不書畏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并圍也子服景伯謂



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主盟者地主

歸餼所會地主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

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端為

之來也一東往語及衛故大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

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

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

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

大宰歸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學為吳子之

尚幼即公孫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

說其言從之固矣後卒

○冬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立聞之火伏

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大火心星

正九月周正十一月今司

歷不知閏故以為十二月

○秋公至自會時會吳黃

○九月螽冬十有

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十有二月螽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

也平旦彗星夜而孛乃何以書記異也

庚辰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非此年事

春秋非感麟作麟亦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北大野在高平鄒野縣東

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將車者子姓鉏商其名

鉏商其名鉏音疽麟屬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

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

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

翔必有處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踐不踐不入

文章賦賦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言無常種然則孰狩之新采者也新采者則微者

也曷為以待言之天子諸侯大之也曷為大之為

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

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言麟出處適宜有以告者

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交袂

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意哀痛聲悼

也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言去其佐西

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聖人之類時得麟

之微故春秋何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托記高祖

及聞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謂昭

父時事也所聞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

謂隱桓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也異辭者謂近則



諱而速則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傳猶盡不盡諱也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傳猶盡不盡諱也

出道將窮見聞君子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

樂道堯舜之道與其諸君子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

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其諸君子

制道術使已為法則非但樂堯舜之道也然既

樂此義以俟後聖若後之君子腹有制作者必

樂孔子之知已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邑名自此以

欲存孔子卒故實錄以續孔

子所脩之經射音亦句音鈞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

孔子弟子見信於人故欲要善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

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

彼不臣而濟其言言射繹是義之也由弗能

○庚戌叔孫還卒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八月辛

丑仲孫何忌卒即懿○有星孛饑

初孟孺子洩一名懿即武將圍馬於成將圍馬於成將養馬成

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備不得成有

司使孺子鞭之根起故報成秋八月辛丑孟懿子

卒成人奔喪弔內袒免哭于衢聽其第許命及不

許懼不歸不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秋八月大雩○及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即孺不克遂城輸

以成○秋齊陳瓘如楚陳瓘字子玉過衛仲由見

之仲由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

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

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

命矣子使告我弟弟言已受命使楚不得與冬及

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即成宰

者奔齊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

役其有不貳乎言子贛齊子周公之孫也子贛

成與魯同宗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將焉用之齊人貳子是利不可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

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焚

車五百冠氏陽平縣陶縣即定九年因與衛地自



濟以西糕媚杏以南書社五百為社書而致之

九年傳齊侯致糕媚杏三邑于衛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

謹與聞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

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

甲入于贏贏齊地也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

一老仁覆閔下謂之旻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執執無所依怙之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

曰禮失則昏也名失則愆也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

失之失禮名必皆愆

癸亥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也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

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

執牛耳古者會盟割牛耳取血以飲之以殊繁盛

季羔曰即高鄆衍之後吳公子姑曹

發陽之後衛石魋即會鄆在十二

武伯曰然則疑也國執則無常故武伯以為

已可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稱

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

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

之軍先至齊地故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傳去聲

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

道為魯僕從未舍陽穀請為辭曰敢勤僕人不敗

秋八月叔青如越叔還始使越也越諸

鞅來聘報叔青也

庚午哀二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

人魯夏獻其禮人禮官樂更其對曰無之公怒

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

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二公娶朱稱

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

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以荆為太子國人始

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句踐大

子名與公相得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賄焉乃止公因越討已故懼  
辛未哀二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郭重僕為公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不臣之言多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為大肥季孫曰請飲疑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勢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食日食之食消食其言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哀四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還邾田封界二月盟于平陽在邾界山陽邾有平陽縣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子貢十二年辭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叔孫舒州他日請念言不能用於當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惡之故○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

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即公孫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

邾按魯穆公改邾曰邾字同邾在今鄒縣之東外有章賢墓北有嶧山

曹姓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曰安賜姓為

曹其子孫亦以姓為氏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為

附庸魯國驕縣是也鄭云兖州仙源東南四十里古

邾城是也挾以下至儀父克入春秋後數從齊侯尊

周進爵為子十四代孫文公徙于繹今兖州鄒縣北

嶧山是也桓公革之二十九年獲麟後八世為楚并

邾子克字儀父莊十六年卒

丁丑桓秋伐邾

丙戌桓及宋人莊衛人伐邾

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伐之

癸卯莊邾子克卒較築曰其日子進之也蓋附齊

邾子瑣克之子莊十七年卒

乙卯莊二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

文公名蕩孫瑣之子莊二十九年卒

丁未文邾子蕩卒音渠

邾文公卜遷于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嶧山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以遷國養民為命而不歸於壽之短長

定公名實且文公子文十四年即位

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祭酉同盟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邾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菑公作接菑側其反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思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即襄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陳鄭宋且謀邾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獲音獲且音担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莒軍八百人以納捷菑于邾婁方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

言曰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出外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此句註不甚通或曰指以上今使納捷菑也十分分邾國捷子以大國壓之則未

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

賤曷為賤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曰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綿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于乘之國綿音綿也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

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也○秋邾子來朝宣公既立而邾子首朝無貶既於期桓桓矣其餘從同同

○夏六月邾子來朝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邾子獲且卒即定

宣公名實定公子成十八年即位

八月邾子來朝

戊子成十八年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乙巳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邾公毅作

悼公名華宣公于襄十八年即位

丙辰襄二○邾子來朝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庚申昭○六月丁巳邾子華卒○葬邾悼公。

莊公名茅悼公子昭二年即位

丁丑昭○六月邾人入郕

六月邾人藉稻邾國或云風姓子爵國在焉

之義蓋便行之也邾人襲郕人將閉門邾人羊

羅掘其首焉持也執門遂入之盡俘以歸

子曰余無歸矣從帝於邾邾莊公及邾夫人

而舍其女舍止

昭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有罪也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向寧向

公伐邾圍麇三月取之乃盡歸郕俘○邾人

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夷

丙戌昭二○邾快來奔

○公羊曰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六

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近謂地與魯接雖非大美

之世內訌更治小如大廟康近升平非也

庚寅昭三○冬黑肱以濫來奔濫肱之別邑在東海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夫有所謂有者而不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

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書地以名其人所以終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邪也

事不為義疚疚病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

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

其書為盜三十年約以衛侯兄公孟繁奔已司寇

不善子所知也夫約執繫欲為國除不邾庶其二

十二年莒牟夷昭五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

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報者多惟取三人來邾魯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指三若艱難其

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艱難其身謂約奔去官邑也險危謂養公孟之惡

而致其顛覆也如此不書盜而有名則好為難事

者必赴赴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

民將實力焉若三子求食微大利不書名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



無禮者其善志也此記事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義理顯明婉而辨婉而辨曲避嫌上之人能使

昭明善人勸焉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通達也使為國

易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

也叔術者邾婁公之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

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之君名顏云夷

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為武公與名公

弟惠懿公與名懿武公少子邾女不孝公幼

公祖懿公與名懿武公少子邾女不孝公幼

稱不知邾婁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

外孫或妾子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

顏使邾女淫公子欲納賊以弑孝公解云諸

未知其為魚公子與邾婁公子與所納之賊不

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

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不知臧氏母

士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

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

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

死也在我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

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誅邾君立

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顏夫人乃姬

色為一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何

云殺顏者鮑廣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

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今按

人與叔術生者夏父乃邾公遺叔術與夫人食必

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同故叔術與夫人食必

而食之也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

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以乘謂以所取

無所取意故其後父覺之也此傳舊註俱不通

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

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

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

父兄也公扈氏也當夫子作春秋

故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

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

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周天子諱胡公

其死然後敢反國於夏父故當叔術叔術後叔術侯

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言既通

如附庸則濫焉國不當書止當書邾婁今不書邾

義者以天下濫未有濫國不如此無以見新通之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濫成國不當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



三年春伐邾將伐絞邾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漚汭

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成子即茅夷鴻也。食邑於茅鄉。曰魯擊柝。



聞於邾折兩木相擊以行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

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國內兵成子以茅叛西南

有茅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同因諸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負瑕故有繹先魯

也解民已處此故使邾茅夷鴻以束帛乘車自請救

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薛君之執事以陵我小

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

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

魯夏與吳盟鄆秋則背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

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吳子從之八年伐魯盟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內辭也若使他

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邾婁子益之獲也曷為不

言其獲內大惡辭也

八年甲寅○歸邾子益于邾失國故書名書歸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益乃齊出故齊乃歸

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太

子何大子何亦無道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

囚諸樓臺栢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

子革以為政桓公也

子革桓公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子益來奔吳為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子革奔越

庚午哀二邾子又無道公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

子何大子何亦無道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

有功於周別封其次子友於邾為附庸國其曾孫

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為小邾子其地

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晉志云蕃縣古小邾國

隋改曰滕今兗州滕縣東南邾城是也樂史云邾城

在承縣自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

楚滅之處音慮善音度承音微昌音處在今滕

五年壬辰○秋邾來來朝國何以名

秋邾來來朝名未主命也

○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

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邾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



也

戊辰信  
七年  
○夏小邾子來朝杜云邾魯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齊桓為諸天子始進

乙未襄  
七年  
○小邾子來朝

壬戌昭  
三年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勝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白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甲子  
昭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小雅篇取君子之穆公賦菁菁者莪亦小雅篇名來朝何錫于之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樂且有儀喻魯也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以言為君子有禮也

庚戌哀  
四年  
○宋人訛小邾子

春秋左傳類解魯卷之三附邾小邾終

春秋左傳類解宋卷之四

蘆泉劉續編註

宋今河南開封府歸德州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微乃圻內國也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以續殷祀故京兆杜縣有亳亭湯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為南亳殷無紂是也蓋有微水出陽城東至西華汝陽入于潁水合流古人并謂潁為微故命以殷然遷干相遷于秋遷于朝歌皆謂之微以陳湯建國之所命也或謂之商以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商立為宋公以奉湯祀脩其禮物作賓王家其地漢梁國睢陽是也本唐火正閼伯之墟以其土火又為大辰之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祫煬公而自立鮒一作鮒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二十八年卒子惠公颺立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元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卒遂太子與夷讓弟和是為穆公穆公七年入春秋後景公三十六年獲麟傳六世二百七年齊魏楚共滅之

二百七年齊魏楚共滅之



穆公

名和宣公第七年入春秋隱三年卒在位九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辛酉隱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癸未葬宋穆公

穆作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孔父名嘉正考父之子為宋司馬殤公與夷也宣公子穆公之姪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

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焉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

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

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若已讓與夷是能賢而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也故當務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先君以功我若不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享之命以義夫

其受命為諸侯能義讓人也

商頌曰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荷

為君皆以義所以能荷百祿其是之謂乎

○公羊曰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

葬也

時謂諸侯五月而葬日謂書支于渴喻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

也

慢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故不得以時葬過時而

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國無他故不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

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父以為社稷宗廟

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

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

勃為左師官

曰爾為吾

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

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

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

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

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言不逐汝其意欲我反國

吾立乎此攝

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此論甚正

殤公

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姪隱四年即位桓二年殤公在位十年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邾人伐宋

邾主兵故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

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

後

邾郛也四年宋助衛伐鄭圍東門見鄭

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

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

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

去今

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名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國者環其城邑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郕之後也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父之也

伐不踰時月也戰不逐奔誅不填服填音田來服者不復

之也邕人氏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也

○冬宋人取長葛公羊曰外東邑不書此何以書父也

秋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秋取冬乃告也

秋公伐邾邾公取朱而六年更與邾平欲以邾為援今邾復與宋盟故懼而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計五年伐宋之師

丙寅隱八年辛亥宿男卒宿國乃風姓伏羲之後在東平無疆縣隱元年與魯宋大

夫盟同盟且赴以名而不赴故不書名

胡氏曰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也

丁卯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公作

宋公不王不供鄭伯為王左卿士鄭莊公以王命討

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後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宋地明年

為魯取者在謀伐宋也

限邪縣東南

春秋左傳類解 卷四

一四九

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夏鞏帥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好辛

未取郕辛已取防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邑魯祭丑盟

于鄆魯地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明非公本師

期逆命故不書公子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

老挑宋地杜云會不書不告廟也六月無壬戌公

敗宋師于管宋地書公見齊鄭後庚午鄭師入郕

辛未歸于我郕邑名濟陰城武庚辰鄭師入防辛

已歸于我防邑名高平昌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庭不備貢不貪其

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勢去聲鄭伯以魯侯爵尊

規體勢謂體勢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

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

何春秋錄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

大惡諱小惡書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桓衛人伐戴鄭伯伐

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取者敗其兵而悉

而敗之曰取是也

公谷作戰鄭公作盛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入蔡人從之伐戴鄭與國開封立將有戴城或

城地理志梁國留縣故城國應劭曰章帝改名戴

考城古留縣戴聲和延杜云在陳留外黃縣東南八

月壬戌鄭伯圍戴祭克之取三師焉

師在戴蔡宋

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

也

已巳隱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

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

被伐之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

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辛未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孔氏父字也孔子六世祖名嘉胡氏曰○三

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也特書其事所以貶也

宋華父督戴公孫考父說之子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

之目迎其來目送其往曰美而豔豔而治二年春宋督攻孔

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

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者顯言其可君上位子下民美德之稱也惡謂弑孔父也會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門一也取其木二也五年取和而三也宋入其

郭四也伐鄭國長葛五也九年鄭伯以王命伐宋

六也十年公敗宋師于管七也宋衛入鄭八也宋

人蔡人衛人伐戴九也鄭伯入宋十也十一年大

敗宋師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

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

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

公

○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

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

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開也

何也何以知其先殺孔

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

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

以字代○公羊曰及者何累也

何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

及也言本欲弑君而緣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

曰有仇牧苟自累也舍仇牧苟自無累者乎曰

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

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

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



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

莊公名為穆公子殤公從弟桓三年即位莊二年卒在位十八年諡法兵甲亟作曰莊○乙酉宋公馮卒

閔公名捷莊公子莊三年即位十二年卒在位十年諡法莊在國建難曰閔○夏四月葬宋莊公

丁酉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宿不敬遷而宋遷之其惡自見

○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戊戌莊十一年○秋宋大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悖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禮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謂廢於輿也既而聞之曰公

子御說之辭也御魚呂反說音悅臧孫達曰仲父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己亥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書萬出奔陳而問公不葬以著陳人黨萬之罪捷公作接

乘立之役十年宋與齊次郎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公右欽孫生搏之搏取也欽音

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病惡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地梁國有蒙城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以手擊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督即

督胡氏曰督弑殤公立子游朱公群公子奔蕭蕭蕭縣公子御說奔毫毫朱邑蒙縣西北有毫城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牛萬之子猛冬十月蕭叔大心蕭大及戴

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即御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豈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陳去宋二百六十里一日至見多

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衛大夫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

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

禦矣禦何註禁也言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

公戰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

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

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

唯魯侯爾淑善也美好也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

虜也顧謂婦人言爾虜馬故又謂萬汝爲魯侯之

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音豆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側手

碎其首蓋著于門闔也仇牧可謂不畏彊

禦矣

桓公名禦說開公弟莊公子莊十三年即位僖

八年已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日夷

即子魚桓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

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谷作

齊傳見

襄公名慈父桓公子僖十年即位二十三年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

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從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隕石自空墜而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鷁水鳥也爲氣周內史叔興

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是歲季友卒明年齊有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宋將霸而不能終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

宋公會人共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邾鄆子會盟于

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

故言會盟于邾秋宋人圍曹

公歸國及邾之境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

故言會盟于邾秋宋人圍曹



之社欲以屬東夷社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

伯使和于執執記之宋國至彭城縣入西北水旁有

不相為用其神不取用奉物小事不用大牲而

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

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

德卒一會而雪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

求霸亦亦難乎得死為幸齊桓公立曹伯公城郭

國以屬合諸侯義士尚以祀齊為而為非實與

以得死為幸也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崇侯虎也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言不增築但固舊壘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

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詩大雅思齊篇

○穀梁曰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

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

者叩其鼻以衄社也衄音二鼻也擊其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齊成也蓋言當從人

二十一年宋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齊成也蓋言當從人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齊成也蓋言當從人

壬午僖二○宋人齊人考楚人盟于鹿上○秋宋

公楚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會于

孟執宋公以伐宋宋主盟故序齊楚上稱人者罪其

四夷雖大皆曰子抑之也楚書人則疑非君故始書子

皆諸侯不能衛中國拒夷狄而反從之故皆序於楚

公作霍○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捷者軍所得也諸侯從楚伐宋

言未捷者穀梁謂不與楚捷於宋也薄史記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鹿上宋地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宋地

地鄭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其其何以堪之

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就會冬會于薄以釋之孟

諸侯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為執宋

公賤曷為為執宋公賤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

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

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

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

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

之意絕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

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

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

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

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襄公

以誠信不逆詐此圖辭也曷為不言其圖為公子

目夷諱也以救君故諱不言圖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耳外釋不志此其志何

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言楚夷狄不與其獨

釋諸侯故不言楚

○夏宋公衛侯文許男傳滕子文伐鄭文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子稱人惡夷狄之敗中國

也書及以敗宋主是戰也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楚朝如子魚曰所謂

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天之棄商久矣君

將與之弗可赦也已教謂止其天弗聽冬十一月

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既濟也司馬曰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行列也又

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門官織焉或曰凡卿大夫適子正體為門子即門

禮虎賁氏國有大故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敵人不忍擒之二色古之

為軍也不以阻隘也為軍與師也阻隘也因人在

未既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謂進戰為鼓

濟而未成列謂進戰為鼓子魚曰君未知戰就敵之人隘而不

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勅強

助也雖阻隘鼓未成列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

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考元老之稱老

始故曰考此言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

何勿重傷當重此言不重傷之非若愛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愛二者則三軍以

利用也軍師為軍之軍利猶金鼓以聲氣也聲宣

聲之聲言以金鼓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言當軍其

聲盛致志鼓儼可也聲盛致志謂金鼓聲宣盛則

成戰列此言當鼓未成列



○穀梁曰日事遇朔日朔釋書春秋三十有四戰

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

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

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耻也釋書

尊宋師來書楚人卑且兵寡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

之喪齊桓死伐齊立孝公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

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

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

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

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與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

曰以報其耻哉言古者出師若非以與本國則必伐他國無道不為報耻宋公

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

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言要而擊之其勝可必非僥倖也襄公曰君

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頃其出旌亂於上陳

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

不鼓不成列頃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

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

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

也信也言也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

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

勢也機其不知時勢信而不通故為楚敗

○公羊曰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

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

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

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

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

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

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禮以定國安民宋襄公已窮兵黷武而

公羊以不鼓不成列為禮非也

甲申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民谷作問

魯東南有東緡城漢志山陽郡東緡縣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不

不書葬公作意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

也十九年盟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夏五月宋襄公

卒傷於泓故也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

以惡報惡也十八年宋伐齊喪今齊因其敗而伐之

成公名王臣襄公子僖二十四年即位文十七年卒在位十七年臨法安民立政曰成



乙酉僖二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還入於鄭 文十四年

鄭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子 夫鄭大對曰宋先代之

後也於周爲客夫子有事膳焉 周祀宗廟有喪拜

焉 王特拜之 豐尊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

也

丙戌僖二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嫁宋大夫

十五年 伯姬爲其子逆婦婦姑言之辭也婦人趙宋殺

其大夫 不書名無罪 且言喪也

丁酉文 雨螽于宋 自上而墮其多有似 三年

秋雨螽于宋墜而死也

○穀梁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

奈何茅茨盡矣 屋之茅茨猶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

雨

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谷作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 莊公

友爲左師 桓公孫樂豫爲司馬 戴公

司冠 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 桓公孫子以武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故君子以爲此况

蠹猶能庇其本根 生庇廕也

故君子以爲此况

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八尺曰

木隋登曰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

攻公殺公孫固 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

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昭公即位而葬書

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昭公 各梓曰成公少子成公卒弟禦殺世子而

年試在位九年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壬寅文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 昭公適祖母 昭公不禮

馬夫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聖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

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

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 公子蕩效

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卿從大

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且爲請 亦書以官皆貴之

也

甲辰文 冬狄侵宋楚子 蔡侯 次于厥貉 厥公

貉音麥春秋先中國後夷 狄序蔡於楚下深罪之也

陳侯 鄭伯 會楚子于息及蔡侯次于厥

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 華元 曰楚欲弱我也先爲

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 華元 曰楚欲弱我也先爲

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 華元 曰楚欲弱我也先爲



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

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穀名在梁國宋公爲

右孟孟田獵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

期思楚邑即弋陽期思縣復遂其邑尹也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

皆楚大夫命夙駕載遂楚取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

狗扶音叱捷也僕御也或謂子舟曰即無國君不可戮也子

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

茹詩大雅烝民篇吐也茹納也毋縱詭隨以謹

國極大雅烝民篇詭隨也知其非而懷詐以從者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以謹爲惡無窮之人也不縱詭隨隨所

乙巳年公子遂如宋魯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

之不害也

戊申年○宋子哀來奔子哀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哀爲子封不

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書

以貴其不居亂邦

已巳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行無君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華耦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

華孫貴之也司馬主兵之官莫急於馬故以

名官其位貴矣魯人見其率屬以來

貴之故特書宋司馬如司城效節貴之而書司城

是也書華孫見其爲華督之孫如仲孫李孫類其

不討賊使繼掌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

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

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斂言已罪人子孫不敢

旅上大夫與已宴無故揚祖惡

庚戌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即文公昭宋饑竭其粟而貸

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膳

滋味者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密國之材

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襄成鮑公

子鮑美而豔美好也豔精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襄公夫人乃周襄乃助之施一本作夫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御事

魯孫代公孫友爲左師目夷華耦爲司馬子公

矐爲司徒矐音貢蕩意諸爲司城公孫壽子公

子朝爲司寇桓公弟代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

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

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言已所以不爲司城子身之

貳也姑紓死焉紓緩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

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



蓋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公等至於君祖母夫

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謂內不能得上下之心

不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

左右而使行逃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

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之師也蕩意

諸死之意諸知國人將執君而不正故不書其死昭書曰

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殺人不書一國人之所欲

而使蕩虺爲司馬諸弟華耦卒

而稱君君文公即位使毋弟須爲司城諸代意

文公名鮑成公子弑兄昭自立文十七年即位

辛亥文慈惠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

會于扈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

也昭公雖以無道見弑文公猶宜以弑○晉侯蒐

于黃父黃父晉地一名遂復合諸侯于扈十五年

魯衛成宋昭蔡莊陳靈鄭穆許昭曹文于扈謀伐齊見齊平宋也公不與會齊

難故也特齊伐魯西鄙明不書曰諸侯無功也能

平宋亂討賊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氏欲因其十二月宋公殺母

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戴族華樂莊族公

蕩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即華耦遂出武穆之

族穆族黨使公孫師爲司城字仲江公子朝卒使

樂呂爲司寇杜云呂戴公會孫以靖國人

甲寅二年春至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華元明大

夫鍾貴與師等也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元年晉宋

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在陳留襄宋

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

百五十人餓百人殺而取其左耳狂狡輅鄭人

宋大夫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

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一本無戎昭明于上果毅

以聽之之謂禮果毅決毅剛能殺敵爲果致果爲

毅易之戮也易反之也反其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去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

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

也

也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殄盡也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逞小  
雅角弓篇今詩作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毒不讓至於已斯亡言斟為御怨元不辭職而遂亡也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駟四馬為一駟以贖華元  
于鄭平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祥曰  
子之馬然也即羊斟卑賤得先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既合而來奔合註猶吞也按合宋城華元為植  
巡功杜云植城者謳曰睥其目睥戶板天大目  
其腹腹大棄申而復于思于思思音顯于思多勞  
葉申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華元牛則有皮犀  
兕尚多棄申則那那猶合也役人曰從其有皮  
丹漆若何言雖有皮無丹漆亦不華元曰去之夫  
其口衆我寡役人  
乙卯宣三年○宋師圍曹文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湏及昭公子武氏之謀  
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  
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  
氏之亂也  
甲子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朱附庸國杜云十  
月九日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  
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即屈巫字子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遂傳於  
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  
皆楚大夫無社素諷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  
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極  
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  
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註以麥麴山窮為窮無  
解其意故曰無以河魚腹疾為渴疾無社方知故  
欲入井使經已義不基通今按麥麴教之逃於水  
無社言無水可逃山鞠窮教之逃於山無社言無  
山可藏河魚腹疾謂魚從內潰爛公羊云梁魚爛  
而亡即此義也謂蕭潰奈何無社言已藏於井且  
以茅經為識汝見茅經哭之則已矣此皆隱語不  
敢正言皆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立宋師伐陳  
成衛人救陳楚敗晉于郟又滅蕭故諸侯懼而  
晉原穀即先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立  
曰恤病討貳於是鄉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  
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時楚勝陳復衛  
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  
孔達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乙丑宣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立之盟唯宋

可以免焉謂伐陳討齊救蕭恤病

丙寅宣  
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項曰無假道于宋申舟即文

十年秋宋僕者假道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

於鄭馮楚大夫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昭明

伐之見犀而行犀舟之子以子及宋宋人止之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邑故不假道鄙

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袂屢及於室

室室室寢門闕在門兩旁至此即看履杜云室音經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

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名以上皆言其速秋九月楚子圍宋

丁卯宣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

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

心度時川澤納汙汙濁穢山藪藏疾藪林藪疾

瑜匿瑕瑜瑕皆美玉名國君含垢垢恥天之道也

瑜匿瑕瑕玉之病也國君含垢恥天之道也

瑜匿瑕瑕玉之病也國君含垢恥天之道也

自然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

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尊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有樓使呼宋

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也即就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

命為信信戴義而行之為利載乘謀不失利以衛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君制命之義信無二命

故臣承命之信君之賂臣不知命也我既受晉命

無奉君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廢隆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則得楚

不死以成晉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考

也即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

首於王之馬前申犀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棄言焉王不能吞申叔時僕僕御曰築室反

耕者宋必聽命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杜云兵法

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問者起之曰寡

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友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

大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友乘堙而

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友曰子

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疲也曰何如曰易子而

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

聞之也圍者掛馬而秣之

示其口使不食使肥者

應客擇其肥者使應是何子之情也

示人尚有食華元曰

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

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

友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

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及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

馬子友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莊王曰喜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司馬子友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友

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

後歸爾禁舍止此示無去意雖朱知司馬子友曰

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

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

為貶平者在下也

壬申成○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給為炭以益車

馬益車馬始用殉用人重器備多也梓有四阿阿

也四角設椽是為棺有輪檜輪檜多也梓有四阿阿

四在梓王葬禮是為棺有輪檜輪檜多也梓有四阿阿

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

煩多猶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殺母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謂不

臣

癸酉成○乙亥葬宋文公葬後

共公名固文公于成三年即位十五年卒

甲戌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共公

乙亥成○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

而歸國龜文公子宣十華元享之請鼓諫以出鼓



諜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為其

丙子成○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公孫嬰齊如晉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要齊救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寤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河

渾音以其辭會也五年晉景會諸侯盟羣鄭服

師于鍼地衛郊衛人不保故衛人信晉說欲襲衛曰雖

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

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即嬰秋孟獻子叔孫

宣伯侵宋晉命也

戊寅成○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無主婚者自○衛人來媵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即伯姬宣公女成公妹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為朱共公夫人從夫禮也○衛人

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杜云必以同姓者參骨肉之親所以息陰訟按古

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伯

姬賢聞於○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已巳成○二月伯姬婦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二月伯姬歸于宋諸侯親迎常事○夏季文子如

宋致女女嫁三月廟見則成婦矣父母使人失之

也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取卿父為女韓

韓樂因喜其有此今居為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

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

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之勞苦婦人夫死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

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我思古人

文子得晉人來媵禮也伯姬

庚辰成○齊人來媵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伯姬賢聞

諸國三國來媵非禮也古者諸侯三歸嫡夫人行

來媵從凡九女所以廣繼則嫡從二國來媵亦婦

嗣也三國故為非禮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

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註侈大也朝廷侈於姑上

為三國爭媵故大其能容納幣

致女來媵皆以為錄伯姬也

乙酉成○夏六月癸亥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

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



為右師御事子華魚石為左師目夷子魚孫公

澤為司馬公孫意諸子公孫壽孫華喜為司徒孫賢玄

公孫師為司城孫公向為人為大司寇孫戴

鱗朱為少司寇鱗朱孫按世本向為大宰族向

魚府為少宰公孫友子目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文公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

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即元司城莊族也即公

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桓族盛故且多大功國

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恐國人恐桓

其右師討猶有戌在即向戌桓公曾孫言桓氏雖

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

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即蕩書曰宋

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本宋公族還害公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蕩魚府出舍于睢上睢水名五

先出舍於此故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

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

速而言疾有異志焉疾心不若不我納今將馳

春秋左傳類解 卷四

矣登立而望之則馳元果聘而從之則決睢澨閉

門登陴矣澨水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為左師老左為司馬戴公五樂商為司寇

族以靖國人

平公名成共公于成十六年即位昭十五年

丙戌成○鄭成公子喜帥師侵宋鄭至是叛晉附楚

十六年○鄭成公子喜帥師侵宋鄭至是叛晉附楚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陵洧水不徹鄭人覆之敗諸

鉏樂氏地退舍于夫渠地不徹鄭人覆之敗諸

洧陵夫渠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戊子成○夏楚子共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

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朱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郟邑名楚子辛鄭皇辰鄭大侵城

郟邑名取幽立邑名同伐彭城宋也吳晉納宋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蕩魚府馬馬以三百乘成

之而還書曰復入復入者已絕而凡去其國國逆

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

曰復入凡大夫出奔若本國逆之以繼人復曰入

復歸若諸侯以師納之利於本國曰復入宋人患之

若季子來歸之類納以害本國曰復入宋人患之

春秋左傳類解 卷四



西鉏吾曰音祖魚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夫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若

楚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德於我我當感其惠事之不敢貳然大國責人厚雖事之如遠鄰尤憾言若

患也言若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譽亦吾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楚之通衢也而攜服毒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言若往來之要道言今楚不惡不用封崇諸侯之教人分與彭城地以絕吳晉之往來然楚地以還其叛臣宋必攜貳塞夷庚以毒諸侯吳楚且事晉何必懼而謀之宋之功多矣豈足為憂哉

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宋司馬華喜宋司馬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楚人鄭人侵宋黨叛臣故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屬宋公衛侯獻邾子宣齊靈崔杼同盟于虛打打他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即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白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

角之谷地朱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李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對曰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盩乞師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在十七年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地朱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

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時成已丑襄○仲孫蔑會晉樂慶宋華元衛獻甯殖成人莒此黎人邾宣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楚已取追書也史無宋字夫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志記也言為宋討其臣竊邑之罪且故改書史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孤晉城河東郡垣縣齊人不會彭城晉

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齊靈公○公羊曰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若本

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若本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楚罪見及出奔無罪今人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書以彭城故今鄭伐○夏宋華弱來奔甲午襄

宋華弱華弱與樂繆少相狎親長相優沒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甲午襄



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楮華弱於朝杜云以弓加其項若械在  
日故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楮於朝難以勝矣司武  
也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  
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樂喜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言不火也我從言亦將出奔也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喜即使伯氏司  
里伯氏朱大夫火所未至徹小屋徹折塗大屋塗泥  
也陳番揭揭音本實龍盛土器具纆纆音及索備  
水器盛水者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塗泥  
巡文城巡行也繕守備繕治也表火道表火使  
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臣華元子為  
也使遂官納郊野保守民救火云郊內比閭族  
也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右師討治也庇具也  
也司刑等之事也官各具其司守向戌討左亦如之  
也皆在而不代攝兼理木龍木龍刑書也刑使  
皇師命校正出馬王正出車備甲兵庇武守皇師  
也皇父克石後十世宗卿為人之子大司馬使西  
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傲宮府守六鉏吾大牢也  
也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武守武備之守也

按官府之守即傲官是也司官即周禮官正掌王  
也宮戒今糾禁者巷宮內道伯長也皆以寺人為之  
也二師令四卿正敬享二師左也四卿正朱  
也而四卿者為一軍宋大國不過三軍祝宗用馬于  
四墉氣故大祝宗大城以積陰之祀盤庚于西門之  
外盤庚弟小乙乃宋微子八晉侯問於士弱曰弱  
何故自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  
出內火火正掌火之官長也心大火東方蒼龍星  
為周地食謂封大正於分野之地也出納火謂星  
季秋大火見在東辰位鴉火見在南未位今民出火  
火二火俱有出納下因未故止言大火舊註誤  
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立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  
道也陶唐堯有天下之號閼伯帝嚳高辛氏之子  
也閼伯於此祀大火而紀出火相土之時也相土帝  
也也閼觀也柱云數也象禍敗之兆也言宋乃商之  
是以主大火今春大火出乃災可見火出而火之也  
知也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  
知也知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納此以請死也以請免死也子罕實諸其里使王入爲  
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其里有里宰治其政令故  
王者治之賣此玉富然  
後使越鄉歸復其所也

乙巳襄  
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閱華元之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弟臯

之也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

左師之後鉞如刀向戌爲宋左師食米於合故

殺吳於此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幽閉界與也附

也王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華臣時大臣不

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掩其罪不問也乃舍之

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華臣也其

謀之失故爲短策且過華臣十一月甲午國人逐

瘼狗瘼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瘼狗制狂狗也國人本爲逐狗如華臣氏臣以

素有不罪不知逐狗懼以爲逐已故奔陳也

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今九月正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哲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一作阜邑中之

黔實慰我心子罕黑也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禁

者而扶其不勉者扶音叱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辟燥濕寒暑戶開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

以爲後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區區小也詛謂典後也祝謂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平公名之曰棄長而美平

公入夕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異也謂顏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佐即元公

太子痤美而狠狠貌美心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

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惠墻氏秋楚客聘

於晉過宋太子知之客相與楚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言太子不對曰小人

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共

有外臣無內臣臣內師也故請往供內遣之至則

飲用牲加書徵之飲音坎伊戾詐搆地作坎用

加盟書爲太子與客謀亂之故

甲寅襄  
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反



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大  
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召佐請於曰日中  
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多言亂  
使佐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  
乃亨同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問之  
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  
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王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傳言宋公嬖寵妾左師我  
乙卯襄二宋左師請賞時會諸侯欲曰請免死之  
邑免死謂請罪不當則罪合死自公與之邑六十  
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  
畏而後上下慈和以兵威欲畏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若無兵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金木水火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是去兵之設又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與存亡皆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

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蔽欺縱無大討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授之削實向戌之書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左師曰我將亡  
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鄭風羔裘篇司何以恤我  
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維天篇作假以溢我  
戊午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秋  
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  
四年其年  
或叫于宋大廟一本無曰謚謚出出杜云謚謚熱  
禮鄭註周鳥鳴于亳社如曰謚謚亳社殷社既云  
為其社伯姬魯女欲使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  
姆也姆音茂女師也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為人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叔弓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  
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  
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  
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  
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真為行者也伯



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毋不下堂莊禮后夫人必正其行衛其身也又云還老傳至矣毋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晉平人齊景人宋人衛襄人鄭簡人曹武人莒比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成雖非歸財失信亦與是會不足列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

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官北

于鄭罕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

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

名皆棄龍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信又故其神降肯體上帝

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又事遠詩淑

也載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不書魯

乙丑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夫

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

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裏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

代右師亥合比弟欲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合比

其事曰聞之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

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本丈夫不應為此今為之故知必亡

云幾大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猶何得也言汝自喪宗室汝於他人何所得他人

亦於汝何所得蓋言親自親疎自疎不當自害其

親而他人決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女其畏哉詩大雅板篇也言宗子屏扞如城無使壞之而獨自乃為畏也

已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

平公太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熾炭位也

生溫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公作正月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也



元公名佐平公子昭十一年即位二十五年卒

元德曰元公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華定通嗣君也元公新享之為賦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不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

懷首章有燕笑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為寵令德之

出奔鄭八子宋大夫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闕頻川

有閭亭敗子城華氏敗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

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上食公與夫人每

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

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

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為太司對曰臣不敢

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攻華氏求去憂恐我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不忍其詢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即



亟言之亡人華亥等亟數也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奔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謂再奔對曰君若愛

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亡若愛司馬則

然死不能逃若可逃則在外亦不為遠公懼使侍

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

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貊將使田孟

諸而遣之田獵也孟諸名公飲之酒厚酌之賜及從者

酬酒司馬亦如之亦同張句尤之句華貊臣

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即

也以劍齊宜僚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登亡傷司馬吾又重之不如

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辭其父則遇

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

鄭翩殺多僚任鄭皆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

等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衍華經禦諸橫梁國推

有橫事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城南門也

六月庚午宋城舊廬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廬舊

林宋門名華氏居城○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齊烏枝鳴戌宋烏音汙齊大廚人濮曰濮其大

夫名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竟

已先則掩不備而奪敵心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

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若吳師入南里已悔無

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

南有鴻獲其二帥公子苦維偃州員偃古禽反華

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齊廚人濮曰吾小人

可籍死而不能送亡籍借君請待之乃拘曰揚徽

者公徒也衆從之微微公自揚門見之揚門東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

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備長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

之北敗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詐言得華登首以遂敗華氏於新里華氏所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說甲主反宋公

公戰敗華氏復歸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口反

里與華氏同居也華氏族居公里助華氏戰敗公亦復歸公

十一月

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前奔晉故以曹翰明

夫一會晉荀吳中行齊死何忌齊大衛公子朝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立地鄭翩願為鶴其御願

為鶴皆華氏黨願子祿御公子城子祿即向莊董



為右

一本作莊

干欒御呂封人華豹

豹華氏族為邑封疆之有故

云一本

張句為右

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

反之

怒其呼已

將注豹則關矣

豹將傳矢於弓

平公之靈

尚輔相余

尚庶幾也

豹射出其間

子城子

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鄙抽矢

狎更也

我更迭

射則汝為鄙夫

城射之殪

張句抽父而

下

父長丈二為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句初

城折

又射之死

死句

干欒請一矢

言女於君

欲活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

同乘

死則俱死

干刑而從子

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共伍

殪

又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

軓曰吾為

欒氏矣

晉欒氏還晉作亂

軓曰子無我

迂

杜云恐也

不幸而後亡

則事未可知也

登如楚乞師

華軓以車十五乘

徒七十人犯師而

出

出

犯公師出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

遂越

帥師將逆華氏

太宰犯諫

犯楚

曰諸侯唯宋事其

君今又爭國

釋君而臣是助

無乃不可乎

王曰而

告我也

後既許之矣

辛巳昭二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

楚遂越使告于宋

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

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

華向公族

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

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軓華

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

公孫忌為大司馬

邊印為大司徒

樂初為司城

仲幾為左師

心為右師

樂輓為大司寇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太子欒即位於

廟已與平公

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

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楊桴所以







桐門右師

辛丑定十年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宋

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地公作池暨字下有

之辭書弟罪宋公變地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思書暨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

二子見奔於辰無大臣之節

宋公子地變適富獵。地景公庶弟公子辰之兄十

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變

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開門不欲母弟辰曰。辰宋景公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魋。亦有類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

子。公子地出奔陳。地從辰言奔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音誦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仲佗子

孫石疆猶即辰子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陽入于蕭。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蕭宋秋。樂大心從之。大心九年被大為宋

患。寵向魋故也。

乙巳定十四年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丙午定十五年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

渠蔭。罕公作軒渠

鄭罕達。子也敗宋師于老丘。老丘宋地公子地

朱欲取地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謀救宋也。渠蔭宋

辛亥哀五年 ○夏。齊侯伐宋。景公與宋無釁汪氏

戊午哀十二年 ○宋向巢帥師伐鄭。聲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出戈錫

反。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及宋平元之

族。自蕭奔鄭。鄭辰鄭人為之城。邑戈錫。城三邑間

元九月。宋向巢成會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

品。十二月。鄭罕達救品。丙申。圍宋師。

己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品。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賈使徇曰。得

桓魋者有賞。魋向成會孫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

品。獲成。謹卻延。二子朱以六邑為虛。空開

庚申哀十四年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哀八年○六

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經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



之夫人景公母也未及也。雖先謀公，請以較易薄。較，易也。薄，公邑欲因之。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乃益較七邑，乃公作亂。而請享公焉。而請享公，乃安邑。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皇野，即司馬。曰：「余長也。」少長。今將禍余，請即救。而救已難也。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巢。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迹，禽獸之人也。地至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疑迹非也。介，大也。公曰：「雖雖未求，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難，以遊戲。野曰：「嘗私馬。」常試。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言誅也。」誅，及子。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雖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瑞，發兵之符節也。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言從子。遂攻之。子頃驪而告桓司馬。子頃，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亦。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朱滅。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

大夫以入焉，不能。巢，不能克魋。入，恐公怒。魋及已，不與。亦入于曹，取質。巢不得宋大夫爲質，然後還國。定之。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巢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患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魋弟。致，其邑與守。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牛不致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阮，音坑。又。葬諸立興。泰山南，城縣。鄭伯伐宋。辛酉哀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麋。麋，音。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剡般邑以與之。剡，音。般，君之兄。剡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特在下邑。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於子仲。」子仲，即皇。初子仲將以杞奴之子，非我爲子。杞，女奴姓。子仲妻也。麋立其子，非我爲嫡子。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



師則老矣謂老不不識虞也虞則不公執之皇

璆奔晉召之召令

甲子十八年春宋殺皇璆璆從子世族諸璆皇父充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為右師緩皇璆從子世族諸璆皇父充

己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景公母小郭女曹

甲子公故繫其子季平子之季康子使冉有弔且

送葬康子桓子之外祖母也季康子使冉有弔且

有職競馬康子桓子之外祖母也是以不得助執

紼紼引柩索使求從興人使求從興人曰以肥之得備

彌甥也彌甥也景公乃康子父之舅氏故康子稱彌甥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

稱旌繁乎杜云稱舉也繁步干反馬飭繁縷也罕

知魯馬能罕夫或曰稱去聲謂宋喪車之旌繁不

壬申哀二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

十六年子高元公孫也得即昭公啓乃其弟也世家云昭

公父公孫科科父公子端泰即元公少子也景公

自其說昭昭公得立之由與此不合畜於公宮未

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野

皇懷為司徒非我從靈不緩為左師靈之子靈圖

為司城茂樂淵之樂朱鉏為大司寇樂之六卿

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樂朱鉏為大司寇

君大尹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許命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樂左師曰不縱之使

多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敵乎勢重無德為冬十月

公遊於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

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

都內宮名使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下

謀計也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三子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寢外也曰無為公室不利大

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殯景公三日而後國人知

之司城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感盡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

也言景公無疾死死又不發喪是得慶啓北首而

寢於廬門之外北首死象宋東門曰廬門寢已為

鳥而集于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鳥集

也於啓上味鳥集也桐門宋北門曰余夢美必立大

尹謀曰我不在盟六子無乃遂我復盟之乎使

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

皇非我名大祝皇非我因子路即樂門尹得

左師即靈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拘于

國曰大尹感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



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樂出皇氏將不利公

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與君無別今按猶

言無他心謂止從戴氏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

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其焉使國人施于

大尹施罪伐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

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春秋左傳類解卷之四

春秋左傳類解卷之四

春秋左傳類解杞卷之五

蘆泉劉績編註

杞今河南開封府杞縣

姒姓公爵夏禹之後禹都山西夏成湯放桀其後稍

絕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

其地開封府雍立縣是也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

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生武公二十九年入

春秋後營遷都緣陵維州營立是也又遷淳于因淳

于公亡國始并之淳于即古之州國密州高密有故

淳于城至閔公維之六年獲麟閔公在位十六年爲

第哀公弒哀公立十年卒潘公子出公款立一作立

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一年楚惠王滅之

武公謀娶公子二十九年入春秋桓八年卒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邑也城陽

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註稱傳者谷梁子不親受

○穀梁曰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

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於師而聞之於傳者既伐

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

貪其利爾書取伐以彰其惡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較作○九月入杞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

春秋左傳類解卷之四終



入杞討不敬也

壬申桓三年○六月公會杞侯于成杞公作紀

公會杞侯于成杞求成也

靖公武公子桓九年即位莊十三年卒在位二十三年卒諡法柔德安衆曰靖

辛巳桓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作紀曲池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平杞莒也隱四年莒

共公靖公子莊十四年即位二十一年卒在位八年諡法敬事供上曰共

惠公史記作德公共公莊二十二年即位僖五年卒在位十八年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伯姬歸于杞伯姬莊公女為惠公夫人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婦人無相會之禮

冬杞伯姬來杞伯姬莊公女為惠公夫人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婦人無相會之禮

義不巡守杜云巡行以宣布德義今按展省視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

義不巡守

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

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春

丙寅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此言伯姬

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此言伯姬

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此言公受其

姬來朝其子參譏也伯姬來朝其子

成公惠公子僖六年即位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共于鹹鹹魯地東陽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特王子帶奔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

也有闕不終事也

○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註直曰諸侯無大小

也桓德衰矣註言諸侯城緣陵則非伯姬之為

○公羊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城也孰城之

蓋徐晉魯之曷為不言徐晉魯之為桓公諱也曷



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成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  
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  
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成亡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甲申傳二  
十三年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程子曰杞三王後而伯爵廢前世黜之也中問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成公始行夷禮以終身故於卒

左傳杞卷之五

十四

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  
不敏也

桓公  
名姑容惠公子成公弟僖二十四年即位

桓公  
名姑容惠公子成公弟僖二十四年即位

戊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乙巳公子遂帥師

入杞  
杜云八月無乙巳已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

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十已丑  
八年  
秋杞伯姬來  
伯姬乃莊公女母成風猶在歸寧日來杞桓公乃伯

姬次子即位來朝爲魯車又使卿  
師入其國故伯姬來謝過求平  
壬辰僖三  
十一年  
冬杞伯姬來求婦  
婦者嫁姑歸求僖公女叔姬爲桓公夫人

○公羊曰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  
姑之辭也

丙午文  
十二年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叔姬卒  
書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已許嫁杞伯姬來朝請絕叔姬

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公許之二月叔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  
而并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

貴奈何母弟也  
註不稱母姊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

庚午宣  
十八年  
公伐杞  
杞自文十二年來朝不復至故伐之

甲戌成  
四年  
杞伯來朝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備朝禮言其故

乙亥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叔姬始嫁不見於經始得禮常事

不書

○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被出而歸也

戊寅成  
八年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叔姬已絕於杞不書杞則疑魯未嫁女故

已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謂胡氏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後使請杞杞叔姬卒為杞故也卒書杞逆叔姬為我也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晉悼公朝公以晉君

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魯平公不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

公甲午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孝公名句桓公子襄七年即位二十三年卒在位十七年謚法五宗安之曰孝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杞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平公乃悼夫人

文公昭名益姑桓公子孝公弟襄二十四年即位

春秋左傳類解 卷五

丁巳襄二○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平華定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武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下公谷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即荀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即仲鄭子大叔與伯

石往子大叔與伯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與

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弊謂周之宗族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同謂同

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晉亡家之

主也專自是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侈將以其力競專則人實競之將及矣言子容之

及盡以侵鄰無節無與於人猶待已力盡然後亡

○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



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杞子來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即女叔齊使魯弗歸也。歸杞田。晉悼夫人愠曰：『平公母齊也，取貨。』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尚，幾也。言當取女叔侯之貨也。公告叔

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

大。八國皆姬姓，晉所滅焦。在陝，縣屬平陽郡。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武公獻公。若侵之，則杞夏餘

也。而即東夷也。即就也。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

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何有杞？欲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

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必怪夫人所為，杞

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魯歸其田，故來盟。莊云：『

九來盟皆大夫，今因歸田自來，盟重利故感之。

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杞文公。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杞因晉

而不廢喪紀，故為禮。

平公名郁，釐史記作壽。平公弟昭七年即位，二

十四年卒，在位十八年。釐法治而無情，曰

平公。

平

丙寅昭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齊不盡歸者，晉

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為孟孫守，思孟氏

信子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知，守木假器，

守成不可。』雖，守也。鉞，斧也。知，知也。守木假器，

信子從楚。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

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

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杞，晉間隙。吾與子桃

邑與子易魯國十。邑，魯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他日於杞取是

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

山與之萊柞。柞，音昨。二山名。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癸未昭二 丁酉杞伯郁釐卒。○葬杞平公。郁公

悼公名成，平公子。昭二十五年即位，定四年

乙未定 杞伯成卒于會。會，于臯。臯，見○葬杞悼公

隱公名息，悼公子。即位七年，七月

僖公名過，叔兄。隱公自即位五年，即位八年

甲寅哀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

乙卯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閔公名維，僖公子。哀九年即位，

春秋左傳類解杞卷之五終



春秋左傳類解陳卷之六

蘆泉劉緒編註

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媯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堯妻舜二女賜姓姚周以前為姚姓傳曰虞思妻之以二姚是也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地屬應天府其後商封于遂濟州鉅野是也裔孫闕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賜姓媯因舜居媯水也使奉舜祀其地在大皞之墟陳州治宛丘縣是也滿謚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申公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幽公寧立二十三年卒子釐公孝立三十六年卒子武公靈立十五年卒弟平公燮立二十三年卒子文公圉立十年卒子桓公鮑立二十三年入春秋後閔公二十一年獲麟後二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桓公名鮑文公子二十三年入春秋桓五年卒在位三十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甲子隱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鄭莊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即公子佗文公之子鮑與母弟也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

去聲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相和好為善欲征伐為惡長上聲聲義遂也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音鎗改也從自及也及于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商書盤庚篇周任有言曰仕音士周大夫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穢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信仲同既芟刈夷殺以斷之復萌草不能生而嘉穀暢矣明陳不能懲

乙丑隱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壬申及鄭伯盟軟如忘軟謂口含血也如而也洩伯曰五父必不

免不賴盟矣洩伯鄭大夫洩駕也賴顧瞻也鄭良佐如陳泣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甲戌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杜云甲戌前十一月巳丑此年正月六日赴葬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葬書葬陳桓公不書月史失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伐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陳佗按傳即五父文公子無謚桓公卒佗弑大子而自立桓六年八月為祭殺史以為屬公疑誤也

陳佗按傳即五父文公子無謚桓公卒佗弑大子而自立桓六年八月為祭殺史以為屬公疑誤也

陳佗按傳即五父文公子無謚桓公卒佗弑大子而自立桓六年八月為祭殺史以為屬公疑誤也



乙亥桓  
六年  
蔡人殺陳佗  
人以為善蔡知佗為賊書陳佗以善為君

○穀梁曰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

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猶淫穢于蔡淫穢謂放縱非已地而穢

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

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春秋大夫相殺不書

知其不地於蔡也此與傳不同傳謂厲公躍乃蔡出故蔡殺五父而立之

○公羊曰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

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

淫于蔡蔡人殺之

厲公名躍桓公子大子允長弟桓六年即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不書葬魯不書葬於

莊公名林桓公子大子允中弟桓十三年即位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桓公

宣公名杵臼大子允之少弟莊二年即位僖十

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世于公谷作禦

立嬖姬子欽故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大子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字敬仲厲公之弟與顓孫俱棄

之臣釋寄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閑習也弛去也謂去其

齊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諺請以

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此地詩也翹翹遠貌車乘以命車來迎也古

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以火

敢言卜重謂燭不見跋是也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

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

婦之後將育于姜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桓

蔡出也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

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史周陳侯使筮

之遇觀三巽上坤下觀去之否三乾上變為曰是

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觀卦六此其代陳有

國乎不在此其在此其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

而自他有耀者也耀光也遠應子孫自他應異

國乎不在此其在此其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

而自他有耀者也耀光也遠應子孫自他應異



處相射而有耀者也上文代陳有國以文坤土也  
辭知之此言在異國在子孫以此知之  
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  
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  
易坤為地故曰土巽為風乾為天為君有  
下則不能觀言巽變為乾於坤上則九與六三  
六二是艮卦有山之材質上照以乾天之光與  
坤土之上能迫近光故曰觀國之光此解觀國之  
自此文論起再取下文為天地也庭實旅百奉之以  
王帛天地之災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有物在中也旅陳也乾又為金玉坤又為布帛具  
備也言王庭中實陳者百品奉之王帛是乾天坤  
地之美具備可以賓見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  
矣此解利用賓于王一句  
後乎  
故但遠觀視非近得之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  
其在異國乎  
土行動變動也著直略切附麗也猶安  
土上猶人行而居他國也此解其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  
國也此解其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  
之後也山嶽則配天  
乾天在艮山上非山之卑小  
配之齊姜姓大嶽之後故知為物莫能兩大陳衰  
齊此又自文上論異國之姓  
此其昌乎  
仲五世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仲八世孫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仲八世孫仲八世孫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夏四月葬陳宣公  
穆公名款宣公子僖十三年即位二十八年  
卒在位十六年謚法中情見貌曰穆

已丑僖二  
十八年  
共公  
名朔穆公子僖二十九年即位文十三  
年卒在位十八年謚法敬事供上曰共  
夏楚  
僖九年侵陳克壺丘  
邑陳以其服於晉也  
晉靈立會諸侯  
于壺丘共公與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  
公也陳  
人敗之獲公子穀陳懼乃及楚平  
丁未文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卒楚人不禮  
靈公名平國共公子文十四年即位宣十年  
戊午  
六年春晉  
成趙盾衛  
成孫免侵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及楚平晉荀林父  
故陳侵之事見鄭  
庚申宣  
八年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辛酉宣  
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殺作  
洩冶音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  
孔寧儀行父陳  
公女靈公妹為皆衷其相服曰相音曰以戲于  
陳大夫御叔妻  
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宣示且聞不令  
君其納之勿示道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孔子曰詩云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詩太雅板之  
治居無道國不能去位知其不可諫而諫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秉其襦襦音如短衣也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壬戌宣十年○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家氏曰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公通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秉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傳陳卷之六

十七

成公

名午靈公子宣十一年即位襄四年卒在位三十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癸亥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之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故書納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氏微舒之祖子夏之名也少西遂入陳殺夏徵舒

轅諸栗門轅諸栗門陳城門也因縣陳以爲縣陳侯在晉成

時朝申叔時使於齊反夫爲申公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

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縣公楚縣尹也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徑路也謂取路田中過田主爲蹊田故其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

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聚居一處名曰夏州以

示其討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陳書有禮也傳謂納陳臣于陳是楚不縣陳城人二人焉有禮也

○穀梁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

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微舒弑君則入者內不受是無

以表微舒之得正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

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莊朝宋微者獲司徒印陳大夫宋也

戊申癸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殺作光書弟以彰兄罪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

同謀時蔡公子與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此

有蔡文侯欲葬晉傳今取附蔡○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

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

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是無天適

辛亥襄二○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

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樂慶氏族二慶畏諱不慶氏以陳叛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築城者板

殺役人相命名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

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縱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昔周書康誥篇言天命無常

壬子襄二○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鍼宜咎陳大夫

其役在楚為鍼尹

癸丑襄二○六月壬子鄭簡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二十四年伐鄭當陳隊者并

堙木刊隱道也當陳道者塞其井伐其樹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

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突

也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白載余

曰將巡城遇賈獲陳大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毋言置毋辭曰不祥男女與其妻扶其

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

諸門御止也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

免擁社免音問喪服也免以示使其衆男女別而

累以待於朝別分異也子展執繫而見繫馬韁也

禮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子美入數倅

而出倅即子產數所祝枝社大祝枝社司徒致民致

司馬致節符也司空致地乃還陳亂故子產正

乃還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獻入陳之功不獻倅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

我先王虞闕父舜後陳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庸用也



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三恪周既封杞宋桓  
又封陳以足之也恪敬也對其後示敬之而已桓  
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在魯桓九年陳桓卒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即陳陀桓公弟殺大  
其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  
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更微舒弒今陳  
亡周之大德廢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介因  
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欲逞志我是以  
有往年之告二十四年春鄭伯入未獲成命則有  
我東門之後其冬陳蔡齊當陳隧者并壘木刊敝  
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競強也鄭姬姓恐不能天  
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  
其辟罪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  
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次國五十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  
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在僖二文公布命  
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詰詰復於趙文子趙武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

鄭伯如晉拜陳之功拜晉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  
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不言  
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傳謂鄭入陳有辭方免晉  
戊午襄六年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矢曰  
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  
不撫其民其君弱植植立寡公子侈太子卑大夫  
敖政出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丁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  
辛丑陳侯溺卒○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  
子留出奔鄭世子公子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  
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皆哀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經  
辛丑于徵師赴于楚陳大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  
之于楚楚人執于徵師殺之一作執公子留奔鄭  
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穀梁曰卿曰陳公子招元今曰陳侯之弟招何



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又稱公子兩下招殺不

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惟君之貳也云

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

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招之黨葬陳哀公

書滅陳在先見其意非討賊也書放之于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

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師之子惠公也宋戴惡會之

大夫戴惡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杜云壬午乃十月十日傳言十一月誤

與壁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與衆也衆發幸之貴者

乘馬王陳侯所佩玉故殺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王既又請私於公禮私於帷加經於頰而逃也

楚臣不欲爲使穿封戌爲陳公成楚大夫滅陳爲曰城

麋之役不誚樂音君在襄二十六年成與靈王爭黃頤侍飲酒於王王

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

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殺子以

晉侯問於趙史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

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首是以卒滅陳

將如之歲星在南方柳星午位大盛則水衰故今

先時顓頊以此滅陳將亦如之卒盡也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析木之津箕斗之間天漢

方水位分析木水以箕星間隔故曰析木之津不

言析水者此大自南而盡箕故依次而言析木也

歲星在寅位水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盛故陳將復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先瞽瞍父舜

重之以明德宣德於遠後于遂國遂世守之及胡

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

姁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齊其兆既存矣繼陳于齊者兆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昭辰

子于陳非盟王所召不行會

夏四月陳災作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顓頊後故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丁與壬合水克火故水爲

先祝融爲高帝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

氏火正治火

故曰五年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後封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年是歲在星紀丑位五歲及大梁酉位而陳復封

自酉大梁及午鶉火計四歲又四及鶉火計四



十八歲合前一及四歲共計五十二歲火盛則水衰故陳亡

○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  
悌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  
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悌矣悌也言楚滅國執罪殺賊葬君陳已無人經

書陳以存其號亦可悲矣舊註甚謬

惠公名吳偃師子哀公葬昭十三年隨楚平王  
十四年楚平王即位復立之定四年卒任位二  
黃慈民曰惠

壬申昭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

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乙未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

公

懷公名柳惠公子惠八年即位八年卒  
在位四年謚法慈仁短折曰懷

已亥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

閔公名越懷公子定九年即位任位二十  
四年為楚滅謚法禍亂方作曰閔

丁未哀元年吳之入楚也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入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

無田從黨陳人不知所與從田東西分左右逢滑

當公而進當公不左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

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也吳未

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

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

也其亡也以民為主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

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草

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草

吳其何日之有謂吳無德殘陳侯從之及夫差克

越今年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壬子哀六年○吳伐陳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白昭吾先君與陳有盟

在昭十二年平王與陳蔡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乙卯哀九年○夏楚人伐陳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丙辰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夫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延陵州來謂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杜云壽夢以襄二

七歲壽夢卒季子能讓國年

丁巳哀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轅頗平聲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封田以嫁公女

以稅封內田有餘以為已大器鍾鼎國人逐之故出



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脯焉以稻米為醴

乾餼服音段捧脯加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

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聽

已未哀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時吳夫差出會黃

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區音謳公作

庚申哀陳宗堅出奔楚冬陳宗堅自楚復入于

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經續

癸亥哀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侮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差車為右領官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

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子穀曰觀

丁父都俘也觀丁父楚武王武王以為軍率是以

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

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誦音叨疑也十五

直子甲吳故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

舍焉舍置也謂置立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

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即公孫朝令

尹子西子

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  
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春秋左傳類解陳卷之六終

左傳陳卷之六



春秋左傳類解滕薛卷之七

蘆泉劉績編註

滕

元山席書校正

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錯叔繡之後也武王封之  
滕其地漢沛郡公丘縣東南是也鄭氏曰晉志公丘  
屬魯國今兗州龔丘是也先儒以龔丘本寧陽隋始  
改名按寧陽在漢泰山郡非沛郡之公丘也公羊曰  
卻克過宋鄭滕薛入邾邾在今嶧山南則薛在滕之  
東滕在今滕縣之西南也國微不可考十七世至宣  
公入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七世而齊滅之漢志以

為共三十一世

乙丑隱

七年○滕侯卒魯不會故不書葬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告諸侯終以稱子嗣位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曰何以不名微國也小國故不名微國則其稱

侯何不嫌也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今滕侯卒不名既著其微國則下常稱子不嫌

春秋資賤不嫌同號侯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

如滕侯卒不名下恒稱子起其微也註起者美惡

不嫌同辭皆自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註前君

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即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  
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即位者非繼體之君也

○穀梁曰滕侯無名名非此之少曰世子長曰

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稱曰世子長立之時

君其非正長嫡

宣公名嬰齊隱八年即位

二年○滕子來朝滕本侯爵國偏小不能供貢賦

微弱不能自振故俱稱子或云為時王所黜亦通程

子曰滕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

見矣之罪自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傳見宋

之欲圖伯

昭公其即位

十二年○秋滕子來朝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公即位

辛酉宣○八月滕子卒昭公○宋人圍滕宋文公稱

九年也

滕昭公卒○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文公名壽昭公子宣十年

壬戌宣○六月宋師伐滕稱師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丙戌成○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卒始

十六年



夏四月滕文公卒

成公名原文公卒十七年即位在三十年卒

甲午襄六年滕子來朝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即位始

壬戌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夏叔弓如

滕五月葬滕成公葬始書葬卿供小國之葬禮過厚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襄二十五年五月叔

弓如滕葬滕成公叔弓乃叔老子叔勝子服叔為

介服之乃孟獻子次子子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

入也懿伯乃子家驥莊公玄孫桓五世孫叔之叔父

也也忌然也敬子即叔弓遇懿伯父仇不入者禮

也也為叔有辟仇之惠伯曰即公事有公利無私

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悼公名寧成公子昭四年即位十五年卒

丁亥昭二年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公作冬葬滕悼

公在外季氏使人

頃公名結悼公子昭二十九年即位二十三年卒

戊申哀二年滕子來朝

庚戌哀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葬滕頃公

隱公名虞母頃公子哀五年即位七年卒

丁巳哀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

滕公

薛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有薛城皇覽

是孟薛君冢在薛城中今冢在滕縣南五十里

任姓侯爵黃帝之孫顓帝少子陽封於任故以為姓

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在魯國薛縣

薛仲遷於邳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復居薛臣

祖已皆仲虺之胄也祖已七世孫曰成徒國於摯更

號摯國女大任生周文王武王克商復封為薛侯齊

桓之伯也薛侯不從黜為伯獻公如與諸侯盟小國

無紀世次不盡知也自仲虺歷三代凡六十四世至

愍侯弘為齊滅唐表云其可記者粦生初初生厲侯

陵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褒褒生莊侯元元生平

侯貴貴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辨生康

侯安興安興生定公箱箱生恭侯尚尚生景侯魏魏

生宣侯伯勤伯勤生簡侯文歡文歡生惠侯夷黃夷

黃生靈侯英英生文侯俱俱生隱侯清清生愍侯洪

為楚所滅

戊午莊三年夏四月薛伯卒

庚寅昭三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

薛伯穀卒同盟襄二十五年故書

薛伯穀卒同盟



襄公

名定獻公子昭三十二年即位位十三年卒

癸卯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薛伯比

襄公子定十三年即位

甲辰

○薛弑其君比

惠公

名夷定十四年即位位十二年卒

丙辰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以尼反

秋葬薛惠公

春秋左傳類解薛卷之七終



春秋左傳類解齊卷之八

蘆泉劉績編註

齊魯樂博與臨淄等縣

齊魯樂博與臨淄等縣

姜姓曰姜以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

有功焉姓曰姜以炎帝生於姜水故也氏曰呂以其

能爲禹股肱心膂也古字音當作謂之呂侯其國在

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大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

號師尚父佐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本少昊時

爽鳩氏所居地隋爲營丘縣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有營丘城大公子丁公呂伋伋子乙公得子癸公

慈母慈母子哀公不辰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夷王王

烹哀公其弟胡公靜立徙都薄姑青州千乘縣有薄

姑城今博興縣東一十五里哀公同母弟山殺胡

公自立是爲獻公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今臨淄

縣城北有古齊城獻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

年卒子厲公無忌立暴虐無道故胡公子因國人攻

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

公立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

立莊公六十四年卒子僖公魯公僖公九年入春

秋後簡公四年獲麟傳平公宣公康公爲田火



遷海濱二十六年卒三君共一百二年呂氏絕祀田氏卒有齊國

僖公名祿父莊公子九年入春秋桓十四年卒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仁畏忌曰僖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冬齊鄭盟于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也盧齊地濟北盧門尋盧之盟也

大夫故不名也諸侯歲貢土于天子天子親命之其國命之者以名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氏通也與左氏異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

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主之

也曷為使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

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魯雖與齊有讎不取逆王命故築之

○穀梁曰築禮也非禮也

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

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

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

魯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

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已丑莊  
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何書卒此內女  
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  
姊錄之服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焉  
我主之也

冬十有一年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  
公孫以國氏罪倍公不以公孫  
之道侍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  
地名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戌公問不至  
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信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生公孫無知有寵於信公衣服禮秩如適

襄公紂之  
紂其龍立二人因之以作亂  
子大襄公紂之紂其龍立二人因之以作亂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  
父因無知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

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將于姑楚遂  
田于具丘  
公子彭生也齊侯使彭生殺魯桓公齊侯又殺之公怒

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  
喪屨  
喪去聲反誅屨於徒人費反及于官誅屨責

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車下步行者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  
如死于階下  
入殺公先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

遂入殺孟陽于牀  
石之紛如遂入殺孟陽于牀

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  
弒之而立無知  
以先公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

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  
君使民慢易其民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  
也  
其國而代之故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桓公  
桓公名小白齊襄公之弟也  
法曰桓公名小白齊襄公之弟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薛夏公  
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糾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者糾也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穀梁曰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嬖也

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也失嬖謂失其心討其罪不以公及齊大夫盟于既齊不及大夫大夫不

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

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夏公

伐齊納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

戰不諱敗惡內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及以

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

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

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

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齊亦以糾為兄但乾時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

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辭子者諸侯在喪之稱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乘

而歸我路兵車也乘去聲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

下道秦子莊公旗也及戎右恐公為齊是以皆止

下道獲故以公旗避出與以誤脫公是以皆止

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寶地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稅音脫堂阜

高傒言夷吾治政過之使相可也公從之

○穀梁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

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

為病矣

丁酉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滅而書奔莒

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猶書得者已無取滅而罪齊

也譚國在濟南東平陵縣西南今濟南歷城有古譚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

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

故也

冬齊侯來迎共姬桓公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

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

此始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齊地以平宋亂時宋萬戡亂已討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相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言非王命衆

辛丑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莊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子儀于鄆音綸衛地東鄆鄆城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歸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壬寅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宋主兵故書齊兵為先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鄭背二鄆會不誠服齊故書侵以惡之侵者潛師掠境無鐘鼓也

秋諸侯為宋伐鄭即小邾宋之附庸叛宋故伐之鄭人問之而侵宋一本問作聞

癸卯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同盟志同欲也不書公先齊以爲十七年魯受鄭詹惡失信諱之滑國都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一本作爲宋故○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推桓爲伯與穀不言公外內寮一類之也諸侯同共推桓爲伯事公者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不

甲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四夫事也不能伏見魯爲適逃主叛幽盟而失信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鄭既侵宋又不大臣詰齊謝罪見執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領氏又苦答反

○穀梁曰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

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丁未莊二十年○夏齊大災齊來告魯○冬齊人伐我我在徐州

故先治之

癸丑莊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魯姓國在



南近魯宋  
先主兵也

甲寅莊二  
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

同盟于幽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故仲奔齊  
二十五年鄭獲成于楚皆

有二一於  
解今始服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

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

安之也桓盟不白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

會十有一未嘗有歟血之盟也信厚也十三年會  
北杏十四  
年會鄆十五  
年又會鄆十六  
年會幽十七  
年又  
會幽僖元  
年會禮二年  
會賈三年  
會陽穀五年  
會

也九年七年會寧  
每九年會葵丘  
五年會杜丘十六年會鹹十

○冬公及齊侯遇于曾濟齊人伐山戎濟水  
自萊

三十三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曾濟齊人伐山戎

陽卷縣東經陽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

北經濟南南至濟安博昌縣入海歷齊魯在齊界為齊

齊在魯界為魯齊魯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

界也山戎北至公之如姓召康公後國在幽州薊縣惠

公九世至莊公之病

冬遇于曾濟諱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

山戎也不以齊侯敵  
戎故附人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

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

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

山戎爲之伐矣戎伐燕使  
陽穀於周

三十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我捷捷非禮也凡諸侯  
有捷而告者皆曰捷

有四夷之功則獻于主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

侯不相遺俘

○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我捷威我也其

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建旌懸所  
獲過魯也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在二十八  
年事見楚請會于諸侯宋公

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在梁丘邑縣西南  
魯之問齊不以伯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在東海郡陽都  
齊人僑徙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在汝南安  
陽縣黃在代

服江黃也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

黃人者楚之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

黃人者楚之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

黃人者楚之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

黃人者楚之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

黃人者楚之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

黃人者楚之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



為諸侯皆來至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謂漏洩軍旅之事

多魚

甲子信徐人取舒舒國在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徑進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穀人故書人

友如齊涖盟穀人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陽穀齊地在東平頂昌縣北

穀之會來尋盟穀人

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委委貌冠也端玄端服也搢也言桓公但禮服朝諸侯

不須盟誓者知桓公志所謂不言而信也

公羊曰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未微桓公曰無障谷無所聚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障谷無所聚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完音桓楚使來以不稱故不稱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公義也盟于召陵序桓桓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黃人黃人也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

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相誘

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與之曰五侯九伯實

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討其

于河南至于穆陵穆陵在遼西

酒寡人是徵里地志長州廣漢縣西南三百五十里其地也書所謂包茅山其茅有刺三脊包茅之

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云昭王時漢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楚地有召陵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

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

稷厚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方城山名



南漢水以爲池漢水源發嶓冢東流至武都雖衆始名漢至漢陽大別山入江

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濇大謂鄭申

侯鄭大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

方觀立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苦申侯

曰善濇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

其資糧扉屨其可也共資供資芻薪類齊侯說與

之虎牢還以鄭執轅濇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公羊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

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

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

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

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謂楚

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一本作以此爲王者之

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

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齊人執轅濇塗

濇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濇塗

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

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

汴澤之中草棘曰汴顧而執濇塗執者曷爲或稱

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

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

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

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

而執濇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蘇氏曰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濇

塗戴証也

庚午信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宰家宰

曹伯公三以家宰泰三公也書諸侯盟見宰周公不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

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較樂云禮極在堂上孤

以宋子爲無外事今背贊而出會夏會于葵丘尋盟前年且脩好禮

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王賜且脩好禮

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齊侯將

下拜下階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齊侯將



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如鉄杜云七寸曰臺級也皮黑也法當下拜賜之

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也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于下以遺天子蓋若天命不下拜失君臣禮及遺天子羞社云據天王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

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建也故北伐山戎

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言齊東畧能否則不可知之若西畧則已為此會必不再矣

其在亂乎在亂謂齊不務德國

也必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穀梁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

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

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

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

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

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

者何猶曰振振然何註亢陽之說今按振動猶街耀也矜之者何猶

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說

辛未信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丙子信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

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書大惡其後於救患侯不行見桓桓與秋安中四之志忘矣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

丘齊地與尋葵丘之盟在九且救徐也孟穆伯

父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

之匡衛地在陳南長垣縣西南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人敗徐于夷小

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秋伐厲以救徐也○楚敗徐于婁林徐地今在婁林

徐恃救也

丁丑信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克能也兵法攻年伐厲以救徐既而徐為楚敗則厲在

所不必救是時不能救徐於此時空還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公衛侯鄭

伯許男信邢侯曹伯于淮邢侯始與會而在此鄭許男先刑

十二月會于淮淮郡左右謀鄭鄭為且東畧

也終華孔城鄭役人病有夜登丘而時曰齊有亂東畧言



不果城而還

戊寅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與國不能病楚

伯業其與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齊

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即無少

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宋華氏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

寵於衛共姬雍食之官名巫因寺人貂以薦

差於公寺人閹宦也易牙善烹亦有寵公許之立

武孟易牙既寵於公為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

赴辛巳夜殯齊亂凡六十

孝公名昭桓公庶子母鄭姬僖十八年即位二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虧齊

師敗績狄救齊不言及宋伐齊者奉少奉長特書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齊人將立孝公朱所納者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

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虧齊地音言立孝公而

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庚戌僖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

齊公作公會楚夷狄始與夏盟故不書公人陳蔡諸

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鄭首朝楚叛中國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地以齊齊脩桓公之好也

丁亥僖二 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

族 齊孝公

戊子僖二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

齊孝公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去年孝公侵伐魯魯入不廢

喪紀禮也

昭公名濬桓公妾葛嬴之子弒兄孝公子自立

昭公名濬桓公妾葛嬴之子弒兄孝公子自立

昭公名濬桓公妾葛嬴之子弒兄孝公子自立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文以觀其可攻與否去年

諸侯盟翟泉謀伐鄭狄間晉之有鄭虞也晉合

故今歲伐之事見晉狄間晉之有鄭虞也晉合



齊

甲午傳三  
○狄侵齊

狄侵齊因晉喪也時有文公之喪

○狄侵齊齊襄無據却之謀而齊伯不報故狄侵之傷中國也

○夏狄侵齊

○秋侵齊

戊申文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冬單伯如齊齊人執

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不稱夫人自魯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禮也叔姬魯女或曰書子

文公女妃一本作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

施於國而多聚士商人桓公妾密姬之子驟數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

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

元元桓公少衛姬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

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蓄憾謂蓄載不

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

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

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

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

代嫌也註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

不書國氏明不正之嫌相代何註公羊亦以商人本

正當立恐舍綠淫意為害故先立而弒之二傳俱

以舍不正與左氏異疑昭公舍之不日何也未成

為君也

懿公名商人桓公妾密姬子弒兄昭公子舍自

法溫柔賢善曰懿

乙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靈公○單伯至自齊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亳鄭地滎陽十有二月齊

人來歸子叔姬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

耳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五年春季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

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冬十一月晉侯靈

宋公昭衛侯成蔡侯莊陳侯靈鄭伯穆許男昭曹

伯文盟于亳尋新城之盟十四年來陳衛鄭許曹

且謀伐齊也宣元年傳曰將為魯討齊齊人賂晉

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齊侯魯是以公不會



明今不序諸侯不序諸侯曰諸侯盟于魯無能為故也不計其罪  
侯不序諸侯不序諸侯曰諸侯盟于魯無能為故也不計其罪  
足序列不序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不難  
故為惡事與而不書後也此會公雖不與非公惡  
也齊人來歸子叔姬主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  
侯不能也史齊賂還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此年夏季文子白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  
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順天之道也已則  
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禮乃自然之理故曰  
免禍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  
畏于天也詩雅無止篇胡何也言今凡百君  
又釋詩以為不虐幼賤乃畏在周頌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時是也釋詩以為  
位以明齊不畏天必不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朴扶職朴御馬職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  
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不  
以父則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  
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之子  
惠公名元桓公少衛姬之子懿公兄齊人弑  
乙卯宣秋赤狄侵齊狄之別種俗尚赤色先儒  
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丙辰宣赤狄侵齊  
己未宣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姜姓子爵其俗夷謂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姜姓子爵其俗夷謂  
與謀曰會  
辛酉宣齊侯伐萊  
壬戌宣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氏  
舉族而出之○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偏也公  
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且告以  
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以名今齊以崔氏  
諸侯之大夫違去國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告下某名族所有王帛之使皆則告



往則告不然則否公入齊奔喪公親奔喪

頃公名無野惠公之子宣十一年即位成九年卒在位十七年諡法敏以敬慎曰頃

已巳宣十七年○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宣

同盟于斷道斷音短晉地諸國同心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蓋笑獻獻子怒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渡河獻子先歸

使欒京廬待命于齊獻子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乃復命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

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欒孟

高固逃歸聞卻克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

朝于原即原邑周執南郭偃于溫周畿苗賁皇使

見晏桓子黃皇楚閭叔之子奔晉食邑於苗桓歸

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

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言昔者諸侯事晉先君

自來晉不信故諸侯皆有貳志不事晉齊侯恐

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欒孟而逃

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

言高子聽齊

是犯難而來言三子不聽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

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晉當善也三

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成三子悔不聽使反者

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得逃去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臧穆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既盟守

士申成○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首公穀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孫良夫四月

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在信

八年事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先君文

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即說文子武子燮書

之



下軍書即武子樂韓厥為司馬伯獻子韓厥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宣叔乞師先歸故往季

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

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靡如字一音磨笄音基齊地山名在齊南非代地磨笄山也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朝平旦也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

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高固齊卿築石以投人禽

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魯通作揭擄也桑本桑根皮也言繫石於桑下賈賈也言猶癸酉師陳于鞌鞌齊地五百里邴夏

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逢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

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

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

而擊鼓曰余病矣張侯曰即解張克自始合而矢

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殷於閑反赤黑色也言緩曰即鄭立緩自始

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子病故不

知已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毀之可以集事毀鎮也集成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音患賁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左并轡并

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憂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非元帥車御者在

父謂已避左右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

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隕射

其右斃于車中基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晉大夫夜已車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厥以左

故請寄厥車韓厥俛定其右故俯以安之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

父齊侯恐獲故與丑父易位華泉齊地轡音棧臥

匿隱不言至是車絙木手病韓厥執轡馬前再拜

稽首奉觴加璧以進僕禮進觴璧者示敬曰寡

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於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

也無所逃隱故見君也奔辟臣辱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之言已在我土故告不才權攝齊官而丑

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爲右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

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

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三入晉師每

出齊師以帥退齊師因敗有退志故齊師每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

徐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辟使

之君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司徒

者兵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

乃奔乃走而齊侯以爲有禮後先君既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辟音壁主予之石窌邑名齊北盧縣東

有地名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輿擊馬陞晉齊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賓媚人即國佐觀

王磬甌皆城紀所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

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

公之母難斥言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求

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詩

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孝不竭則長以已孝錫同類

皆爲孝也非德類謂不以孝德賜同類諸侯也此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物土之宜播殖之物

信南山篇言疆以畫其大界理以定其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友先王則不義

何以爲盟主以上言不可其晉實有闕其謂質人

則晉有闕失也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湯

文武立有德者爲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皆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皆勤而撫之以役王

不濟同欲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快已

乘百祿諸侯何害焉詩商頌長發篇優優寬裕之

祿聚于欲質母東畝是實不寬大而言乘百祿於他

人何害自晉實有闕以下乘上一節論爲晉之闕

之闕失也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言以敝邑犒



言非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威撓曲也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燼火也謂殘兵欲於齊城下再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設言齊若勝亦從晉命况敗豈敢不從晉命辭此一節言質母東歸若非晉國齊有辭欲戰而晉之勝敗又未可知德以幸為平日魯衛諫曰齊疾我矣疾惡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誰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唯子謂雖不為魯衛得地其榮多矣亦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賦輿猶兵車也若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自師中還迎公來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齊國治館陶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先路以就數為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大夫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小國書人不書名氏故曰無大夫春秋以王法假魯有能從魯征不義當與之故曰憂內秋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佚獲已獲而臣不敵不遣使于大夫今晉君不在卻克乃大夫而書齊侯使國佐者蓋罪齊君不死社稷既獲而佚獲之使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還圍也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革更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斮音灼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簡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許蕭簡姪子齊君之母也許同時而聘于齊蕭簡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許蕭簡姪子齊君之母也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踦間道一人在內曰踦間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虢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虢請諸使耕者



東畝是則土齊也。利其戎車易侵伐是以齊為晉之土不復成國蓋國則設險以

自國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

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

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

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眒衛之使眒音舜目動使

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哀婁而與之盟

迫及國佐於哀婁

○穀梁曰季孫行父克眒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御

眒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

上而笑之聞於客

註云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客不說而去相與立晉間而語移

日不解齊閭門名即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

自此始矣元此傳舊在成○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

曰日其悉也疑戰不日不疑戰則例書日曹無大

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

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

婁婁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絲地五

百里焚雍門之次齊成門焚蓋也侵車東至海君

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言因齊之甚齊有以取之

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蔡侵我北鄙

教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師晉師

通國在卻克曰及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以

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

盟國佐曰及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則諾以

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

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

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

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

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史記

三晉景公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

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來以謝婦人笑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

服改矣戎朝異服言服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

受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

葬齊頃公

靈公名環頃公之子成十年即位襄十九年卒在位二十八年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丁亥成○齊高無咎出奔晉



齊慶父克通于聲孟子克慶封父齊大夫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閤篆衣慶亦服婦人衣也宮中衡謂之臺衙門謂巷頭門也音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叔牙魯穆諡莊子國武子齊執政命卿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慚臥于家不得會夫人也而

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時

伐鄭盟柯  
陵見鄭  
高鮑處守  
高無咎  
鮑  
及還將至閉門而

索客以君將至故閉門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

而立公子角角填公子言高鮑國子知之閉門者謀立之也秋七月

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於盧叛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牽之弟文子也。先時奔王魯。

在傳齊卷之八  
戊子四月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

須吉句音渠亦施氏家臣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

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

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

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藿猶

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庇其根○齊侯使

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師圍盧討高國左從

諸侯圍鄭十月間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虎

言作日尊見與以穀叛疾克淫亂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

二月盧隆使國勝告難于晉勝國待命于清齊欲討明

佐故留其子待命于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悔齊侯吏士華免以弋爰

國佐于內宮之朝。士爲士官也。華免世譜。而兆于

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失國左棄命書見於殺

叛故也棄伐鄭之命專殺慶吏請人殺國殺國

來奔弱王秋奔左來佐夢爲夫夢左爲同

冠封佐皆齊既侯齊侯國國弱使詞國國失失豐佐之也罪

子慶克子自齊色及國焉侯歸國氏禮也

庚寅襄  
齊美戈  
萊萊人  
吏王興  
子萊六  
各司以  
當

二年齊宣王使正興子夫照度沙律

齊寺以索馬牛皆与索所白反謂齊市乃衆

人  
以魚牛皆百四  
簡擇好者  
齊師乃還君  
于是以和齊  
盟公之爲盟也

二是以矢齊靈公之爲靈也

十一年齊侯滅萊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情說也於魯子國聘在五拜二拜之來聘也

四年四月復托治城因日貢粟一石或尋人共宗堂

遂圖萊弱城東陽見魯甲寅堙之堙壅也城傳於堙堙壅也

三以仲而之三與一矣土山閨萊城高迫近墟也及桓桓公卒之月今年乙三月

王欲故齊人成十八年齊策王與子策上之三

王所古齊人成十八年齊萊正應子萊  
大夫萊別邑北海即墨縣有萊鄉  
丁未入萊

乘共公浮柔奔棠浮柔共公之名也正輿子王秋奔寫昌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字即桓子晏弱園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郕  
高厚崔杼定其田高厚高固之子  
王賈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王賈王定公劉夏將命于齊故命之  
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賈襄曰昨言齊世守  
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  
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故之哉無廢朕命  
乙巳襄十七年齊晏桓子卒即晏弱晏嬰之弟  
之為言推也在齊前因通指服為宜經帶杖之有  
哀新不緝也以粗布為衰斬之  
子者其色粗惡黑黧以為首經腰經又以為絞帶也經之為言實也明孝子忠實也故竹杖喪服小記宜杖竹也以竹管屨音音好食齋謂朝暮一益色然故曰宜  
管屨音音好食齋謂朝暮一益  
居倚廬中  
外東墻下倚木寢苦草也枕草而枕之此與土喪  
為廬不塗堅也寢苦草也枕草而枕之此與土喪  
禮同惟枕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夫時喪服士與大夫  
臣問曰唯卿為大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其家  
齊小國唯卿可以當大夫行大夫禮已位卑故也  
按禮子男之卿當列國大夫當天子大夫禮已位卑故也  
次國之上卿當大夫當天子大夫禮已位卑故也  
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夫當天子大夫禮已位卑故也  
當其下大夫見魯蓋晏子雖大夫而正可當士也

侯環卒公作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不伐喪故書還以善之  
齊靈公會葬  
晉欒黶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欒黶懷子族文子獻公為魯故會諸侯國齊荀偃將中軍歸卒視不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齊侯之妻也  
其姪驤聲姬生光以為太子兄子驤聲姬生光以為太子  
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國



喪而還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灋藍

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專從君

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

備告揖之乃登杜云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

城聞師將傳食杜云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

大夫在夜縋納師臨衛于軍齊侯

莊公名光在位六年法魯征殺伐曰莊

二十一年○夏六月庚申公會齊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考小邾子盟于澶淵市然反衛地在頃立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感服故書喪出盟

已酉襄二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立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還音旋二子齊公族

辛亥襄二○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書遂者其共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及鄭朝欽將東

齊侯輕兵掩其不爲其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殺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

王孫揮爲申驅軍名成秩御首伯申鮮虞之傳擊

前鋒

爲右子一伯爲中驅帥傳擊申鮮虞之曹開御戎晏

父戎爲右公戎車貳廣公副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癸爲右貳廣左翼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爲

右肅龍師爲啓之肅肅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

右肅龍師爲啓之肅肅商子游御夏之御冠崔如爲

右燭庸之越駟乘夏之御冠爲大駟一車本三

崔任寵獎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

必受其咎樂難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註陳完

陳完生稱孟夷孟夷生潛孟莊見崔武子曰將

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

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何有言不

晉也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不得其死君伐盟主而已欲殺君是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行義過君尚自裁抑不

於衆故知必不得其死蓋齊侯遂伐晉取朝欽音

爲二隊入孟門晉隘登大行山名在河張武

軍於焚庭晉地成郕郕取晉郕郕邑城封少水封晉

少水爲以報平陰之役平陰役在十乃還趙勝帥

京觀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孺勝趙之子東陽晉之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救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音阻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

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杞殖即杞梁華音化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莒子黎曰請有盟華周對

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

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

行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則言若必有罪若免於罪猶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

室下賤也言若無罪則弔當

仲孫羯帥師侵齊齊崔杼帥師伐莒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黎滕子成薛伯杞杞伯文小邾子穆夷

儀公作陳儀本邢地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秉許男

伐鄭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

楚子欲朝康王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見

楚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因記社大蒐使客觀之

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也法欲

疆如楚辭且乞師齊無字陳文子之子齊大夫解

行師師送之遂伐莒齊介根介根莒邑陽城縣

齊侯與莒平因師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將以伐齊水不克冬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救

鄭諸侯侯晉侯使張武致楚師求于鄭

欲得鄭人鄭知其地利也鄭人卜死射大吉公孫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當甲下之對

日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國無大小其上下位

叔曰不然叔無松栢徐力侯反徐扶苟反松栢

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已皆乘乘車下乘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特社

皆取胃于橐而胃橐其衣也入壘皆下搏

人以投收禽挾囚挾四廣言生死者弗待而出射大

卒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不待對曰



者志入而已言昔之志入也今則怯也今之志怯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亟數也言昔壯今怯變之數也楚子

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師送陳無宇

癸丑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八

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龍友齊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晉不討賊

與之城書同盟以見齊亦與盟同心為惡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魯大夫崔子將有

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寇害為

微和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無所得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桓公之弟

亦桓公後姊女兄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使偃為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桓公之祖臣出自桓

偃桓公不可皆同姓武子楚之遇困三次下之大過

三變為異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坎為中男夫之象兌為少女妻

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交辭困於石據於

坎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幽困於石往不濟也指九

為地剛而石義石不濟指九據於蒺藜所恃傷也指九

可謂上故往不濟指九據於蒺藜所恃傷也指九

此蒺藜生於下故恃傷蒺藜布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幽無所歸也六三居位與上六無應為不見其妻

之期將至要其可得見指九崔子曰娶也何害

先大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驪如崔氏驪數也

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

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間說同悅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史云賈舉乃

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言為且子之役故莒子朝于

齊且子役在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指楹而欬撫拍也侍人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為崔子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擲有淫者不知二命命謂

以晝夜警備也言杼疾不能聽命晝夜以近公宮

故先當警備故陪臣干其職今得淫者

不知有二命放之也指九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教封具指九襄伊



僂墮皆死此賈舉乃莊公娶臣非侍人賈舉也祝

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氏祝佗

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

皆死荆亦娶臣侍魚監取魚之官崔氏殺馮于

平陰所養非國士故死難皆變寵也晏子立于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

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君不徒居民上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徒求祿養當陪養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之枕去聲以公與三踊而出與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盧蒲葵奔晉王何奔晉皆莊叔孫宣伯之在齊

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宣伯即魯僑如成十六

子納僑如之女嬖生景公于丑崔杼立而相之慶

封為左相慶克子盟國人于大宮齊大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

者與有如上帝乃軟註如上帝讀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

盟歸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殺一本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問丘嬰以惟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

暱匿藏也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舍止也奔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與一誰能懼我遂舍

枕轡而寢恐失食馬而食去聲駕而行出奔中謂

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

莊公于北郭北郭不實于廟也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妾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里孫人姓因名

九乘又有甲兵杜註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

輕車北軍五校七軍陳至茂陵以榮之是也按檀

也齊九乘亦時之制也四陽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

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使隰

鉏請成隰朋慶封如師男女以班班別也係累別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器之屬自六正晉三



卿之五吏軍卿屬三十帥軍卿屬三軍之大夫百

官之正長群有司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伯惠

君含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景公名杵臼莊公異弟母襄二十六年即位哀五年卒在位五十八年諡法由義而濟曰景

乙卯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齊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叔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封叔孫曰豹聞之服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

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無風篇名取鼠有皮

○齊崔杼生及彊而寡寡夫特也偏喪曰寡聚東

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先夫棠與東

郭偃相崔氏之弟也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

請老於崔崔邑名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崔子許之偃與無

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宗廟必在宗主宗廟主成與

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

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指敢

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魯大夫

盧蒲癸曰彼君之驕也莊公指天或者將棄彼

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

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

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弗一作不使國人駕

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不止一身

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

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

俾其家其妻縊東郭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其宮不崔明夜辟諸大墓

丙辰襄二○冬齊慶封來奔書名罪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即子之則以其

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內實實物

賊者以告而反之孔氏曰莊公黨崔氏以爲賊封

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辨別子不辟

宗皆姜姓出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



圖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圖音短謂止取詩中一

後之禮也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廢使執寢戈而先

竊更之以驚也公膳日雙鷄公家供卿大夫膳饗人

其洎饋御者進膳於卿大夫之人洎子雅子尾怒

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

歸父告晏平仲析歸父字子家平仲晏弱之子皆

雅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不取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

北郭子車名佐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

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桓子即無字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道六達謂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貪貨財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報師示子之兆曰或下攻師敢獻其兆

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

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謂歸慶季下

之印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無字偽泣慶

嗣聞之嗣即子息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

必於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

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若慶封有幸則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不封歸盧蒲姜謂癸曰盧蒲姜癸

女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

剛傲自用也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

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

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麻則爲尸

祭之慶集爲上獻集音繹即繩盧蒲癸王何執寢

戈慶氏以其甲還公宮廟在公陳氏鮑氏之圍人

爲優戲也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善猶憤也漢書云且觀優至於魚里里名優左魚

樂雅子高子陳無鮑國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

擊扉三桷也爲內應期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

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莒莒音莒

之屋脊也援太廟桷動屋棟言其有力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

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言欲奪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入內宮脫祭服慶封歸遇告

亂者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弗克反陳于嶽嶽里請戰弗許遂來奔獻於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光也人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



三八

祭禮也。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以祭示有所先也。祭遠散所祭不恭也。禮祭錫羹於上。錫之

是食體各有其處穆子不說使王爲之誦茅氏

詩名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

飲予之朱方方吳邑名句音鈞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一則與伯言赤子曰天所富淫人慶

天其歟之也其將聚而殲焉殲盡掃之也後○星

喪群公子於鉏在魯公子叔孫還

在燕還音買在句瀆之丘齊音鈞豆及慶氏亡皆召

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此殿其鄙六十。

上  
左傳齊卷之八  
戊五十一

弗受之也此屬齊界者以此屬之鄆六十邑與之子產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咎壘曰慶氏之邑延谷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以此戾乃定谷足寧亡無曰矣在外不得

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吏無遷也。幅說文布

是合兩端持經中節者夫民生尊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黜猶放也嫚傷易也利謂利有幅度也利過

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

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公致還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欒于北竟釋放也放之於

外求崔杼之戶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臣十人。治也。崔杼其有乎。十人不足。

以葬崔氏亦有同謀十人然後能既崔氏之臣曰。

廣我其攘壁之大壁與物相攘吾廣其攘於是得之十二

月之夕勅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以其棺

乃啓木三市國人猶矢之皆曰豈予也

十九年二月辛卯齊侯公于北亭如兆域

高止出奔北燕。厚之子廆表厚之孫北燕。

秋九月齊公孫子舊子公孫子寵子放其大夫高止於

存  
戊子

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羅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

爲功且重故難多之○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

十月庚寅閻立本誅討圖盧高豎曰苟使

高氏有後請到邑亦久立敬仲之會指燕良敬仲

也乃敬仲玄孫與博異良謂以爲賢也十一乙卯

齊子毛書問在眼欲文之欲以計吏帥

師以伐陽州。伐會也。我聞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麇。立

嬰以說于我師歸罪工倭灑省寵孔出賈寅出奔

出群公子



壬戌昭齊侯田於菅菅齊東盧蒲癸見癸二十八年放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短也訓義下者多方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被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即前癸告慶封言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文遠放

○北燕伯欵出奔齊失地故書名不書大夫逐之而奔齊其退賢用不肖也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

子司馬竈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陳氏二惠寵奕猶可尾雅皆齊惠公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號強也奕明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主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句即士文伯與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云燕與齊平冬齊伐燕問無異事故不重言

何從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李氏云當載此

平五年傳有齊燕平之在魯謂魯與齊月則謂燕上之盟耳

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

罪公孫皙曰齊大受服而退侯蒙而動可也二月

戊午盟于濡上濡乃官又杜云出高陽縣東北至

莫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璫玉積竿耳瑤玉也積竿也竿耳王爵

也耳故云此器旁不克而還

丁巳昭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公孫子旗欲治其室

也子旗樂施丁丑殺梁嬰子尾八月庚戌逐子成公頃

也子固子工子成弟子車頃公之孫捷皆來奔不書

也而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子高強也其臣曰

子尾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

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

不信則數人告將往良氏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

氏子旗不敢往子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將服而

逆之去戎服着燕游請命子旗問桓對曰聞彊氏

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

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

吾又寵秩之又為之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尾子



子雅相好若相攻是棄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叔所以服弘大也周書康誥惠不惠茂不茂

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晉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項公靈公樂氏所事君言其降

已昭 ○夏齊樂施來奔齊公作

齊惠樂高氏皆嗜酒子雅子高強信內多怨

信婦人言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

子曰子旗施子良將攻陳亦告鮑氏桓

子掩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桓子授甲往鮑氏在途遇子良醉而馳騁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諸信實也言樂高氏不實攻我聞我授甲以禦之

伐字今本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

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勇猛于守宜也晏子仲端

委立於虎門之外禮也四族召之無所往其

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

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

以靈姑鉅率吉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之族請斷

名卜以之率戰吉鉅音平

三尺焉而用之不取與公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

敗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又敗諸莊六建謂國人

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樂施高強求奔書非卿陳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

為愈義利之本也諡利生孽姑使無繇乎可以滋

長者謂過其分也言讓乃德之主為美德所以然

其利無爭而能長保其利者為愈也若利則各得

必謀之反生災孽今子讓於公是有益其利則人

義不繇利有義則可益長其利也 桓子盡致諸

公而請老于莒齊邑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

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覆張曰桓在上曰幕棘子

棘里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

夫子子周本無邑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友

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子城子八年子旗所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邑國之

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大雅文王篇陳猶敷也載國語註成也按詩作桓

公是以霸桓公亦用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

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

辛未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不言



未得國都也陽即唐

十二年春齊高偃高侯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唐衆欲納之

昭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地也下邳取慮縣東

齊侯盟于蒲隧從徐子會齊師已故賂以甲父之鼎

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齊侯遠有

成而還莫之亢也之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

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詩雅兩無止篇言周為天下之宗今既衰滅則民無所止定執政大夫皆離居異心莫肯念民之勞肆詩作勳

已卯昭齊侯疾遂齊侯疾遂齊侯疾遂齊侯疾遂

與齊齊侯疾遂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謂過於先君

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嚚以辭

賓國器也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也盟在

襄二十七年見楚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武之家事可對

祝史祝史陳信不愧陳武之祝史告神辭皆其家事

無行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

宣天子之允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成襄公曰

據與寡人能事鬼神欲誅於祝史子稱是

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

無違事外內家國也上言在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信謂言其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

神神者庶神福非孤疾也老壽非昏天也忠不欺信

其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怒怨怒

欲厭私厭偏也其害欲厭足其私情高臺深

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違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後人指子孫恤後人

不憚鬼神神此言不神怒民痛無怨心以史薦

信是言罪也若直言無罪其益生

若掩善其過失回數其進退若掩善其過失回數其進退

美善是矯誣用鬼神進退美善是矯誣用鬼神進退

美善是矯誣用鬼神進退美善是矯誣用鬼神進退



罪則矯誣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

僭慢於鬼神其為暴君之使告鬼神也

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衡鹿守之

澤之荏蒲舟鮫守之

虞候守之

祈望守之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

僭介之關暴征其私

言異服之人不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

常無藝

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

僭令於鄙

人少不給

損聊攝以東

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於

沛招虞人以弓不進

公使執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

弓以招士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造焉

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一

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爭

味

政

樂

爭

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

氣

南土西金西北石北五聲

六律七音

律五



是一所歲之所在是二所月之所在是三所也  
云漢書律曆志開七始謂天地人四時即七始之音  
八風風東北曰條風東南曰明庶風西南曰清明風西北曰廣莫風又各名九畝六府三事金木水火土  
生為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疏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時幽風狼跋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少昊氏季荊因之前仕則及虞  
有逢伯陵因之逢音龐殷諸侯蒲姑氏因之姑蒲  
氏殷周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  
乙酉昭二 齊有彗星史謂出東北齊侯使禳之晏  
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誦誦音叨疑也與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以  
除穢為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同以受方國詩大雅文王篇翼恭慎貌四

方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  
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此逸詩言我無  
之故是以民流散若德同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  
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史以為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豆區釜鍾之數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  
一五升 其取之公也薄量取其施之民也厚  
公厚歟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詩小雅車牽  
雖無大德與汝要有喜悅之心亦當歌舞之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在上大夫止施  
不得遷改在下四民止守國法農不移工賈不變  
士不濫四民各守業申上文民不遷意官不滯  
大夫不收公利治音叨杜云慢也接漫大貌言在  
敢收公家之利此言在上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  
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此自禮之君令而不違

之求命也君於文以口以發號令傳曰臣共而

不貳納子於傳所謂共而從君是也父慈而教教則能

也弟敬而順順也夫和而義義則和妻柔而正正則

之善物也行禮而不自人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

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是以先王上之尚也

來奔皆景公子萊人欲之曰景公死乎不與理三

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請

將何

安孺子名茶景公妾孺子安其號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

茶不書公子逐父命篡國誅不子也繫之齊者見景

齊陳乞乞無字子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立茶欲

每朝必駭乘焉駭驚也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僂

蹇將棄子之命假蹇驕傲也皆曰高國得君必僂

我盍去諸許言諸大夫欲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

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及朝則曰彼虎

狠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許言

禍矣許言恃得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安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

陳乞鮑牧鮑國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

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莊六建國人追之國

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莊六建國人追之國

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莊六建國人追之國

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莊六建國人追之國

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莊六建國人追之國



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

子與之

弦施來奔

弦施不書非卿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邴意茲齊之

陳僖子

即陳僖子

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即齊公子鉏居

嘗獻馬於季孫不

之出萊門而告之

萊門齊之

關止知之先待諸外

簡公也

陽生戒止勿洩

使止歸戒之遂行

人知之

國人雖知而不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母僖子之妾

與饋者皆入使陽生隨饋

卯立之將盟

盟諸大夫

鮑子醉而往

鮑子醉而往

鮑點曰

差所且及主車

此誰之命也

于鮑丁

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鮑子曰女忘

君之爲孺子

而折其齒乎

而背之也

杜云景公嘗謂鮑子爲牛使茶牽之

茶牽地故折其齒而故也

悼公稽首曰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大夫

可立不可使

鮑氏爲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大夫

與無以亂則所願也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乃受盟

使明姬以安孺子

如賴

使景公別妾以去

三甲拘汪說囚王豹于句賈之丘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公變臣其茶

黨公使矢毛告於陳子

大夫

曰微子則不及此

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

二不置

二多難

曰君舉不信群臣乎

以齊國之困

困又有憂

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

毛曰君大訪

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小事

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葬諸父冢

公羊曰齊陳乞弒其君舍弒而立者不以當國

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諉也

諉諉

爲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

吾欲立舍何如

陳乞曰

所欲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

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

吾聞子蓋將

不欲立我也陳乞曰

夫子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

正必殺正者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子者也

走矣與

之玉節而走之魯

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

除景公之喪

期而小祥

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母有魚鮓之

服期者除

服期者除



祭常乞之子其母乞之妻也齊俗婦人皆祭事故不言乞之祭而言其妻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

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言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

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

囊而至於中雷也中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然

驚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闐然也出頭貌陳乞曰

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悼公名陽生景公子安孺子兄試孺子自立哀七年即位十年弒在位四年諡法中年早

悼公大曰

左傳齊卷之八

甲寅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闐闐尺善反在東平齊

人歸謹及闐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

季鮒侯通焉鮒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鮒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闐或譜胡姬於

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秋及齊平九月臧賈如齊賈如齊賈如齊賈如齊

立明來泣盟立明來泣盟立明來泣盟且逆季姬以歸季姬以歸季姬以歸

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曰公

謂鮒子或譜子子姑居於路以察之若有之則分

室以行若無之則及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

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潞音細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闐季姬嬖故也

乙卯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八年夏齊

子如吳請師伐魯秋及魯平故辭之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

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倣師

伐齊

丙辰哀十年○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不書

齊○葬齊悼公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齊地邾邾

徐承吳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

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利去秋卜救鄭事不再令不襲吉襲重

此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轅即犁也隰陰縣轅隰陰縣轅

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倣師

伐齊齊未得志

簡公名壬悼公子哀十一年即位十四年

丁巳哀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也書國書主是戰者罪其輕敵不恤民也吳狄之戰不書公

為郊戰故魯戰于郊見魯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

博齊邑屬壬申至於贏齊邑亦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晉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子皆吳

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高張之子宗樓

將下軍齊大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得志書

死也欲獲宗子陽與問立明相厲也子陽即宗橫

子相勸桑掩齊御國子即國公孫夏命其徒欲虞

殞之將虞之敵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王逆陳

氏族其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

也今人共八尺繩為俘獲具吳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伐晉戰夷儀伐使問弦多以琴弦多

六年齊音同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

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進金退傳言吳師甲戌戰

於艾陵齊地展如敗高子吳敗齊國子敗齊門巢

上軍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立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獻

獲于將戰吳子呼叔孫即武叔曰而事何也問何

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

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即子貢曰州仇奉

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使大史歸國子之元元首

寘之新篋以玄纁加組帶焉其首以玄纁也

下國言天若不識知不衷何以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

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桓執其君寘于舒州齊人

絀其君于舒州經

齊簡公之在魯也即士隨父闕止有寵焉即子

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即陳桓驟顧諸朝心不

數顧諸御執言於公執為侯御官陳桓子無字曰

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弗聽子我夕陳逆

殺人逢之逆即子行陳氏族也遂執以入執入陳

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逆詐疾因

肉於中酒饗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

陳宗失陳逆懼其為患故及盟初陳豹欲為子我

臣豹亦陳使公孫言已公孫齊已有喪而止既而

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身長而望視陽也事

君子必得志得君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

以告詐多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

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



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盡逐焉子謂不從遂告陳氏桓子行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桓子行舍於公宮使謀子我先

內應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世本僖子

簡子子孫宣子共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意茲子芒盈

鬼子子孫與成子常八人二人共乘故四乘尚意茲

一作鑿茲子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聽政處

子我在公宮因出迎陳氏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成子入及閉門不納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公之侍人禦陳氏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檀臺成子遷諸寢成子徙公公執戈將擊之疑其

大史子餘曰齊大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

于庫以公聞公猶怒將出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

劒曰需事之賊也需疑賊誰非陳宗言陳宗所不

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圍與大門

宮中之門曰聞大門公皆不勝乃出出奔陳氏追

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

以告殺諸郭關齊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東郭賈

也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邠衆知而

東之子方僑公命取道中行人車行及邠出雍門

齊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

有私爲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東郭賈奔衛子方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

早從鞅之言不及此陳氏不諱○甲午齊陳恒弑其

君壬子舒州孔立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

齊弱又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

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

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孔子常爲大夫時已致

平公名爲簡公弟田常弑簡公立之哀二十五年

十五年卒

辛酉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經

庚午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十六年宣叔以晉師

伐齊取汶陽在成寡君欲徵福於周公願乞靈於

臧氏臧氏世勝齊臧石帥師會之賈如子取廩丘

齊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齊大君

甲政暴往歲克敵去年禽今又勝都取原天奉多

矣又焉能進是衛足言也之過後將班矣晉師乃

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夫大曰以寡君之在行牢

禮不度政展謝之陳氏

春秋左傳類解齊卷之八終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九

蘆泉劉績編註

紀

姜姓侯爵炎帝之後其地在東莞劇縣本在東海贛榆縣紀章城今屬淮安府海州後遷北海劇縣漢志有紀亭紀訛為劇在青丘臨胸胸音壽光縣西故魯連曰胸劇之人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有紀城內有臺旁有劇南城即漢縣也為齊滅

庚申傳  
倫音  
作製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穀梁曰九月紀履綸來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

之也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傳列當國以國氏平者以國氏進大夫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

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

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

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

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註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稍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綸也

○公羊曰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婿禮不稱主人為養廉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

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

之則不得不稱使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違故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

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

親迎昉於此乎齊人語也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

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

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

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乙丑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為紀侯夫人

于紀國不與嫡俱行今始歸于紀非禮之常且其賢

可以屬婦行故錄其本後例而特書之穀梁曰其不

微無足道焉爾

甲戌桓五年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乙亥桓六年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公左 ○冬紀侯來

朝



夏會于成紀來諸謀齊難也成會地在泰山○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紀地後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時二公子公齊齊公欲納惠公

戊子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部齊欲滅紀故遷三邑之邾鄆吾在朱虛縣東南音茲在北海都昌縣西有營城六十里有紀民胡氏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強暴用衆以迫之爲已屬也

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入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季紀侯弟鄆戶主三年庚寅莊○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反紀邑也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鄆爲附庸以冬公次于滑縣鄭地在陳留襄邑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謂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屬

凡師一宿爲舍止而舍息也再宿爲信再宿得相信問也

過信爲次次止也而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公羊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曾子白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服罪謂紀先祖諸齊其事見後曾子白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即其言次于即何次欲救紀而後不能也齊將滅紀紀有他師失後五廟者諸侯五廟紀季以宗親令外有出女有罪其子孫不敢請救也冬公次于

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儀辛卯莊四年遇于垂紀紀侯大去其國歸甚之大還大

丑齊侯葬紀伯姬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平周紀侯諸之

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下之曰師喪紀侯諸齊哀公於周夷王而烹之

分焉師之其半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襄公言已死可以當

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白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



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言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無紀國也。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  
會聚猶會同也。言諸侯必有朝聘會同，禮其辭也。令必稱先君，相接如所稱，猶先君之好類也。今齊紀先君從紀侯來，不可稱是無辭說，廢會聚朝聘之禮矣。何復爲諸侯而並立哉？故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  
其今之子孫也。  
**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  
得如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疾惡也。言時無天子，方伯將如之何？緣以先祖之恩，雖惡不能誅，紀罪則滅其國，亦可也。蓋許齊爲復讎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徒生也。無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曰：三月，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註：禮諸侯絕傍蕃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已亥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鄭。  
四年紀侯至北始歸于鄭者，紀侯方卒也。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紀公羊曰：其言歸于鄭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鄭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丙辰莊二。丁巳莊三十。○夏師次于成。  
傳：無師，字秋七月，齊人桓降鄭。  
鄭今密州有鄭城，杜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鄭城。  
**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氏曰：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  
**秋七月，齊人降障降，猶下也。鄭紀之遺邑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曰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  
**○公羊曰：鄭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爾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九終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九

成十

春秋左傳類解莒卷之十

蘆泉劉績編註

莒

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安立縣猶有渠丘亭

己姓子爵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漢志贏姓

世本曰自紀公以下為己姓按文七年傳曰穆伯娶于莒戴己生文伯計己姓已父非始紀公也鄭語以祝融後曹姓鄭莒註又以其地漢城陽郡莒縣莒為己姓昆吾之別封未詳

夷君無諡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王公始見

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為楚滅漢志通三十世為楚滅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十

成十

庚申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向舒亮父姜姓小國炎有向城弗地曰入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

氏還

旋音

甲寅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叔姬莊公女稱字者大

逆則稱女尊卑別也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內謂接

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義未安

紀公

名庶其文十八年弑



十子文○昔弑其君庶其先儒疑以作之謂僕因國  
與試國語亦作大子僕殺紀公經不書子弑父其義  
辭與試國語同詳見下公羊曰稱國以弑者衆紀君之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殺季佗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故經不書僕來奔公問  
其故季佗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

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民則法也謂行合法而可以人法也德即孝敬忠  
信類如動容周旋中禮乃盛德之至也食音似  
養也言法以觀其人之德有德則任之以事治  
則考其功成則舉以養民引此以明善則用  
之包下文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  
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類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忘之毀壞也賊害也掩匿也藏隱物  
非所有也姦惡也魯語作用執之財為姦蓋本惡  
物而用之亦惡人也主藏猶藏主如紂為逆逃主  
是也類利也用人言竊物者為盜若人用人所盜  
此賊者為姦此自物言二者乃大凶德有常法必誅  
無赦故在九刑不遺失若納宮僕則是主藏受誅

王則是教姦也九刑之書今亡引行父還觀莒僕  
此以明惡公去包下文而德意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言德大賊藏姦為凶德夫

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  
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是以去之還音旋反復觀之也姦兆謂人用其  
人利賴其物則為主藏不言姦者文也度自檢束  
必欲合乎法度也又言孝敬忠信為言德大賊藏  
姦為凶德今言僕無吉德而有凶德以之教訓民  
則昏亂民無所法是無善也不檢束於善而在凶  
德是有惡也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項之號  
以當逐去之五才反擣戲音大臨危降庭堅字  
蒼舒隤音數音又擣戲音大臨危降庭堅字

仲容叔達為卑陶之倫

齊聖濟濟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齊肅也聖廣大淵深也明哲  
和也謂其和於物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帝嚳  
之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杜云  
號契朱虎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忠盡已也肅整共敬懿美宣通也慈柔惠順和  
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  
堯成其美不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故地無不平土無  
不土既平萬物得以生成也孔安國曰水土治曰



平五行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內平外成五教即義慈友恭孝也內平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比周天下

之民謂之渾敦渾敦內賊害也比周暗也謂外誘義而

也類不善之人相親密也比周猶親密也言與醜惡

文義當是以其好惡德比周惡少昊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

菟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毀壞也廢棄

其位也諸毀人之行也庸用也回邪也服奉行也

菟求也慝隱匿也言用譖誘回邪者行其讒言求

則頑舍之則嚚傲狼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

之禱祝話言善言也告之則心頑無知不告則口

天之常禱祝無傷匹貌朱傳惡獸名因以亂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黃帝時貪于飲

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貪不知

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

之饕餮金王曰貨布帛曰賄侵取人物也欲狗己

情也自人言聚集也歛收也自物言非帝

王孫故曰以此三凶貪財曰饕餮貪食曰

實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禱祝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魘魅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投棄也裔

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

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慎謹也徽美也五典即上文五教從順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此自舉曰實于四門

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四門四方之門書註云實者

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實穆穆和也史記舜有大

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

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渠立公名季佗又名朱庶其子宣元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宣元平莒及邾莒人不

肯公伐莒取向邾已姓國濰東海郡有故城與莒相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用兵

不以禮治以亂平亂何治之有莒邾本兵亂又以

亂不無治何以行禮

癸亥宣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伐之書人賊



也之

宣乙丑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齊稱師者貶其動大衆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公立于池上池名莒夷無諡因曰城已惡莒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

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幾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

或思或縱也狡狂也言狂夫思開國利社稷甚多

然者以欲伐人者有如此故兼并成大國亦多所以

乎所伐國又不自備縱其所爲故也勇夫重閉況國

已卯成

楚共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

入鄆鄆名別邑漢東莞縣有鄆亭今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

潰奔莒民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

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周匝十二辰爲浹辰而楚

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

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詩也莒

滑澤無毛可爲素蒯音快茅領可絨席姬周姓姜

故預備不棄也言備之不可已也

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葬稱諡莒行夷

黎比公名密州朱之子成十五年

已未襄二〇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即買朱鉏

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黎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

之乃立胡云趙氏作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

則弑之二字不通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傳例弑君

罪也謂展與之惡人所共知買朱鉏弑之惡難

見故不書展與而書君名言罪在君微顯幽義

也不書趙穿而書趙盾弑夷皋示爲人臣盡臣道

否則反坐弑君不書展與而書莒人弑密州示爲

人君盡君道否

著丘公名去疾黎比公子黎比公卒展與立奪

在位十四年卒

元申昭〇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

弓帥師彊鄆田去上聲公

莒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獲鄆田因

莒亂也此春秋取鄭見魯於是莒務婁齊胡及公子

滅明三子皆展與黨以大寵與常儀廢奔齊二邑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群公人可棄乎

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烈文篇競

癸酉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著丘國人弗順欲

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即莒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

善於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於意恢公子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

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

於齊齊隱當公子鉏送之有賂田以田

郊公著丘公子著丘公卒在位五

共公名庚與著丘公弟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莒子奔紀鄆紀鄆齊邑

榆縣北十五使孫書伐之陳無宇之初莒有婦人

莒子殺其夫已為婦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初麻為繩度城上而投所番於外及師至則投諸外杜云婦人隨之而出

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

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

盟齊侯莒子如齊盟盟于稷門之外齊城莒子

是乎大惡其君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庚與入國不書而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試利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為存帥國人以逐之夫存莒庚與

將出閭焉存執父而立於道左父長文懼將止死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過之謂過烏存以力聞可矣

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申哀十四年○莒子狂卒狂其逆

春秋左傳類解莒卷之十終

齊

齊

齊

齊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一

蘆泉劉績編註

晉今太原府有太原縣平陽府有翼城聞喜曲沃絳州絳縣並隸山西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古夢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因名之成王滅唐遷唐公於杜降為伯後封虞叔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虛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唐叔子燹父嗣封改為晉以其地有晉水故也晉侯子武侯寧族武侯子成侯服人徙曲沃在河東聞喜

縣成侯子厲侯福厲侯子靖侯宜舊立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徙絳今絳州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大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復國是為文侯立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徙翼今翼城縣東南有古翼城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不果入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解代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為莊伯弑晉人復立孝侯子郤

是為鄂侯鄂侯居翼二年入春秋莊伯居曲沃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蓋用夏正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至武公并晉又都絳後徙新田今絳縣復命新田為絳以絳為故絳至定公午三十一年獲麟又傳六代為三卿分其地

翼鄂侯名郤孝侯子二年入春秋在位六年隱五年奔隨立其子光六年復入居鄂

曲沃莊伯名緡桓叔子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隱十一年卒在位十七年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王平王也尹氏武氏翼侯奔隨氏皆周世族大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隨音

于翼哀侯翼侯之子也名光號公周卿士

翼九宗五正九宗即懷姓九宗一姓為九族也五正即職官五正五官

于隨納諸鄂翼已立哀侯項父之子嘉父項音傾晉大夫皆強家逆晉侯

翼哀侯名光鄂侯子隱六年即位九十年桓三年為武公獲次年殺之謚法恭仁短

曲沃武公名緡莊伯緡之子隱八年即位莊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八年謚法威彊敵

武德曰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

命之曰仇仇是晉地穆侯七年伐條難其弟以千畝



之戰生命之曰成師穆侯十年戰于千畝有功是

地名師服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

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反是則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有古

今君命太子曰仇第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晉文侯卒子昭故封桓

赫于曲汭侯之孫寧賓傳之  
之高祖父師服曰

吾國分封子弟諸侯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夫子

美區爲諸侯言位子家爲卿大夫殂置側室側室廢子也得立此一宵大夫自武宗始爲大夫

傳譯並有說室曰穿是也力夫不貢宗者其嫡子

親為大宗其次子別為小宗庶  
 訓也即小宗是也昔言嫡子  
 士有隸子弟士卑

其子弟爲僕隸禮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工商

親之皆以上皆言立同有等衰姓者本大末小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覲覲今晉旬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父乎天子建國如服之僕不當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

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歸曲沃晉人立

孝侯子平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

侯子鯉也翼人立其弟鄂侯晉人攻莊伯賊郕曲沃乃立孝侯

南郊鼓曲天戈翼。  
作于  
鄂侯生哀。侯哀。侯侯。陰庭之田。  
鄧邑  
陰庭。

二  
三  
三  
八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

萬莊伯弟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

東汾陽縣入河下濕曰驂絰而止夜獲之絰音袞

武公所復及樂共叔共育恭

翼小子侯即位七年爲曲沃武公殺在位四年

名之死亦名之蓋取此義也

七年冬曲沃伯詔晉小子懷殺之

命勃仁立晉哀侯之

翼緒侯 第八年即位

左傳晉卷之十一

戊寅年 秋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翊	夏陽縣	生荀
甘	國名	姬姓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即武滅

晉侯緡以寶鉉賂周僖  
故之一平小國也

獻公名倭諸武公子莊十八年即位僖元年卒在位二十六年諡法博聞多能曰獻

晉桓莊之族偁也桓伯乃桓叔子譚也

公患之士蔣曰中轍之父晉大夫去富子則君

公子曰計也已公曰爾註其事士蔦與君公子謀

言竇二帝去之勢力者

十四年 夏 二爲文身君公三言侯希冲臣之二



子即桓莊之族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無桓莊之偏矣

十五年莊二晉士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而處之城晉聚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為卿以賞其

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深深遠也武公都絳至是

乙卯莊二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烝於齊姜武父

公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

狐姬生重耳唐叔子孫別在戎者以狐為氏狐偃

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鄭云姬姓也狐氏也

戎國也凡姓別婚氏別貴賤此言狐姬者明此

姬出於王子狐之後貴族女小戎子生夷吾小戎

故兼氏言之狐周平王子非戎我姬姓在臨潼縣

傳之戎子通男晉伐驪戎驪戎二十四里有驪戎城

杜云在京驪戎男女以驪姬人男爵也納女於驪

北新豐驪戎男女以驪姬人男爵也納女於驪

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梁氏五與東閼嬖五幸臣名五居東閼傳曰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蒲即平陽蒲子縣二屈平陽不可

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

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

宜乎宜乎宜乎明也伐功也廣莫廣也莫莫然清靜也

曰狄地寬廣無人民者皆為晉都邑則晉侯說

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

子皆鄙鄙邊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

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未廣五寸為

古者二人并而耦而

庚申閏晉侯作二軍王命曲沃以一公將上軍大

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叔帶五世孫畢萬為右

畢公高之後以滅耿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鄭

故耿滅霍求安縣東北晉滅魏三國皆姬姓還為

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

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御都城指曲

下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

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長子知其父欲

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逃有今名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晉掌

夫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兆萬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兆萬初畢萬筮仕於



晉遇屯坎上震下之比坎上震下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固比入

震為土震為土車從馬車從馬國語云震車也

足居之兄長之足居之兄長之母喪之衆歸之母喪之衆歸之

六體不易六體不易詩所謂體無咎也

合而能固合而能固公侯之卦也公侯

之子孫必復其始之子孫必復其始公侯萬乃其子孫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里克諫曰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

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誓軍旅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也此以上言

下君失下君失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可使大子論帥師之義不

威君失其官威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

聞臯落氏將戰聞臯落氏將戰按將猶持也固執而不變意

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教之以軍旅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

師師公衣之偏衣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佩之金玦孤突御戎孤突御戎父皇耳外祖父

先友為右先友為右先友為右

夫為尉夫為尉先友曰本身之偏握兵之

要要兵金玦所以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患

馬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馬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微驗也事之行止

之章也之章也華其躬故曰章華其躬故曰章佩衷之旗也

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始謂春夏為四時之始

重服其身則衣之純重服其身則衣之純不離意純不離也

則佩之度則佩之度度有法度有法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

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

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免之狄可盡乎梁餘

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

行服宜社肉行服宜社肉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

之常服以韎韐為弁又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

以為衣而素裳白帛也



曰尤奇無常尤奇無常語所謂奇金玦不復雖

復何為君有心矣子有奇大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

阻之曰盡敵而反夫阻之也注猶疑之國語云

先祭阻也詩云自遠伊阻往夫指獻公言獻公狂

故命以此服遠隔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

不如違之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雖君心寒薄

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

伯諗周桓公云也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

適大都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及於難今亂

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安民欲太子逃子

其國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勝也

乙丑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禮大

卜小事用筮物生然後有象象而後有筮且其繇曰

繇音由專之渝也攘公之翰杜註美也一薰一

菑十年尚猶有臭臭言惡遠禍難除也必不可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成謀謂二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

之齊姜太子之母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公田

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墳地墳

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內言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

子辭君必辯焉必辯謂公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言

已老若我辭則又使之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

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入誰納我十二月戊申

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

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侯殺子

晉侯僂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為

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實新馬夷吾訴之公使

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警

馬警使偶也無故無戎而城警必保焉保保言也

以馬為計益為冠警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

敬謂不固警之保不忠謂不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詩大雅維城維藩維垣也宗子謂世子繼位

國世于國民服自安而無患失行城如之矣三

年將尋師焉焉用慎也尋師退而賦曰狐裘老矣



音蒙戎亂貌 一國三公 言貴服多 吾誰適從 也主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也社秋

丁卯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大夫 將奔狄卻芮曰 後出同走罪也 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秦所親幸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 以敗狄于

采桑 有采桑傳言去年事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故可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九年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 冬晉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執殺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圖

十年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

之曰以是貌諸孤 小弱也切而無父曰孤言辱 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公死而事與齊生者使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

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

欲復言而變身半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言不能止

忠於申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

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詩大雅抑

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陽陽縣西南 晉卻芮

使夷吾賂秦以求入 梁欲使以土地賂秦納已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 何有

不干涉也言入國能安民則不 從之齊 桓公



會秦師納晉惠公大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

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自黨必有讐夷吾弱不

好弄能聞不過能聞有即長亦不改不識其也

公謂公孫枝曰秦大夫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詩大雅皇矣篇則法也言文王不識又曰不僭不

賊鮮不為則大雅抑之篇僭過差也賊害無好無

惡即不不忌不克勝即不僭之謂也今其言多

忌克難哉言夷吾以忌克定國必不能公曰忌

則多怨又焉能克又焉能勝人是吾利也謂置

不仁則可以進退故移公以惠公不能定國為已利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累事相弒君多矣舍此無

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

乎曰有有則此何以言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

謂不失其言矣其不失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

姬之子也荀息傳馬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

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

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

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

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

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

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

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惠公名夷吾獻公九年獻卒子奚齊立弒弟

在位十四年子圉嗣為文公弒經書僖二十四

年卒十五年者從告魯也諡法恭質受諡曰惠

○晉殺其大夫里克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周大會齊隰朋立

晉侯殺里克以說舊註自解說不棄今將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

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

平鄭聘於秦且謝綏賂故不及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

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

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

也殺奚齊卓子者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

姬獻公私之有二舅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

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長



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  
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  
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  
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  
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  
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  
田而不在驪姬以鴆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  
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  
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  
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  
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  
是何與我之深也過大過也切刻貴也驪言已甚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  
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  
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  
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  
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  
耳為寄矣驪姬又諸重耳故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故里克  
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晉侯改葬共太子即中生秋狐突適下國新戰中

生所遇太子忽如太子使登僕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  
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  
族鬼神食氣曰歆非同族類則氣不祀也君祀無乃殄  
乎殄滅也且民何罪秦謂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大  
馬至又帝許我罰有罪矣敬於韓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平鄭父名也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繆與芮實為  
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  
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  
冷至秦大卻芮曰父缺祖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  
平鄭平鄭舉及七與大夫左行共華  
行音抗右行賈華叔堅驪姬市事反累虎持宮  
山祁昔里平之黨也與大夫平豹奔秦豹平鄭言  
於秦伯曰公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秦也小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  
之違禍誰能出君國安能十一年春晉侯



使以平鄭之亂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

晉侯命武公周御士內史過周大夫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晉謂趙也

十二年冬晉荐饑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

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即百里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

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

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

曰汎舟之役秦都雍晉都絳自渭水汎舟運入河

入汾流東行而通絳故云自雍及絳

乙亥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

地晉地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地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國主山川

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

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晉大肯施

無親秦納晉患幸災不仁幸秦貪愛不祥貪其有

人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射公

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晉許秦五城不與結怨已深

孰恤之無信患作指秦失援必斃指晉是則然矣

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

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晉及罪晉主是戰不書伐罪秦師無名獲晉侯

不書以歸免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母為秦

次妃賈女且曰盡納群公子驪姬亂晉侯悉於賈

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

夫既而皆背之賂晉執政里平等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界東盡虢公之封畧現在陝縣為

也虢界南及華山西南華山為界內及解梁城內

河東解縣為界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

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內為內河南為外也以

上晉河外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

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涉河侯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二四五



車敗言是卦主素伯之軍詰之在已故詩之對

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蠱上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蠱之貞風也內卦巽其悔山也外卦艮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秦師周九月晉侯逆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地晉侯謂慶鄭曰

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

去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之卻家僕徒為右

乘小駟鄭入也來鄭國所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

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知人心故

而服習其道服習道故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

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易與人不亂氣

狡憤狡狂也杜云憤也憤血周作陰在內故曰

張脉憤興張脉憤興動作脉必張起謂外所

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

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萬復曰

師少於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

用其寵餼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

之我怠秦奮晉猶未也觀此秦聞士公曰一夫不

可殺況國乎晉也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佞才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

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

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

囚士戍戰于韓原九月十日晉戎馬還澤而止不謂

又何逃焉遂去之也自用也梁由靡御韓簡號射

為右轅秦伯將止之迎秦伯將獲之鄭以救公

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反首散髮下垂拔蒲撥切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西秦在晉西

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已甚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言群臣敢在下風言天地間君言群臣穆姬聞晉

侯將至以大子瑩弘瑩乃康公與女簡璧使以免

服衰經逆免音問遺喪服也欲自且告曰上天降

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

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乃舍諸靈臺靈臺在東北郭縣周之故臺止晉侯於此不以入杜云自曰守至靈臺四

古本無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厚獻得用也喪亡也大夫其何有

焉何有猶且晉人感憂以重我重音仲指天地以

要我要平聲劫也指皇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指感

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指天地重怒難任背天不

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應焉公子

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適也

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時無始禍勿為無怙亂人

已亂為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

使卻乞告子金呂飴甥且召之晉公聞許晉平使大

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大

子圍代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公田之稅應入

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一曰古者上田不易家百

畝中田一易家二百畝下田再易家三百畝三年

以同美惡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患之

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

子征賦也繕治也謂賦治諸侯聞之喪以君有君群

臣甲兵孺子大子圍也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衆說好惡皆去晉於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

甲甲謂云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案籍兵

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

精故使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邁歸妹震上

之睽兌下震上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

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到音睽割刺也易

也取血以祭承奉也筐方竹器震為竹胡氏云有

血以祭承奉也歸妹上六解女承筐無貺上到羊

禮君親割牲夫人有房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為

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巽敗姬車說其

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相變易也上言

雷為火二者皆在外卦為泰巽姓能敗內卦晉姬

離為火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下持軸之伏免震為車

故火焚旗是離震俱不吉也行師必乘車建旗車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卦上九爻辭睽孤見豕負

之弧傳畧取之也虞翻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

也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

其死於高梁之虛震為長男離為中女此但取男

離是姪從姑象連亡也數周必復易六位故知六

年家室也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此又

此後有如此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



三言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凡物生然後有形象然後有滋衆

滋衆然後有數目獻公之德致敗已久兆在未生

物之先宜在有數可從之時乎蓋言其敗既成史

蘇筮占雖勿從亦必敗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

天傳胥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孽災

王競力也謂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

者皆由人耳引詩以調惠公自致此敗嗚呼損反

合反○十月晉陰飴甥即已甥食會秦伯盟于王

城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謂惠公爲秦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秦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役謂韓戰之後執納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蛾析謂慶

鄭曰盜行乎作晉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敗而

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

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杜云丁丑月是歲

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

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

司馬河東即晉許秦河外列城五

丁丑年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晉二邑名平陽臨

涉汾及昆都涉汾水至晉昆都邑汾水出太因

晉敗也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妻去聲秦征晉河東置司馬惠公之在梁也梁伯

至是嫁女于圉而歸河東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

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父梁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

妾故名男曰圉養馬女曰妾不聘及子圉西質妾

爲宦女焉注妾亦宦

十二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也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

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待執巾櫛以

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

逃歸即懷



甲申信二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

而不至無赦上期約也下期音其周年也狐突之

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

來則免以未期而執突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書已名於所臣

執以自致而明其事人也管子曰令諸侯之今臣

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此若指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舉書康誥言

服自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

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杜云言懷公必無後於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

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持也

人以祿生於是乎得人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衰命趙衰顛頡

魏武子即魏犢司空季子即司空季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廬咎如廬咎如赤狄別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

儵叔劉公之二女名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子印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就

馬出於五鹿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乞食於野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土

有馬二十乘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齊桓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

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脅骨比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伺重耳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

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寘音孫鋪也水澆飯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叔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私僂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村足以居人之上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無緣者右屬爲一舍秦韞秦韞者也秦箭器音卑按傳取胃于秦則凡以收兵器者韞音卑音堅一曰威弓矢器也與君周旋猶也子玉請殺之楚令尹孫楚子白晉其言不孫公子廣而儉廣多易文而有禮失中華易而寬肅敬者忠而能力必誠者未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公惠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夫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妻秦穆姬沃盟既而揮之揮音移器有柄可以注水柄中有道揮兩也韞昭曰婦禮嫡入于室膝御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四以上服自拘他日公享之于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取河水朝公賦六月以佐天子喻重耳還國宗於海喻秦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文公名重耳惠公元後二十四年入晉殺姪懷公二十五年即位三十二年卒在位八年

乙卯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犯欲亡故以犯璧還公子國語所謂載璧也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指水爲誓辭古人誓取眼前不變物以明其信非取義於物如云有知日有知陳宗投其璧于河按所授璧濟河圍令狐今狐在河東解縣西取曰秦秦邑名解縣東南有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晉地名懷公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有郇城西北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祖戊申使殺懷公武公廟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僂即呂甥卻黃將惠公僂臣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不見巨擘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其後會

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求殺余命安三宿女

中宿至宿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社猶在女

其行乎公社披所斬文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言管仲射桓公中

為相若君校舊怨反桓之通則不必命我自當去且畏罪去者甚眾非止我一人而已公見

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

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送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

紀綱之僕凡謂別理絲綫也綱謂大紀也理之為初

晉侯之堅頭名堅也即里兒頭守藏者也其也

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

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沐則低頭心覆則圖反心

異則謀謀則謀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

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

晉而請其二子所生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

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文公先已以叔隗妻秦今又以其姊趙姬請

逆盾與其母趙姬即文公女也子餘辭趙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

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叔隗妻為內子非此年事因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介之推文公微祿亦

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

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記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

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

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

求之以死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綿上為之田以綿上地為推私田以供祭祀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

○晉侯夷吾卒杜以文公定位然後乃

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即納襄王命三日之糧原

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晉侯問

也夫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

而弗食故使處原徑猶行也

丁亥僖二  
十六年  
○冬楚人伐宋圍緡谷作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文公出宋襄叛楚即晉冬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漢山陽郡

戊子僖二  
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伐

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諸侯書爵者

見其以中夏從夷狄之罪非夷之也公與楚結好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攄楚邑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自旦至食時為朝子文時不為子玉復治

兵於蔿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叔教父也子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

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

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

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

有冬楚子文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固

為宋大先軫曰下軍報施宋贈救患取威定霸於

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去年魯入楚乞師伐齊

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閔元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敦加厚也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虞書益稷篇賦今

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

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枝靖侯孫欒賁先軫且

居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荀庚之

中行魏犢為右犢畢萬之孫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

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於是

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二者使民懷生矣將用之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

辭民貨物者不飭價欺人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

未知禮未生其共共恭敬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蒐順少長



扶主爵秩之官也民知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

已丑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共晉侯伐衛成丹

非其請而伐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而以下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書故善楚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

弗許還自南河濟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

申取五鹿也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先晉

臣位下軍也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晉侯

齊侯盟于欽孟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

襄牛也公子買戍衛公子買戍大夫子穀也

救衛不克也分圖宋公懼於晉殺子穀以說焉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卑宋人夏四月己巳晉

侯齊師昭宋師成秦師移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晉獨書與晉以伯也請戰于王而書晉及者助

楚失位故戰而不書也○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

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晉以一以爲君也陳本從楚

如會外乎會也且不及盟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

也王勞晉不書全君名也王子虎臨盟不執血故不

書踐在演

晉侯圍曹門馬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與人之謀也與衆曰稱舍於墓曹楊言師止於墓

曹人免懼也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亮也

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也言曹舍

位之功狀詩所謂三百赤芾是也令無入僖負羈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

報於何有也勞之勞也魏犇負羈氏魏犇傷於晉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東

晉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距躍起也謂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

也謂兔乃舍之殺顛頤以狗于師立舟之僑以爲

戎右也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

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時爲中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籍之告楚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楚必不從喜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也界與楚子入

居于申申楚邑在方城內故曰申使申叔去穀穀二十六年取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

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獻公九年惟文公在是假年懷惠呂卻俱滅是除害也

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允當則歸名信也當謂

彼此相當不相上又曰知難而退知難而退知難而退

還又曰有德不可敵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請戰伯楚大夫子越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讒慝之口

不能入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

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西廣右

楚太子有兵甲半百人若敖子玉子玉使宛春

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

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晉得釋臣取二楚欲復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與許定人之謂禮楚一

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

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

衛以攜之攜離也晉私許自後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圖謂救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

直背成王贈送之惠食言三舍為報之言亢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飽謂直則氣壯而飽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棼秦小子憖秦穆子次干城濮城濮衛地楚師背鄆而舍鄆

阻名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輿人之誦患之謂恐其從

背惠也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

田而今田之每每無然而更其舊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

無害也晉國外公曰若楚惠何欒賁子曰欒賁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

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盥者古是以

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晉

為得天以楚伏已向下為子玉使閻勃請戰閻勃

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焉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澠雍丁未獻楚俘于

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子會即隨武子士為之



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樂曰愷之獻俘受

首飲至大賞徵會計貳徵召諸侯為會討其不服者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民於是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

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三罪殺顛頤祁駟舟之僑也詩大雅民勞篇綏安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

遂圍許狩巡行諸侯所守也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即温本畿內邑襄以賜晉壬申杜云十月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

冬會于温討不服也計衛○是會也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音現且使王狩杜云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也隱其召君之失欲以明晉之功德胡云以尊周而全晉今按訓辭說臣召君不可解故仲尼諱書狩于河陽言河陽非周地非特處其事實自見且以明臣不可召君之德則德非指晉而言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諸侯比再會天

所而許獨不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晉已置上中

增置三軍以避天子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晉已置上中

六軍名故改稱行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晉已置上中

先蔑將左行

○穀梁曰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

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

為陽温河陽也昭曰陽之所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

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其祭獨公

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

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

音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則謂公朝于王所

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六天子也温河陽同耳小

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為

己債矣以君召臣債倒上下曰不繫于月

庚寅信二○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

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作公會翟泉作秋路

水也諸侯大夫入天子境雖貴曰士今上盟王卿士

是謂下陵王卿士下盟大夫是謂上替故諱公不書

諸國卿大夫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也鄭貳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

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盟伯子

會盟也男言非不可會盟王卿士雖魯君亦不可

舊傳指會非也



辛卯信  
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稱人與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若南汜則

在襄城在襄城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

秦君師必退武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

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

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居中秦越晉亡鄭以爲邊鄭邑亦自知其難焉

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陪益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鄭在秦東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

害行秦使人也害謂晉厚而秦薄之害也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

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朝濟河歸晉城焦瑕拒秦焦瑕晉河外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

其西封封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虧闕不克也

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秦告

大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與與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亂易整不武秦晉圍鄭切和而吾其還也亦去之

十一月土辰信三秋晉蒐于清原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作五軍以

禦狄二十八年作三行今趙衰爲卿爲新

信已三十二年春楚闕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

之晉楚始通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曲沃有旧宮故殯於彼出絳

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

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擊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我事也卜偃聞秦客謀故因柩聲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

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

無所必有恃心言出師方所止處也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世族諸百里孟明視也西乞

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秦東在蹇叔哭之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上壽百二十中壽百

已有一百中八十下六十言爾止中壽墓上之木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西

二五七



閼在弘農 轍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夏后孔甲之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子禁之祖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蔽故可以辟風雨也

道由此後觀武西征已蜀惡其險乃更開北山高

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襄公名驪文公子僖三十三年即位文六

甲午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晉國在河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已葬晉文公 敗秦師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

者三百乘 右去胄下車御不下其下者超乘上車

王孫滿云 鄭云項王孫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

而無禮必敗 門不卷甲東兵但免胄 輕則寡謀

無禮則脫 門不卷甲東兵但免胄 輕則寡謀

敗乎及滑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常先

將獻物必有薄物先之 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知秦襲已弦高詐

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也薪芻廩餼

也謂行夜 且使遽告于鄭 今之驛也 鄭穆公使視

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東載車也 使皇武子辭

馬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報食曰資 脯肉 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

鄭國名開封府中 猶秦之有具囿也 具囿秦

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 所獲也 杞子奔齊逢

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與也攻之不

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 今秦與也

是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秦師藥枝曰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

乎 秦師文公若伐之是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 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

興姜戎 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 子墨衰絰

故稱子兵事諱喪服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

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後遂以文

請三帥 夫人襄公之嫡母也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

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

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



婦人暫而免諸國力謂場力久戰也隨軍實而長

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馬以君令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言將秦伯素服郊次鄉

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

孟明孤之過也替廢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

大德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中國與夷

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備無

進不能守入滑退敗其師敗于徒亂入子女

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亂人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子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塚木已拱

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

女死必於殺之巖陰之下陰音吟我將尸汝於是

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

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

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秦伯怒故云晉人與秦

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

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

乎戰也此論晉

○公羊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

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

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

矣爾曷知也宰塚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

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之巖巖是文王之所辟風

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介胃不拜百里

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

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

或曰反矣秦實以鄭知其謀然而晉人與姜戎

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

姜戎微也言反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

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則知稱人者尊或以為

公襄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君在乎殯

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晉人敗狄于箕箕音邑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或

仁故謹而日之



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故西狄別種西屬雍州近秦卻缺獲白

狄子故西狄別種西屬雍州近秦先軫曰匹夫逞

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謂不顧免胄入狄師

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冀晉見

冀缺釋其妻饁之饁野饋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實接見賓客也祭奉祀鬼公曰其父有罪可乎之缺

神也皆言其敬則法也對曰舜之罪也殛言用人不

殺子用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言用人不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今書文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厥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恭厥兄兄

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於弟與此傳異引書言不

慈祗友恭就其人不混相及不可以尚之惡不

也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對非

名其根有時而惡莖則常可食下體根也引詩言

采芣菲不可以根之惡而莖莖之美若當取缺

一節之善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

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故以三命命其子代父死王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故取其縣以再命

卻缺為卿復與之翼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

功

丙申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彭衙秦地馮翊郿陽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後二月晉

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卻王官無地

御戎代祭狐鞠居為右鞠居績甲子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三年

之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暉取戈以斬囚暉音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

之後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

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

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今汲冢文

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死而不義非勇

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

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巧言篇言怒則禍亂又曰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大雅皇矣篇赫怒貌爰于也言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五年文 晉陽處父聘于衛四年衛侯如晉拜歸反

過寧晉邑汲郡寧羸從之大夫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

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洪範作沈潛言人之沉沒漸溺不振者則以剛治

之性一以剛治之必不善終且天純陽剛德猶隨

四時寒暑不取以剛犯時而一之況在處父此言

其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華外之華未實中之

怨此言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新上軍帥欒貞子中軍佐

霍伯中軍白季下軍皆卒

文 六年春晉蒐于夷晉舍二軍清原作五軍今

舍二軍復 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趙盾佐之

即立子成季趙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董晉地

陰縣有 易中軍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故

黨於趙氏晉大夫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

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中軍乃晉制事

典制作政正法罪輕重辟獄刑辟除也獄刑國

理也謂事未決斷 董通逃董晉正也通逃負罪

由質要謂言也董通逃董晉正也通逃負罪治舊滂不洽

者本秩禮本貴賤續常職出滯淹下位者既

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晉公族使行諸

晉國以為常法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辛亥晉侯驪卒公作冬十

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作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馬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

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

杜杜秦女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

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除賈季曰

即狐射姑不如立公子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即懷

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時樂仕陳母淫子辟

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偁

姑而上之杜祁杜伯後祁姓也偁姑姓之女生

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所娶亦讓居已上狄故



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也言其與故位卑一作以為亞卿焉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

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地晉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

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孤氏族食邑於續書曰晉殺

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父易之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

公即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即鞠居簡也賈季奔狄

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季夷之蒐乃中軍佐與已同官

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

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敵對也及于孫則為非對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

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寵勢位損怨

益仇非知也欲殺以損怨而宣子將怨已足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

親帥扞之送致諸竟竟秋境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

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

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

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

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才德仁主惡受攻伐尚辭故使仁佐賢也傳美於理亦未安

襄公曰諾謂夜姑

曰吾始使盾佐文今文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

死處父主竟上事待諸侯會葬在郕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

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曰出辟君也詭辭而曰

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

○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

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

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

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辛丑文七年○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作牀以師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故皆照而稱人今平聲晉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

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

朝穆嬴晉襄夫人大子即靈公夷皋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盾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公且畏偪大義偪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上軍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先且居之代射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居守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前還故將下步招御戎戎車也戎津為右及董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杜人待其及誤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音枯剗首與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君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者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倍二十八年林父將中板大雅篇名其三章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我言惟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勿聽我言我言惟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晉自得不肯受言之危服事也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即茂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人與

亡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賁茂正卿而不臣也○秋八月齊侯昭宋公成衛侯成陳侯共鄭伯共許男昭曹伯共會晉趙盾盟于扈鄭地榮陽卷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不列諸侯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避公不達於事靈公名夷皋襄公嫡子文七年即位宣三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晉地以報令狐之役壬寅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公作伊雒戎衡雍鄭地雒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戎雒水居伊雒水者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夷之蒐在六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遂以狐趙將趙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中軍



左七年 晉秦于盟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 崩

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

人殺先都梁益耳 杜云乙丑正月十九 ○三月甲

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崩得 不書耳崩得也

甲辰文 ○夏秦伐晉 秦與兵立不正不悔而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少梁馮翔夏 秦伯伐

晉取北徵 北徵縣屬馮翔即涇城

乙巳文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公谷無仲

宋地陳留 夏叔仲惠伯 叔牙 會晉卻缺于承筐謀

諸侯之從於楚者 九年陳共公鄭穆公及楚平十

命 丙午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

晉及曲在秦故不言王兵秦伯

秦為令狐之後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代先克為 卻缺將上

軍 代箕鄭父 史駢佐之 代林父 樂盾將下軍 代先蔑 晉

甲佐之 代先臣 范無恤御戎 代步 以從秦師于河

曲 在河東蒲坂縣南 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

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 側室支子穿晉君之壻

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弱年少也又 好勇而狂且

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肆暫往

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 坐如

擊將何侯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

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

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綏司馬法逐奔

兵為人敗而退為奔奔兵不為人敗而退為綏綏

皆未勑也 也 明日請相見也更駢曰使者目動而

言肆懼我也 目動心不專言 將遁矣薄諸河必敗

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

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

侵晉入瑕

丁未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晉地 趙宣子曰隨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

詹嘉晉大夫賜與瑕邑令帥衆守桃林

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即潼關

晉人患秦

之



即荀林父傳二十八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年將中行故為氏  
李即狐射姑乃狐偃子卻成子曰即賈季亂且  
能知外竟之事由用也  
罪大父殺處不如隨會即士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  
犯其知足使也知去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後守魏  
者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  
自歸於秦自謂以私邑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  
秦伯師於河西魏將取魏人在東秦為在河之東壽  
餘曰請束人之餘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  
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秦伯曰若  
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  
策統朝秦大夫見古今表策馬絕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其處者為秦士會先後劉累之姓  
元五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戰河放胥甲父于衛放屏之以  
趙穿當軍門呼不放穿者  
者以其族子而庇之也而立胥克子先辛奔齊  
辛乃甲之屬大夫  
○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  
爾進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

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  
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華之事  
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  
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不既事畢也言古者退  
而致事還退身也致事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  
其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思言古者又得事君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地譚商有崇國在宋北鄭  
公作卿非書侵見  
求成者非道也  
晉欲求成於秦共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甲寅宣  
二年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文衛人成陳人靈  
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外邑晉河夏晉趙盾救  
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自陰地晉河南山北  
澤以報大棘之後鄭受楚命攻楚闕叔救鄭曰能  
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  
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結其君夷臯公作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彫盡牆  
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即熊掌也



賓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音本趙盾士季見其

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謂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溜屋雷即中曰吾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篇

善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哀職有闕唯仲山甫

補之能補過也大雅烝民篇哀君之上服闕過失

仲山甫周君能補過哀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

宣王時臣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子驟諫

縣急也謂就言其失不能含容微公患之使鉏麇

賊之鉏麇晉力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不辭本服而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

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者車趨登曰臣侍君宴

過三爵非禮也行無算爵非止三爵小飲則三爵

而退王孫所謂三爵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獒音

犬聲也獒犬四足如人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

犬雖猛何為閹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

年矣宦事官也學職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

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賓諸褻以與之簞竹

國者褻無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居止不告

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者從

子於盾為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克山聞弒而還大

史書曰大史董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詩

風雄雉鳴感今詩作阻引之以明已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史法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因史法惜也越竟乃免謂盾亡不

與弒君謀者偽出以逃其惡名若越竟適宣子使

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黑

文公少子始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黑故名

○公羊曰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本六年傳

此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

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



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律趙盾曰  
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  
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  
趙盾之後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  
禮公族朝于內朝親親也序以齒不以爵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  
已趨而辟尤已者紀諸大夫也十五年宋及楚平大其平手已也是樂而  
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  
閭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魯易為出乎閭呼之不  
至曰子太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  
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  
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桴而殺之五又五高二  
其頭文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  
見趙盾趨而再拜趙盾者靈公之弟也靈公知其欲諫故先拜欲以敬拒之使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  
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  
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上  
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闕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  
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  
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  
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  
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  
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屹壯放  
乎堂下而立放依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  
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  
劒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  
君所趙盾知之踏階而走踏丑累反猶起靈公有  
周狗謂之契周狗可以比周之狗也呼契而屬之  
契亦踏階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踈之絕其領屬指  
踐音存以趙盾顧曰君之契不若臣之契也然而  
足逆踈也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  
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  
暴秦下者也暴秦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  
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介甲也言子疾乘車不  
此晉君誰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  
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  
成公黑臀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  
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適子



受田入仕為掌公宗族之官又官其餘子亦為掌

子仕為掌子之母弟入其庶子為公行卿妻于入仕

公車行列之事也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

以括為公族卿妻于入仕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君謂大夫稱主其夫人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君

女所公許之冬趙盾為薙車之族屏季故為公行

必建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官屬與屏

李便為成公名黑臀文公子靈公季父宣三年即位

六年宣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晉邑名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賈將

可殪也殪以繩繫物之名書云商罪盈賈是也周

書曰殪戎殷今借為戎狄字此類之謂也

七年未宣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時在秋禾未熟蓋

八年申宣晉師白狄伐秦白狄狄別種有白部胡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桓晉人獲秦謀

也謀往來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晉晉克有盡疾

也卻缺為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朔者

九年辛酉宣九月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

會于屠晉荀林父師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

屠鄭地卒于境

會于屠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八年晉及陳

陳成而還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

屠乃還

景公名驪成公子宣十年即位成十年卒

十一年宣秋晉侯會狄于欒言及外晉侯所以異

之於諸

晉卻成子缺求成于狄狄赤狄之後遂

服于晉氏赤狄秋會于欒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

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繼相繼而詩

曰文王既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甲子宣秋晉師歸為楚敗於桓子請死荀林父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渥濁士不可城濮之後晉師

三日穀在僖二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如猶或也言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子玉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

喜而後可知也謂見於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止敗於城濮以楚是以再世不競

楚成王至穆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王不強於晉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也。重耳。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乙丑宣○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清一名清原。晉地。先穀以卿職不得。

志召狄。為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

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丁卯宣○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潞氏。日諶之也。為主將。畧而稱師。著其暴也。滅而歸。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秦人伐晉。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潞氏。赤狄別種子。也。嬰兒。兒其君名。鄆舒。潞相也。晉侯

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謂鄆舒。有絕異才。勝人。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

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

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晉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也。由。天反時為災。時謂寒暑之節。災言其害物。

地反物為妖。妖。物謂萬物失性。妖言其怪異。民反德為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民人也。亂背逆也。則動天地妖災。

生妖災。生則國滅亡。故制字反正為。晉侯從之。六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平曲。梁縣也。辛亥。

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秋七月。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畧狄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畧取也。新

也。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雉。雉。晉地。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魏文子。顓之子。令。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

病則曰。必以為殉。疾病如也。及卒。顆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亢。杜回也。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

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瓜衍。即士

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氏。子

羊舌職說是賞也。叔向。曰。周書所謂庸庸。庸。祇。祇。謂此物也。夫。能用。人者。亦用之。能敬人者。亦敬之。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

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

也詩大雅文王篇哉始也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造始周率是道也其

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王定不敬劉康公

曰即王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之

精爽為

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書人貶其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甲氏之別種及留

吁留吁之別種鐸辰鐸辰之別種既滅既滅之別種今又盡其遺

三月獻狄俘獻于王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中軍大傅知叔之服代沐父將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無善人在上則善

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是無善人之謂也

已巳年秋八月晉師還齊為婦人笑事見齊范

武子將老即士會初受隨召文子即士燮武曰燮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巧言詩庶

止也社喜也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

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參乎使從政以止亂

爾從二三子唯欲請老卻獻子為政

壬申晉師歸于齊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

免矣謂不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

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

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

之有焉上軍佐代之謙稱受命於庚樂伯見書南

軍帥之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

力之有焉命上軍

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

楚以求知瑩十二年楚敗晉於是荀首佐中軍

矣荀首乃林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

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醜執

事不以繫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以無金鼓臣

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



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  
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侮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當仕  
也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  
不朽若歸晉君戰之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  
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首登之父報於外國故曰外臣宗知氏家若不  
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  
次謂以次序當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

左傳卷之十

卷之十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爲之禮而歸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廬音公作將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廬咎如赤

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韓厥新中趙旃趙旃新上鞏朔鞏朔新上

韓穿韓穿上軍荀驩荀驩新下趙旃趙旃新上皆爲卿賞鞏

之功也○荀躒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實諸褚中

以出禮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

躒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通齊

甲戌成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嬰有子朔之妻

乙亥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嬰之兄嬰曰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我且人各有

能有所不能舍我何害言我淫亂亦當有弗聽嬰

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

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首公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歸諸穀穀音野

梁山崩梁山本韓國之鎮爲晉城以爲晉侯以傳

召伯宗伯宗在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使避也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言待我重車回

問其所曰齊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

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壤土

力國主山川其謂主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牲

盛饗降服去常服乘縵乘縵車徹樂徹去出次不

正祝幣大祝陳玉史辭大史作言以禮焉其如此

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

從之



○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輦之輦者曰所以輦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輦我之時以行遠則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忠誠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素縞素衣縞也所以由服者梁山崩壅遏河三

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撫善也註績或作績謂無後嗣獲盜也

晉人謀去故絳晉都絳後遷新田後命新田為絳故以此為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古國名在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五十一里廣七里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即韓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災眚易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於死之厄困也

杜云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沉溺濕疾重腿是也不如新田即平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也此言地之善且民從教此言民之善十世之利也十者數夫山澤林盟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佚音逸故驕近賢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賢則民皆爭取私利不務公事故公家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盾之亡故諧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莊姬成公女武初之子從祁奚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趙宣孟之忠趙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辟者邪賴前哲以免也此言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明也晉侯齊侯項宋公共衛侯定鄭伯



曹伯宣莒子杞伯桓同盟于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秦人

白狄伐晉

為歸汶陽之田故汶陽田本魯邑為齊侵二年晉為魯伐齊取八年晉又令魯歸

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尋馬陵之盟七年

見鄭李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

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

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縶者誰也南冠楚服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七年

鍾儀獻晉事見鄭使稅之稅音脫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冷當作伶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因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

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朝夕親賢人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

私也楚王君國未必皆善稱之庸有名其二卿尊

君也則君前臣名名嬰齊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

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一本作○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十二月楚子共使公子肩

如晉楚大宰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成庚辰十年春晉侯使糴衾如楚糴衾晉報大宰子

商之使也

○丙午晉侯獮卒獮乃秋七月公如晉杜云丙午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

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未至公夢疾為二豎

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

不可為也盲音荒膏之下連心脂膏也若我何醫至曰疾

不可為也連心脂膏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也達之

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使

甸人獻麥甸人主饋人為之治為飲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張去聲腹如側陷而卒小

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廟遂以



為殉傳言巫以明刑見殺○秋公如晉親弔晉人

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茂未及晉使羅茂使楚結成

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

厲公石州蒲景公于成十年五月景公立為君

子中軍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公子又善於樂武

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于

令狐晉侯先至馬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

顯盟晉侯于河東秦使大夫盟晉晉卻曄盟秦伯

于河西晉使大夫盟秦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

盟所以質信也齊地也質正也成也會所信之始

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于交剛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定于瑣澤秋晉人敗狄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

罷許偃罷音皮二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

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

壘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

其師無克胙國失師誅也隊也鄭伯如晉聽成晉楚既

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狄地晉卻至如楚聘

且泣盟泣楚莊楚子享之于反相公子側為地室

而縣馬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地室作室於堂下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重加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天祐晉楚兩君相見亦不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

加遺馬用樂言晉楚二君必不相朝無亦唯是戰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大者其何福之為讓責也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

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政

相朝謂彼此朝修私好也享有體薦設凡而不倚

禮謂存其名也宴有拊組升斂於組與共食所

以示慈惠恩惠布政謂致其貴也政事以禮成所



以無攻伐息民力不用百官即武夫也奉承政事  
朝見不夕見言無私事且在外也軒轅也詩周南  
先王篇武夫武貌言世治則諸侯相朝享宴以息  
民力所以武夫不為己用俱軒轅其民明無一失  
加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奪常以重其  
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  
武夫公侯腹心謂世亂諸侯征伐爭上地以盡民力  
城其民方有一矢相加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  
其腹心武夫為民而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  
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十二月晉侯及  
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魯公衛侯  
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滕人成伐秦書如京師而  
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存人臣之禮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卻克子晉將事不  
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知也受命以求師將社  
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幹疏云校幹今  
幹築塹而立木塹以此而立言有此體方有此身  
如塹以幹而立基址也本也所以能乘受物言禮

非敬不行在人如基址今卻子不敬是無基無基  
則無幹而身傾矣此就身上論不敬之禍且錡為  
晉世所與國咸休今受君命求師衛國不敬而  
是棄君命而忘衛國矣不能衛國必不能衛家此  
就事上論不敬之禍三月公如京師王都而朝王  
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宣伯即周  
賜故先公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  
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屬不  
會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內也盛以廢器  
師因名焉社之名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謂理氣之  
也禮節文也義宜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法也  
四者之法所以全其稟賦之正也能此四者則命  
得其養而有壽考之福不能此四者則命  
四者則命敗壞而取夭折之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篤在養神  
篤在守業敦篤也篤厚也言在上君子在下小人  
之事在奉養神盡力皆所以定命勤禮必致敬敬  
守常備位雖不同其於定命則一也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成  
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膳祭肉也言膳則乃交  
脤不敬怠情而不能養神不能養神是不敬勤禮  
而自棄其命矣故知必亡此節自成子言故不言  
小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與曰晉逮  
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



以婚姻晉公女嫁秦穆公在僖四年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無祿獻公即世卒而為一世也下放此

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

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信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

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成就也卒也探音惠貫也草行

也指東方諸侯言秦穆納惠公不終其事用集於

文公納而終之是秦有德於晉文公躬征諸侯朝

報之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

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言三十年以鄭貳於楚圍

之功謂有成就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

君一本我字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

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

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

以有穀之師弔問喪也茂輕易也寡弱也送使突

晉敗於穀滑鄭與晉皆同姓兄弟國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文十四年秦因穀之敗

楚言楚成王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

卒故不克成穆襄即世康靈即位秦穆俱卒

公我之自出穆公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倭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倭入我河曲倭攻也涑音速水名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

故不從東道通晉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

我河縣焚我箕郛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稱盟謂稱晉望而共盟也狄難謂

也艾除夷傷農功禾稼也虔劉也君亦悔禍之延而

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

文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桓公也伯車秦

命我景公伯車秦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

文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桓公也伯車秦

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文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

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文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及與也白狄與秦同州不遠

如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為婚姻之國也應當也憎惡也言秦本約晉伐狄而反告秋以晉欲伐之故狄人惡其詐而告楚人惡君之二

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一二三其德言不定也秦三公穆康共也楚皆楚告晉辭此言秦也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

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一作君其

承寧諸侯以退承若意寧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

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

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

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

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

穀御戎卻至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

言上下和睦也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

及不更女父不更秦將名女音曹宣公卒于師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遂濟涇及侯厖而還涇水出安定朝那東南入新

安扶風至京兆高陵縣人謂

地侯厖而還晉侯于新楚新楚秦地既戰屬公

諸侯濟涇者還過成肅公卒于瑕晉地

○公羊曰其言自京師何公鑒行也公鑒行奈何

不敢過天子也鑒更造意也時本欲直伐秦遂過

經書自京師者以見朝為重使若本

為脩朝禮因更生事造意伐秦也

甲申成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即卻鞮別封於苦

故衛定公享之衛寧惠子即寧苦成叔傲寧子曰

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今天子傲取禍之道也詩大雅桑扈篇兕觥以

儀不傲則我無事求福而萬福反來求我矣

乙酉成晉三卻害伯宗伯宗諸而殺之及欒弗忌三卻

弗忌晉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韓獻子曰卻氏

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杜云既殺伯宗又殺弗忌故曰驟初伯宗每朝其

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

於難言今我世不善者多各欲自利如盜反憎主

也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宰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夷之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楚邑淮始通吳也

○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兩成晉侯使卻至即溫獻楚捷于周夏敗楚師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驟然以此為急也伐功也單子語諸

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至佐新軍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

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至顯爾已功所以明怨也

丁亥成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宗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

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戰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其得罪於一國也

晉厲公侈多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

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

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桔之與其父母妻子

同一轅先矯亦嬖於厲公之同車轅也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欲廢之

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與軍帥之不具也荀躒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

以事君孫周即悼公晉襄公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楚子

君蓋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

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豕公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

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

痛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

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



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君欲殺之

命而與之校也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

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清沸魋亦人抽戈結

社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

苦成叔於其位駒伯卻糾苦成叔溫季曰逃威也

遂趨至欲逃避其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

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偃乃庚之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御姦以德御軌以刑治也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

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

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

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

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在外

樂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

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纒吾能違兵在八年

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閏月乙卯

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爲

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

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古者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瑩士魋逆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公即悼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

原晉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共音恭

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

于伯子同氏晉大夫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殺來故不可立

之屬

殺大豆也豆麥最易辨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一終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二

蘆泉劉續編註

悼公

名周襄公少子提不得立號桓叔生惠伯位十五年卒諡法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

責已止也責謂與舍謂免應免速鯁寡之也振廢

滯振起也廢謂未完在微者匡之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

也禁止也薄賦歛省罪戾省赦也節器用節者時用民使

時以欲無犯時害人不使魏相魏相子魏士魴子魏頡

趙武趙武之子為卿有功於晉荀蒙荀蒙晉大夫荀會

樂厲樂厲之子為卿有功於晉荀會

子弟共儉孝弟荀蒙博惠荀會文敏也果敢無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大傅國語君子之貞子也武子即士會為景公

也使為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辛將右行

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糾正馬之官訓所掌諸

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我御荀賓為右司士

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右也司士主兵卒之官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會將合諸侯使士句

其所掌勇力士多急暴不時使故使訓之御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今省去令軍尉攝其事祁奚為

中軍尉羊舌職佐之祁奚為梁伯之子職羊舌奚

之注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魏絳為司馬魏絳子

勇而不亂也張老為候奄國語知張老之知而不

乘親以聽命便籍談之父晉大夫籍季之子使為

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群驂知禮程鄭為

不陵正二千五百人之師旅不偪師旅師不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辛卯襄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使素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素僑

盟上下之分其事不足揚也及陳素僑者明其本與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會將合諸侯使士句

將合諸侯使士句

將合諸侯使士句

將合諸侯使士句

將合諸侯使士句

將合諸侯使士句

將合諸侯使士句

將合諸侯使士句



告于齊曰寡君使臣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難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臣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郕郕與士白盟于郕水之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為中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子奚之於是羊舌職死矣職為中尉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謂舉其偏之謂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商書

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下文即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將伏劍士魴將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司馬官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言揚干不當亂行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治軍事行法雖死不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言揚干執事不敬言揚干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言揚干也罪謂用錢臣之罪重文是也逃免也此不能致訓至於用錢臣之罪重言已所以獲罪



大夫及陳索僑盟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

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陳背楚從中國諸侯盟又

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

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索僑異之也張強大也

在君既盟而臣又盟故為強大索僑無君不與與盟故異之免其罪

冬晉荀躒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士辰集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孟樂臣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戎戎與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魏絳臣名侯新服陳新來和將

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

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我失

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

也羿有窮國君之號羿居窮石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按夏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國

子相立羿逐相自鉅遷窮石代夏政立為諸相恃其射也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危圉子四

皆罪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

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寒國在徐州東二十三里有寒亭杜云北海平壽縣

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后為寒之君也言伯明君

寒國惡浞之讒雖在親尚棄之而不用羿非已親

反故用之與羿之氏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

淫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愚弄

也虞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

諸死于窮門殺之於窮門下靡奔有鬲氏靡奔有鬲氏

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浞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夏

姓國即仲康子后相所作者樂安壽光縣東南有濰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濰亭處浞于過

北有過鄉處豷于戈豷國在朱靡自有鬲浞二

國之燼燼燼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

之也少康滅浞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子后相少康之

之有窮由是遂亡夫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昔周

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

各為箴辭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

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

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言出虞

為九州開九道民獸各有攸安以德綏之故不擾

亂在羿則貪于田獵忘民而思獸為田獵以重好

武事乃不能大夏家而滅之司野虞箴如是可不



德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  
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我狄存居貴貨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存居也夷人逐水草而居貴貨財  
也地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無侵鄰  
也其穡民狎習常在田野無傷我狄事晉四鄰振動  
諸侯威懷三也也振動驚起也威懷畏服以德綏我  
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折勞也煩煩云謂挫傷  
不言和我晉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德  
盟諸戎脩民事由以時不傷農時農事田獵以時  
五年癸巳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會晉  
侯宋公平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宣滕子成薛伯齊靈世子光吳人壽鄫人于戚公  
吳子使壽越如晉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  
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四年楚穆叔以  
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不屬故叔孫豹

○穀梁曰吳謂善伊謂綏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善不稱其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  
故不言伊緩而善伊緩若人名當從本俗言  
七年未寒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謂行多露詩召南行露篇引之以又曰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引小雅節南山詩明已疾無忌不才讓  
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起人蘇言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詩小雅小雅明篇靖安也好變也景大  
降之福也引此篇起居位盡職好行正直且神聽順  
正直為直本曲者正之則參和為仁有德正直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享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  
子朝即起立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  
夫掌主也使掌  
丙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季孫宿會晉侯鄭伯  
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晉地漢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  
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  
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



于會故親聽命時節優蔡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大夫敵諸侯故不書名宿獨書名者時魯君在晉故持名以見其專魯無君穀梁所謂見魯之失正也

丁酉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雅音秦

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類人能以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

其御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

教奉命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

韓厥老矣知盤稟馬以為政盤代將范匄少於中

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偃將上軍讓韓起少於欒

厥左傳晉書卷之十二欒九

厥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將下軍魴佐魏

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上

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

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

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也○

晉侯歸會戰伐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

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

困人指輸積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指施所以幣更

更幣實以特牲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足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

師也十年師牛首十一年師于

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見鄭

成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

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齊世子光會

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會又會外之也阻莊

有祖水○晉師伐秦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高厚高固之

士莊子曰士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年齊殺高厚

其君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句偃乃從

左傳晉書卷之十二康十

即范宣子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類師古曰偃

陽即彭城傳陽縣也向戌宋賢荀瑩曰即知伯城

大夫以宋事晉故欲封為附庸荀瑩曰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後董父獻子之家臣偃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郕人紇挾之以

出門者縣門城門中懸木為門於上有橫括發

也以手挾起縣門止攻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狄虎彌魯人也立

以爲有指左手執此右拔戟以成一主人縣布董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堞陽人自

以示外勇者董父登此以上城至堞則斷布及堞

父隊又懸布以示之隊而蘇惟又上者三言其勇

也帶其斷謂前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

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按

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伐偃陽

為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率師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

余罪易之也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羸老也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汝以謝五

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

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

矣其何貺如之貺賜也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

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衛邑請以桑林桑林殷天荀瑩辭

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禮宋王名後魯周

子禮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樂明堂所謂季夏

於大廟舞大武大夏得用四代宋以桑林享君不

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題識也以大旗表識其行

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房註更衣之舍按堂後為

以通內人者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著雍地無壁

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

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間疾也

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仲中國偃陽云

姓也祝融之後孫陸終第四子宋使周內史選其族

嗣納諸霍人周內史掌爵祿廢置者霍晉邑名選

祀禮也不絕其祀故為禮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一本作○晉荀瑩

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辛丑襄荀瑩士魴卒魴中軍帥晉侯蒐于繇上以

治兵必蒐而命軍帥使士句將中軍文子之弟欲

使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

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伯游荀偃也長謂才知過人

之言已乃習學於瑩故為中軍佐非能荀偃將中

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韓起荀偃之子也辭以趙

武武乃趙朔之孫又使欒黶欒黶之子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

上軍韓起佐之起原為欒黶將下軍故魏絳佐之

韓之子自新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

軍佐代士



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之得慎舉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

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宣子不自賢謀一人刑

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書呂刑篇慶善慶也兆衆

有刑善之福則百姓賴之以安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言刑善也詩大雅文王篇儀刑皆法也作

則信之邦起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言不讓也詩小雅北山篇大夫刺幽王後使不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德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在上者非位舉以賢能為

有役則給之是以上下有禮相安而無怨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也加陵小人伐其技以馮

君子也馮陵是以上下無禮亂實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宣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宣人宋人衛人鄭人簡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宣人滕人杞人小邾人齊會吳于向○夏

宣人滕人杞人小邾人齊會吳于向○夏

宣人滕人杞人小邾人齊會吳于向○夏

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吳諸樊十三年伐會于

向地鄭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

吳人言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在會

曰來姜戎氏四嶽之後皆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地公孫之也乃祖吾離被苫蓋禮云

之別名爾雅云白蓋謂蒙荆棘言無居地以來

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

食之分厚也中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洩則職文之由也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胃也

母是翦棄言不可如是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焉外不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

其下秦師不伐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其下秦師不伐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其下秦師不伐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掎之與晉路之角執其角也掎也以我何

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贅幣不通聘問無言言語不達使無何惡之能為不與

於會亦無晉焉也賦青蠅而退弟雅青蠅篇取言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信也悌不於是

子叔齊子即叔老聲伯嬰為季武子介以會以介

其實非禮介自是晉人輕魯幣晉以幣而益敬其

使○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于竟使太師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

不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

賦輒有苦葉以明過水淺則屬焉必涉也叔向

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公孫見衛北宮

懿子北宮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

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

師皆從之至于栲林秦地不獲成焉荀偃令曰晉中

雞鳴而駕塞井夷不唯余馬首是瞻樂賢曰

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左史晉大夫莊子曰不待中

行伯乎即莊子曰夫子命從師樂伯吾帥也吾將

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

何及多遺秦禽命大還敗多為禽獲命皆秦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也樂鍼曰樂鍼弟此役

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

戎路戎為戎下軍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

鞅反樂賢謂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

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

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情也宋公孫元仲仲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

書於向書於伐秦北宮括向情故書衛人伐

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汰奢對曰然

樂賢汰管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盪乎秦伯曰何故

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馬愛其甘

棠況其子乎樂賢死盪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賢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故知在秦伯以

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晉侯



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

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子朔生盈而

而子朔生盈而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子朔生盈而

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靖送葬

平公名處仲子名處仲十六年即昭十五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平衛侯鄭伯曹伯曹伯莒子莒子薛伯薛伯杞伯杞伯

孝小邾子孝小邾子于渙于渙戊寅大

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即叔

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君臣祁奚祁奚韓襄

為乘馬御代程改服修官既改服於曲沃既改服

也也主然主然從從齊齊於於廟廟今今晉晉三月三月葬葬晉晉悼悼公公

故故建建會會警警守守而而下下會會于于渙渙梁梁故故曰曰下下命命歸歸侵侵田田

以我故執邾宣公公莒比公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先

邾宣公邾宣公告告晉晉侯侯與與諸諸

下下克克經經書書既既在大在大夫大夫盟盟下下既既盟盟而而後後告告晉晉侯侯與與諸諸

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

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侯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不庭者

謂不朝聘也自曹以下大夫不庭者

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

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侯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不庭者

謂不朝聘也自曹以下大夫不庭者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

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

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贅旒屬之辭旒

已已百百襄襄二二○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開其

晉侯齊侯莊宋公平衛侯鄭伯曹伯曹伯武莒子武莒子邾

子子于于商商任任音音

欒桓子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

怨欒氏欒氏宣子宣子之之子子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不相能相言相言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藥

亡室矣欒祁臣臣也也亡室謂州賓將有范氏之室也懷子

患之祁懼其討也類諸宣子時為中軍曰盈將為

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

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

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桓主

也死謂其死而遂專政也曰以下舉盈言范氏

事之詞也也盈逐鞅宣子不報盈反寵任其子言其

也死謂其死而遂專政也曰以下舉盈言范氏

事之詞也也盈逐鞅宣子不報盈反寵任其子言其

也死謂其死而遂專政也曰以下舉盈言范氏



不近人情用意深而必欲陷之也。戰與盟同為公族大夫執獨擅其事。死而范氏益富是皆死。范氏而欲為亂也。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聲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外邑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大夫盈。囚伯華叔向籍偃。伯華叔向皆羊舌虎之黨。籍偃皆上軍司馬談之黨。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言其受囚不能先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逸詩也。言囚猶勝於死亡。如詩所謂優樂游於衰世以避害而卒其壽是亦智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為氏祁縣屬大原室。老閔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言君信從也。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必與叔虎同。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烈文篇。惠訓陳惠賜也。言臣惠訓我無窮。故能使我之。

子孫安國而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常享其國也。書夏書。功故能明有效。驗安國邦國。夫謀而鮮過。指謨勳。惠訓不倦者。指惠無。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興。明向不係。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相三年。改悔而後復之。明用向必不怨。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右。佐助也。明向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見公。載入。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非常地。生非常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問。何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為。嬖。幸也。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王行也。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命卿。將逃罪。罪重於郊。旬無所伏。竄。無所伏。竄。謂為所掠。敢布其死。昔陪臣書。祖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謂相晉國翼命。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



力

大君指  
天王

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方而思鷹之

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周討奸官不敢遷矣敢布

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

徒禁掠藥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輟輶輶輶名在輶

縣東南杜云緄氏縣東南候謂  
迎賓客之官周禮候人是也○會于商仕錫縶

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命朝會以禮禮政之興也禮行政行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則怠禮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齊弒莊公

二十六年知起中行嘉州緡刑劓出奔齊皆樂

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剷勇

左傳晉卷之十三  
庚子

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黜曰子

爲彼樂氏乃亦子之舅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齊二勇士曰是寡人之雄也

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後

先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平陸所結獲左絳辛生最見魯杜云自見於鶴圖勝而先鳴於

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間之役臣

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

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讎新然二子

者墜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庚戌年  
秋釁盈自楚通齊晏平仲言於齊侯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

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

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

道也。敬守也。共敬也。君御下。當守信。臣事上。當守敬。然信不失。未嘗不敬。敬不失。未嘗不信。是

忠信篤敬上下同君自棄也弗能又矣二十五年齊滅其君

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殺有滕子

冬會于沙隨宋地梁國等陵縣北復錮縲氏也縲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左傳專卷之三  
庚子

○晉欒盃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欒氏邑在河東

喜縣復入甚速之解爲其旣絕而復入也盈己絕  
而復繁晉者爲晉世臣也不書所自潛至也書入于

所以國逆而立之曰

晉人殺繆盈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櫜盈

又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錄為夜見胥

午而告之胥午守此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謂華之成也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無天咎故可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魏舒以畫入絳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魏獻子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獨有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成八年莊姬謂原屏趙武怨樂氏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十四年伐秦荀偃怨樂氏違已命言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子荀盈也知悼之子時年從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下軍與也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即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謂在又執民柄政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晉平公失王鮒使宣子墨緜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晉自穆公遷常墨緜月蒙也以經蒙其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送樂氏矣趙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乘持帶乘必持遂超乘上

車獻子右撫劍左接帶也命駟之出車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裴豹隸也先時晉人裴豹著於丹書以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出裴豹閉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其至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車遇樂樂曰樂免之樂免已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則乘槐本而覆車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氏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晉自外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西寄書以告宣子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長在位為一國家也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  
用貳若利歸公則諸侯不其求貳於君而壞家失  
何貳此言利之禍明上非無貳之患夫令名德  
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與  
也言令名傳播遠近如車也名指見於遠者而  
言從指行於身者言言基本也無壞指晉君國宣  
明上無令名之難有德則樂樂則能又詩云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故有德則不侵侮人  
矣之亦不侵侮故家國能久正如小雅南山有臺  
詩所謂樂只君子為邦家基本是有令善之德也  
助辭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大明詩言  
武王伐商當時皆以為上帝之命在武王民思  
無有貳貳之者是武王聲譽播聞有令名也思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言推已  
心四方皆遠則名自彰載德而行也遠至邇無貳爾  
三節又言德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  
我以生乎生我豈可使人謂子沒子實利以自  
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齒之賄故作僞也此以有  
節又言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  
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  
國之介恃大國而陵霄於敝邑陳特楚寡君是以  
請罪焉敢不稽首請得罪於陳言伐之也

癸丑年二趙文子為政武文子即趙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  
弭矣弭止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  
楚令尹與楚屈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年會夷  
儀將伐齊以水不克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  
秦泣盟秦伯車如晉泣盟伯車秦伯成而不結結  
也國  
甲寅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故今年  
之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秦音云行人子朱曰  
朱也當御以次當行言已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  
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也集成不集  
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于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秦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侈能無卑乎○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靈王  
問起未對曰晉士起將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諸  
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故曰士起宰旅之事王聞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獲故典也齊人城邾

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城邾在二十四年

其米邑也東郡廩丘縣有故城本衛地為齊有襲衛羊角取之治有羊角

城烏餘又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

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高魚魯邑在廩丘縣東北

之而得入也介甲也取之也又取邑于宋於是范

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

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

以為盟主也請歸之以其地歸諸侯公曰諾孰可使也對

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言有智謀不用師而

可取邑還諸侯也

乙卯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喪邑者齊魯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周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詐為晉

割地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

遂執之盡獲之效致也偽若致地於烏餘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丙辰夏齊侯景陳侯景蔡侯景北燕伯杞伯

文胡子浚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去年盟宋

交兄弟事見楚陳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

蔡胡沈楚屬也

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謂先朝

賄謂後聘以薦貨賄即所謂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若小事大國未得其事則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齊成故在三年子其

勸行言封當勸齊君朝晉也

戊午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悼

人杞女二十九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與於食有與疑年疑其年使之年使言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末甲子至今

十日分爲三分史走問諸朝一本作師曠曰晉

野子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

狄僑如及虺也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

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

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云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

六按古亥字从二从乙从二徐曰古文質豎上

二畫於左為篆家之二萬乙字曲之上豎下橫為

篆家之六千左人字曲之上橫下豎為篆家之六

百右人字亦然為篆家之單六中隔一位開六十

也一云身首相連亥上二畫為二首身中乙連

二畫為六字下二人移上往身湊



宇二首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  
屬也乃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  
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也使吾子辱在泥塗  
父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  
與之田使為君後陶服陶主晉君以為絳縣師  
城其夫而廢其與尉以其後孤老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殯也  
有趙孟以為大夫用賢有伯瑕以為佐即士人言伯  
失趙師曠而咨度焉其不知也叔向文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殯乎免事之而後可

左傳卷之二十二 康平

庚申昭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尋宋盟鄭伯燕享之公簡子皮戒趙孟  
禮終趙孟賦鵲巢小雅鵲巢免首必與  
多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期且告孟叔  
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  
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遵豆  
於幕下朝聘制大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冢宰矣請謂穆叔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為上禮  
終乃宴則穆叔乃宴穆叔賦鵲巢召南鵲巢  
有國趙孟治之故車馬從行多趙孟曰武不堪

也又賦采芣白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  
實非命之公侯之事繁白萬也且言魯如繁晉若  
戎省受穡用之則沼此俱有隨所子皮賦野有死  
麋之卒章召南篇名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帔兮無  
已使大驚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  
也可使無吠小雅篇名取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欲  
免人侵伐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  
犬無吠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  
起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杜云兕爵所  
小國蒙趙孟此以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安自知免此罰數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復去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頡劉王周景王定公

左傳卷之二十三 康平

城縣館於雒汭水曲流為汭水劉子曰美哉禹  
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今得共服衣冠有國家者  
皆禹治水之功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  
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  
及之者八十曰耄耄耄反亂也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  
人矣民為神主下恤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  
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祝氣曰飲民叛不即其事就



也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原晉陽縣故城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號從中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

即荀吳荀偃之子無終即山戎北崇卒也謂戰不

平荀無終縣在大原北二十許里

向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

也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阮又克

戰必勝狄若困于隘險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

為五陳以相離

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

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曰高辛伯曰閼伯李白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因故辰為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二

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

大叔焉故參為晉星

至商更號參氏季世末世也唐叔虞晉之祖即

大叔也杜云唐人未世也唐叔虞晉之祖即

取唐君之名以名大叔邑姜武王姬大女也震

也其後大叔生果有文理在手成虞字遂以名之

也承韋至周改為唐公成王城唐遷唐伯於杜而

主祀參水星也

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

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河東汾陰縣入河津堤防以阻水也大原汾縣至

可居今通之塞之以居也帝指顓頊沈沈如厚實

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則臺駘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

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禁之

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當祭也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君子有四時朝以



聽政日早晝以訪問日中夕以脩令日西夜以安

身日伏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以

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

疾矣節止也宣通也註云壅氣止而不行閉氣塞

不快今按氣宣而不節則壅氣滯而不散底氣滯而

結也韻書秋偏寒也氣滯而不宣通則氣閉止底

定止之過而氣滯也露氣也人露則體露不爽心

感不明也言氣不宣節以顯其體如此則心疾感

而昏亂百事法度今言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內官與御屬殖培殖

為婚則非養生道故曰不殖蓋以氣類相同其美

先盡惡必及之所以生不殖而君子惡之不娶也

志記也卜之卜占凶以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一

定姓吉則非同姓矣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時娶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四

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省減也叔向曰善哉睦未

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而向舉出

也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教明年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蠱蠱也

謂鬼神食謂祭祀言非此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

臣者乃或女色致之也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

將死不為天也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

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未末以相及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

怡淫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

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

非以怡心也五節五聲各有其遲速本末中聲之

和之聲也降也降也降也降也降也降也降也降也

然故曰五降至此則不中聲若再彈於手為過多於

聲為淫亂故怡慢人心也淫塞人耳而忘和平有疾

故君子不聽物亦如之是以過多舍之妨生疾也

此物字如女色類儀法也近琴瑟以法其有節非

以怡慢其心也此以樂明女色當節言晉君不節

也女色天有六氣降生五味金辛木酸水發為五色

辛白酸青鹹黑苦徵為五聲商白角青羽黑徵

赤黃徵見也徵為五聲赤黃徵見也徵為五聲

生六疾淫過也氣味聲色四者過則生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晦夜明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

為菑四時春夏秋冬也五節春木夏火秋金冬水

有節若人受用陰淫寒疾陰過則陽淫熱疾則熱

過度則生災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陽過則

渴風淫末疾末四時也風雨淫腹疾腹內也雨

淫感疾感多則昏亂也夜寢明淫心疾心靈爽也猶言



女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色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政政行以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器久不用則虫生壞之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積久變為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長上巽下為蠱巽為風落山則蠱風落山則蠱材故為蠱皆同物也三者於蠱趙

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十二月晉既烝烝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于餘南陽即溫縣孟于餘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于餘南陽即溫縣孟于餘也甲辰朔烝于溫此趙氏烝祭也杜云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非十二月也氏辭之而還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且告為政而來見代武禮也盟主而修好易象物為之辭故曰與魯春秋此乃未詳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卦彖辭文王作象辭周公作春秋載周魯事王去聲之卒章大雅篇名取文王有先後奔走附賦角弓小雅篇名取兄弟婚姻無相遠李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取試說爾心以畜萬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篇名召伯巡行南國或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晉平公見子

雅公孫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公孫子尾見疆疆尾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十年樂施高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篇公宣子宣子賦木瓜衛風篇取投我以木瓜報之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子晉公齊陳無宇送女齊大夫致少妻致少妻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知執諸中都中都在西河界休縣東南晉邑晉欲少姜為之



請曰送從逆班送文書從逆畏大國也猶有所易

是以亂作晉使公族大夫送齊送者當如之今畏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曰非伉儷也敵也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

遂致服焉致服也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

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

求以貪不共非不共而晉以貪為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君刑以煩刑煩齊國真不共而君執其使則晉用

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十一

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

丙與張趯見之皆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

也過禮大甚于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

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蓋文襄備之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三十

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

聘命事盟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

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今少姜

喪耶不敢擇位使卿來供葬禮數如嫡夫人猶言夫

人也疎云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少姜有寵

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

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

如火馬火中寒暑乃退大火心星季夏昏中此其

極也諸侯諸侯雖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君子為君親諱○齊侯使

晏嬰請繼室於晉公齊景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

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焜音燭燿光也

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

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

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適適夫人所生女於齊景

於齊景為父行者齊十二年傳曰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是也若而人猶言如此人不加數也

君若不棄敝邑而屢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

之望也董督也振舉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

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君有

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



以爲晉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言非徒晉君臣受其賜賜自唐叔以下俱得寵嘉也既成昏

晏子受禮之禮受實享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何父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其不知

鍾區音區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一斗六升

爲金十則鍾六石四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升

而以公量收之收少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如往

言陳氏不取利也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以上言陳

氏收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力謂租稅

者二分歸公民自衣食止得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壽皆八十已上者凍餒

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也言公繁刑罰

公棄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噢咻與愛郁四音與

云今時小兒痛父母以痛念之聲謂陳氏疏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

已在齊享其祭胡公陳始封君大姬叔向曰然雖

其妃武王女以始有陳故獨舉之

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征伐不

爲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民若力役而作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殣音近餓

珍多而發寵民間公命如逃寇讐讐音近讐郕原狐續

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世臣今政在家門民無所

依君曰不悛以樂憎憂樂指宮室嬖妄言恠音切

憂而以樂過之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昇

之銘讒昇一云禹錫九鼎於甘陵之地曰昧旦不顯

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昧旦不顯

也言夙興大明政事後世子孫猶懈怠昧旦不顯

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昧旦不顯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昧旦不顯

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言盼無子公室政令無常恐不獲祀終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隘秋隘

不可以居秋音勑偏仄隘狹請更諸爽塏者爽塏

辭曰君之先臣容馬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也侈大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不取煩鄉里衆室爲己公笑曰子近市識貴

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繫於刑有驚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



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超同議景公為

是省於刑為去聲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巧言雅

篇社猶喜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地更宅謂更於別既拜乃毀之既拜賜新

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景公本壞里

今晏子復為之如舊使原居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遠卜不祥引諺以為非

吉鄰此里室之衆未居之先皆卜鄰居吉矣今為

君子不犯非禮非禮在位者不可犯小人不犯不祥在下

者不可犯不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晏子原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

伯如晉鄭簡公孫段相即伯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言段父豈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州晉邑名以昨

乃舊勳昨報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

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邶風相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獮豸之邑也獮豸及獮氏

亡范宣子趙文子趙文子韓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

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故曰二宣子曰自卻縠以別

三傳矣自溫已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

之別縣謂屬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

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文

子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

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言取

坐以死罪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適晉伯石之

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復若

晉則已○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董為

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人

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

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虎即子賀

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徵

也靈王新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

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

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

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言鄭若心

有之則韓朝楚脩宋盟亦無害但恐有他故入楚

若誠為恩盟必不叛晉而從楚晉知免於罪矣

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



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有寡君與不有寡君君其

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趙使謂大叔曰

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

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孟趙字也而將無事吉

庶幾焉

丙寅昭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遂客私

馬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祭

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克殛

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又云熊能為靈足似鹿今東南人祭禹不用熊白及

物乎鯀為夏祖配郊三代祀之杜云夏郊祀之歷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

手得言周棄晉為盟主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問差

州田於韓宣子豐施公孫段之子三曰日君美公

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公孫段卒宣子辭于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

其子弗克負荷折薪折木為薪也負施將懼不能

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

而可後之人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

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

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

子邑以賜大心者宣

昭丁卯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或鬼神馮焉然後言不如此乃民聽濫無根據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譴動于民怨譴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

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盡怨譴並作莫葆其性性

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音

字宮於虎祁地在潞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師曠

君子之言信而有微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無止謫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唯躬是瘁不能言者言謫不出口使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言可也無微故也

微也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

咎夫子知之矣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三〇一



○叔弓如晉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簡以如晉亦賀

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

而又賀之言晉作此宮非時勞民將叛子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賀非為其宮善畏

晉勢非耳諸侯皆然非獨鄭

戊辰昭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

戲陽城戲平聲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

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使尊行酒也杜云公

使之佐則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也曰女為君耳將

司聽也辰在子邠謂之疾日疾惡也邠以甲子死

以為君徹宴樂學人含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臣死

痛疾過於忌日不又飲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曰

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

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

也服以旌禮如弁冕以表吉衰麻以表凶所以居喪

事如其物如燕享則有尊俎居喪則具疏茹物有

其容如飲酒則喜樂疏食則憂戚禮云君於卿大

失此葬不食肉今君喪卿有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

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五味調和以養人所以

志充實不喪亂志既實則謀慮詳審而公說徹酒

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悛改秋

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之子知文

已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星在北方下

少南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

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歲星

即顓頊之虛在北方水位顓頊以水德王故謂玄

枵為顓頊之虛姜四嶽後齊姓任薛姓虛為青州

齊薛地分野維歲星也謂為四時之綱維也首謂

歲星所在玄枵之首即嬰女也邑姜齊大公女武

王姬晉唐叔母星占嬰女為既嫁女故知為晉女

妖星在歲星首嬰女是告齊出嫁女故知為晉女

諺註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星

斯於是乎出登升也人死則魂升猶言升遐逢公

亦有星出嬰女故知戊子國語說玄枵之次云我

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大姜

大王姬女子謂兄弟子為姪伯陵大姜晉同吾是以譏

之

○戊子晉侯處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簡如晉及河晉人辭之禮諸

相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姑齊國弱宋華定衛北

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

見新君子產曰喪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

人千人至將不行

行謂行見新君之禮也不行必盡用之幾

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

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

孤指頃公孤斬焉在衰經

之中

按縣子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斬謂衰痛之深如斬絕也既葬未卒哭故猶在衰經

斬衰經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

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

知之矣我則不足

足我不書曰

商書大甲篇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

自克也

昭公名夷平公于昭十一年即位十六年

辛未昭齊侯景衛侯靈鄭伯定如晉朝嗣君也

命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

行穆子相

吳即荀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出胎有肉如坻地也杜云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

安博昌縣南有肉如陵

大阜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亦中之伯瑕謂穆子

伯瑕即士文伯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儔也

儔以中多為儔

是也言中壺乃為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賢非與師諸侯事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

何事

齊不事晉公孫使趨進

齊大夫曰日旰君勤

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

於鮮虞

鮮虞山新市縣晉之北遂入昔陽

昔陽肥國

山東有昔陽城在許里晉南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歸

皐歸

肥子曲陽縣西有肥累城與昔陽近

晉伐鮮虞

晉假道于鮮虞而遂伐之

晉伐鮮虞因肥之後也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

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鮮虞姬姓白狄

國夷狄指楚也

特楚子伐徐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

宋公元衛侯

鄭伯

曹伯武莒子莊

滕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平丘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

書不與盟罪不在公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三〇三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一

年魯伐鄭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下邳有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水行七月丙寅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

以幪幕九張行

上曰合衆宮室曰幪幕旅之帳也子大叔以四

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

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淫過縱也芻蕘牧也衛人使屠

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

携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

宇下芻蕘

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

鮒者潰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

潰其食而不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

其可止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之晉人將尋盟齊

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也

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

者啓開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

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

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

則不經

聘有定物之業指聘言經常也有業而無禮

經則不序

言禮謂上下之禮指朝有禮而無威序則

不共

言可畏也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昭告於神明

言言明也神明則命蓋理之一定不

可汚者言盟以事告鬼神則知理之當然

不明

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與經而言是故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每歲使大夫聘問間朝

以講禮

講禮問一歲三年諸侯朝以序爵再朝而會以

示威

六年列車衆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十二年黃

命矣齊人俱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建而不施不施也建也士申復施軍將戰則

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共謂供晉侯不見

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

事君矣請君無勤服患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詐

以絕兄弟之國葉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

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率循牛雖瘠債於

豚上其畏不死以瘦牛什豕上豕必死喻南蒯子

仲之憂其庸可棄乎南蒯季氏臣子仲公子愁欲

言魯尚有二子之憂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

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即南蒯何求而弗克魯

人俱聽命不與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

日中造于除除地也造至也癸酉退朝于產命外

僕速張於除外僕掌火舍也子大叔止之使待明

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

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謂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所貢者多卑而貢重

者甸服也甸服畿內之地謂五百里甸服是也

等列大夫四命謂畿內公卿大夫之采邑公八命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一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鄭伯外伯爵而言男

俱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

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理

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無極無存亡之制將在

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

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潰易慢也言易慢晉

晉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

苟且也偷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杜云不爭競則爲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時北狄司鐸

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快馬司鐸射魯大夫射入

與之錦而決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伯惠子產

歸未至聞子皮卒與且曰吾已已殆無爲爲善矣

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求至於樂只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藝謂貢

故以禮明之也鮮虞人聞晉帥之悉起也而不

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

三〇五



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註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  
曰驅衝突車乘其無備攻城而勝  
之競強也言不能敵所以為勝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

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楚其何瘳於晉瘳差好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

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五豈無大國欲

事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有罪

死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

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

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

於魯君二十一年生叔虎微武子之賜不至於

今平子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言

李氏恩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

黃告也

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慎先歸惠伯待禮禮之

癸酉年昭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

邢雍子亦楚大夫奔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景伯本理刑官因如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

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罪

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

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罪於邢侯死者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賂以買直鮒也魯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謂雍子幼貪

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謂叔殺人不忌為賊賊

殺無忌憚也夏書曰昏墨賊殺三者皆臯陶之刑

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

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隱謂鮒

也無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減輕言之也曰義

也夫可謂直矣此可為義也夫疑之之平丘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

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害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

正刑書晉不為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

榮猶義也夫上言義也夫疑之之辭此言猶謂鮒

設觀然皆為國本可謂之義也



為非議

甲戌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其以正兵加敵不納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曲陽縣有鼓聚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在上者賞善罰惡不差則民

知所成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

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

何以底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邇茲所喪滋多所君者本所惡若賞之則

以待之若不賞則又獲城而失吾賞功之信斯二

者不可底民使知適從故當量力俟城自獲不可

以欲急得城而邇茲多也使人殺叛人而繕守

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煩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

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守備以事君雖獲之民怠

所用賈賈也完全也舊謂晉民平素事君之道也

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言今受叛則賈怠是執守不堅而無終棄舊是

能事君晉因之激發亦率義不爽率行也義守死事

事好惡不愆所賞惡罰知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中晉好惡有死命而無二心申鼓率義不爽意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以鼓子戴鞮歸戴一作鞮鞮丁

乙亥昭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卿供葬事畏

秋八月晉昭公卒

項公名去即昭公子昭十七年即位三十年

丙子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滅夷狄

名氏無貶公作賞

晉侯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請有事於維維

三塗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長弘謂劉子劉子周大夫曰

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

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

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

師從之荀吳以師從祭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

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周大獲

故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

師獻俘于文宮應夢



辛巳昭二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  
鮮虞既又叛晉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  
平以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故昔陽  
都子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鞅歸使涉佗守之  
晉大夫守鼓之地  
丁亥昭二晉祁勝與鄔臧通室鄔同鄔於安反晉  
名在周者烏戶反王取鄔是也在鄔者音偃戰  
于鄔陵是也在楚者于建反又偃王召夏將入鄔  
是也在晉地於廐反惟周地者從鳥餘祁盈將執  
皆從焉勝臧皆祁盈家臣通室易妻也祁盈將執  
之盈祁午之訪於司馬叔游司馬叔游曰鄭書  
有之古書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謂亂世反以正直  
多無道立矣子懼不免道立成立也子謂祁盈今無  
之反為所陷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板  
必不免於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  
可自異立法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  
馬計家臣無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子荀躒為  
之言於晉侯言於晉君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  
鈞將皆死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  
殺之杜云鈞同也楚發語辭言三人同執皆將我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揚食我伯石也食音同食  
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其母欲娶其黨

向之母欲向叔向曰晉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娶於舅氏叔向曰晉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父安雖而無庶子乃受其母曰子靈之妻子靈  
不能容故懲戒舅氏不娶其母曰子靈之妻子靈  
也殺三夫陳御叔楚棄一君公陳靈一子夏微而亡  
一國陳兩卿矣行父可無懲乎而欲娶之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乃鄭  
穆公少妃姚子子之妹也子路之妹也子路公即子路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公鍾聚也言姚子生靈公夏姬靈將  
必以是大有敗也人將必以夏姬大禍敗昔有仍氏  
生女黧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有仍氏  
也毛傳黑髮也樂正后夔取之正長也后君也  
髮黧黑故玄妻玄妻樂正后夔取之正長也后君也  
以後言之如云后稷也生伯封實有豕心有  
有豕心之如云后稷也生伯封實有豕心有  
豕心豕心食牀無厭食牀無厭忿類無期  
忿怒也類類謂之封豕封豕忿類無期  
無期無期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  
廢皆是物也夏姬以未喜商以妲己周以女何以爲  
哉何姬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尤非也謂類苟非  
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驩使取之生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謂叔向兄伯  
伯子曰長叔姒生男婦謂夫之弟爲叔姒者向  
之子曰長叔姒生男婦謂夫之弟爲叔姒者向  
婦相謂曰姒自以身之長幼夫婦謂姒爲姑視



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魏獻子之子性在野不可馴伏故知其必喪羊  
氏秋晉韓宣子卒起魏獻子為政魏舒絳分祁氏  
之田以為七縣也塗水也平陽也孟也分羊舌氏  
之田以為三縣也魏也平陽也司馬彌牟為祁大夫  
馬烏為平陵大夫今大原府馬平陵魏戌為梗陽  
大夫陽戌縣舒廢子梗陽在大原府水縣魏戌為梗陽  
大夫今大原府榆次縣水縣魏戌為梗陽韓固為馬首大夫同韓  
今大原府壽陽縣東南一十五里有馬首城孟丙為孟大夫今大原府  
有大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今趙朝為平  
陽大夫朝趙勝曾孫玄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  
縣本陽侯國晉滅之以賜勝今謂賈辛司馬烏為  
有力於王室故舉之馬烏師納敬王謂知徐吾  
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餘子  
為餘子官四子為之其四人者司馬彌牟孟皆受  
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先受縣後見言平素  
意故曰以魏子謂成鯨成鯨晉吾與戌也縣人其  
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戌之為人也遠不忘君在  
遠不忘君言其忠近不偪同在遠密不偪居利思義義利則

得無苟在約思純約貧賤也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  
遠近貧富皆守其分而無過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先大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管蔡邶霍魯南毛明鄭雍曹滕姬姓之國者  
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皇矣篇本  
詩義不同度音鐸量也帝上帝也莫安定貌言無  
為而治也克能也大國岐周也此于文王謂比合  
千文德之王帝社上帝也其義見下心能無善曰度  
物能度德正應和曰莫已德正應之者皆和照臨四  
方曰明故為明勤施無私曰類勞于施惠不自  
類為教誨不倦曰長教誨不能怠則益其賞慶刑威  
曰君實不偪人以為慶刑不濫茲和徧服曰順人  
好惡不使人盡服從是謂民擇善而從之曰比善類  
使相從故經緯天地曰文此經緯天地相錯而成文  
為經緯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九德上九事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受天子  
祿至于孫釋經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文德文王之九德  
文王九德不分親疎如一則天賞其將適其見



於魏子魏子曰辛未昔叔向適鄭

明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

食器之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

賈國大夫娶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

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齔

楊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遂如故知叔向與然明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

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功言辛若非細敬三

而舉之當敬以保其功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

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親謂舉魏子舉謂賢又

聞其命賈卒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忠也詩大雅文王篇永長也其言長合天魏子之

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

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父獻子其大宗賂以

女樂大宗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寬

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

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沒寬

饋入召之召二大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

聞諸伯叔伯叔行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

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以昨酒不夕食故今

也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中當中也置謂置列於前也魏子中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軍帥故謂之將軍其始此再重也又饋之畢願

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音燭是也

不遇飽足而巳不可過貪以規魏子晉語有是以

然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昭二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見魏獻子問

於蔡墨晉大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

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人不

龍爲古者畜龍故國有泰龍氏有御龍氏

御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

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颺音潘古國名有裔子曰

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

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擾順也

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封諸

騶川騶夷氏其後也騶水上夷皆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又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後九世帝

賜之乘龍帝賜甲四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  
之賜氏曰御龍以夏后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  
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  
氏其後也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豢韋累尋遷  
魯陽也魯范氏其子孫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  
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  
死及之則官有罪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若不能脩職不食其祿食祿者必素能脩職  
業故所職物至宿素也謂素能脩其業也若泯  
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泯滅廢棄其物乃  
坻止伏匿不至鬱湮  
塞而不復生育非徒不  
至而且喪其生矣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  
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生則封以  
死則享祀為貴神祀  
以貴神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其神或為社為稷為金木  
水火土五祀而王者尊奉  
之木正曰句芒正官之長也句芒取木生句曲  
而有芒角也其祀重賈云祀于戶  
火正曰祝融祝融火神也德明貌今按鄭語以淳耀  
火正祝融也金正曰蓐收蓐收金神也蓐音辱  
收也其祀賈云祀于廟金正曰蓐收蓐音辱而取  
實云祀于門龍在廟中當在野則為社龍水物也  
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曰  
潛龍勿用初九爻辭其同人三曰見龍在田九二爻辭

其大有三曰飛龍在天九二爻辭其夬三曰亢龍有悔  
上九其坤三曰見群龍無首吉用九坤之剝三曰  
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卦  
象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  
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也叔世謂其  
後之子孫非在當時也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水火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  
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窮桑地在魯  
北少皞都之  
也此其三祀也木正金正水正火正顓頊氏有子白犂為祀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  
前其子句龍能平水  
土此其二祀也火正土正后土為社社言社之祀就以五  
土之官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稷者田官  
之長名也  
烈山氏炎帝之號神農本起烈山有子名柱能播  
殖為田官正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  
柱以棄代之以冬晉趙鞅趙武荀寅寅中行吳帥  
孫荀寅寅中行吳帥  
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之逐賦晉國一鼓鐵鐵名  
也管子云鼓滿則人散之曲禮云獻米者操置鼓  
是也或云以素帛繡謂之鼓以鼓石為鐵也非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范宣子仲尼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  
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也民是以能



尊其貴

民尊其上

貴是以能守其業

大夫守之故

貴賤不愆

所謂度也

上下相安無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

主爵

為被廬之法

二十八八年蒐

以為盟

主今棄是度也

而為刑鼎

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法

不尊貴

貴何業之守

法不在人故

貴賤無序何

以為國

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晉國之亂制也

文六年蒐夷易中

若之何以為法

蔡史墨曰

范氏

中行氏其亡乎

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

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為

下卿犯上令鑄刑鼎以為國法是作法不正故知其亡加著也易移與之也又著范氏刑書於上是

范氏亂制既廢本無咎而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其事然非執本意故脩德可知

以免

其亡

己丑昭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

公

夏六月晉頃公卒

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

悼公之喪

在襄十

子西弔

公孫

子驕送葬

公孫

今吾子無貳何故

止一人無

二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

字小之謂也

事大在共其時命

字小在血

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

之患豈忘共命

言鄭共晉歲時之職貢與其凶災

事大共

先王之制

諸侯之喪

士弔大夫送葬

唯嘉

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

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挽索也言鄭國若間

若

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如先王弔葬之

禮

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

備而已

慶善也晉善其君執紼不討其不如數以

恤

所以為禮也

字小之禮

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少卿也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

周靈王喪在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

豐有省

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

從其省則吉在此矣

唯大夫圖之

晉人不能詰

定公

名午頃公子昭三十一年即位哀二十一年

秋九月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晉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

乙未定

晉士鞅衛

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作圖

丙申定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甲午定

秋九月

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甲辰定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

十三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



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朝歌在汲縣之北

晉趙鞅謂邯鄲午午邯鄲大夫趙鞅曰歸我衛

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晉陽衛之邑也

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衛之邑也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知文子

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與文子

亦與范昭子相惡昭子與文子

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

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爲載書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

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三子將伐公齊高彊曰齊子

伐君事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知韓魏三家不睦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三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爲請請鞅非始禍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

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以安于先發文子使告

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

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三子既伏其罪

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三子既伏其罪

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三子既伏其罪



矣敢以告趙孟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也乃縊而死

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祀安于於趙氏廟以報其忠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助叛臣非義也牽公作堅又作擊○秋

齊侯宋公會于洮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即車在魏郡熱陽縣謀救范中行氏助齊叛晉故

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戰于絳中

絳都之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桃甲入于朝歌秋

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

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晉獲籍秦僎孫高疆子尾

子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地晉

丁未元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殺以也五鹿晉邑

戊申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邱師敗績鐵公作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即罕達子般

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馬兵車先陳罕自

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

大敗之也言晉以兵車建旆者與罕兵車在前

龜焦兆不成樂丁曰晉大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大雅綿詩爰于也言經始謀

之與詩義異協合也故兆詢也言今人謀經同

云先納禍端已卜吉兆恐非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君臣上下乃天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禮作縣則縣方百里出車百乘為百乘家進為卿士田十萬矣縣有四郡則方五十里得此來邑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免其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後得歸政名志



設屬辟

亦示其禮屬在大棺之內辟又在屬之內

國君之棺三重大夫有屬無辟言屬辟時借之非

正禮也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辟四寸上

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素車撲馬飾馬不以

也相遠用無入于兆葬無入先下卿之罰也

牛馬載車無入于兆葬無入先下卿之罰也

皆下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郵無恤衛太子為

右登鐵上城丘在衛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

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綬上車索曰婦人

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群子免之死不在寇獻公七戰皆獲

為百乘之卿死以壽終下不繫初御趙羅大夫

在戰言死生有定不可避敵也繫初御趙羅大夫

宋右羅無勇魯之康公也史記之御對

曰店作而伏羅無勇作而衛太子禱曰曾孫則

敢昭告皇祖文王皇大也康叔封衛文王烈祖康

叔烈顯也康文祖襄公康叔乃襄公之祖鄭厲從

勝鄭公名釋晉午在難公名不能治亂使執

討之則賸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

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保

王不敢愛大命也謂死生之命也國語作死佩王

祀神之王也言但請無死傷以鄭人擊簡子中肩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鄭雖敗羅無太子復伐之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音

史趙氏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

氏田公孫龍稅馬龍范氏臣為范趙氏得而獻之

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龍

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

殿而射前列多死多死趙孟曰國無小雖小國

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

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

良曰良即王我兩將將絕吾能止之約兩將也

引軸也蓋一車止容二服馬夾轡當衡驂馬而

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轡以引車也我御之

上也駕而乘材兩轡皆絕乘載也材橫

己酉哀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

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郭南

郭也荀寅自內伐其郭以誤鞅之師使備南乃命

自外來救已者自北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

北故出其不意得逃去也癸丑奔邯鄲趙穆以邯

氏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即范

庚戌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

弦施氏多庚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



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即中趙穆奔臨邑十

二月弦施逆之遂隨臨授初奔臨拒國今弦施逆

之故國夏伐晉取邢仕樂鄆逆時陰金血壺口八

邑樂仕趙國平棘縣西北鄆即會鮮虞納荀寅于

栢人齊弦施又會鮮虞人納荀寅

五年辛亥哀○晉趙鞅帥師伐衛

五年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栢人昭子即吉射

爲栢人吉射使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

公公事也家之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出栢人張柳朔謂其子齒從主免之

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栢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邑衛

六年壬子哀○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

七年癸丑哀○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魏舒之子衛

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其惡自見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伐衛計其救

已未哀○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出公公

十三年庚申哀○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曼字

十四年

十五年辛酉哀○晉趙鞅帥師伐衛

出公名鑿定公子哀二十一年即位位十七

年年出奔齊道死年表云十八年或曰二十

已巳哀二夏六月晉荀瑤伐齊即知伯襄子高無

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

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

卜長武子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

宗桃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晉君命

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壬辰戰于犁丘即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顏庚

夫類深

癸酉哀二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驕弘請

救於齊驕弘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會

也凡死國事者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以大夫

後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車馬又

加之以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後而父死焉顏

伯瑤知以國之多難未文恤也今君命文以是邑

也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畱舒齊地違教七

里違教殺人不言其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畱

東北經濟陰國即鄭大國在敝邑之宇下言

也是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



戈製兩衣也立於阪上阪上水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言陳子陳力滅陳當報鄭也陳實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衷中也恤陳則若利本之傾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又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即荀寅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疑寅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入謂入人所○悼之四年魯哀公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其可以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枋之門桔枋入鄭人俘鄭魁壘鄭人也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不答問將門知伯謂趙孟之即襄子無恤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言主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言貌醜且無勇簡子何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與

之甚毒也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魏晉陽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謀殺知伯於晉陽下在春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二終



春秋左傳類解號虞秦卷之十三

蘆泉劉績編註

號陝州今屬河南府  
隸河南布政司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今陝州靈寶縣有號州城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為天子相謂之西號後為晉滅號叔之國公子譜云在滎陽謂之東號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即鄭虎牢是也傳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是也為鄭滅或以為在鳳翔號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寶雞東六十里有號城按史記秦武公十一年滅小號在魯莊七年豈號叔始封此後東遷制其子孫猶有居故地者漢志註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西號在淮州然不可考矣

虞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

姬姓公爵出自大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大陽縣按陝州夏縣有大陽故關而平陸縣東北

六十里有故虞城後虞仲國於吳其支庶封于此故亦謂之西吳傳十二世為虞公晉滅之

已卯桓號仲譜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玉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

公求旃弗獻弗獻之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言匹夫本無罪由其懷璧則吾焉人利其璧以害其身故有罪焉

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又洪

癸丑莊二秋號人侵晉冬號人又侵晉

在傳號虞秦卷之十三

庚二

甲寅莊二晉侯將伐號士為曰不可號公驕若驕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奪我誰與

夫禮樂慈愛或所畜也未戰先畜養此夫民讓事禮樂和樂愛親慈愛而後可用也號弗畜也取戰將

饑謂窮困也

已未莊三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地惠王問諸內史

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

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是物子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杜云若以甲乙曰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



此節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神賜土反曰

號必亡矣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

宗區史器享焉祝大祀宗人史大神賜之土地

史器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

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

其何土之能得

二年春號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

舟之僑曰夫號大無德而祿受福而殃也殃將至矣

遂奔晉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號乘去聲屈地名所生之馬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

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也且少長於君

君暱之自少養於公宮公與之難諫將不聽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曰荀息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冀國在平陽皮氏縣東北

有賴荀息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此晉類虞難而冀恐退不能害晉今號爲不道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三

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號

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

惡也曷爲使虞首惡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

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

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

諸侍御者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

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

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于虞之

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

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

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

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

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會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

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

果諫記曰胥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

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

三一九



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故虞雖小國言師。

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其屈產之乘

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

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

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

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

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

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

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疆諫。少長於君

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

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晉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

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繫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虢公敗我于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丙寅傳。五年。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

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大王有吳故不嗣。周位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文王二號。乃大王少子。王季之子。將號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即曲沃成其族。乃晉獻從祖兄弟。皆至親。獻公患其偏。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言虞若能親過於此。方可保其不伐而愛之。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

甚言其不可也。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周書蔡仲之命言皇天無所親於人惟德則輔之言神享在德也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馨香惟明德言黍稷非馨香而馨香惟明德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馨物物繫音醫語辭杜云是也言祭

按人德能易之也今書祭契作入不易物惟德則否

之物惟能然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

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

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矣臘歲終祭神之名臘者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臘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

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

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謂夏正九月十

服振振服振振事以棘章為弁又以為衣故曰均取號

之旂旂軍之旗鵲之賁賁南正中賁賁然而大謂俱

見也杜云賁賁然明蓋月也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而明則星為壽光不見也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有成軍號公其奔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在策鵲火中必是時也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月十二月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穆夫人勝送也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

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

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詞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故書執罪其滅人

○穀梁曰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時虞已包秦

在虞執而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

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

晉命而執其君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

號而明日亡虞矣

秦華昌西

贏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太業生大費與禹

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以所居於嬴故也是

為伯翳十九世孫非子居犬丘為周孝王主馬汧渭

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邑秦谷續嬴氏祀號曰

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今鞏昌府秦州有秦亭

秦谷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秦城即非子所居秦嬴

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宣王以為大夫始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後誅西戎不克見殺長子莊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三



公破西戎爲西垂大夫莊公生襄公周幽王犬戎亂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有周岐豐地子文公營邑汧渭四十年入春秋後悼公十年獲麟後九世孝公伯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二世而亡自非子後莊公居大丘即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寧公遷平陽今鳳翔府郿縣德公遷雍扶風雍縣獻公遷櫟陽西安府涇縣北孝公遷咸陽今縣屬西安府皆本於秦谷故號秦焉

文公襄公子十四年入春秋隱七年卒  
在位五十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寧公文位始公太師徙居平陽桓之長子卒在位十歲隱八年即

法寧安也

壬申桓  
二年  
芮伯萬之母芮姜  
芮伯之周同姓國司徒  
芮伯後其地即夾州

晉成縣今屬山西平陽府後爲惡芮伯之多寵人

也故逐之出居于魏魏縣閔姓國在河東河

癸酉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

魏執芮伯以歸芮伯在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出子寧公少子寧公卒大庾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大子而立之年五歲桓九年即位

六年復爲  
三父等斌

乙卯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武公寧公長子桓十五年三父等令人誅三父  
子復立之居平陽封官即位三年誅三父出

等以其殺出子故也莊十六年事在位二十年  
初以人從死其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謚法克定亂曰武

德公即寧公中子出子同母兄武公弟莊十七年  
位初徙居雍在位二年卒諡法緩柔土

曰

宣公德公長子莊十九年即位三十卒在位十二年議法施而不成曰宣

成公德公中子宣公卒于閔二年莫適立乃立其弟莊三十一

立憲政法曰安成民

穆公名任好德公少子成公卒其子七人立其弟僖元年即位文六年卒

三十九年  
德執義曰  
布穆法

八卯年僖  
梁伯  
平梁  
王封  
其少  
子康  
於夏  
陽  
梁仲  
益

正  
傳魏虞奏卷之三  
庚

國而不能實也多衆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里州城有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一

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果者至名初葉伯好土

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氣將至乃溝

宮曰秦將襲我言滯宮乃爲秦襲已也民懼而潰秦遂取

\_\_\_\_\_

公羊曰此未有伐者。真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

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不犯刑四家生之一



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發而外見也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適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

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

也如加力役焉適不足道也言若伐之而滅亡則

亡然後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梁亡出惡其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謂政教行

惡政加民長謂高

乙未文殺之後三十三晉人既歸秦大夫

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

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

隊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恃詩大雅桑柔篇隨道類善也言大風之行壞

衆物所在成蹊徑猶貪人敗善類聽順已欲

故不用善人反使善人至恃能亂也是貪故也

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申文秦伯猶用孟明秦伐晉報殺又孟明增修

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趙成子即曰秦

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

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冬晉人襲宋人成陳人共鄭人穆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成一作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

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言穆公悔過終用孟

以尊之謂之崇德明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

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

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子桑即

明舉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馬詩召南采芣篇言沼沚之繁至薄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馬大雅烝民篇一人天

不解息事君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大雅

孟明如之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大雅

有聲篇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杜云成也言武王

遠謀及孫以安其子如子桑知人不在當時而在

戊戌文○晉侯襲伐秦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邠阮元二

庚子文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殉殺人以葬環其皆秦之良也國人哀

之為之賦黃鳥黃鳥秦風篇名義取黃鳥止於子



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卬篇殄滅病也言善人亡國亦隨之亡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聖哲多也謂善人並建言用之樹之風聲樹立風聲教化分之采物采物分而與之也如分魯大路大旗類著之話言著言著於竹帛也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謂開陳貢獻多少之引之表儀引道也表所以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之防利防利也利謂所宜杜云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

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言古之王者用人詒法皆道於禮皆使無失土宜民賴之安樂後魏正命就死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康公名瑩穆公子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在位十二年在位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十二月戰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微福於周公魯公以

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急而况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穆公不用百里子襄叔子言敗殺斷斷誠一貌今按決辭也技才能也休休大

貌容有所受也言人有淺薄小善猶自恃撰成言以拒人使進諫君子易懈怠不盡言况我多有者哉是以惟一介決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者為難蓋不恃才妄作故也與書義異

壬子文十八年秦伯瑩卒秦伯瑩卒共公名稽康公子宣元年即位四年卒在位四年謚法執事堅固曰共

丙辰宣四年秦伯稱卒秦伯稱卒桓公名雍共公子宣五年即位成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甲申成十四年秦伯卒秦伯卒景公名杵成十五年即位昭五年卒在位四十年謚法著意大慮曰景

庚申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于其



母曰弗去懼選不去秦恐景數其癸卯鍼適晉其  
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不責其  
故書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以爲舟比舟加板於上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  
乘自秦都雍至晉絳都凡千里用車八百乘歸雍  
取享晉侯九獻之幣以次載幣相授而至絳凡八  
至也蓋初自持一獻幣續歸取其八也以其歸取  
故曰反車八乘不并載可見車多傳言秦后子車  
千乘疑二百司馬侯問焉曰叔齊子之車盡於此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  
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  
曰吾子其曷歸歸猶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  
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  
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盡國於  
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與助也言國  
者不數世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  
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黃助  
立上助鮮不五稔鮮少也稔熟也以穀熟爲趙孟視  
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曰影也言影朝夕  
誰能待五年方亡國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  
歲而惕日其與幾何既厭也惕貪也厭五稔遠食

故爲死徵其與幾何  
○秦伯卒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公羊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  
擇以名今于四竟皆名嫡得之也以嫡  
乙丑昭○葬秦景公秦始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  
哀公景公于昭六年即位定  
九年定○秦伯卒冬葬秦哀公秦自晉悼以後不見  
保西戎軍旅禮聘之  
惠公哀公孫大子夷公于夷公早死不得立乃  
曰惠民  
己酉哀○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哀○葬秦惠公  
悼公惠公子哀四年即位任位十  
四年卒謚法肆行勞祀曰悼

春秋左傳類解號虞秦卷之十三終



春秋左傳類解鄭卷之十四

盧泉劉績編註

鄭華州今隸陝西  
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鉤州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西都畿內。亦名咸林。秦內史。漢京兆尹。唐爲華州華陰郡之鄭縣也。今華州城北有古鄭城。立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王室多難。友寄帑於號鄭之間。因取二國地爲司徒。二歲死。犬戎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掘音鵠定平。

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卒得號鄆音鄆音蔽補丹依柔音歷莘十邑地前莘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謂之新鄭卽鄆國都武公立二十七年卒子莊公寤生亦相平王爲司徒莊二十二年入春秋後聲公三十年獲麟傳四世至鄭君乙一百四年韓哀侯滅之

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二十二年入春秋桓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三年證法勝敵克壯曰莊

初鄭武公娶于申。炎帝四嶽之後封於申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地在信陽杜云

三二六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

之謂杜武以爲姜寤寐而困生林而云史復記蘇寤寐按也寤言寐寤也寤生生生之之難則此此

與無難生義同杜是愛共叔段欲立之立謂於武公

公弗許亟數也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爲去聲制邑名公

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號叔乃東號君國在蒙陽縣有號亭特巖險作亂死

於此作邑唯命請京使居之京即京邑謂之京城

大音叔祭仲曰鄭祭仲曰大音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方丈曰壙三壙謂周國唯謂高丈先王之制大都

不過參國之一大都衛君國三分中一分大中五之一中都得君國五

分中一  
小九之  
分中都得一  
分大國九  
今京不度非制

本草綱目卷之十四  
全二十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爲之地耳無使滯蔓蔓

難圖也益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也斃路既而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於已也面黃也貳貳也今子呂曰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

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將無用及敗亡世大叔又收賈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延廩

多尋必令刀不妄之器重千則下無之人下爲衆  
 延津今開府廷事縣  
 前邑境需到素縣北有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地

多享必得民心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必自崩壞



大叔完聚

完城廓繕甲兵也

具卒乘

卒步卒乘車乘也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啓開也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

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古恭伯國在及郡共縣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

罪段所以

如二君故曰克

克者力勝之辭

稱鄭伯譏失教也

罪鄭伯不養成其惡故謂之鄭志

言出奔難之也

若言出奔則鄭伯之罪故難言

遂寘姜氏于城穎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故曰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之官許州長

黃泉

社有閨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也

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

道去聲繫音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池及泉隧而相見

隧地中道開

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

融以入故賦之

美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融以出故賦之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

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詩大雅既醉篇罔錫孝子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四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

滑段衛人為之

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

有統城東南請師于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魯大夫

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不書非

公命也

○鄭人伐衛

桓聲罪致計曰伐傳例有鍾鼓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

忽莊公子三年周

故陳

侯桓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陰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

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

鍼子陳大夫

先配而後祖

禮先告祖廟後親迎

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

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也

丁卯隱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懼其侵軼我也

軼音逸

公子突曰

莊公子鄭

使勇

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覆以待之

覆伏也

我輕而不整

輕妄也

貪而無親勝不

相讓

貪而無親勝不

進而遇覆必速奔

後者不救則無繼矣

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

前謂戎分為二



隊也蓋已過第一覆見祝聃逐之衷我師祝聃即第二覆兵起而奔走也祝聃逐之衷我師祝聃即第二覆兵起而奔走也祝聃逐之衷我師祝聃即第二覆兵起而奔走也

甲寅鄭人敗我師

已隱鄭息有違言息侯爵在蔡州新息縣世本

也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鄭之息師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在不量力息

弱不親親伐同不徵辭言相違不察有罪惡二國相

曲直而犯五不韙而以伐人是也其喪師也不

亦宜乎

乙亥桓北戎伐齊信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

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我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

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於是諸侯之大夫成

齊齊人饋之餼成聚兵而守之也餼使魯為其班

後鄭鄭伯爵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即之師在

魯年見公之未昏於齊也魯莊公三齊侯欲以文姜

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大雅文王篇言

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

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又欲以他固辭人問其故

也

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又欲以他固辭人問其故

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民人也言

人遂辭諸鄭伯假鄭伯之命

祭仲曰仲時從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皆君也皆內寵之子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忽出奔衛宋稱人敗之

見命大夫不能盡職非賢之也突不稱鄭公于絕之

梁曰鄭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

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

名失也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仲足即

祭城封疆人以所守邑為氏仲字

公娶鄧曼生昭公曼鄧國姓昭故祭仲立之宋雍

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姓宋大夫

人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雍氏宗族皆故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

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

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也



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之鄭國處于畱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陳畱即古有莘城後為陳并故曰陳畱今屬河南開封府鄭縣

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鄭國之故也故以此執已死相鄭則君存祭仲亡則亡故皆從其言以忽可反是生易死也若終不能出突反忽則已古人之猶在鄭國雖亂亦不至於亡是亡易存也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敗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此傳義非但取其事附此

昭公名忽莊公嫡子繼立三月為祭仲廢出亡在外桓十六年復位十七年賦在位二年

厲公名突莊公庶子逐昭自立桓十二年即位十四年弒于儀復位二十一年卒通計在位十二年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莊燕人盟于穀立燕南燕姑姓國公會宋公于虛公去魚反冬十有一

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宋為鄭立屬逐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音鈞豆註即穀丘宋地在今歸德州南四十二里接齊亦有句瀆之丘宋成

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宋地冬又會于龜宋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鄭地陳畱濟陽縣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傳例有鍾鼓曰伐皆陳曰戰既聲罪以伐之彼不服

而與我戰深責之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巧言篇引之以明數盟而生亂也長上聲

○公羊曰戰不言伐戰舉重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

言戰乃敗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桓宋公莊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

燕戰謂鄭以二國及齊不書所戰後也公後會期

宋人以齊人襄蔡人桓衛人陳人莊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公蔡人在衛人下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

達門內九達之通也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邑名

以大宮之椽歸為廬門之椽大宮鄭廟廬門宋城門圓曰椽方曰楹

甲申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書鄭伯突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既而復歸之正也

祭仲專以立突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

享諸郊外也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

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

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

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其地在

也公載以出載尸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其稱世子何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

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

歸者出入無惡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音歷鄭別都在河南陽翟

而突名者不當立也書入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

于櫟見大都偶國之害

衛侯惠陳侯莊于袤伐鄭袤昌氏反宋地公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應厲公因櫟人

檀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伐不克

故經書地於上以見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非責也忽

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

桓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桓衛侯惠

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至故

衛侯下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未能納突夏伐

鄭

丙戌桓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

周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卒弑昭公而

立公子亶昭公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言但知惡

其誅公子達曰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先已為惡今又

子亶昭公弟高渠彌弑昭立之桓十

丁亥桓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齊侯齊襄公首止衛地

卿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

輟高渠彌輟音惠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昭公

昭公



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仲失臣節。仲以子豐為渠。彌立本不正。已欲討之。而不能故。然其言以明本意。

子儀。昭公弟。莊元年即位。在十四年。弑厲公。復入。

辛丑。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鄭地名。獲傅瑕。鄭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

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厲公。居櫟。在外。應外蛇。象服虔云。蛇。此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公聞之。問於申繻。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已。世為宗。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杜云。莊公子見。在四人。子忽。子。獨厲公在。

癸卯。莊六年。秋。荊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祭仲已死。故治九月。

殺公子閔。則強鉏。鉏音粗。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刑。公父定叔出奔衛。定叔共叔。既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

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盈。始於一。以盈數。為良月。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不能。早避害。

戊申。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傳見。冬十有

二月。葬鄭厲公。王氏曰。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雖衰。公義尚在也。

文公。名捷。厲公子。莊二十二年即位。僖三十二年。卒。在位四十五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辛酉。閔二年。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師潰而歸。高克奔。

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鄭風篇名。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壬戌。僖元年。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桓。鄭伯。曹伯。

昭。邾人。文。于榿。公作打。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荆始改名曰楚。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即犂謀救鄭也

癸亥傳○楚人伐鄭

冬楚人伐鄭闔章因鄭聃伯闔章楚大夫

甲子傳○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孔叔鄭大夫曰齊方勤

我棄德不祥秋齊桓公會宋江黃陽穀謀伐楚見齊

丙寅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宣仲

金四年會齊伐楚盟召陵申侯既與齊金謀齊師歸不出於陳鄭問既而告齊桓背其說齊執宣仲

事見故勸之城其賜邑侯忠所賜者曰美城之

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

城之美遂諸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

侯由是得罪

丁卯傳○夏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

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秋楚人圍許諸侯遂

救許許分災救鄭之義也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五年盟首止

位惠王欲立叔帶召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從楚鄭伯逃歸事見周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新密本邑而經言城者鄭以非時與秋楚子圍許

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成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利故書

秋七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宣世子款鄭世子

華盟于寧母音某又無谷作寧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音如寧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則不競何憚於病言不能強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

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

殺申侯以說于齊申侯殺之且用陳轅濤塗之

諧也初申侯申出也子為之有寵於楚文王文王

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

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

免後人謂嗣君也求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

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

死也楚令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已言申侯始終不改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

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諸侯攜

可以招携之叛遠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

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註時周來齊會諸侯各以

各受其餉或曰止言諸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

文公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運君命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如對內臣君亦



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也。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時君命共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讐從之，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猶將也。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經已書子華而後，其謀則非奸也。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

乙亥僖十四年○狄侵鄭。  
丁丑僖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  
己卯僖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乙酉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鵠，水鳥，即翠也。聚，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其羽以為冠。

之干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衷，中也。謂制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已者，記舉曹風而稱也。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雅小雅也。威憂也。」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辛卯僖三十年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即穆公。從於晉侯，文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秋，秦晉圍鄭，見晉。使待命于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傳言穆公所以得立。

壬辰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文公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

穆公名蘭，文公子。僖三十三年即位。宣三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穆貌。

甲午僖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也。水外僕晃屯禽之以獻。殺取以獻。鄭伯文夫人歛而葬之。鄭城之下。鄭城故鄭國在梁陽，密縣東北。

癸卯僖三十四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范山楚大夫曰晉君少幼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西有狼陂

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

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楚師卿不書緩也以微不恪

辛亥文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時晉

趙宣子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執訊而與之書以告

三年穆公三年爲召蔡侯而與之事君蔡莊侯時

爲召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晉朝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

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侯宣多鄭大夫逆穆

急九月蔡朝十一月蔡鄭朝文二年俱未見但冬

鄭見秦伐十二年六月

魯文公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諸君歸生子家也夷穆公大子也陳共公鄭穆公

承晉謀諸侯從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

陳事歲音聞備也杜云初也初成前好文十三

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文十四年陳靈

朝晉今止見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往年也

六月會新成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文十八年八月寡君又往朝上二事以陳蔡之密通于

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通也雖敝邑之

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三年十月

見於君十四年七月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也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

敝邑有亡無以加焉言鄭事大之禮至極無以復

能再加之禮加晉尚以爲未足則雖利害

既畏首又畏尾則又曰鹿死不擇音杜云音陰通

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用今按莊子

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鉗而走險急何能

擇鉗疾走貌言鹿避死疾走命之罔極亦知亡矣

將悉敝賦以待於儵惟執事命之古以田賦出兵

朝于齊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乃魯莊公二十四

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杜云魯莊二

罪也今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

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

石楚鄭大爲質于晉

元五年宣楚子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

元五年宣楚子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

元五年宣楚子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



救陳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榘林

伐鄭楚書爵而人鄭者貶其從夷狄病中國也書救

曰會晉師不以大夫用諸侯也先書會地者嫌其書

伐鄭以見其但於此謀伐之耳榘林公作榘林鄭地

東南有榘林鄉○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在文十七年猶

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在文十皆取賂而還

陳共公之卒在文十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

晉十四年盟新城十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

帥師救陳宋會于榘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

于北林在榘林陽中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

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楚楚

乙卯宣晉侯伐鄭及鄭鄭音延鄭及晉平士會

入盟

夏楚人侵鄭鄭以靈公不足與故從楚今成公初

諸夏之罪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公作穆葬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條

而祖也燕姑南燕姓伯條南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

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計所賜

數月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

曰陳嬀鄭子即子儀文公叔父生子華子臧子臧

得罪而出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鄭地在信

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十四年又娶于江國名生公

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葉楚地即又娶

于蘇周家內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

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

文公伐鄭在信三石突曰鄭大吾聞姬姑耦其子

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杜云姑姓之女

以興故曰吉人於義不明惡姑同今公子蘭姑甥

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

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

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

蘭而卒

靈公名夷穆公子宣四年即位

四年宣○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歸生

知賊



不討故書弑君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歸生

子公之食指動指即公子宋食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

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故使

無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

公與子家謀先先公未殺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而况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

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謂無應變才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高老仁也不凡

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惟書君名而稱臣臣之罪也

鄭人立子良即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

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即襄公靈公庶兄乃立襄公

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

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

乃舍之皆為大夫

冬楚子伐鄭此年書子者歸生弑君諸侯未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獲成故曰未服

襄公名堅穆公庶子靈公弟宣五年即位成四

五年丁巳宣○楚人伐鄭其非討罪而徒犯中國也晉救

不書非其黨賊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午宣楚人莊伐鄭取成而還杜註以此鄭公子

曼滿與王子伯廖語二子皆欲為卿伯廖告人曰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之離三豐上六爻辭豐

其不闕其無人不三歲不覲由義取弗過之矣問一

歲鄭人殺之後二歲也言中一歲於前

九年酉宣○楚子莊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鄭既與楚成七年又與晉

見晉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鄭國人皆

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戌宣○晉人景宋人文衛人穆曹人文伐鄭○楚

子伐鄭晉救鄭成鄭不書責得鄭而不能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楚子伐鄭

王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

南川攸陰至淮諸侯之師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

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削薄不以卿禮葬禮長大

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夫大

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動靜亂

癸亥宣○夏楚子陳侯成鄭伯盟于辰陵辰谷作夷



長平縣東  
南有辰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辰陵一本作辰陵○厲之後鄭伯逃歸與之成盟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

甲子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邲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臨衆哭也大宮祖廟也巷出車示將遷國也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女牆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九十入自皇門至於遠路

皇門鄭城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二事示服曰孤不天不爲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

命言囚已歸楚居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剪削也謂削鄭國若惠顧前好徵福于厲宣桓武

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前好二國盟會之好也周厲王宣王鄭始祖之父祖也鄭桓公武公始封賢君也泯滅也言若存鄭事楚等以爲縣

武公始封賢君也泯滅也言若存鄭事楚等以爲縣

縣實之欲然不敢望也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

杜云滅息滅鄧滅弦滅黃滅麇滅江滅六滅蓼滅庸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厓入盟子良出質潘厓楚大夫即師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缺代卻先穀佐之代林士會將

上軍士會子卻克佐之卻缺之子趙朔將下軍趙朔子欒書佐之欒書子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

欒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爲司馬韓厥及河聞鄭既及楚

平桓子欲還父即林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勦勞也楚歸而動謂侯楚隨武子曰

善會即士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問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爲去聲是指德刑等楚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此言德立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罷困勞苦怨讎讎也言政有荆尸而舉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荆尸楚武王所作陳

法舉猶言自此起也步曰卒車曰乘輯睦睦和也言事不奸犯故兵民各得其利此言事時不易爲教爲宰即孫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能用典矣右轉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

草莽為宿備今按左對下文前非在右竊意步

卒在陣右者則隨車轉左者則離車追尋前

茅謂軍在前者以茅為旗幟卒有非常舉以告軍

使為之備杜云茅明也中權謂節制隨中軍後動

謂以精兵為致物謂各建旌旗類也戒令也此言

不易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

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親舊拾遺

也年老則加恩惠客旅則不從役等威謂威儀德

等殺通貴賤言舉賤五文也此言禮順不易德

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君之何敵之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

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書仲虺之誥是也亂謂

乃弱國故取侮以兼并之此約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耆昧也有也耆致也養致其晦昧而攻之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武亦周

無競不爭也烈功之先威也撫循也上言兼弱攻

昧此言撫耆者撫楚今日言未弱當靜以撫之未

以務其功之地可也戰彘子曰即先不可晉所以

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

而退成全非夫也非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

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濟子所帥師知莊

子曰為即荀首後此師始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

之臨三三變為兌坎下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臧有法也否

師卦初六爻辭其義少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

否衆散為強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

藏且律竭也執事帥所統之師衆也順成順其命

兌為拆毀坎為水豕豕曰水豕豕曰水豕豕曰水

言師衆聚其帥為藏逆其帥為否蓋以坎豕豕人

本衆而弱水本行而止且謂之師出以律豕豕人

皆有其律如帥故也今一臧一否則是律不能及人

而盡矣此釋臧否二字義言非徒衆散川壅而且

其法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盈充滿也

義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臨謂下亢上與之相持晦翁云進而凌逼

敗彘子尸之主此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明年晉韓

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失屬

謂亡彘子師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

鄭音庭沈尹將中軍也杜云沈或作履子重將



左即公子子反將右側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奢令尹孫叔敖

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

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

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楚在南轅向南軍前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

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

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

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即管叔所封故城

晉師在敖鄆之間敖平聲鄆音鼓鄭皇戌使如

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

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後承

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欒武子曰即欒楚自克庸以來文十其君無日不

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討求也戒懼上二事不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申重也儆成也紂百勝終為武王滅訓之以

若教蚡冒筆路蓋纓以啓山林歲之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若教蚡冒皆楚之先君筆路樂車也蓋

見民生理在勤勤則生不匱二君勤儉開楚地可

絕此兼訓軍民不驕以治生不可謂驕通上三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

而微然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不能讓

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先

去聲舊註司馬法百人為卒車十五乘為大偏二

十五人為兩今楚一廣有車十五乘亦因舊偏法

每乘用卒百人又以二十五人為兩其廣之卒

比偏制增兩二十五人耳李衛公以五十人為兩

謂廣一乘用百五十人今按成七年巫臣以兩之

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則杜註非也

未詳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謂當日則君駕左右廣至夜

夜中駕左廣至夜明以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

待不虞如今初營類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

也師叔楚之崇也崇尊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

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侯必從彘子知季曰即知原屏咎之徒也

趙莊子曰即趙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長上



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之。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言御在車中者當馳驅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去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杜註兩傍也。騎意驂馬不當獨別爲二。勒之善者射在車左者當既射又代御執轡。轡音都。矢使御下車掉正驂馬兩鞅示間暇而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折取也。持矛入敵壘折取敵左耳執俘因而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處蓋射著其心也。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致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自其右有辭。攝叔君子也。既免復逐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爲公族大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潘黨及榮澤在榮陽。見六麋射一麋。以獻。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趙旃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成命一定。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警也。君行師衛不微去警。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俱受命而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使其徒入行不相隨。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其徒入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乘去聲說音稅舍止也。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也。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軫車名也。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



也詩小雅六月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

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兩手曰掬何註敗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

多也言其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

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

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楚屬國在隨州唐城曰不

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

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

諸乎即卻克隨李白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

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

生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

之屈蕩為左廣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以廣隊

險不楚人基之脫基教也杜云為車上兵關蓋

能楚人基之脫基教也杜云為車上兵關蓋

以止旗教之脫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旆大

楚又教晉技大旗投衡上使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

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

子乘謂其二子無顧兒不顧曰趙使在後趙使在後長老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楚熊

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莊子即荀首為

被楚囚故以厨武子御即魏下軍之士多從之每

射抽矢最納諸厨子之房房前舍也取善矢納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河東閭喜縣東北有董池故知李曰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

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

昏楚師軍於邲鄭地名晉之餘師不能軍萬人為軍

不能成營也謂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師尚多丙辰

楚重至於邲楚之輜重遂次于衡雍今開封府

十五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京觀

楚陳蔡欲為武軍棄疾乃潘為軍則此謂君何不

築武壘為軍且收晉尸封土於上為京觀京觀

也觀示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字義從止武王克

商作頌曰頌周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戢則也

也謂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懿德美德也

信也謂天下允又作武其卒章曰皆定爾功成也



指定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三章名實也時是也繹思尋繹而思也指用武言其六

兵出於人心同欲故征伐以求定之指安民其六

曰其六章綏萬邦綏安萬邦諸侯屢豐年屢數也謂

而豐年此言豐財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

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章舊章也或以爲今功之章著亦通

我使二國暴骨暴矣暴骨謂尸反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無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師行必以遷廟

有尊也楚子言爲此主作宮於此祀之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皆大魚名以爲凶人號今罪無所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此以上言

觀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後也鄭石制

實入楚師石制鄭大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

鄭殺僕叔臣即魚及子服制即石君子曰史佚所謂母

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詩曰亂離瘼矣爰其

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適詩小雅四月篇亂憂痼病

於何所歸乎又自以鄭伯許男如楚

○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欲與楚子爲禮故不爲

見其敵君之非而易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鄭郭放乎路衢放至鄭伯肉

袒左執茅旌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

順一自本而暢乎末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切割之

執二者示楚以宗廟之意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

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馬辱到敝邑君如矜

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師一二耆老而綏焉請

唯君王之命境內不生五谷莊王曰君之不令臣

交易爲言言以不令臣往來爲惡是以使寡人得

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此微註積小語致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莊令軍退也將軍子

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

人廝役虐養死者數百人艾草爲防者曰廝以水

王曰古者紂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紂穿

是以君

子篤於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謂有不



服則征伐以計之而不計其利告從不赦不詳服也詳古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奔申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

十四年宣  
夏晉侯伐鄭為郊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蒐蒐蒐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伐子良于楚子張子良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景公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地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之公子使東鄙覆諸鄭使

東鄙之人伐敗諸丘與丘與鄭地名皇戌如楚獻捷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葬鄭襄公○鄭伯

伐許悼公書爵見其喪未踰年以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田三年許不事鄭

其田事見許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今正其界

冷敦之田任音士晉欒書將中軍代卻荀首佐之

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紀祭紀音凡祭齊去

東有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

之辭皇戌鄭大夫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

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

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成則于

悼公名費襄公于成五年即位

五年乙亥成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

不勝楚人執皇戌及于國子國穆公故鄭伯歸使

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

棘晉地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公齊侯頃宋公共衛侯

定鄭伯曹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

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宋文公子子靈字宋公

丙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將相子將即公子偃授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四



王于東楹之東禮技王在兩楹間行速故過東士貞伯曰鄭伯其

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壬申鄭伯費卒○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樂

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

六月鄭悼公卒○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

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

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趙同趙括欲戰請

於武子即樂書中軍將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中范文

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

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指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雖勝楚然好戮

足於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

不能敗為厚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衆蓋何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

可謂衆矣商書洪範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

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

矣從之不亦可乎武子釋其義以為從衆非謂人

衆謂彼此謀皆善視善多者從

之則善之所在即衆之所在而為

成公名倫悼公弟成七年即位襄二年卒

丁丑成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即位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晉侯

公共衛侯定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桓救鄭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音凡鄭地諸侯救鄭鄭

共仲侯羽軍楚師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

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五且莒服故也莒本屬

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戊寅成○晉樂書帥師侵蔡報伐鄭自翟泉以來蔡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

年統晉侵沈獲沈子揖沈國在汝南平初從知范

韓也三子欲不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如流言速

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詩大雅早麓

也遐何也作用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

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會伐蔡師過許

九年已卯成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晉人執鄭伯晉樂書帥師伐鄭晉稱人非伯討也

無利背中國○鄭人圍許



陽卷縣東有修武亭一馬爲庠子子西父辛亡貢

豈其勇且壯歟戰罪也無二身單



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楚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地在陳留為晉故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鄆陵鄭地在潁川郡楚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即士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謂死於憂患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

欒武子曰書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癸佐之代荀庚荀偃佐之代荀庚韓厥將下軍荀

至佐新軍為新中軍佐不言新軍荀瑩居守瑩本荀偃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姚句耳鄭大夫楚子救鄭司馬

將中軍子令尹將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順時得也信以守物物事民

生厚德而德正刑用利義而事節詳時順禮而物成信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

達

進謂上下相信所以和睦也求無不具謂供軍賦也極善之極至也知極則能致死事上故詩

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

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詩周頌思文篇烝衆也莫非爾德之極至也立指生厚德正用利事節時

順物成而言極指德刑詳義禮信而言與詩義不協同如此故神福之時無災害民生理皆敦龐大

於效死即求無不具致死補闕謂樂今楚內棄其民無德而外絕其好建義潰齊盟無神而食話言信

物奸時以動無禮而疲民以逞無利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不知信謂不知上心

皆得罪底至也恤底則不能子其兔之吾不復見從命下致死則不能補闕

子矣一本無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內無不整喪列外無志失

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矣

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

子不欲戰卻至曰新軍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惠為箕之役先軫不反命軫死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父為楚敗不能軍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



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釋楚以為外懼乎？申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者。楚壓晉壘營不可出陳故塞井之深平竈之高營中辟戰地結陳也疏行首謂疏通行，列前之壘也。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不和，一聞王卒以舊，楚王親兵罷，鄭陳而不整，三蠻軍而不陳，四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在陳而踴，也。指六間合而加，顧其後莫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合交戰也良謂精兵又通六間論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兵車上有望者，高可望也。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主後，晉伯宗子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踴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以晉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言惟中軍王族之兵精，其左右皆非精者，請分晉精兵為二隊，先擊其左右，一隊在中，當王卒，俟左右敗而合，三軍共擊王卒，楚必大敗。按傳亦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移蓋晉中軍乘范卒精分使下軍韓厥將之，及新軍卻至，上軍卻錡公苟偃擊子及子重而乘范將弱卒以誘楚王也。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下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杜云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南行推陰南為諸侯，又為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晉行首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即卻欒鍼為右欒書彭名御楚共王彭名楚潘黨為右潘黨之子石首，御鄭成公唐晉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君前故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書也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師為失，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之而淖也。癸巳，潘廕之黨與養由基踵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躡聚也七札甲葉也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

國謂事詰朝爾射死藝女以射自多必呂錡夢射

月中之退入於泥即魏錡之子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

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弋發音叨弓衣也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趨走風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遺人物曰方事之殷也有執韋

之跗注君子也若盛也韓赤也跗注我服識見不

殺而趨無乃傷乎傷楚王也卻至見客免胄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

冑不敢拜命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

敢肅使者肅直身俯首以致敬軍事不三肅使者

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

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戰已辱

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輅音迭使問謀迎輅鄭伯距

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公衛懿公

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殽中唐荀謂

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益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我請止謂子乃御與我車右不乃死楚師薄於險

也薄迫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為國故

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

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穀見子重之旌請曰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日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

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

去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曰寡

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是以不得攜從者使某

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識記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旦而戰

見星未已子反命君更察夷傷金創補卒乘繕甲

兵展車馬展陳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

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尊食申

禱申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殺

陽堅獻飲於子反反內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霄遁晉入楚軍三日殺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



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邾人定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晉侯使荀息  
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不書圍而楚救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  
秦威時屬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括成公  
氏鄭地名在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獮為質於楚  
侯乃侯反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  
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子威周使二卿會之自戲童

至于曲洧戲童鄭地洧水名出樊陽密縣西北  
新汲縣治曲洧城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水  
五年討負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名衛地諸侯還○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汝水名在鄭出南陽魯縣大孟山東北至河  
汝州魯山縣也十一月諸侯還  
元己丑襄○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鄭鄭公作屈鄭地在陳秋楚公  
子壬夫帥師侵宋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仲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敗其徒兵於洧上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鄭東諸侯東方齊以待晉  
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  
戚以為之援戚焦楚邑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雷

宋二邑屬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  
庚寅襄○六月庚辰鄭伯輪卒國諸侯不葬故不  
葬晉悼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甯殖宋稱師將早師衆也  
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冬仲孫

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嚴險地故東楚  
城卑在汜水縣鄭失虎牢不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有于晉欲避楚役公曰楚君

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楚子非  
乃為鄭若背之是棄力與言與盟誓之言其  
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輪卒

於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卿子國為司  
馬子產父皆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命未改時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官命君命也言此  
也舊以為如改服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



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

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獻子與崔杼次子鄭國進

不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寡君之憂

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

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

也豈唯寡君賴之齊將告於晉君以城虎牢請於

不從晉必伐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

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鄭以晉率其險故

○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

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

國諱諱伐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

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使若大夫自

僖公名晃頃成公子襄三年即位襄七年

僖公終在位五年謚法小曰僖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發字子國穆公

○鄭伯見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

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

晉僖元年魯子豐欲想諸晉而廢之于罕止之及

將會于鄆諸侯會鄆以駟相又不禮焉三子皆

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

之

○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

此何以地隱之也隱痛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

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

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

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

中國為義則伐我喪城虎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

於是弒之鄭伯見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

手舍而卒也舍昨日所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敢

其意也

○穀梁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

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

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

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

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

君也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得弒其地

君也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其地



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簡公

名嘉僖公于襄八年即位昭十二年卒在位三十六年謚法平易不貳曰簡

丙申

八年夏葬鄭僖公公羊賊未討何以鄭人侵蔡書葬為中國諱也

獲蔡公子燹燹谷作濕○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

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於子而殺之

孫擊孫惡出奔衛擊惡皆子狐子熙子侯子丁之庚寅鄭子國子國子子

耳子良子侵蔡月獻捷於邢丘見晉獲蔡司馬

公子燹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

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

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

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為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

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即公孫舍欲待晉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

多職競作羅此遠詩也黃河千年一清兆卜之體

則各執一說相競而羅列也言以兆詢于多人

盈庭也引之以明晉不可待而當獨斷也謀之

多族族家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

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

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

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

信今將背之三年會鷄澤五年會戚又會雒陽七年會鄆八年會邲丘雖楚救

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

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四軍晉上八卿和睦必

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

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詩小雅

集成適性也言謀事者衆是以是非亂而無成功蓋以所發言多皆莫肯任其責故也正猶不行不

過而生謀所通謀之雖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

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

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索盡獲司馬燹獻

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馮迫敝邑之衆夫婦男女

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

計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

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

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



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行李行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丁酉襄九年○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

子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齊世子

先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反鄭地穀

不能據鄭也致也楚子伐鄭楚書子國君自將應中

盟不與鄭之從楚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

荀瑩士勾門于鄭門諸晉中軍鄭門鄭城衛北宮

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偃起晉上

亦鄭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下軍晉杞人

卿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從晉斬軍表道樹甲

戊師于汜汜音凡杜云令於諸侯曰脩器備戰備

盛饌糧盛音成饌歸老幼選精居疾于虎牢疾者

居虎肆肆音師有過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曰偃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鄭楚救鄭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不能矣猶愈於戰秦晉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許鄭盟夫

使楚再救鄭以疲之晉分四軍與諸侯復還師伐鄭

三部迎楚之來救者晉迭出人各一夫故未病楚

三來故不能而疲敵矣晉迭出人各一夫故未病楚

艾息君子運謀勞心小人效死勞力有此勞故不

可與戰乃先王之制也杜以但當從勞心之勞為

先王制與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

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子騂公子發

其大夫門子卿子將代父當門者皆從鄭伯晉士

莊子為載書莊子即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

趙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

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

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

亡之按之陷隘窮之之既謂危困也或云猶委賴也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

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告神若可改也大國

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

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

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



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

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三門鄭師之梁北門也閏月戊寅濟于

陰阪陰阪鄭師之梁北門也而還閏月戊寅濟于

十日十日晉各一門五日言晉三番四軍更攻鄭門各

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子馬

將又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

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

盟無質神弗臨也後正也要切一時之言非所臨

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符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

神不蠲要盟神不以要盟為祭而臨之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

罷戎入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楚莊夫人卒

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

戊戌襄○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五月晉滅

陽以與宋○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

子比邾子宣齊靈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考小邾子

伐鄭此三駕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不

大夫夫卿職也以公子公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

盜得殺之鄭無政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四

救鄭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無庚午

圍宋門于桐門桐門宋城門名○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

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

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

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耳皇楚令也孫文

子卜追之孫林父獻兆於定姜衛夫人姜氏問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

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

耳于大丘蒯林父之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

我西鄙還圍蕭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

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

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簡公少子耳

政○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

於滕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

而長四君存之所以示義會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

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

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其車及尉止



初子駟為由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堵音者田為漁以水利水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所殺子孫子孫八年子丁之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

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女音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

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子孔也書曰盜言無大夫焉盜微賤者也公羊

人賊也子西聞盜公孫夏不做

而出尸而追盜先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

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耳為門者置門

庀群司具衆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

即公孫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尉止司齊司臣奔宋子孔當國

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

朝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門子卿適子也子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立乎子產曰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也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

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

外衆而後定使速見之故衆人皆定諸侯之

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梧制即虎牢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

歸焉虎牢已為晉取今繫之鄭者鄭及晉平楚

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還統也一本作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即荀瑩曰

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廩曰逃楚晉

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

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名出城子驕曰諸侯

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

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

人盟成言決定也言諸侯之去也決必不戰鄭服

之皆退楚之圍欒廩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

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

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

不可命不如還也致怨謂志鄭反覆以結怨於晉

命辭令也言戰不勝鄭涉潁之師固為諸侯笑若

也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  
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註諸侯本無  
當生取邑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己亥襄○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悼宋公

平衛侯獻曹伯齊世子光莒子比邾子滕子成

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此三駕秋七月己未同

盟于亳城北亳即偃師舊湯  
都公穀作京○楚子鄭伯伐宋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會于蕭魚鄭○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秦人伐鄭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

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杜云疾急也言  
晉不以爭鄭為

急務若疾楚將避晉今為何計使晉伐鄭甚楚避之而固與晉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驟來驟急疾也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

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守疆場吏  
使犯宋宋向戌侵

鄭大獲向戌桓公魯  
孫宋大夫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楚之難免晉  
楚之難免晉

夏鄭子展侵宋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

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以序齊所其莫晉

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舊國鄭衛孫林父侵

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北林鄭地  
在今北林

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

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士不慎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疲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毋蕘年積年穀毋壅利遇山澤毋保

姦姦保藏毋畱慝應惡之匿於心者畱救災患恤禍

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路其國家先王諸侯之大祖

侯始封之君為諸侯者魯晉衛滕姬姓宋子姓

鄭小邾曹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此十

二國同會者故上方道故杜以有鄭為十三國誤

矣神明設於壇壇誅也氏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

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從子展謀鄭逆服楚故更伐宋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鄭人使良霄子伯有子耳大宰石與鄭大宰



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  
君若能以王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  
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兵交使  
殺之非禮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  
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  
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片侯片度候望也禁侵掠晉侯  
使叔盱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  
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籍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籍手之功則赦鄭人賂晉侯  
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奉命

左傳卷之十四

季平子

以師惺師觸師觸師名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廣音曠橫陳之車也軌音  
也守之車也淳車相偶也廣  
軌相偶十五乘則三十乘成一偏也一車甲  
士三人及兵器具備又有他兵車凡百乘也歌鍾  
二肆及其鍾磬女樂二八杜註肆列也吳以肆如  
杜註之全肆周禮凡肆如  
鍾磬半為堵全為肆謂一面十六枚二肆三十  
二枚也鍾磬也磬石磬也二八十六人也晉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四年會成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鄭八  
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祖又伐  
鄭成虎年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其合諸  
侯如樂和無一音不合諸故欲與絳樂此事也與  
樂八聲之辭曰夫和我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諸侯無應君之靈也三子之勞也臣何  
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樂如字  
指得鄭  
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  
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  
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詩小雅  
未敢焉  
樂入聲下同只語辭殿鎮也同聚也便蕃詩作平  
平辨治也杜云敷也左右指遠人帥從夫樂以  
也樂既安德處之樂如字言樂和衆音故可以安衆  
衆德既安德處之樂如字言樂和衆音故可以安衆  
必以信實如是而私欲必同斷故又勉厲之以  
仁然後可以爲諸侯鎮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也此言安其樂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

左傳卷之十四

季平子

患杜云舉逸書居今日安思危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若有戎患不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  
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  
夫有  
功則秦庶長鮑庶長武庶長秦  
官名帥師伐晉以救鄭  
秦景公妹爲楚共  
夫人爲楚故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魴士會  
子爲之  
孫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  
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庚子襄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宋地梁國  
睢陽



有地名以報晉之取鄭也宋隨晉

辛丑襄鄭良霄大宰石象猶在楚石象言於子囊

尹楚令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

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習重

言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

行若但一歲不吉則增脩德不敢行而改卜今楚

實不能強晉晉師伐鄭不敢與爭而避之故鄭服

鄭而執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

於晉馬用之一偏迫害也疾惡也言今止良霄是去

勢位大歸則偏之於此哉蓋良霄使歸而廢其使怨

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廢使謂

本欲與楚和今楚執之是廢其出使意其初令霄

引不和猶愈之故怨君與戰事大夫上下相牽

於空執之也楚人歸之

癸卯襄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堵女父司

宋奔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

四十乘百六與師伐師樂師名皆三月公孫黑為

質焉即子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司齊與之

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下為良司臣

舍於下邑鄭人臨之三人也之猶此也別言三師

慧過宋朝將私焉便也其相曰朝也古者相慧曰

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

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矇猶換也

產等歸其盜而得我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

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

氏狗堵女父之族娶晉范氏鄭誅

丙午襄○楚康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告子庚即午楚莊王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揚豚邑名其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將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

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

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

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若可君而繼

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

治兵於汾有汾城縣東北於是子矯公孫伯有良子

張公孫從鄭伯伐齊時晉圍齊故三子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

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鄭地魚陵山也在南陽

十里有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楚將涉潁

魚盧山上棘為備遂次於旃然故權城水

其水出棘陽城東入潁為子馮公子格帥銳



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滑國都費胥靡獻于雍梁

程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山梅

鄭地在蔡陽密縣東北蟲牢亦地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信丹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漁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

多凍後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時齊師曠曰不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

功競強也楚在南鄭在北歌者謂吹律召八風以知其強弱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南風律氣不至

故曰多死聲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杜云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在西北

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謂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言人君有德則勝無德則敗不

在天時善惡猶言人能勝天也

丁未未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董卒子時赴於晉大

夫范宣子言於晉侯執政以其善於伐秦也子

勸諸侯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

行禮也大夫有功則賜服路故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

作止等與純門之師楚為亂子孔當罪以其甲

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革子然子良士子孔子皆

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公穆

妾宋女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公妾圭嬀之班亞宋

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士子孔與子然僖

之四年子然卒年六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年八司

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子孔相二三室如一故

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即楚鄭人

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庚戌稟二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

對曰少正卿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

是即位年八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

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

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因晉不禮

年朝楚晉伐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競強也強則能來與晉爭鄭也中禮

之而言中禮楚之來為申明禮於鄭也楚實伐

為大罪蓋以楚申禮若不共順楚晉必以義責之

此指楚冬伐鄭與楚盟事我四年三月先大

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

之後釁言觀釁謂我敝邑邇在晉國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言邇謂已國密

木鄭與氣滋味皆生於草木而隨楚亦不競寡君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

執事以會歲終謂土實土所有謂諸晉之車卒宗器

石孟歸而討之鄭實使石與良齊告貳於楚者子侯

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

執燔馬漢梁盟在襄十六年明年十七年也耐三

祭肉鄭君執以助晉祭也其事不見於傳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晉將安靖東方諸侯服齊而為盟

先四月朝以聽期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後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虞度也不虞謂意外之變存仍也

晉命無常故國家病不虞之事重至大國若安定

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則鄭無日不惕以供職

是即朝夕在朝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

不堪任命而剪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不堪任命而剪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執事實重圖之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邑所食召室老宗人立段

使黜官薄祭祭謂無受多邑祭以特羊

殷以少牢三年祭以羊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四

官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抑之篇言謹慎侯國

二月鄭游取將如晉子偃公孫曼子穆公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邑以妻舍於丁已其夫攻子

明殺之以其妻行杜云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

而立大叔叔游取將如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今游氏勿怨則彰取人妻者

惡也十四年晉侯嬖程鄭晉大夫荀使佐下軍代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子羽程鄭問焉曰敢問降

階何由降下也階謂所居爵位之等子羽不能對

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

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言階位上人而貴

之則自不敢凌人而思降下後方保其階位不

過自謙下人而已人當知此何必問且既在上位

而求降下者乃知進不在程鄭其有亡累乎若鄭

其後亦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若志將死

必亡



癸丑襄二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  
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陂鮮矣言日夜思其政事有成謀既定矣然後朝夕見於行不越前所思者如田有畔岸以止之如此則無失  
甲寅襄二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事見陳子三  
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先以車服為邑之先也八邑三十二井也  
六邑二十四井也先路次路註皆王所賜車之類名請之於王賜之今按先對次言前後次第耳  
子產辭邑曰自上下以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又次良霄  
四又次方子產在子展之下四級且子展之功也  
臣不敢及嘗禮及也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位大當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禮也○鄭伯歸自晉晉請之見衛侯入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乙卯襄二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趙文子會宋還子  
十七年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即成字子石

孫段字子石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公于豐之子子石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言子展賦  
草蟲召南篇名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之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言  
降下宜居民上然為見伯有賦鵲之賁賁鄭風篇  
已故已不足以為當之伯有賦鵲之賁賁  
作鵲之奔奔詩之驪驪入之無良我以為兄衛人  
刺其君淫亂簡公乃穆公玄孫良霄乃穆公魯孫  
謂之兄者因詩趙孟曰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  
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賁也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小雅篇名其四章云肅肅謝功名伯營之趙孟  
曰寡君在武何能馬推善於子產賦隰桑小雅篇  
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取心手變矣趙孟不謂矣中心藏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鄭風篇名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  
見趙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故孟受其惠印段賦  
蟋蟀唐風篇名取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趙  
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以能守祿位大  
夫稱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篇名取趙孟有祿位也趙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交交際也教教慢也今詩卒卒享文子告叔  
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爲賓榮。公論顯然也。君顯然之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其能久乎。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叔向曰。然已侈。所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氏指印。不淫以使之。指子。後亡不亦可乎。

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紀淫過也。玄枵在子女虛危之次。亦雅。以有時苗。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四

丁巳

無冰陰不堪陽。春是陰用事。無蛇乘龍。斗牛女虛北爲玄武蛇之象。角亢房心尾箕在東爲蒼龍。象歲星乃木星在東方故亦以爲龍象。今淫在玄枵虛之位是蛇龍乘鄭之星也。宋鄭必饑。角亢在玄枵房心尾箕豫州爲宋言歲星龍乃宋鄭分野。星今在北。方蛇次而無冰。有時災是歲星次舍不得其下。就言次舍不善。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杜云。虛在北。方女危之中。然與土對。名而言言玄枵其實本虛。星取名爲枵。又有耗意。土虛民耗。故知其必飢。土生民。故土爲中。民爲名也。

丁巳襄二。鄭子展卒。子皮即位。罕虎代父。於是鄭饑而未及來。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

故以戶一鍾。六斛四。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鄰近。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國政之歸也。罕指鄭。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謂隨宋盛衰升降。○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即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四

丁巳

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大是盟也。其與幾何。與勝也。言與。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詩小雅巧言。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也。紓解。然明曰。然明亦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之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杜云。世所高。今按子產繼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奪魄猶言喪心。言伯有所爲。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不然將亡矣。



戊午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子良有方爭未知

所成成猶定也謂所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

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

人上莫能相下也懷則自專好在人上亦雖其和

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

及其大夫盟鄭良霄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良霄出奔許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胡氏曰

入者其位未絕也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

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失計賊之辭也

鄭伯有嗜酒即良霄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馬朝至

未已朝者至伯有家朝者曰公馬在其人曰吾公

在壑谷即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自朝分既而朝則

又將使子皙如楚伯有朝鄭又歸而飲酒庚子子

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

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皮曰即平仲虺之志云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伯有欲推

亡而固存國之利也伯有欲推

存方為國之利公孫段公于豐子同母

兄弟故駟氏或伯有無同母族且沐修故及難

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直指子產曰豈為我徒國

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

彼黨類也故盡也言已為國家計豈可為我輩圖

謀正以鄭國之禍難不知所終人不能勝天豈有

主成其志也難不生者故已於二子無所助欲出亡

伯有為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

謀而遂行之不與大夫印段從之即子石公孫

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

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

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

宮祖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

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墓門鄭城門自因

馬師頡頡即羽頡子羽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

帶帥國人以伐之帶子西姪皆召子產子產曰

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子產與子皙從兄第二

兄弟言也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子產縫之枕之股

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

斗城鄭地子駟氏欲攻子產殯其子皮怒之曰禮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

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馬帶追之

及酸棗酸棗在陳留今延津縣與子上盟即知用

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盼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



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  
於子蟜之卒也將葬言先時事公孫揮與裨竈晨  
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  
乎公孫揮字子羽為人非公子羽也於是歲  
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歲星也降婁奎婁也降婁  
也旦令季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  
也已歲星十二年一周天終歲謂自及其亡也歲  
在姬訾之口即今年姬訾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  
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  
為廣平郡雞澤之會年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

欲成國事使彼得邑從國事而我其要其事之成功  
是事之成在我不在伯石也何愛於一邑哉且邑  
猶在鄭其子大叔曰若四國何鄭為四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尤罪鄭書有之曰安  
定國家必大馬先鄭書鄭國之史也大姑先安太  
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  
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  
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  
為人也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鄙有章章  
程為之限也杜云國都及上下有服人服飭不相  
違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即下文是都鄙事田有封洫有封疆廬井有伍  
廬井謂一井為田九百畝八家各授田百畝其中  
公田百畝分二十畝為八家廬舍五家為伍使相  
保此二句是田疇而伍之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  
侈者因而斃之作大夫一本豐卷將祭即子請田焉  
取獸獵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鮮杜云野獸  
泰為足今按新穀曰鮮惟君用此衆臣則但祭常牲給足不取外如此子張怒退而  
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  
產請其田里不沒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及其田里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  
冠而褚之褚者衣也衣冠非取我田疇而伍之並  
焉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翁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言無人及

已未襄三公薨之月六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

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

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文伯名句字伯瑕與曰故

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今讀書斥大也無若

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閭閥開音打里門也閭音宏門辟旁長板所

厚其牆垣厚之忍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

葺葺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

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

誅責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

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

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

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

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言不敢暴露也此僑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

侯之館卑下也庠音陞又卑低小屋也館如公宮

庫廡繕脩廡藏車馬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

人以時填館宮室巧音鳥鏹人也巧是塗之所用

也瓦塗諸侯賓至旬設庭燎燭於館僕人巡宮僕

行夜行夜打車馬有所謂有賓從有代僕從代巾車脂

輅脂中車主車官名以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給百

官之屬各展其物陳物以待賓公不畱賓而亦無

廢事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之憂樂晉同其情若賓有事則巡視

待賓物備此言賓至如歸至待之如歸故賓無寧苗

患杜云無寧寧邪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

鞮之宮數里晉別而諸侯舍於隸人諸侯館如隸

也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大厲不戒

天北為廢也無以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如子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者盛也是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已止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

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慍矣



民之莫矣

詩大雅板之篇輯和也

其知之矣

詩人

知節

節子皮使印段

即子石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

也過鄭印段廷勞于裴林

裴林音莊往也

如聘禮而

以勞辭

禮用聘問而

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

子與子大叔逆客事卑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

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篇言誰能執熱

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文子言

子產

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

社云其貌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命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事也而

又善為辭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

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

游于鄉校以論執政

執政者

然明謂子產

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

怨止怨

不聞作威以防怨

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樂之也

通也言防塞怨豈

不就止然猶防塞川流雖止於一時必大潰決

傷人多不如小決順其流使通之而不止塞也故

人言不可止不如聞而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

小人明

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杜云仲尼以二十

年生於是十歲

聞之後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子皮曰愿

愿謹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

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其傷實多

一本作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

盡言

榱榱也棟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

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田獵連下射御貫則能獲禽

也若未嘗量車射御則敗績辱公獲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言心既不同豈敢治子家事但有危者以告子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庚申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徐吾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

即子南游氏已納幣聘之

庚申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即子南游氏已納幣聘之禽焉也納米

以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

飾入布幣而出如聘禮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

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

射御乃大夫事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遂嫁子南氏

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

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通也子皙傷而歸

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

子南用戈子皙也故均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

女皆奸之犯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

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有國女用兵焉不畏

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

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弗忌不事長也忌兵

其縱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免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

子南特遣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曰吉不能

亢身焉能亢宗亢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

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鄭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

同樂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

之何有於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

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黃縣闔門鄭城

名即闔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

子子產弗許子產言七子仲針畏其強也

辛酉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黑為游氏

欲害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

其族其為亂故子產在鄭聞之懼弗及乘遽而



至之速傳車也使吏數之其罪曰伯有之亂襄三

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

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天為霍霍創疾作是天已霍已子產曰人誰不死凶

人不終命也也乃天命如是作凶事為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為市官子產

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

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於

四年癸亥昭鄭子產作丘賦古者丘十六井出馬一匹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國為尉已為蠆尾以令

於國害尾言重賦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大夫鄭

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

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從其欲也度不可改詩

曰舉逸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

鄭子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

也作於貪敝將若之何於貪也姬在列者列

也國蔡及曹勝其先亡乎偪而無禮亡言蔡曹勝先

也國蔡及曹勝其先亡乎偪而無禮亡言蔡曹勝先

國而又無禮杜云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亡言其先

上之有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

甲子昭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驟

也陳恒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產授子

乙丑昭二月鄭人鑄刑書鼎使守叔向使治

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虞謂度之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制刑

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

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以義為民防閑又

有特守之使勿易奉上聲尊持也仁則無欲

嚴斷其順從不能此則刑罪之罰之懼其未也故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

敬泣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言為言告之丁寧也於文每

言聳謂作表而聳動之也行則見於行事自外言

教訓導使政已也務事也和杜云說以使民臨謂

居上位俯臨其下易驕慢故以敬泣謂有所施為

此皆自教民以身上言者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言民先知有法則不知畏上人有法則

爭心發於刑書以成其欲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三代刑法之起皆末世非始盛之時也今吾子相鄭國作

封漁田有封漁立謗政賦作立制三辟鑄刑書法著法于

鼎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法也靖安也又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篇孚信也法文如

是何辟之有言為政在人則萬邦走而信之矣如

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端本也微驗也錐刀

法則民知爭端不願上而驗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法則民知爭端不願上而驗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

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晉大

火見鄭其火乎星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

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如而也火星尚未出

鑄刑器藏爭競之法於上人之所欲天必六月

丙戌鄭災從之火星出而象其所為故知鄭必火矣

丙寅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伯有至是即良霄哀三十年殺鑄刑書之歲二

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

如帶助子明年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

段氏亦及壬子即今年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

壬寅公孫段卒正月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

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子襄十

伯有子立以為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

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

曰說也說同悅得民之心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為去聲言伯有為妖鬼害人

必非之不悅為政者為此故反之立公孫洩若不

為其厲如國家自以大義繼絕者以取媚於民媚

愛悅也行之當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趙中單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鬼用物精多

則鬼強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人之生始變化

之靈者考經說曰鬼白也言形有體質明則附形

生鬼矣其在太陽者為鬼魂則附氣之神者鬼也

也言氣雖虛吸其動也鬼既附氣又附形若居

權勢奉養物精華厚則形強形強則氣強而鬼居

強矣源云精者神之未昭匹夫匹婦強死無疾病

未著喪者明之未昭匹夫匹婦強死無疾病

其鬼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

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穆公生去疾字子

字子耳子良之孫子耳之子耳生良霄敬邑之卿從政二世矣鄭雖無腆抑諂



國音最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

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

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孫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

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

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

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六月

葬鄭簡公三月

定公名寧簡公子昭十三年即位二十八年

乙亥昭辛在位十六年謚法安氏大慮曰定

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共同恭恪也孔張後至子孔

立於客間賓入廟門大夫立於東夾南西北上士

於西方張誤立此執政禦之適客後張又移立

又禦之適縣間張又蓋西立於樂肆之縣間蓋西

陳也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富子鄭大夫

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幾如幾

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

自為政政言出令之不信不信變更也刑之頗類頗類

使獄之放紛紛放縱肆也會朝之不敬朝我往大國會

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

後也公兄孔張之祖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嗣



為鄭執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周過國人所尊諸侯

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祀於家廟有祿於國受祿於國有賦

於軍杜云軍出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受服謂君祭

歸服謂大夫祭歸肉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

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

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規正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宣子謁諸鄭伯謁請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

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幾何之幾言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若屬有纒

人交聞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

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

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

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

之患立謂立於上位也此言僑聞為國非不能事

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言鄭所夫大

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

吾且為鄆邑則失位矣言今供其求後無以給而

不供之罪失斥也則失位矣言今供其求後無以給而

則其求無足是鄭且為晉邊鄆供給邑不復成國

而失位矣又申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馬貪淫

甚矣獨非罪乎韓子奉君命聘而私求玉非君命

於君又申不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

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賈買也銳

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此賈商人曰必告君大

夫註疑不能償其直故欲告君韓子請諸子產曰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

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桓公封域林即漢京兆郡縣

與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耕用大序相比耦斬

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內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

與知自乞也利市利於恃此質誓質正故能相保

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

諸侯必不為也母乃不可乎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

鄆邑也亦弗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

當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

不敏敢求主以徵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

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



志言也子養賦野有蔓草養才何反即嬰齊子皮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  
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取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子惠思我  
勤子至於他人乎也子大叔拜宣子曰  
善哉子之言是是也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有此  
所以不敢侮鄭子游賦風雨即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即豐施公孫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此宣子威儀服飾盛也子柳  
賦籥兮即印吹印段子公子印曾孫鄭風籥兮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  
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晚近也杜云親也  
獻馬焉而賦我將日靖四方及我其風夜畏天之  
德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  
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敢不以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堅柎柎音附又字有  
事於桑山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執

山林也執養獲使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丙子昭○冬有星孛于大辰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周之冬即夏正八月也  
是時牛中大辰在西方天漢起箕斗絡壁星間道  
又出於大辰之西而星東指申湏曰夫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舊布新象人事今除於  
火火出必布焉正今火西流有孛掃除舊火明年夏  
註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夫魯大往年吾見之是  
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  
居火也又矣其與不然乎見此字是諸侯將火之  
徵兆蓋以火出之月孛見今年火出之月益彰明  
其終必隨大火沒是居火久明年火出之月必益甚  
而大諸侯其與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  
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此以上論星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  
者舊居之虛也星參非人亦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  
在豫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  
占房心豫州陳在豫州東則房心為宋陳地角亢  
占房心豫州陳在豫州東則房心為宋陳地角亢  
知為三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  
帝丘其星為大水祥災異也顓頊以水德王居衛  
為水災應衛大此以上自所字分野論所火之國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水克火也

故配合論水為火雄火為水妃丙午為火子壬午為水災之作必以此水火合之日若壬午今隨火星伏也此又自大辰及漢水上論大作之日

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瑜玉

璣鄭必不火

瑾瑜玉璣也今按瑾瑜玉名璣瑜玉也三物以璣璣如祭其柄用子產弗與

○公羊曰李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

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

也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伐星也

丁丑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風火之始也

杜云融風木也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名其虛在魯城內作曰庫於上地高顯望之望氣參驗曰

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以書所禱竈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且豈不惑信

言由多言故遂不與或有中者

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

有大祥

祥災也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

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

十人遷其柩

以其與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

東門使司寇出新客

新客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

公孫登徒大龜

大龜至開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

於先君

主祀於此易救護告於神也每廟木主皆以

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

各徹其事

府庫財貨所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

實諸火所不爇

杜云巷公鄭大夫司宮主宮室之官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

登城備城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野司寇各保其徵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除於國北

火于玄冥

神水回祿

神火祈于四鄰

鄰城也城積土陰

火之書焚室而寬其征

征力役與之材

材營建

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

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祭社有常而言大為社者非常祭之月

而為火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

將為蒐除道治也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廟家其寢在

道北寢正也其庭小庭廟庭過期三日道狹小故蒐過期三日

日方畢故欲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大叔使除道

除之使寬也廟之北則背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

廟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

止之曰毀於北方衝四通道也北方謂寢火之作

也子產授兵登陴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

子公孫子公孫

而後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

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望

也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

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

人問則火災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存重幸

而不亡猶可說也杜云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

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接其歸則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二心

十九年昭是歲也鄭駟偃卒即子將駟子游娶於

晉大夫生絲弱弱幼少也其父兄立子瑕瑕即

也子將之叔父也世本子將子子產憎其為人且

以為不順繼叔不可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也他日絲

以告其舅舅晉大夫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

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為

也寡君之二三臣扎瘡天昏短死曰扎小疫曰瘡

謂未三謂死也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

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大夫繼世為一

主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言鄭君臣以天為剝喪言亂鄭氏故隨其立乞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

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

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群臣誰平丘之會

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

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

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闕

于時門之外洧淵洧水出樊陽密縣東南至潁

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弗我覲也弗一

作不



也龍見龍闕我獨何覲焉禴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已卯昭二十九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

多盜取人於荏符之澤荏符音九符音蒲鄭澤名大

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符

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大雅民勞篇汙幾

暴虐民勞甚矣庶幾可以少安母從詭隨以謹無

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非而妄隨人

也謹歎東之意慘也明天之明命也詭隨人

者必無良之人也施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遠而懷之也柔遠

故云平之以和以又曰不競不綖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又引商頌長發篇言湯

不柔懦布政和適故為百禄適乘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之遺愛也

丁亥昭二  
十八年  
定公三月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公作六月葬鄭

獻公名釐定公子昭二十九年即位定九年

八年定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顯音瑞即子然駟

大叔卒見楚

九年定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

刑駟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謂之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

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益也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靜女無德二章云靜女其綏

我彤管有輝詩文無德二章云靜女其綏

詠事規誨之所執言取彤管之美而棄其人之無

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竿旄衛風篇名其辛

之言取忠告之言而不論人之章彼旄者于何以告

在下也此明取益國家棄其邪故用其道不棄其

人棄其邪則用其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爰詩召南甘棠篇帶音吹蔽芾盛貌甘棠杜梨

召伯巡行南國或舍甘棠下後思其人猶愛其樹

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蠆尺過

聲公名勝獻公子定十年即位位三

五年齊哀鄭駟奏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



秦本下大夫而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大雅假樂篇攸所暨也不

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福商 鑑學 故殷 能武 受精 福作 保差 位渾 今透 詩皇 作罪 命也 于明 下不

卷之三

宋皇璣師侵鄭

師侵黃黃叛晉也村云定衛盟曲漢

皇太后又下詔一重二雍左降屬東

皇瑋即取黃岡于雍丘瑋而敗之

三  
三  
三

律典卷之五

嫁午蒙求品無以與之賸以證反即

之豐言理以邑無以與之罕達謚武子  
之豐言理以邑無以與之罕達謚武子  
之豐言理以邑無以與之罕達謚武子

言外耶言之古園矣矣正朱雍丘邑

齊民要術即武二三月戊辰取鄭

吏有能者無此子勝二子勝月子勝乃子勝耳子勝

世不能三多以外耳是實直貢之

鄒報雍

○晉趙鞅下救鄆遇水適火下法橫考

經者爲金背經者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曰是謂沈場可以與兵水適火則火盛

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水為沈陽火則火威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四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商姓火屬水勝火故不利敵朱子史墨曰盈同盈趙執

遠至中水名也州摺貢氏曰河間有瀛水故爲瀛  
行皆瀛姓

子姓水位也于位名位敵不可干也

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

則可可伐齊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將也

不可伐謂不服。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璧幣什救鄭人邑爲有罪求救

則不吉不矢其他宋故不吉陽虎以唐易夢之

遇泰三乾下之需三乾下曰朱方吉不可與也

得中育以王者嫁妹如願受福祿大吉也崔子啓

帝之元子也宋昭男勗力止諫力告帝以之

帝乙之元也。宋齊鈔。莫也。示也。老帝乙之元  
子。歸。未。而。有。告。歸。伐。安。歸。告。焉。乃。上。詳。此。義。謂。宋

二皇女不立而手行言息  
甥舅國帝乙之元子歸妹於鄭  
嫁女於鄭為

有吉祿則我伐宋必不吉也

年○夏矣一作孽惡其作怨不已也

乙丑二十手春齊人來數會。夏會于無空爲鄆汶

某戈音。鄭人辭者。疾秋師還。

言作五言八言言作五言

---

春秋左傳類解鄭卷之十四終

春秋左傳類解鄭卷之十四終

三七五



春秋左傳類解許卷之十五

蘆泉劉績編註

許本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後遷葉城父白羽容城亦謂之許

姜姓男爵出自炎帝之後堯四岳伯夷之子也周武

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郡

許昌縣漢世名許縣魏武作相改曰許昌春秋時國小近鄭再滅之

以為俘邑後附楚靈公遷于葉今河南南陽府鄧州

葉縣古應子之國悼公遷于城父即夷本陳地楚改名夷

屬譙郡今直隸鳳陽府靈縣東南七十里又遷于白

羽即析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許男斯遷于容城自

文叔十一世始見春秋後元公子結元年獲麟至戰

國為楚滅地里志云二十四世為楚所滅

莊公隱十一年奔衛鄭人立其弟穆公

已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

侯偕鄭伯入許公谷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胡氏曰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

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夏公會鄭伯于邲邲音來即時來邲地榮陽縣東有璧城璧音來謀伐許

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授兵賦車馬也

鄭祖廟凡出師必告于祖廟以遷廟主行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大夫皆柳

穎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輈也廟內授車未子都拔

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即闕棘戟子都怒秋

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

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螯音作螯旗名子都自下射之

顛顛隊也瑕叔盈又以螯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

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

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供職貢故從君討之許

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與去乃與

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莊公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

假手于我寡人鬼神不得自逞快寡人唯是一二

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言我止鄭之

能安況又益之以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

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餬以爲粥食者非說

七年以餬余口則是塗抹供給意今人謂塗物為

餬餬帛是也言叔段尚不能和協使求食於諸

侯內亂之是憂不能久有許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

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終以壽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前

禍許今以禮不以禍則許不止唯我鄭國之有請

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

有此東偏將復入許奉其社稷



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獲亡之不

暇而况能禮祀許乎謂告也妻家曰昏重昏曰禮

意以事謂之禮言我使汝奉許叔者不過許叔國

之時於鄭之請謁如姻親相從而已不可許叔國

欲滅許國更求於諸侯不能他姓君滋蕃於許以偏

鄭爭許地我大臣兄不能共億和協子孫獲亡

不假必不能滅許而禮祀之也豈寡人之使吾子

可以鄭為必滅而望救他姓哉

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垂也乃使

公孫獲處許西徧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

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桓公至莊

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

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

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度也度德而處

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假音壯也行出大鷄二十五以詛

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

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謂射

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穆公即許叔名新臣莊公弟隱十一年鄭伐許

許東偏以奉其祀居東偏十五年方復國後國

四十二年共五十七年卒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甲申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棄于艾艾公作高齊

地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特鄭厲公

有內難故

○穀梁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

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言許叔宜立但因亂

歸書

丙辰莊二○夏鄭人侵許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謂聲罪無曰侵

加陵之意侵鍾鼓以入輕曰襲

其境即潛師掩襲也

乙丑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穆公作

許穆公卒于師特從許伐葬之以侯禮也男而加

一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

有以哀歎加二公服

○穀梁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

為不地內桓師也齊桓威信著諸侯安之故雖

僖公名業穆公子魯僖五年即位文五年卒

丁卯僖六年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公

會齊桓宋桓陳宣衛文曹昭代鄭楚成圍許以救

鄭諸侯遷見鄭楚退舍武城猶有忿志故蔡將許

君見於楚武城北許男面縛啣璧其手以口啣璧



大夫衰經若將校死故大夫與櫬觀櫬而從也

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

如是微子啓紂之兄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許其不從

六年春葬許僖公

昭公名賜我僖公子六年即位宣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許昭公

靈公名壽昭公成元年即位襄二十六年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自宣十二年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許靈公畏偁于鄭成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

遷許于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獻甯殖宋

甲辰襄十六年

乙酉成十五年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許靈公畏偁于鄭成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

遷許于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獻甯殖宋

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諸侯春晉會魯宋衛鄭曹邾薛杞小邾于洹

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雷伐許

以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

叔孫豹與盟當伐許以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也謂荀偃甯殖宋人皆卿大夫對位相等唯

鄭伯從師君也臣不可先君故書曰會鄭伯夏六

月次于棫林地許庚寅伐許次于函氏地許晉荀偃

驥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揚梁以報晉之取

鄭見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水東北有

侯景陳侯哀伐鄭簡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諸國皆曰師

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

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平在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

使逞而歸乃易成也時貪夫小人之性暴於勇嗇

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

從之暴動也嗇吝惜也言鄭人欲與楚戰者皆盡

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



如此好爭之性欲求武勇之名子展說不禦是十

二月乙酉入南里鄭隨其城涉於樂氏津門于師

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獲楚攻門者九人涉于汜而

歸楚師乃自汜城下涉汝水南而後葬許靈公

悼公名買靈公子襄二十七年即位在一十四年弒謚法年中早夭曰悼

許遷于夷許城父本陳地楚滅陳取之改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

淮北之田以益之其民有田在淮水北也夷田少

故取以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

濮西田益之遷先居城父者於陳以遷方城外

于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為許今

丁丑年昭冬許遷于白羽即析楚邑名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項鄭定方睦鄭若伐許而

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昭十二年楚復六國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

余俘邑也政謂許以非已地不專為楚守之也

舊為侯國非附庸不禮於鄭鄭以許為已俘獲之

邑責禮於許此言鄭必伐許許必不能守而喪楚

葉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葉在楚國方

曰俘邑舊以許先鄭封為舊國非

城外之敵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少土謂葉易輕慢

失其地也葉為蔽障許不可俘許不可使誰不可

啓鄭不可召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

遷許於析實白羽

戊寅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

許悼公

夏許悼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獨進

醫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杜云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

殺梁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

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

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哭泣歆飢粥噉

不容粒噉音益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

責之也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

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

師傅父之罪也羈貫成童八歲以上就師學問無

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

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

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

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

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節如飢寒則加飯衣飽暖則損其飯衣故病者脫然愈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耳曰許世子止弑其君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許男斯悼公子世子止弟昭二十年

○許遷于容城任公輔以爲即華容縣亦析之近地未詳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子大叔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

六年春鄭滅許以楚敗也時吳入郢

元公名成公季作成汪氏以爲即斯年表以斯元公亡元公成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始建國都

○夏許男成卒國滅後定葬許元公

春秋左傳類解許卷之十五終

春秋左傳類解衛卷之十六附邢

蘆泉劉績編註

衛大名府北直隸衛輝府

姬姓侯爵出自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

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以其半作

康誥封爲衛伯爲中稱弟者乃成王不敢有居河淇

之間故商墟汲郡朝歌縣是也今大名府衛輝府

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

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

賂周夷王進爲侯立二年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

大子共伯餘立爲弟武公和弑武公佐周平戎有功

平王進爲公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

卒子桓公完立桓公十三年入春秋本都河北至文

公東徙渡河城楚丘山陽郡城武縣是也有楚丘亭

子成公遷帝丘東郡濮陽縣是也項帝丘城

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

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爲秦二世廢

名府開州西南

後出公十二年獲麟後十一世聲公

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爲秦二世廢



桓公

名完莊公子母戴嬀十三年入春秋在位十六年為州吁弑蓋法辟土服遠曰桓

辛酉

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齊大子名姜齊姓莊從夫謚也莊姜為長男故大子在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厲嬀後其姊戴嬀生桓公

戴嬀亦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之石碚諫曰幸曰嬖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下文邪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驕奢淫佚物

淫過縱也佚放蕩也邪由此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

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階謂緣失寵而不驕

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恥者鮮矣

驕必不能降下人強降下人必憾憾必思作亂而不自安申上四者所以生邪意且夫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力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謂曰君能臣行命臣從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作放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

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老致仕也

四年戊辰○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殺○宋公陳侯蔡

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在曹衛之間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

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

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

乎成和民欲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

治絲而棼之也

安忍持險自固阻兵阻兵無衆安忍無親

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

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

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



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計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也即就陳人執之而

請蒞于衛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

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其是之謂乎

○穀梁曰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大夫弑其君以

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其弑欲取其國而代之故繫國於氏上使如衛君

公羊所謂當國之辭是也言意在繼立而蒞就其

序○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祝吁之挈失嫌也

以爲其月謹之也

諸侯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逐公子晉于邢

曰衛人立晉衆也

○穀梁曰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

惡也

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

與正而不與賢也

宣公名晉莊公子桓公弟隱五年即位桓十二年卒在位十九年謚法施而不成曰宣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月鄭人侵衛牧

燕師伐鄭

以三軍軍其前

後

敗燕師于北制

之亂也

○公羊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

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

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八年春宋公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也○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定國息民故曰禮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從征則民離散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辛未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壬申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魯春與衛戰曷為葬衛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葬為重也

惠公名朔宣公子桓十三年即位十四年奔齊後八年復入共三十一年卒諡法柔質曰惠

乙酉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張氏曰朔已立必因陵踐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云朔踐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葬之也

初衛宣公悉於夷姜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悉生急于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屬壽於左公子即洩左夷姜縊自縊宣姜與公子

朔構急子宣從夫縊妻齊姓即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忌也公使諸齊使

盜待諸幸將殺之羊衛地陽平縣西北有羊亭壽子告之使行

行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

可也及行飲以酒飲去聲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

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急子母弟惠公奔齊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

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

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眉茲舍不即罪爾言天子使朔守衛國之宗廟告朔天子召之發小衆不能使行朔言負事繁多故致疾諸侯病之自稱也

黔牟宣公子急子母弟桓十七年為二公子立位在位八年惠復入奔周

庚寅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時衛朔在齊齊欲無罪國故疾惡之不書公子與前隱三年聲帥師伐鄭同

○穀梁曰朔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

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士辰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

衛故書人冬伐衛納惠公也

癸巳六年春王正月公谷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

衛侯朔入于衛王人子王之微起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貴



王人所以  
責諸侯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故公子黔牟于周放

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

子以二公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

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然後立中制終不知

其本不謀不知本可托下謀知本之不枝弗強知

無枝葉不致成其詩云本枝百世大雅文王篇言

所以能固位百世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

言入何纂辭也

○穀梁曰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

也納王之所絕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受何用弗受也

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

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名天子召而不往故出書

名書

壬子莊二  
十五年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懿公名惠公子莊二十五年即位閏二年

辛酉閏  
二年

○十有二月狄入衛

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大軒

夫車有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

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玦示

示以常決斷矢曰以此替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

衣取文章順序義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

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地名

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

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

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鬼故恐言當

神先白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

遂從之又敗諸河衛侯東走渡河初惠公之即位

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昭伯烝于宣姜

頭也立姜齊女故齊使烝之強之生齊子戴公申名文公名朱

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

敗宋桓公逆諸河齊濟衛女嫁宋桓公故宋迎衛

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共

滕皆衛別邑衛州有共城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史記衛

公之說殺大子平滅其後更立黔牟弟之子為君

曹衛下邑廬舍也詩序所謂東徙渡河野處曹邑

也許穆夫人賦載馳衛風篇名許穆夫人痛衛之

也許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戍曹無虧桓公之歸公乘馬四馬祭服五稱衣具

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使先立歸夫人魚



軒夫人車以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細倍常者長四丈兩端各二丈故

文公名慶急子第二人曰黔牟昭伯昭伯生僖元年即位位二十五年卒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文縷粗疏也務材訓農務材訓農務材訓農

材木訓通商惠工通商以遷其貨有無敬教勸學

敬五教授方任能授方任能以事皆有方者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季年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衛已失楚丘不能城而諸侯城之故不繫衛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故言封不書所

會後也魯後至不及期故不書諸侯為魯諱

○公羊曰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

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

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

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

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

之則救之可也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六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六

○穀梁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

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

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

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衛是桓之

禮楚丘義不可以專封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亡國

癸酉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

甲戌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丙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葬衛文公

成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六年即位宣九年卒在位三十五年謚法安民曰成

己丑十八年○衛侯出奔楚晉救宋伐衛致楚城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叔武衛侯出奔楚

衛侯元咺出奔晉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侯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君故衛

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侯不世其稱復絕之也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其子角從公

公使殺之角元咺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以不殺

子故廢命故奉武武衛侯以叔武盟踐

入守衛國夷叔也六月晉人復衛侯土故聽其歸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死濮武衛侯名命莊子之西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六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六

三八五



南有兇亭延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  
不欲故出奔欲與楚國人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  
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不  
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禍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于先長詳守  
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詳衛大夫衛侯欲速  
公子歆太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歎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衛侯與元咺訟武事甯武子為輔佐助鍼莊  
子為坐理曰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臣不  
相子代衛君坐又使武子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  
子謂甯愈患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時天王  
還京師而歸之也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無案  
底囊以餼置中轉運獄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即公子適也舊註亦衛侯弟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馬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  
歸其所也酈之名失國也中國猶國中也諸○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  
不外王命于衛也普天下皆王土若言入則是周  
入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書之乃緩辭  
伯歸于京師傳謂乃急辭斷在京師也伯歸之罪疑而曹之罪著故云然  
○公羊曰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  
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  
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  
伯歸于京師書爵不書人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  
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於  
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斷在天子而  
為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  
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  
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  
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  
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  
稱人何賤曷為賤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  
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  
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放至也此言衛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  
何為叔武爭也言咺訴以執君經書自而晉有力



助之按君臣無  
獄此義未安

三十一年辛卯○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  
于衛年守節不居其位也衛侯書名為殺骨肉也

晉侯使醫衍醢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醢不死公  
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玉曰王許之

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厘勤音角曰苟能納  
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殺子儀殺母

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  
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

○公羊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  
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傳謂在道令人殺之衛侯

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傳例歸出入無  
殺大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

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殺大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故帝丘在東郡濮陽縣故曰帝丘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孟避

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  
康叔衛始祖公命祀相宰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

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二國夏相之不享於此  
久矣非衛之罪也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間成王

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請改祀命改祀相

十二年癸丑○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其不地盟於  
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報國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  
盟

○晉侯伐衛○衛人伐晉不書晉取戚而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縣管及匡衛三邑名為鄭所并者晉襄公既

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河內先且居曰  
子為中效尤禍也以衛不朝伐之君不朝請君朝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即司空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衛邑名在頃六月戊戌

取之獲孫昭子孫仲之子良夫之故獲衛人使告于陳  
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師師伐晉君子

以為自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  
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丙申文○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成陳侯共鄭伯穆  
晉士毅盟于垂隴公毅作垂歟鄭地

公未至時公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毅為



子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詩元年書士穀書曰晉士穀其事也卿常例不應書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丁酉文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戊戌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

○衛侯使甯俞來聘吳氏曰夏朝晉而秋聘魯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

又不吝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正政令也其詩云湛湛露斯

諸侯當露言露見日而乾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

報宴報也恨怒也彤赤色茲黑色覺明也報報功宴

既設一朝饗之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

干大禮以自取戾干犯也

辛丑文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即趙盾曰日衛不睦

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

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勿使壞虞書大禹謨篇今借以為臣服者則戒勸

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

禮不樂所由叛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

也其誰來之盡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楊

夫匡為鄭侵元年孔達伐不能克今且復致公壻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中虎牢背鄭邑晉取

地有公壻則此公壻因居地而以

為氏者池其名杜以為晉公壻者非

丁未文 ○狄侵衛時衛侯會魯于齊

辛酉宣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穆公名倭成公子宣十年即位成二年卒

乙丑宣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晉宋衛

為盟故伐陳衛救之見宋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

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亢

也



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違權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子使繼位

壬申成○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印桓子宣子石稷即成子碩甯相武子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時齊伐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缺文失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良子指孫子

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

與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

次于鞠居石成子乃止禦齊且告齊衛救車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于奚守新桓子是以免既

衛人賞之以邑賞桓子之功辭請曲縣杜註軒縣也周

樂軒縣關南方繫纓以朝繫馬腹帶纓執也在齊

無繫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  
大節也言上下之名信言之實也正名以出之則  
而不務而事成藏輪寓也車服所以表尊卑禮故  
曰藏禮有禮則上下各得其宜故曰行義有義則  
無不和物生利既利則民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  
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後弔焉晉卻克士榮樂

之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

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至葬禮

癸酉成○辛亥葬衛穆公葬緩

定公名威穆公子成三年即位十四年卒

丁丑成○衛孫林父出奔晉景林父諡文子乃

衛定公惡孫林父之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

反戚馬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

甲申成○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例諸侯納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

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曄送孫林父而見之衛

侯欲辭定姜曰定公夫人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夫



乃衛同姓之卿孫氏出自衛武公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孔達甯惠子名殖甯相之子立敬如

之子衍以為大子敬如定公之妾衍即獻公之冬十月衛定公卒

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夫人乃獻過母言獻公行無禮嗚呼天禍衛國也

必從已姑所謂暴妾使予是也大夫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音專又夫大夫聞之

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貢

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乙酉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獻公名衎定公妾敬如子成十五年即位襄十四年奔齊衛立為公襄二十六年復歸衛

二十九年卒其三十三年諡法聰明康哲曰獻

殤公名剽公子黑背之子穆公孫襄十五年即位二十六年就位在位十二年諡法短折不

成曰

十四年○已未衛侯出奔齊侯作衛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註食謂宴食君問燕無事召臣共食也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服朝服待命於朝旰與之食而射鴻

於園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氏邑在孫蒯入

使蒯孫文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

也篇名其卒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隈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居戚欲為亂也樂同謂水草之交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亦初公有嬖妾使師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謂之蒯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使妻

戚而入見蘧伯玉衛大夫名蘧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

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伯玉欲速

于丘宮皆群公子丘孫子皆殺之四月已未子展

奔齊公如鄆衛邑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衛地阿澤東北

南有鄆人執之杜以惠公徒因敗散還故鄆人執

公徒言公失民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

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庚公差尹公佗公孫丁

御公丁為公子魚曰公差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

為禮乎射兩軸而還軸音鈞又渠說文載下尹公



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為去聲乃反之公孫丁授公  
轡而射之貫臂他貫公子鮮從公公即公孫及竟公  
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公母弟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蔑  
子孫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妻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成大  
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  
君不弔弔也有臣不敏敏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洩其淫衛人使大叔  
儀對曰即文子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  
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自傷悼君不忘先君之  
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謂有君不敢拜君命之辱  
重拜大貺謝重厚孫歸復命成叔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鯨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寄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

羔袖言初從公非心說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即齊公孫以聽命於諸侯  
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二子皆臧  
紇與之言道道得其臧孫說謂其入曰衛君必入  
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前率為欲無入得手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師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  
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  
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望謂為  
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  
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  
士有朋友合志曰庶人工商皂隸牧圉  
皆有親暱執牧藝曰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以  
相輔佐也謂自天子以下善則賞之賞推獎也即



過則匡之其匡救患則救之失則革之也華更自王

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舉則

書書為詩樂官無目曰詩工誦箴諫工樂人也

辭大夫規誨大夫則規正士傳言士卑不專達傳

庶人謗故不與政商旅于市陳貨以示時所百工獻

藝政其技以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

衆者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杜云大夫也說謂大

夫是羣官之長故曰官師一曰中士下士也規正

君即獻藝也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

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冬李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簡

公孫蠆晉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即荀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

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就佚周武王太史重不可移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仲虺湯左相

用全文以明推亡出獻公不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一本道字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杜云折

王者將車所建齊私有之因

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蒯田於曹隧飲馬于重丘邑曹

毀其甓甓汲水器欲汲水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

按厚也云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也言林父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子謂五世孫

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想于晉

丙午癸未○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縣梁曰稱行人

使罪在上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縣名執孫蒯于

純即亦上黨為曹故也

丁未未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悼子名惡共孔成

子曰即大是謂廢其本必不有其宗宗謂為卿

人宗之以為主詩所

戊申中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即喜殖曰吾得罪於

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

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飢亦不來享

其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癸丑癸丑二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獻公以十四

十五年



時晉平公會諸侯於夷儀伐齊與齊將使衛與之

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五鹿衛地崔子欲得之故止獻公妻于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

衛獻公入于夷儀○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

寧喜許之大夫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

說違恤我後者說地風谷風小雅小弁皆作悶躬

恤其後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終謂終必有成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書蔡仲之命作慎

困窮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詩大雅烝民篇一

人君也引之以言

置君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

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九世之卿族齊出自衛武公四世莊子速速子武

子愈愈子相相子殖殖子喜九世

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甲寅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夏晉

侯使荀吳來聘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子鮮即母弟解辭敬如強命

之敬如獻公及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

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

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

如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

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南大右宰穀曰不可

獲罪於兩君今試劇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

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馬而觀之遂

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恤憂患

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猶如故若不己

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

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踐言多不過亡出悼子曰

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即林孫嘉聘於齊林

子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

氏不克伯國傷寧子出舍於郊不勝故舍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剽父黑背字子叔曰又太子角剽之書曰

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孫林父以戚如

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義則進

不義則奉身退奉身猶持身也言不敢持其祿邑

也周旋謂以祿邑進退從己也戮謂據土背居罪

首也大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



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  
之言。竟衛竟上迎之。遠故道逆者。自車揖之。竟爲

近故遜於門者領之而已門國門也又近於道故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

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

人在存問也公問文子答審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怒勿怒

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

從扞牧圉臣之罪也。牛羈馬絡頭扞衛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有出

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

二也。出指辭公居指制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

春衛卷之六

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故也東甬孫氏愬于晉晉

成茅氏東鄆邑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齊殖勇

故為衛伐晉之戎茅氏者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

曰厲之不如文于惡也杜云遂從厲之鬼衛師敗之地衛

名雍鉅獲殖綽雍鉅臣復翹于晉○晉人爲孫氏

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羊曰此諉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

所鑒遂不能以義自復許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諫

君惡之不當書復歸傳惡票也曷爲惡票票之立  
例復歸者入無惡也

於是未有說也說同悅不然則曷爲不言票之立

者以惡衛侯也。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割立

公奮晉人鄭良霄朱人曹人于澶淵

○晉人執衛甯喜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

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壘城因姓以名城音取其田六十井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

戕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趙武主會書人者公往會臣非禮故

不書武以尊公非以武罪而貶也向戍後會期故  
驛而貶之書人良霄如期而至故序于宋上不書

人良霄非主會故書氏族不熈於是衛侯會之既

會而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遺括之子執二子討其君伐孫氏也

卷之六  
三

使女齊以先歸女齊晉侯也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

之士驍氏晉主猶大夫秋七月齊侯景甯伯爲衛侯故

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君子雅篇頌名取嘉樂

天此齊人受二君國景子相齊侯與葵蕭景子國也葵蕭小

雅篇名取蓼葍知零露晉君受天子澤而慰  
弓小序云澤及四海也以喻晉君受天子澤而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子展公孫舍之緇衣鄭

于之繫考言已愛晉君常欲親之也叔向命晉侯

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



正其違而治其煩抑其大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

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罪不為孫氏故也。人國

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馬之剛矣。魯之柔矣。

與不疑義取寬政以安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焉。

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焉。

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鄭穆公十一

孔及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惟言七謂子

展罕氏子西駟氏子產國氏伯有良氏子大叔游

伯石印氏○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

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公羊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

執之也。不討其弑君而討其伐

乙卯襄二○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作鱄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

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政由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

也。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

孫臣謀大衛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

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夏免餘復攻甯氏。

殺甯喜及右宰殺戶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石惡

喜氏

盟時惡將會宋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

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

者出。指林父有納我者死。指喜無罪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章明也。罰所以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亦難乎。信謂許政由甯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示不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晉地。謂寄於

不向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賴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之朝矣。言若仕而廢事。則無功而食為己之罪

其止亡非已取由乎君之罪彰人之失亦不可

也二者不可顯言於人故已不仕立人之朝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云稅即總也。音歲

為總喪服。總緣裳縗細而錦非五服之常。本無月

數公痛惡子鮮故持為此服公尋竟故曰終身又

禮小功不稅。稅公與免餘邑六十。杜云此一乘

也。論語或言千室或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

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

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

為卿。辭曰：大叔餒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

文子為卿。叔大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言責及其上也。也



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  
涉公事矣寧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  
者惡獻公也涉經歷也言不逮討喜而與之任衛  
而弒君生殺在已不討之而任用也衛侯之弟專  
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  
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  
曰弟何也無罪則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  
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信謂不負其約也言獻  
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公本使專與喜為約納  
已許以賂今反殺之是獻公負約不信於喜也專  
以此故遂出奔晉不仕且不言衛是專有信耻失  
言而又能隱其兄失言之惡其去合乎春秋故書  
弟以罪衛侯絢其具反若獲歸之頭者舊註非  
○公羊曰衛殺其大夫寧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  
出奔晉為殺寧喜出奔也曷為為殺寧喜出奔衛  
寧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寧殖病將死  
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  
固納公乎喜曰諾寧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  
公曰黜公者非寧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  
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  
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寧氏將納我  
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

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執鉄  
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  
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  
我者非寧氏與孫氏凡在爾爾指鱄也言出我非  
激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寧喜  
獻公歸至國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  
携其妻子而與之盟終不得知故與之盟曰苟有  
屈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惡獻公失信故不居  
國其  
丙辰襄二  
十八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功於衛  
丁巳襄二  
十九年  
○庚午衛侯衍卒○秋九月葬衛獻公  
襄公名惡獻公子襄三十年即位昭七年  
丙寅昭  
七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  
程睦一作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謂庇林  
六十邑故諸侯貳詩曰鴟鵂在原兄弟急難鴟鵂  
喻兄弟急難相救引以明衛在急難又曰死喪之  
威兄弟孔懷威兄弟孔懷思相恤引以明衛在死喪兄弟



之不睦於是乎不弔言衛乃兄弟國如况遠人誰

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

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

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齊惡衛大夫且請命王使成簡

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升恪敬也或疑恪當

指天余敢忘高圉亞圉高圉公劉玄孫之孫亞圉

諸侯亦受追命之典故云

○穀梁曰鄉曰衛齊惡經在元年今日衛侯惡此何

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

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王父受名子於王父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宣嬖人嬀始生孟縶縶音

抽始為答反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即縶

孫夢康叔命立元為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君夢時元向未生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

羈孫鉏子圉又羈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

子告之夢夢協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昭二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元始孟縶之足不良能

行良善也不善于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

行跛也作弼行非

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又曰余尚立縶

尚克嘉之嘉善遇屯之比三變坎上震下以示史朝

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屯元亨利貞勿成子

曰非長之謂乎元謂宗子之尊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

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上屯遇屯即

貞利建侯蓋本卦論彖辭而之卦論爻辭皆言利

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

大誓曰朕夢協朕卜弗從何為言當建立元弱

足者居侯王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

又焉得居跛者宜居不能行侯則當各以所利

利居元吉利建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

葬衛襄公

靈公名元襄公妾嬀始子昭八年即位哀二年

已卯昭二十○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子孟縶狎齊豹豹司寇奪之司寇與郵豹為

其邑也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能行故

邑使公孟縶北宮喜文子仲褚師圃定子中欲去

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嬖懼而欲以作



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

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

不善于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

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謂豹稱己善近我雖其

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也若逃難不與公孟子乘是子舉我之言爲不信

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

也也周猶完全也周事子謂使豹言不僭也歸死公孟謂食其祿不避其難也丙辰衛侯

在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蓋獲之門外孟獲衛郭

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蓋齊豹之家帷設於門外若今看

上  
左傳衛卷之六  
三六

使祝鼃寘戈於車新以當門之黨寘戈

於車薪其上以要公使一乘從公孟以出車亦從公

孟使不使華齊衙公孟齊辦宗魯駢乘及閔中巷

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

孟之看皆綬之公聞亂乘馬自閤門入

名慶比銜公公南楚驛乘使華寅乘貳車公留及車也

公宮鴻音通馬音馬乘音乘于公音公復就公乘一車音一車四人也公

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衝衝馬路道名也

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齊氏敵執蓋蔽公以齊氏射公南楚之背  
蓋當侍從闕空處  
南楚驍來

100

公遂出寅閉郭門公恐追踰而從公從公踰郭生公如死

鳥地析朱鉏賈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齊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

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命乃而將

遂從諸死鳥諸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

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阿比也使青比衛臣下青奉此命不敢以

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

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乃止聘不事衛

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

舊唐書卷之六  
三

私覲私面之禮今未致使故以馬見也衛侯以爲

乘馬實將抑所繫即下文鐸是也杜云行夜也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

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

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

以除死等不敬衛是不有齊也青惧此罪故請押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衛之說齊氏之宰渠

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



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朝之子子高魴霄之子出奔晉

齊氏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政衛侯賜北宮

喜謚曰貞子謚法外內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公故

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衛侯告寧

于齊且言子石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

曰二三子之教也敬衛苑何忌辭苑何忌曰與

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此非康誥全文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

先王干犯也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琴張孔子

姓琴名牢字子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字張衛人也

宗魯與其亂是豹畜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不

養之盜繁見殺之賊行善而食許齊豹不為利疚於回疚病也回

故不以回待人知其惡懷不蓋不義蓋掩覆也

能去不犯非禮歸死公孟是死不

○穀梁曰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

也目衛侯衛侯累也衛侯不能然則何為不為君

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

不能相過齊謂之縶音基連楚謂之蹠合不辭也

衛謂之輒一作縶如○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

七年戊戌

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齊書人而又書侵

人非使人罪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齊景徵會于衛衛侯欲

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陽平元

亭

已亥定○晉定士鞅帥師侵鄭獻遂侵衛士公作趙

也○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濮衛地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時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

盟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衛侯鄭伯齊簡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禮卑者執

淮牛耳主大盟者諸侯與大夫盟自成何曰衛吾

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此晉將執執血涉

佗投衛侯之手及撓撓衛侯之手血至腕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信同仲言盟以申禮有如此

無禮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次舍郊外大夫問故公以晉詒語之詒也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從謂為臣從大夫

所卜之君也



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頭馬絙也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耐也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鄭報伊闕也晉為周報之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傳衛卷之六

晉

庚子定九年 ○秋齊侯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敝無存之父將室之齊人無存

其父將為取妻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

國齊族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無存既入城夷儀不存故圖死

於門下東郭書讓登登東郭偃後也登城人登

彌從之登城也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

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登城者盡絕而後下

入城戰恐外不能登也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

言此以詐書而實欲先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

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其止息歛甲收斂

止息之甲惡猛壞已功欲擊之也難去聲猛笑曰吾從子如駮之斬斬音斬以皮為環前却無常處車衛止容二服馬駮馬外著黃於軛中而執之使不得外晉車千乘在中牟非鄭焚陽中牟縣也故夷儀之師次衛侯將如五氏齊將往助之五氏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師褚師克城而驕新其帥又賤書非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

傳衛卷之六

齊

杏於衛者齊致此三邑于衛齊侯賞犂彌犂彌

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憤而不狸製哲文作憤

製上下相植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既子

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相讓旅俱退乃

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

無存者以五家免給與五家令乃得其尸公三禚

之比項三加禚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犀軒

也直蓋高蓋也坐引者以師哭之師哭之親推之

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辛卯定十年 ○晉趙鞅帥師圍衛以書圍不足○冬齊侯景



衛侯鄭游連會于安甫安甫齊地公作華謝氏曰以衛有晉難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

邯鄲大夫平縣也午晉守城其西北而守之霄燔午

霄燔一本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

殺人於門中衛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

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杜云至其門

右然後立侍如木不動以示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

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

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

之謂棄禮必不鈞必不見殺不能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鄭風相鼠

甲辰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殺無衛侯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耶氏即垂

野縣西南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有耶氏

意茲曰夫齊大可銳師伐河內河內傳必數日而後

及絳晉傳車奔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

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以罰其

晉唯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晏而駕

乘廣載甲馬乘廣兵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僞使人告晉師

至以恐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此及也及

恐後請以已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

乙巳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景

陽衛趙陽孫昭子舉夏衛北宮結來奔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公叔發欲退見

史鰌而告之史鰌即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

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

若告子則必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言文子執臣富而能臣必免於難

上下同之此言文子臣成也驕其亡乎成文子之

亡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成必與焉此言成驕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

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

南子之黨如夫人想之曰成將為亂十四年春衛

侯逐公孫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成來奔

魯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子孟驅出奔鄭書世子見

不能正家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適通於宋公



入衛非會于泚公事太子蒯聵獻于齊過宋野時齊

公會泚救范氏見晉孟邑名蒯聵野人歌之曰既

定爾婁猪婁猪求子猪也孟歸吾艾豨杜云艾豨

艾豨豨也今按少艾之太子羞之謂戲陽速臣戲平

聲曰從我而朝少君夫人之稱也少君見我我顧

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

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

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

鄭即孟繁之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

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

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

義也言民之立身在信我以義為信故不從非義言

戊申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書納見蒯聵之罪為國人所不受

不父子也不父子也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孤卿特揖大夫以其君

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內成夏衛靈公卒夫人

居戚邑

出公名報蒯聵子靈公孫哀三年即位哀十五

公孫般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哀十八年

衛逐起出公復入衛二十五年復奔宋卒於越

哀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告于戚

曰命公子郕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于戚衛霄迷陽虎曰趙氏右河而南必至焉杜

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

欲出河右而南戚項丘衛縣西戚城在枯河東從

外故云戚在河外也使太子純發喪之服八人

舉哀入遂居戚邑

出公名報蒯聵子靈公孫哀三年即位哀十五

公孫般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哀十八年

衛逐起出公復入衛二十五年復奔宋卒於越

哀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告于戚

三年春齊衛國戚求援於中山曼姑悼子惡之

丙辰哀十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書納見蒯聵之罪為國人所不受

不父子也不父子也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孤卿特揖大夫以其君

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內成夏衛靈公卒夫人

居戚邑

出公名報蒯聵子靈公孫哀三年即位哀十五

公孫般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哀十八年

衛逐起出公復入衛二十五年復奔宋卒於越

哀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告于戚

三年春齊衛國戚求援於中山曼姑悼子惡之



遂奪其妻孔文子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

軒以獻外州衛邑也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

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即疾臣向魋疾奔宋為納

美珠馬與之城鉏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及桓氏出桓氏即向魋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

公復之使疾自使處巢死焉巢衛殯於郎也衛葬於

少祹言其失所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

而田大叔慙子止而飲之酒慙子疾之父止遂聘

之生悼子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子孫杜云悼

也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邑孔文子之將攻大

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夏

胡同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

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

私訪衛國之難也圍文子之名言非將止魯人以

幣召之乃歸於是夫子自衛反魯

幣召之乃歸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辛酉哀○衛公子孟彊出奔齊經

莊公名釐頃靈公于出公報父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遫成出奔宋子遫成還音

旋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慙蒯聵妹孔氏之豎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大子在戚

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

乘軒三死無與冕軒大夫車服與之盟為請於伯

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

蒙衣而乘良夫與大子蒙衣寺人羅御如孔氏孔

氏之老樂寧問之寧孔氏稱姻婭以告遂入適伯

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假

從之介被甲也載迫孔慙於厠強盟之孔氏事故

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

使告季子子路為孔召獲駕乘車召衛大夫名獲

行將食羹羹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

羔將出子羔子也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

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謂事不與已季子曰

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

公孫敢門焉門守曰無入為也言轍已出無以季子

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

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有君使開門曰大子焉用

孔慙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安用劫孔慙登臺雖殺

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



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二子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首在地結纓而死其纓而後

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

公即蒯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報臣先謂司徒瞞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困苦也常

也歸告諸師比比即釐子定子申之子褚欲與之

伐公不果也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

不果而衛侯使馬武子告于周大夫勝也曰蒯瞞

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甯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

兄弟實諸河上謂居天誘其東獲嗣守封焉使下

臣勝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公子勝以嘉命

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謂父復爾祿

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休方天降

不敬則不福矣○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

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財賄醉而送之夜半而

遣之夜半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懼載母

及西門平陽之使貳車反祐於西圃使貳車還石

西圃取孔氏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

升為衛請追之遇載祐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

大夫遇載祐者遇子伯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

祐遇之許公為孔氏臣

勝首臣孔氏而追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

為射之殪以其車從得祐於橐中以子伯之

悝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即

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

隅遺居在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

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國之寶器若之

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恐聞其謀屏去曰疾與亡

君出公疾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

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小堅問其言太子使五人

輿猥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且請殺良夫公曰

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於藉圃之

帷畫虎於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

夫良夫乘東甸兩牡甸說文作何云中也孔氏曰

甸乘也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紫衣狐裘杜云紫

名四馬為上乘而馬為中乘紫衣狐裘杜云紫

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古者裘上有褊衣褊衣之

所正服露褊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至君大夫子使

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褊衣袒裘帶劍三者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

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或君或太子來朝不然寡



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採之

採恐作諂諂訥也謂大子又使人諂諂訥於鞅夏

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桓觀國書子瓘陳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

陳瓘字即曰國

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

何辱

言我必敵晉

乃還

王○衛侯夢于北宮

善觀北見人登昆吾

之觀

衛遷帝丘夏昆吾嘗

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

杜云綿綿瓜初生也良夫

瓜初生謂使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免死而并數

衛侯得國

一時之事為三公親筮之

罪殺之是無辜

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

不取以實對

於其繇曰如魚鏡尾

魚鏡音類赤也

馬

橫流也商水邊方羊同

衛侯將若此魚大國

圃

石圃衛卿悼

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陳折股

北方乃

後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

疾公宮之

人殺之

二公入于戎州已氏

戎人姓初公自城

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髮之以為呂姜髮

髮為夫

已氏曰殺女璧其馬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

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

公子起

起靈執般師以歸舍諸路

齊

甲子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

十八年

復歸逐石圃

兩君而復石圃與大叔遺

衛侯所

哀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衛侯所

侯為靈臺于藉圃與大夫飲酒焉

飲酒成

戰而登席

即褚師比國之孫申

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散之

散音整

是以不敢

解

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戰其手

手

日幸而後亡

亡為幸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即公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

子南

車于池

公之車於池水中

初衛人翦夏丁氏

即夏



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子即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

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是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爲大叔疾姊之孫也姊之甥爲從孫故謂姊之甥與己之孫同列男子謂兄

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校盟拳彌而其

近信之優校俱優也拳彌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

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

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

宮疾已死謀以攻公郵子士請禦之郵子士彌援

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言彌不速奔

遂爲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

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在長垣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衛邑近彌曰魯不足與

請適城鉏以鉤越杜云城鉏宋邑即十一年遷以

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

我始乃戴寶以歸請速行已爲先遂載寶歸衛公

爲支離之卒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人病

之懿子知之懿即公文要見子之即彌牟請逐揮

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

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

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罪無

難面遣先揮出信弗內再宿五日乃館諸外里出

五日乃奔出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壬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魯大夫武叔

會越皐如后庸二子越宋樂茂宋司城納衛侯文

子欲納之衛彌懿子曰公文君懷而霄少待之必

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

衛師掘褚師定子之墓褚師比焚之于平莊之上

平莊衛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

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

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

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

納公申重也重開門而公不敢入師還越師立悼

公前讀度弟南氏相之即彌以城鉏與越人公曰

公期則爲此徒言君乃司今苟有怨於夫人者報

之令夫人期姊也怨期故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

之幣期告王期告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

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于越○衛出公自城鉏



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八年衛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在而君入在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孫魯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邢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侯爵姬姓周公之弟四子受封於邢其地在廣平襄

國縣隋邢州龍崗縣今邢臺縣是其故地後遷夷儀

今邢臺縣西一百三十里有夷儀城

已未莊三

十二年○狄伐邢齊人救邢人將平少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我狄豺狼不可厭

也性貪如豺不可厭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中夏皆親近下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不與兵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秋乃人之請救邢以

從簡書齊人救邢

元年士成倍○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鼻北救邢作

曹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陳公作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地大者按兵觀戰以待事書師見其兵力有餘書大饑救之不遠也邢以自還為文再書諸侯者美桓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大鼻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地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曰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臣也當先

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

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已卯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杜云狄稱人者史異辭非春秋夷狄稱人賊之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兔園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于嘗妻秋師還距邢

庚辰信十九年○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

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武即甯速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

乎從之師興而雨

辛巳信二十年○秋齊人考狄人盟于邢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壬午信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為邢

丙戌信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曲禮

不生名臧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

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以手持人正月丙午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

子莫余敢止

春秋左傳類解衛卷之十六終

春秋左傳類解曹卷之十七

蘆泉劉績編註

曹曹州今隸山東兗州府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曹其

地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濟陰定陶縣

是也叔正鐸生大伯脾脾生仲君平平生宮伯侯侯

生孝伯雲雲生夷伯喜喜立三十年卒弟幽伯強立

幽伯九年弟蘇弒幽伯代立是為戴伯立三十年卒

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弒之代

立是為繆公繆公子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終生

後傳至伯陽為宋滅音生

桓公名終生繆公子三十五年入春秋桓十年卒在位五十五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戊寅桓○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伯有疾使世

天子攝行朝禮然當施于

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周官典命凡諸

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享曹大

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魯惠公曹太子有其

憂乎非歎所也

○穀梁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朝乃諸侯自使



世子仇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尸子名從晉人放當作方荀子不放伯失正為世子者可以止而不來朝矣然又嫌方父命之罪故引尸子言止之為是蓋止則不陷父于不義已無苟從而曹亦不失正是道之所重也

己卯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年春曹桓公卒

莊公名射姑桓公子桓十一年諡法武而不遂曰莊

庚戌三年二月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僖公名赤史作夷莊公庶子戎之外孫莊公卒

四年即位三十二年卒在位九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辛亥四年二月葬曹莊公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

歸于曹微杜云羈乃曹世子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

戎之外孫故為戎所納

公羊曰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

書賢也略而書大夫位卑不書名氏何賢乎曹羈戎

將侵曹曹羈諫曰我衆以無義君詰勿自敵也曹

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而三諫取月之三

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與傳異亦

癸丑六年二月葬殺其大夫也豈亦殺其不附已者與

公羊曰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乎曹

君者也何註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曹伯為戎

子立而誅之春秋大夫不伏節死義獨求後嗣

得其罪故衆殺之不名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

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

諱也故為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賢又所諫者戰也

昭公名班僖公子閔元年即位僖七年

七年二月葬曹昭公

曹伯班卒作般

冬葬曹昭公

共公名襄昭公子僖八年即位僖九年卒

己丑八年二月葬曹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伯之堅侯孺貨筮史堅掌通內外使

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

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

與偕復非信也私許復曹衛時衛同罪異罰非刑

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戊戌文  
四年  
曾伯如晉會正入晉會受貢賦之政

癸卯文  
九年  
秋八月曹伯襄卒○葬曹共公

文公名壽共公子文十年即位宣十四年卒

乙巳文  
十一年  
秋曹伯來朝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己酉文  
十五年  
夏曹伯來朝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丙寅宣  
十四年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葬曹文公

宣公名廬史作驪文公子宣十五年即位

丁丑成  
七年  
夏五月曹伯來朝

夏曹宣公來朝蓋成公嗣位而始來見也

癸未成  
十二年  
曹伯廬卒于師○冬葬曹宣公時晉會魯齊宋衛鄭秦見晉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宣公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喪欣時亦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殺宣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

宣公既葬子臧將亡時欣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

懼即負芻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

而致其私邑於成公不食其祿

成公名負芻宣公庶子執世子自立成十四年即位襄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安

民立政

乙酉成  
十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獻鄭伯成曹伯宋

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晉執既當其罪又不敢自治歸於天子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

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經書晉侯執曹伯謂

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凡國君民

若不出於民而止出於別國諸侯則不書人如此

例書爵按傳孔謂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及下文

之請則但知不義而不欲討其罪也舊以曹君惡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達通變次守節守一定

下失節失不能守身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逃奔宋

丙戌成  
十六年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

曰若之何憂猶未彌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

稷之鎮公子指子臧是大泯曹也泯滅先君無乃

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侯矣諸侯雖有篡弑罪

不復討指前會戚諸侯立當由天子此乃春秋時之禮也君惟不遺德刑以



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伯歸自京師書自京師見天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子臧不仕

○公羊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

歸于曹何易也註易故未言之不復舉國名其易奈何公子喜

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

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

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舍同捨是言天子既元則其餘無難矣

○穀梁曰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

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丙午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齊時同晉國齊見魯

丁未襄十九年○葬曹成公

武公名勝成公子襄十九年即位在大志多窮曰武

已酉襄二十一年○曹伯來朝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來見

癸酉昭十四年○三月曹伯勝卒○秋葬曹武公

平公名頃武公子昭十五年即位在即四年卒諡法治而無青曰平

丁丑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

傳見

三月曹平公卒。

悼公名午平公子昭十九年即位二十七年卒在位九年諡法悲懼從處曰悼

己卯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蒙萌夢三音殺作夢會子臧

之子鄭子臧之邑

○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

何也言以其貴取之而不以叛會以公孫之貴而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也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謂奔宋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

讓國奈何曹伯廬卒於師成十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伯廬弟公子負芻從與諸侯時廬兄古者

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柩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

或時疾病相代行之是也絮謂新綿乃屬國之衆也

守國公子負芻庶兄禮當從君或時負芻疾而

喜時代之行傳不言者正以史文不具故也

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

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

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止其身善善及子

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丙戌昭二  
十七年  
○冬十月曹伯午卒。

聲公名野悼公弟昭二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

丁亥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隱公名通平公弟定元年弒兄自立在位四年為弟弒諡法隱哀之也

靖公名露聲公弟弒隱代立定五年即位

巳亥定  
八年  
○曹伯露卒○葬曹靖公。

伯陽靖公子定九年即位

癸卯定  
十二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孟彊之子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

退於列師未出曹克發當在後其御曰殿而在列。

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厲惡也杜

伐小國當示畏懼而已

甲辰定  
十三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高氏曰衛比伐曹

巳酉哀  
三年  
○宋樂髡帥師伐曹。曹本屬宋定十年宋樂

宋伐

壬子哀  
六年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哀  
七年  
○宋景人圍曹冬鄭驪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即國參桓也宋人有曹鄭

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

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

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

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

人公孫彊好弋獲曰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

下說音悅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

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

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

丘揖丘大城鍾邢梁國下邑縣西

甲寅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不書滅

也滅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禘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

行殿兵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

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春秋左傳類解曹卷之十七終



春秋左傳類解蔡卷之十八

蘆泉劉續編註

蔡

上蔡新蔡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南直隸陽南壽州北有下蔡城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五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也武王崩成王少與管叔鮮挾紂子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車十乘徙七十人叔度既遷而死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于蔡是為蔡仲蔡仲卒子蔡伯荒

蔡仲

卒

立蔡伯荒卒子官侯立官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

武侯立武侯卒子夷侯立二十八年卒子釐侯所事

立四十八年卒子共侯興立二年卒子戴侯立十年

卒子宣公考父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至

平侯徙新蔡即古呂國蔡州新蔡縣是也至昭侯服

役於楚徙州來淮南下蔡是也後成侯十年獲麟成

侯子聲侯聲侯子元侯元侯子侯齊傳三十四年楚

惠王滅之

宣公

名考父二十八年入春秋隱八年卒在位三十五年諡法施而不成曰宣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

公不致五

○公羊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

人也葬有常月可知不葬天子故從君臣之正義言

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桓侯

名封人宣公二十九年即位桓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諡法辟遠為桓

丙戌桓侯卒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

歸于蔡蔡季已葬蔡桓侯蔡季本侯爵葬不請王命私諡稱公因書以示譏笑助

蔡季之賢知請諡也

蔡桓侯卒

蔡人召蔡季于陳李字也蔡季之弟秋蔡季自

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按何氏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

李季避之陳封人卒乃歸

奔喪無悲心故賢而字之

哀侯

名獻舞桓侯弟桓十八年即位莊十年為楚獲尋殺之莊十九年卒史記哀侯留九

十年諡法登孤短折曰哀

丁酉莊○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辛以蔡侯獻舞歸華

中反舞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

息國在汝南新息縣今汝寧府光州息縣

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妻之姊曰嬀止而見之

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

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辛華蔡地

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臣虜故絕書名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春秋內中國外夷

此義甚正

○穀梁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如楚戰邲晉師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中國不言

敗欲明蔡侯之獲故言然不言以歸猶愈乎執也

全

獲而不言敗者獲尤甚不可言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辛丑莊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為莘故緇息媯以語楚子緇譽美也楚子如息以食入莘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楚人謂未成君

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

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

火之燎于原不可抑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

侯乎商書盤庚篇言火燎原野人不可向近既向

迫其勢豈可復撲滅楚如火而蔡近之故取

取

也福

穆公名盼哀侯子莊二十年即位僖十四年卒在位二十九年謚法中情見貌曰穆

乙亥僖十四年○冬蔡侯盼卒

○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

莊公名甲午穆公子僖十五年即位文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四年謚法武而不遂曰莊

己酉文十五年○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入而不言伐

新城之盟在十四年見邲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

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公切戊申入蔡以城下

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

何至之日也註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

以起其暴也按傳謂以伐之日即

文公名申莊公子文十六年即位宣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己巳宣十七年○丁未蔡侯申卒○葬蔡文公

景公名因文公子宣十八年即位襄三十年卒在位四十九年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戊申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莊人殺之公子履其

其弟也故出奔楚此下有陳侯弟○初蔡文侯欲

出奔事取附陳

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蔡晉不可棄且

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

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故書

丙辰襄二蔡侯歸自晉夏朝晉平入于鄭鄭伯享

之鄭簡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往也音旺吾曰猶

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

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

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君僑聞之如是

者恒有子禍

戊午襄三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冬十月葬

蔡景公般音班賊未討而獨書葬者通刺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靈公名般景侯子弒父自立襄三十四年即位

亂而不○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般音

景王問於養弘周大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

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年即

嘗襄三十年歲星在豕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

也楚無德而得人國所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

道也昭元年歲在大梁西位楚靈王弒立故亦如

然猶楚子在申楚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

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從感音憾今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

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

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

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彭聞之不

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

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襄八年楚王奉陳太子

見陳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

受其咎弗能久矣谷謂不信蔡克有繒以喪其國

蔡為有仍會有繒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東夷叛楚

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亟數也再能無咎乎天之

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

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以無

拯不可沒振將用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必使極盛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

君子不與也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

○秋季孫意如會晉昭韓起齊景國弱宋元華亥衛

北宮佗鄭簡罕虎曹武人杞平人于厥公慙屈錄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

救蔡物以無親八年陳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

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

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諸

侯之會不遠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

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楚惡使盈而罰楚所

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昭元年楚子殺君

三年歲星一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大夫晉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

之有穀作支靈侯既出世于守國楚既殺靈侯帥師

也自用之書世子許其為父效死守國不降仇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陶山公之謚也靈

其名也用謂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牛羊

其為牲也雞為五牲不相用祭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其為牲也雞為五牲不相用祭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其為牲也雞為五牲不相用祭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其為牲也雞為五牲不相用祭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蔡大夫朝吳與平王謀討蔡入楚事見楚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

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

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言靈公罪惡誅其子孫

於子孫也蓋以父有弑君父之惡當絕其子孫

當使子孫立也故蔡既不以靈公為君其子雖

年不成為繼位君而書于傳義謂書世惡乎用之

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蔡防也用蔡防

壬申昭昭蔡侯廬歸於蔡

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得復國

平侯昭名廬靈公孫隱大子少子楚平王後討之

治而無背曰平

○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三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三禮也

○穀梁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無君弑君不

葬不計賊如滅國不葬無臣然且葬之不與楚滅

且成諸侯之事也註靈公弑逆無道以至身死國

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絕之善傳謂諸侯會

平丘同外楚故陳蔡得復國與左氏平丘會見

甲戌昭昭○夏蔡朝吳出奔鄭初公作昭無出字以名

十五年利累心而信諛故書名

以惡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故蔡大夫公孫其寵勝已而疾惡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年長位卑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位在上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前知猶言久知也異當作翼字之誤言吳助人如鳥之羽翼故下云速飛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已卯昭二十一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傳作廬

悼公名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之弟昭二十年卒在位三年諡法年中早夭曰悼

昭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冬蔡侯朱

出奔楚平王朱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朱送葬不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魯大夫送葬者見昭子昭子問

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

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墜詩大雅嘉樂篇言人若不儆怠於位

而為百姓今蔡侯始位而適早身將從之○蔡

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即悼公朱而謂

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

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

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

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

廢之言楚立蔡君與同而蔡異也靈王殺蔡隱大

子今東國乃隱大子之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

蔡無他矣蔡無他矣蔡之而無他心矣

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即悼公朝于

奔之失德也故不葬

昭公名中隱大子之子悼公弟昭二十四年卒在位三年諡法年中早夭曰悼

乙未定○楚人圍蔡蔡侯朝楚子常欲其表佩不得

會晉使蔡伐沈滅之楚

為沈故圍蔡傳見楚

丙申定○夏歸粟于蔡去年蔡以吳師入郢已解楚

救災恤鄰故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也亟急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

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適也註不言歸之者

也言此是適之事



○公羊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丁未京 ○楚子昭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楚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杜云夫猶兵也在墨裏屯守蔡凡九日劉炫云丁

人男女以辨男九日而蔡壘成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人更叛楚就吳夫差

使蔡遷國於江西北汝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楚既欲

戊申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四州來吳所城邑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洩庸吳大夫蔡維請聘蔡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吳言哭而遷墓將遷與先蔡遷于州來

己酉京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公子駟

庚戌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夏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二月公作三月殺公殺作秋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杜釋為德胡氏以為衍文今按公孫翩逐而射之

蔡大入於家人而卒入于路遂而射故昭侯以兩

矢門之衆莫敢進門人以兩矢入文之錯後至

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

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公孫姓公孫吁吁即

公孫霍 ○穀梁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

而外弑者不以殺道道也不書名氏直書盜似非

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殺如十三年冬盜非所取

而取之謂之盜如定三年盜齊王大夫引辟中國之正道以襲

利謂之盜非即殺中 ○公羊曰弑君賊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

大夫弑君稱名氏賊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則此又非士故

言賊乎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註罪人者未加

春秋左傳類解蔡卷之十八終



春秋左傳類解吳越卷之十九

蘆泉劉績編註

吳今南直隸蘇州府吳縣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

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詞也如勾

越名非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立以為

君長為吳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贏以為

飭遂不通中華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

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大伯仲雍之後

得周章已君吳矣從而封之為吳子追封大伯為吳

伯又別封周章弟虞仲于虞城周章卒子熊遂立熊

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疆鳩夷立疆鳩夷卒子餘

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

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

立禽處卒子轉立古史考作柯轉轉卒子頗高立頗

高卒子句卑立史考作是時晉獻滅虞句卑卒子去

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吳始大而稱王成七年始見

春秋後至夫差為越滅

越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

姒姓出自夏后氏苗裔少康之廢子封於會稽以奉

禹祀文身斷髮自號於越於越者夷言發聲也其地

越州城是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允

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

越王元年定十四年也哀二十二年句踐滅吳伯中

國後七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破殺之盡取吳地至浙

江越以此潰散諸族子季立或為王或為君服朝于

楚後七世至閔君捷佐諸侯平秦吳越春秋曰少康

封其子于越陸陵而耕種進禽獸而給食

壽夢在位二十五年卒秋九月吳子乘卒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臨吳天也周廟周

文王故魯之兄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杜云於城同

姓於宗廟同姓臨於廟同宗於祖廟同宗謂同

祖之子也即臨同族於廟同族謂同高祖是故

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姓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

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子分

諸樊年知在位十三年卒

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樊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即成公將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



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立君之義在於此義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癸丑襄一十五年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穀作調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後年見楚  
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  
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也疆場從之吳子  
門馬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

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  
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  
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飭城而請罪禮也飭城

守備請罪者問所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  
備非巢之不飭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

餘祭又名義吳諸樊弟壽夢子襄二

丁巳襄二 ○閹弑吳子餘祭祭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閹以刀弑之

○穀梁曰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  
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

不知不近刑人曲禮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  
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  
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杜云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  
必及子宗卿魯同姓也不慎舉謂用人請觀於周

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美哉者贊工歌聲

南周公旦所主南國之詩召南召公奭所主南國  
詩基本也二南王道基本於此然猶有商紂餘習  
未盡善勤勞未有不怨者不怨者不怨者不怨者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其其衛風乎邶在朝歌北鄘在南衛在東武王

管叔蔡叔霍叔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三  
豎道武庚叛周公滅之更以封弟康叔於衛後衛  
并邶鄘其詩皆爲衛事淵深也困悴也武公康九

世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懿公亡國民雖  
憂而不困所以見康

武之德入人深也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王王國風平王東遷政令不行於天



宗周不興遷東都也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民細煩碎也政煩則為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  
未可量也泱泱大風也表作式也為之歌鄭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國名公室所  
縣東北小序以為周公造變陳后授先公國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蕩廣大貌淫樂之過而失  
正者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  
至也其周之舊乎侍御云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  
國至襄公有功平王平王東遷盡以舊都為之  
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魏姬國元年為晉威風灑灑杜云  
言則難行今魏俗不然若以儉非言凡大則難委曲  
險則難行今魏俗不然若以儉非言凡大則難委曲  
明主風焉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  
叔所封國其先本堯都後為晉不謂之晉者仍為  
始封號耳其俗憂深思遠猶有唐堯之遺風焉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陳詩多刺君淫亂故  
云無自鄆以下無譏焉鄆者古高辛氏大正視  
主之北其波之南居秦有之間於漢則河南南  
竟內有其都今之新鄭也祝融之弟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六人四曰會人即鄆之祖祝融之故鄆分  
為八姓惟有一姓為鄆國者處祝融之故鄆下  
皆無譏小為之歌小雅雅者正樂之歌小曰美哉

思而不貳思周先王不貳然而不言然周後其周德之衰  
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有文武之遺民故能如此為之歌大雅  
大雅會朝之辭也曰廣哉廣德之熙熙乎和樂曲而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猶和不同意為之歌頌  
美成德之形容也曰至矣哉直而不倨直者易  
溫而不曲而不屈謂軋於物也邇而不偏邇迫遠  
而不攜攜離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厭反復易  
哀而不愁愁則哀之過樂而不荒荒則樂之過  
而不匱匱取易廣而不宣廣散施而不費施惠  
費取而不貪取必貪處而不底底底壘行而不流  
流行動不五聲和和則不八風平平則不節有度節止  
也度法度也謂樂之守有序守執守序大序謂樂  
盛德之所同也同聚見舞象箏南籥者象文王之  
下管象註云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詩小序亦  
云箏音南又音箏也舞者所執南二南也詩云  
以雅以南以箏不備二南中為文曰美哉猶有  
憾天下猶未平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功若此者謂大武詩勝殿止殺成其  
樂交通是也見舞韶濩者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德德聖人之難也德德謂放榮見舞大夏者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勤勞水土而



見舞韶削者樂名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情也上如天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也大在下如

地無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也削而李于知其終也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

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

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紵地黃縞鄭地

貴行故各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適衛

說遽瑗史狗史鮒即史鮒公子荆字南公叔發叔公

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子文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

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杜云辯爭也文

威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

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獻公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趙韓宣子

韓獻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君泰修而自賢則

則下不可諫

○公羊曰吳子使扎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

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君書子臣書名蓋夷狄何

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即諸餘祭也

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

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

也進子各反起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

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

輕死為勇為勇以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

有悔于予身祝每飲食祭祝也尚庶幾也悔咎也

而傳國於季言天若不思棄吳國則當使已速死

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

僚者長庶也即之公羊以王僚季子使而反至而

君之爾闔廬曰子先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

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

惡得為君乎於是使鱣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

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

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

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



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扎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定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使臣謂君使子謂父也言吳以君父尚夷狄不君之命故也若在他國則君父不能廢臣子之善此傳舊註

夷昧

又名餘昧又句餘壽夷子餘祭弟襄三十年即位在位十七年卒

已未襄三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吳臣子成七年為

行通路也

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

立乎

延陵州來皆季扎邑服虔云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通言之巢隕

諸樊

謂門于閭戕戴吳即餘祭謂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

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有德又德不失民民歸

度不失事事有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

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

國不立

甲子昭

五年 ○冬楚子使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

徐人越人伐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瀾麻之役昭四年伐楚入棘瀾遠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

汭汭水曲為汭夏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

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

鵲岸鵲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羅水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累鼓王使

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

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亟急也尚庶幾也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殆同也休安也

徐不脩備安於殆而忘其死無戰備可入是滅亡

矣無日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累鼓則

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也迅疾意馮盛也言楚若奮焉如雷電以盛其怒

師已累鼓則吳知楚怒疾而脩備吳雖羸弱若楚

以息楚師而不能入矣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

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

行也其庸有報志言楚卜與晉戰城濮得吉兆反



戰楚敗晉可見臧否不常今吳此乃弗殺楚師濟  
行亦用有報志非為目前得失耳  
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師繁揚之  
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  
入楚子遂觀兵於城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  
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巢遂啓殤待命于零婁禮也善有備

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王僚又名州于夷末子昭十六年即位位四年殺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平曰彼何罪諺

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也室家也在家怒而作色於

外於楚怒吳子不當執其弟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丙戌昭二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去年平卒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

季子聘於上國上國中國也吳居偏在東故以中國為上國遂聘於晉

以觀諸侯觀楚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

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與吳師屬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以遂其事也與吳師

遇於窮三子與吳師遇於窮地當吳前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

而還沙汭水曲也左尹卻宛工尹壽師師至于潛二尹救潛

至其地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

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

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

諸言王僚母老子弱不能令國人雖弒之後無人

為報復是無若我何史記所謂母老子弱而無公

子將兵攻楚是也舊以諸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

而享王堀室音窟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

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鉞如鉞者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進蓋者解衣露體易服執羞者坐行而

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進蓋者人膝行入門又以鉞夾承

之至體此人不得至王前所光偽足疾入于堀室

鱣設諸真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胷遂

弒王鉞交胷而能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即光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即無國

家無傾即無主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言非我敢

事闔廬生以亂父子相傳之序吳國自諸復命哭

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鍾吾小國二子聞僚楚師聞吳亂而還

闔廬初名光諸樊子僚從兄昭二

十八年即位位十九年卒



已丑昭  
三十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以與之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

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

吾又殫其餼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

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知中國言其俗變光其文如先

生言其君賢則先生謂大伯也

乎使翦髮吳國而封大異姓

吳乎其終不遠矣

諸侯福祚其國二

者之來不遠矣

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子章禹斷其髮

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通臣從之

遂奔楚楚沈尹戌

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

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

必受其害

○於越入吳

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曰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

未能以其名

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

吳伐越

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

李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

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

敢歸死遂自剄

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闔廬傷將指取其



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夫差光子定十五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為越滅

元未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報檣

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

陰縣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嚭故楚伯州犁孫奔吳為

大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

去疾莫如盡一作去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澆寒浞子封於萊州掖縣過地二斟夏同姓諸侯后相啓孫也時失國依之復為澆

滅后緒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緒有仍國相

妻有仍氏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其澆能戒之

其澆之毒澆之毒使叔求之之板澆逃奔有虞為之庖

正以除其害有虞舜後為諸侯者河南開封虞城

掌膳蓋其澆殺已之害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其澆殺已之害虞思於是妻之以

一成方十有衆一旅其內為兵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兆猶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女艾

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遂滅過戈滅澆于

宋鄭間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

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成是使

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

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長養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二十年之

外吳其為沼乎謂宮室廢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

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師在陳八月侵

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柘舉令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

室不崇壇平地作室器不彤鏤朴素不宮室不觀

不為觀美杜車舟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粗

取細費工也在國天有災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

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

不能罷勞死知不曠民知致死吾先大夫子常易

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次止

宿有妃嬪嬪御焉嬪妃貴者嬪御一日之行所欲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



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乙卯哀 九年 秋吳城邗 音溝通江淮 湖西北至宋口入

淮廣陵 音

丁巳哀 十一年 吳將伐齊 在今 越子率其衆以朝焉

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

吳也夫秦養也言越養吳如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田不可耕故無所用如石越不為沼吳其

泯矣也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

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

種子茲新邑 盤庚書篇名剝殄其鼻也顛隕踰

其種於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

難乎 伯諸侯不而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

氏為王孫氏 改姓為王孫以避吳禍反役 吳伐齊

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 劍名將死曰樹吾墓

櫨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

之道也 自然之理

己未哀 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於越入吳 黃

池地陳留封丘縣 南有黃亭近濟水

春秋左傳類解 卷一九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

越子伐吳為二隧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越二子

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

泓上觀之友地皆夫差子四彌庸見姑蔑之旗姑

宋地東陽大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人楚

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

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及

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

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

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劉七

人於幕下殺告者七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

人曰於周室我為長伯為大晉人曰於姬姓我為

伯為侯伯主盟趙鞅呼司馬實實晉大夫曰日旰矣大

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也二臣與實建鼓整列二

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

肉食者無墨也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

乎且夷德輕不忍父請少待之乃先晉人諸侯不書

不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 服何

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救以見於王伯王九州長

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天子獨言侯天子合諸侯

則王官伯帥侯救以見天子獨言侯天子合諸侯



伯侯帥九州長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見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

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

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是吳爲侯帥子男見晉伯

敝邑將改職貢。曾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

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

今吳臣魯見晉則魯降爲子男矣知是子爵以六  
百乘貢吳以吳爲伯故也魯旣以晉爲伯吳爲叔

則將半制三百乘以爲於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

以候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伯何景名將以二乘與

左傳吳越秦之九  
圭九

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是謂大宰曰曾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也

李辛而畢何世有軾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

會祝宗將曰吳實然魯祝宗告神景伯不魯祀之爲吳因吳俗信鬼神也

且謂曾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景伯與六人大

宰詒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名不如歸

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有山氏魯

大曰佩玉紵紵  
余無所繫之紵紵垂貌言王服綉

杜云繁然肯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觀之褐者之

服也王有美酒一器不飲對曰梁則無矣竈則有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杜云梁精米也

則無矣麗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呼庚癸女則  
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  
方諸

主水欲并致其飲也蓋有山紫傳  
根飲食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  
王欲伐宋以下

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作大大宰嚭曰可勝也

而弗能居也。他遠下乃歸冬吳及越平。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

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

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

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也。則以晉大國尚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也。

金瓶梅詞話卷之十九  
五十二

○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子書吳夷

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

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

衣冠相襲也藉謂書貢獻物于王之籍也言吳

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

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

大國致小國不以叛而以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

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

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

也吳本夷狄不知冠制而欲好冠是用夏變夷故



天子舉其會之  
言而見其進也

辛酉哀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內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

出白石山西北入陳侯使公孫真子弔焉陳閔公弔陽湖內水曲也

吳及良而卒地良吳將以尸入則既歛於棺造於朝

命介將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

乃廩然墮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恐真以重寡君

之憂寡君敢辭上介也謂勿以尸入芋尹蓋對曰

寡君聞楚為不道存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

備使弔君之下吏芋尹蓋陳大夫杜云備猶無祿

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墜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良即前良

地廢日共積一日遷次良以喪故廢日供委積於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

於草莽也原野生草莽莽然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

也於是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使道死以又

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所使國若不以尸將命是

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令

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

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謂死者無備使奉尸將

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於深淵則天命

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癸亥哀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鈞伍相著使夜或左或右

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丙寅哀 吳公子慶忌謀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

出居于艾吳邑豫章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

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

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喪子無恤時有父簡子

楚隆曰家區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隆之無

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盟誓

信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

非晉之所能及也言已欲與父志敵越救吳吾是

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

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

不從恐越君志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

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不共陳勸黃池

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

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

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



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也問趙孟曰

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言使我生受

可王曰溺人必笑溺者不務急而且問人如笑吾將有

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年云不及四十年越必

有吳王感其對曰黯也進不見惡得罪退無謗言

舍不尤人王曰宜哉

戊辰哀二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

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綏越

人以歸

春秋左傳類解卷之十九

十一

春秋左傳類解吳越卷之十九終

春秋左傳類解楚卷之二十

楚

蘆泉劉績編註

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

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陸終娶

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

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吳名樊為己姓封

於衛墟為夏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

墟周時為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

大彭之墟即彭城也為商伯商末始亡四曰會人姁

姓封於鄭墟五曰安曹姓封於邾之墟六曰季連羊

姓音米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于荊蠻昨以子

男之田居丹陽按傳釋碑在荆山荆山在今襄陽則

之冊陽或以為非繹子熊父生熊渠音能熊渠生熊勝

勝以弟熊揚為後熊揚生熊渠卒中子熊擊紅立擊

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卒子熊勇立十年

卒弟熊嚴繼立十年卒子伯霜代立為熊霜立六年

卒少弟季徇立為熊徇立二十二年卒子熊罾立九

年卒子熊儀立為若敖立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為



宵敖六年卒子能响立响音為蚡冒立十七年卒其弟熊通弑蚡冒子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其後徙都郢改荆號楚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有舊郢城地志文王自後遷于都襄陽宜城縣西南有都亭山昭王畏吳自郢徙都名都為郢至頃又遷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也亦名曰郢陳考烈王畏秦自陳徙壽春惠王章八年獲麟傳十二主而秦滅之

武王四名熊通霄敖子蚡冒弟十九年入春秋莊四年卒在位五十一年諡法夸志多窮曰武

辛未桓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杜云蔡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蔡地

也非鄧國鄧國在義陽縣按漢汝南郡有召陵縣南陽郡有鄧縣召陵故城在今鄧城縣東鄧縣即今襄陽府北二十里鄧城是也唐置鄧州縣公羊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耳以鄧為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

乙亥桓六年 楚武王侵隨杜云在義陽隨縣漢東使遽

章求成焉遂巍上蚡冒子食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董正也關伯比言於楚子

曰伯比楚大夫令尹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

然我張吾三軍張大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大自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熊率且比曰楚音律沮季梁在何益季梁隨賢闔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梁不如今雖聽梁不聽少師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

君不自利而思利祝史正辭信也君無過而祝史

民於民為盡心祝史矯舉以祭信臣不知

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牲音全牲純色完全也

盛豐備各盛為豐無品不具為備何則不信言二

神物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

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

謂其備腍咸有也博廣大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

乳多疾蠹也疾音簇疥癬也蠹音裸無毛貌言牲

之肥腍謂先成民富其力足以備畜此牲其所畜

者盛又無疥癬以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言梁之不奪其農時民和無

嘉德而無違心也嘉美也果栗然清冽無雜貌言

嘉德而無違心也言西嘉栗謂先成民上下有嘉



德無所謂馨香無德也指上三者言德馨故務

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三時春秋夏秋也五

族四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母族此謂本族姑之夫姊妹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楚大夫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闕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謂已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九年寅巴子使韓服告于楚巴子爵姬姓國在巴

巴縣韓服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

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南在鄧縣

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楚使闕廡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

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廡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

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

人宵潰三逐巴師不克謂二甥逐鄧之師不能

以誘之衡橫也背在巴後也鄧不知詐而逐之

巴師自後戰而夾攻之也

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屈瑕楚大夫食采於屈

並小鄧人軍於蒲騷鄧姓子爵祝融後杜云江

陸雲夢縣騷音蕭蒲騷即鄧將與隨絞州楚

師安國鄧縣今鳳陽府壽州南安豐鄉有故鄧國

城莫敖患之莫敖楚之官闕廡曰鄧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

次于郊鄧以禦四邑今安陸州我以銳師宵加

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關志若敗鄧師四



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齊益以遂對曰師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

出又何濟焉成全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既敗四國

終與成軫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

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

北門而覆諸山下楚師在南門故於絞北門以阻其

歸而伏兵於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之盟諸

采樵山下

伐絞之後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出新城縣入漢東

城陽廢縣在今羅山縣北羅人欲伐之羅山縣北

穀穀城縣東四里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羅

國穀城縣東四里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羅

大夫謀伺且三偏數其師言不展楚所以見伐

十二年春楚屈瑕伐羅闔伯比送之還謂其

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

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姓鄧曼曰大

夫其非衆之謂意非在其謂君撫小民以信士訓

諸司以德將佐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莫敖怒於

蒲騷之役將佐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

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以信召

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見莫敖而告諸天之

不假易也言天不假借莫敖之刑也不然夫豈

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人追之不及

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若有刑及鄢亂次以濟

盧戎兩軍之失攻莫敖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楚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治音野楚子曰孤之罪

也皆免之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

隨杜注荆亦楚也尸陳也武王更爲楚將齊

大廟故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鄧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

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

行國之福也薨於行不喪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營軍臨隨有源水除也澤音許水名釋義陽縣西

入即水梁橋也營軍壘也隨人懼行成莫敖

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汭音防

濟漢而後發喪



文王名熊黃武王子莊五年即位十九年卒在位十五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六年莊楚文王伐申過鄧申伯國在鄧祁

侯曰吾甥也祁文王姊之子曰止而享之驪甥

聃甥養甥驪音鍾皆鄧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

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

及圖之乎後君欲殺之若噬臍喻不可及也圖之此為時矣鄧侯

曰人將不食吾餘害其甥必為人敗不對曰

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毛血故弗從還年

伐鄧滅之莊十五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

已己初楚武王克權權國名南郡當陽使鬬縉

尹之以叛圍而殺之縉音民楚大夫尹遷權於那

處那處楚地名南郡編縣東南有使鬬救尹之亦

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

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乘勝遂城鬬救游涌

而逸鬬救不能守郡處游涌水楚子殺之其族為

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丙午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為巴

地或以江陵還鬬拳弗納鬬拳楚大閭故遂伐黃

敗黃師于蹇陵黃地音還及湫有疾地南郡

東南有

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塚前閭生守初鬬拳強諫楚

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閭謂之大

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開守門諱以皆使其後掌

之世職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

堵敖名熊繹文王二十二年即位二十二年

成王名熊頤文王二十六年即位二十六年

安民立

政曰成

庚戌莊二

十三年

○穀梁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

再前此稱州以秋之今稱人以嘉之者朝聘乃中

與人為

善也

乙卯莊二

十八年

○荆伐鄭公會齊人桓宋人桓救鄭無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為

館於其官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

荆狄之也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為

館於其官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

荆狄之也



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夫死御人

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也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誰我及

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枯秩之門結秩戶結反鄭

結秩戶結反鄭子元關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旆

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鄭外及達市門內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縣門於城門中左右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

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文夫人

射師諫杜云即闕則執而梏之手曰梏秋申公闕

班殺子元中楚縣楚僭號縣尹闕殺於菟為令尹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紓緩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代陽秋縣東

楚闕殺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齊皆弦姻也江贏姓國漢汝南安陽縣有江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冬楚人伐黃

楚闕殺於菟滅弦

於齊皆弦姻也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滅黃既滅不書伐書伐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信二年江黃江黃遠齊

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

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

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殺於菟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

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召南詩謂非不欲早行自量謂道多露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辛音米姜氏齊

會楚子于柯澤楚敗宋于泓還過楚子使師縉示

之俘馘得宋囚絳所載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限也此言戎事

不遇女器遇近也此言楚子丁丑楚子入饗于鄭

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楚竹豆容四升豆木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車取鄭二

品於外言過多也



姬以歸叔詹曰鄭大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謂不得其死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甲申僖二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即子王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吳

夷城頓而還陳未朝即誣以貳宋罪伐之遂取焦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叔伯楚大夫子

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丙戌僖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不言遂

秋秦晉伐郛郛音若本在商密秦楚界楚關克即

公子儀即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戌商

密商密都別邑在南鄉水縣今內鄉縣西南一

為折也秦人過折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

傳焉折楚邑一名白羽在南陽折縣今鄧州內鄉

山係縛輿人圍商密詐為克析得俘囚以霄次血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餘地為坎以埋牲之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見傳四戌人反矣二子雖在

其叛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故楚國陳然後能納之

丁亥僖二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諸侯之祀無過

其罪故存其爵而不名楚滅同姓不名春秋不以中

州府歸州東二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云祝融高辛氏之火正

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

弗赦而自竄于夔疾不得代而別封於夔為夔子

按夔氏譜則鬻熊十世而後有夔子未知孰是世

母康早死中子紅為熊摯紅代立其王長子康為熊

而代立曰熊延即少子執疵也孔晁註云熊延

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吾是以失

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圍宜申帥師滅夔以夔

子歸

己丑僖二 ○楚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瓊王之美者

為之其縫中貫結采玉為飭上下先戰敗城濮為晉

各如命數玉纓以玉飭纓之末

見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

古字謂同水草之弗致也大心之子與子西

交也謂與以宋地死而利國猶或

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  
自敗也杜云盡心盡力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如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第皆從子子西  
孫伯曰孫伯即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  
爲戮及連穀而死連穀楚地至此王晉侯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喜見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伯叔實  
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甲午傳三 晉陽處父侵蔡先子上侵陳蔡陳蔡與楚  
子十救之即闕與晉師夾泆而軍泆水名出魯陽  
陵入陽子退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

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

此言不 不然紂我紂緩也謂退避老師費財亦無

益也師父乃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即成不

可晉人無信半泆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紂之乃

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

商臣譖子上曰怨子上諫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

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乙未文 〇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盛未也而又多受黜乃亂也若既立而又廢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且是人也蚤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

子商臣職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成王妹

者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役聲也役宜君王之

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

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

月以宮甲圍成王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

掌難熟請食 丁未王綏諡之曰靈不順順亂而不

成乃順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室財物

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

穆王名商臣成王于祇父自立文二年即位十

丁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襄宋人成陳

人共衛人成鄭人穆伐沈沈潰沈姬姓國汝南平輿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

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

故在衆曰潰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

匹夫逃竄無異故在上曰逃上亦通臣言

〇秋楚人圍江〇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殺



楚師圍江之報沈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

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

城過息公子朱而還子朱禦冠子趙之子楚大夫

解故晉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據兩之當先言

出處父生事當言為諫也其為諫奈何伐楚為救

江也反詐也

戊戌文 ○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也出

也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錐

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

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詩大雅皇矣篇言夏商之政不得民心致國家滅

亡故四方之國皆懼而謀度其政以此江滅而秦

穆懼也

己亥文 ○秦人入郢秋楚人滅六六偃姓在廬江地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郢六人叛楚

即東夷秋楚成大心子王仲歸子師滅六冬

楚公子燮滅麇麇偃姓在壽州霍立滅文仲聞六

與麇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皆其後忽言其速

也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又無大國之援故

亡可

癸卯文 ○冬楚子使叔來聘君書爵臣書名嘉其慕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字伯欒子文弟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

福也奉使必告廟來言辭稱先君

○公羊曰叔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

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

一而足也許之漸而

甲辰文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商范邑名商似巫之謂成王與子王

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強健也無病而死城濮之役

王思之故使止子王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

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即上

陽上公漢沂江將入郢公順流而下也沂逆流而

津縣沿漢水逆江王在渚宮下見之離宮也懼而

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死臣歸死於司

敗也司敗楚司寇之官王使為工尹掌百工又與

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闔宜申及仲歸

仲歸子家

仲歸子家



乙巳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音君公作國國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麇在均州即鄉縣十一年春楚子

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防渚在均州潘崇潘崇在均州伐麇至於

錫穴錫穴在均州

丙午文○夏楚人圍巢巢在吳楚間小國今蕪州

夷令尹大孫伯大孫伯在均州成嘉為令尹即子孔群舒

叛楚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舒舒舒舒在均州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阜山在均州師于大

林林在均州又伐其東南至于陽立陽立在均州以侵訾訾在均州

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陵陵在均州高高在均州焉焉在均州賈賈在均州曰賈在均州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

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廬在均州及庸

食食在均州次于句澐句澐在均州使廬戢黎侵庸廬在均州

方城方城在均州庸人逐之囚于揚揚在均州憲憲在均州

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復在均州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克在均州

君蚡冒所以服陘陘在均州也陘在均州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裨在均州魚人實逐之魚人在均州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品臨品在均州分爲三隊子越自

石溪石溪在均州子具自內具在均州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滅庸在均州

楚師楚師在均州故故在均州庸庸在均州

楚師楚師在均州故故在均州庸庸在均州

楚師楚師在均州故故在均州庸庸在均州

楚師楚師在均州故故在均州庸庸在均州



與楚盟

丙辰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之子文生子越椒即伯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在山野之心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飢而助及令尹子文卒

闔般為令尹之子子班子文之子子揚也子越為司馬即越為賈

為工正工之長子楊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謂子楊得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教氏之族圍

伯贏於轅陽而殺之轅陽楚邑國也遂處赤野將攻

王楚名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又成弗受師于

漳滋漳水出新城沔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秋七月

戊戌楚子與若教氏戰于皋許地楚伯棼射王沃鞬

及鼓跗着於丁寧丁寧也車轅也跗以架鼓者

跗止於又射沃鞬以貫笠轂人執笠依轂而立以

樂寒暑名曰笠較此言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

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許

安衆鼓而進之遂滅若教氏初若教娶於邲楚八

邲同邲生鬬伯比若教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

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大澤

雲夢城有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音烏兔故

命之曰闔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其孫箴尹克黃箴規之子為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

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司敗

冠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克黃名生

庚申宣八年 ○楚人滅舒舒本偃姓皋陶之後楚東境

別種亦在廬江左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滑水

名水之隈盟吳越而還

癸亥宣十一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即公子嬰齊莊王待諸

邲音延令尹為艾獵城沂艾獵即邲叔教世本使

封人盧事以授司徒封人掌封疆官處事謀量

功命日堂功多寡分財用財用禁作平板幹平

治也板所以載土幹禁牆所稱番築稱量度也番

立木以當牆兩邊鄭土者也稱番築番土器築實

上程土物程謂有議遠邇均其人畧基趾畧行趾

具餼糧餼食也度有司謀監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謂成不過其所慮事

庚午宣  
十八年  
○甲戌楚子於卒旅穀作呂傳見魯四夷雖大皆曰子故降王稱子以正名

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諱之也禮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楚至

此始

○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

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

論正之與不正

共王名審莊王子成元年即位襄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諡法既過能改曰恭

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見陳莊王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周書康誥篇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

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即公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子反殺御叔殺御叔

弑靈侯陳靈公淫于夏姬殺戮夏南靈公者為楚戮

出孔儀孔寧儀行父淫喪陳國陳滅何不祥如是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夫下多美婦人信必是

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尹名襄老死於邲

襄老死於邲

不獲其尸邲之戰楚敗晉獲晉知釜其父莊子首射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以歸事

見其子黑要黑要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歸

也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即巫對曰其信知瑩之父即荀

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荀乃荀林父少弟新佐中

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

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

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

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及共王即位

將為陽橋之役此年冬見魯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左傳卷之十

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

時申叔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

喜桑中衛風詩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齊為晉敗曰吾不處

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

邢大夫邢晉邑名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

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

也所蓋多矣忠是以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丁丑成  
七年  
○吳入州來州來楚與國在淮南下蔡縣楚要害地



楚圍宋之役宣十四年見宋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

賞田申呂楚邑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一本無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

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言申呂類此田成邑耳不

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友亦怨之及共

王卽位子重子友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

弗忌三人皆巫臣族及襄老之子惠要以夏姬故而分其

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

室子友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爾以讒慝貪林事君讒慝指其誹謗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杜註二十五人為兩

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教吳乘車教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邑子重奔命馬陵之會今年

見鄭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友於是乎

一歲亡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上國上國

通吳於上國上國上國

丙戌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見鄭駁楚地王使謂子友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

友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

臣之罪也反爲中子重使謂子友曰初隕師徒者

而亦聞之矣蓋圖之與子友不和故欲其自殺對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丁亥十七年楚人滅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登虺

巢駕登虺楚四邑名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

滅之

庚寅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路以偁子重嬰

齊爲子辛馬俱穆王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言所以

辛卯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選練克鳩茲吳邑

陽無湖縣東在吳興縣南使鄧廖帥組甲

三百甲楚成組文也被練三千杜注被練衣者之名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是以各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卒

四年壬辰○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三年陳成

侵欲叛楚會晉雞澤故楚使頓侵代陳

五年癸巳○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

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詩逸言大

道正直我心明察已謀事之不審者而集人來共

定之然由已不信則事終無成今不外已殺共謀

者逞其志以喻楚明知陳難服而與壬夫共謀

書曰成允成功大禹謨篇成其信

庚子十二年秦瀛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馬子庚

莊王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諸侯夫人父母既

辛丑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

喪先君未及習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私多矣大憂弘

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

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

夫擇焉窀穸也交夜也寧夜猶長夜也春秋謂祭

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與相廟父廟也父為昭則子

廟居新主故云從父於其廟諡法亂而不遷而遷則

殺戮不辜曰諡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

謀諡諡即公子真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言其命皆罪已敗過詞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赫赫強貌撫有蠻夷撫有之國奄征南海

諸侯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

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楚

馬養叔曰由基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

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

于庸浦地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詩小雅節南山篇弔恤

不弔楚喪而伐之也

康王名昭共王子襄十四年即位二十八年

十四年壬寅○秋楚公子真帥師伐吳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三棠以伐吳棠邑







也疾惡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白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後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白骨更肉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止謂止而

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使沈尹壽舒鳩人

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

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尹令

歸息民以待其卒也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

我無辭有庸也終乃還

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即子木屈蕩為莫敖世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人

不及子木與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彊曰父將墊隘危困也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子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

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為

掩為司馬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庀賦數甲兵

為司馬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庀賦數甲兵

陵陵表淳鹵表淳鹵

數彊數彊規偃豬規偃豬

下濕之地也下濕之地也規偃豬規偃豬

井田井田規偃豬規偃豬

衍沃衍沃規偃豬規偃豬

徒卒甲楯之數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楚子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

言乃今尹子馬請退師俟其

甲寅襄二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吳邑屬鄭皇頡成

備而遠遂侵鄭鄭邑五月至于城麇鄭邑鄭皇頡成

之鄭大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

之爭之王即靈正於伯州犁晉人奔楚伯州犁曰請

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杜云言圍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上其手曰夫子為

王子圍寡君之胄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為

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

弱焉頡伯州犁意誣言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印董父

楚人囚之以獻於秦景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

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今之作辭子產曰不獲愛楚

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

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

可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轍從子產而

後獲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即歸生伍舉娶於王子年王

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

而言復故分布荆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向戌平楚

聲子為國通平事今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

也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言楚雖有材不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濫借賞之過也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瞻印篇殄絕

濫及善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

也夏書大禹謨辜罪也經常也言罪疑者與其殺

非當罪寧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引之以明寧

失善人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商頌

大也引之以明賞不僭刑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

刑樂刑賞而恤民不倦此二者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

勸賞也飫賜也加膳故以其餘賜將刑為之不



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故不舉不舉則徹去聲音可見憚用刑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政謂刑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此言楚不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文十四年國語云或謂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軍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在成析

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霄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驪而還鄭於是

不敗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也也范同悅說文華也

歸之反亦歸也歸今之單丁疾有病者一第二人在軍則使一人歸簡擇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楚也楚次楚其舍示必死也



得吳伯山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

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楚君大夫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子也

乙卯襄二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景公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悼人曹武

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天盟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文子即趙武時又善於令尹

子木即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弭止也欲殺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

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蠹害物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

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齊大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

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即伯六月

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折俎禮辭升之於俎司馬掌會同之事故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使史載是禮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石惡石賈之子也甲寅晉

荀盈從趙武至武命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成言於晉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成言於楚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

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

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向戌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即楚黑肱

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潘為軍潘不兼營

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楚氛甚惡懼難

入於宋若我何左故有之欲在宋北以東門為辛巳

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辛巳七月楚人衷甲伯州犂



曰楚大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又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今尹將死矣

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聲也故志以發之信者言之不差爽者也故言以

出之有信則所欲皆可成而後志立矣三者具而

後身安矣今子木棄信則志不立故

知其死也以三者故定其數為三年

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匹夫微賤之稱單斃

也言合匹夫為不信猶不可斃也捷勝也病猶患

晉卿為不信以害之必不勝矣然此乃楚之病患

非晉之患也楚不以害為病而晉反患

之此言楚患甲適自害非晉當患也

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

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

焉楚以不信也病與上文異謂為所苦而致害也言

安能害晉且晉左還如宋守若病急則宋必致死

守之雖倍楚猶不能勝晉何況一楚哉此言楚患

甲不能得諸侯拒楚非所當懼也

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言又

能害晉則楚失信於諸侯諸侯必叛之子何

死而可以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

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叔孫晉楚爭先晉人曰晉故

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豈專在晉按常智也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

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以中國又無

罪可敗故先楚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座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蒙門宋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不與盟今宋公

以近在異國故謙而與之盟重盟故不書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既士對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武子

上矣感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文襄靈子木

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楚遠罷



如晉蒞盟遂于委反能音晉侯車之將出賦既醉

大雅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叔向曰遠氏之有

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莊公

五申鮮虞來奔僕貸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無貲

魯之野以治冬楚人召之遂入楚為右尹傳言楚

丙辰襄二蔡侯之如晉也在今年鄭伯使游吉如

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謂晉楚之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

而以告子大叔曰子大叔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入以禮承天之休

禮謂定社稷撫人民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

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

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

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

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憲法也望也望也望也

故鄭君使我奉皮幣以歲多艱聘于楚鄭君不親

來者從盟之命也今楚執事又命曰鄭君與政事

必使其君棄封守來朝以逞楚欲封指社稷守指

利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

侯以逞其願欲又得乎周易有之在復坤上

之願坤上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復上

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

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今按迷復亂也言先無

以凶也上九無應故為迷復欲復其願而棄其

本不欲鄭朝而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

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鄭大今茲周王及楚

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歲歲星也棄次謂棄星紀而容處玄枵

位也星紀斗牛之次位在子玄枵虛之次

也歲星所在之國有禍失次於北禍害在南禍害

為同為尾為楚則曰鄭宋饑饉則曰周楚死言占

卜驗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

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舍止也壇謂

為壇以外僕言曰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

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

乃不可乎或曰草舍謂草中舍止不為壇也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

適小有五美者其罪戾有寬也罪戾謂

過失謂無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



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說也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  
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乙未楚子昭卒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則十二月無乙未此乃附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平陳侯哀鄭伯簡許男神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廷

旺往也黃崖黃水之崖陽死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河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鄭國必受其害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

阿阿陵也疏云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言薄士行潦之頻藻言職

寘諸宗室季蘭之故也取季蘭時意言取新蔡之策于阿澤之中使保

蘭之少女而為之主神猶事之以其敬也敬何棄乎為康王卒公

欲反叔仲昭伯曰即叔仲昭伯之孫我楚國之為豈為一

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子服惠伯之子君子有遠慮小人

從通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

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惠伯之子子服子始學者也

惠伯之子榮成伯曰即榮成伯之子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初學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楚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交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公遂有喪甲之隙下

以此廢好鄭叔名熊康康王子襄二十九年即位昭元年

故曰禮來教在位四年葬于知故曰鄭楚人謂宋成

丁巳襄二楚人使公親祔祔衣死者衣祔禮公患之

穆叔曰枝殯而祔則布先使使殺除殯之為

而布幣乃使巫以桃茢桃茢辟邪夜殯不拜推君臨臣

喪禮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

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

夫皆至于墓楚郊教即位王子圍為令尹子康王

弟鄭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

下其草草不殖也以草喻君言其失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即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本件問王子圍之為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

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即楚人謂宋成助之匿其時矣○

與謀

助之匿其時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掩叔教從子

申無字白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

偏而王之四體也偏佐也四體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不祥莫大

此於

已未襄三衛侯在楚衛襄公以宋之盟十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詩大雅抑之令尹無

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畏愛指威則象

也長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

職保族宜家族所賜氏族也家卿大夫有家順是

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衛詩邶風柏舟篇棣棣而周詩曰朋

有威儀也

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詩大雅既醉篇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

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周書泰誓篇懷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詩大雅

言文王不知識百姓皆不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

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師服可謂畏之文王周崇德

復伐之因邑而降而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

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

言文王有威儀所以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畏愛則象能有國家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庚申昭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公子圍齊景

宋平向戌衛甯武陳哀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

罕虎許悼人曹貳人于號楚雖先齊而先書趙武

夷狄之強也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即子

伍舉為介將入館就客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乃館于外舍城既聘將以裝逆以兵入子產



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偏小不足以容從之請  
驪聽命謂禁壇於國今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  
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子豐乃公  
子室夫婦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圖  
禮先告廟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葉君賜豐氏於草莽中是賤  
有而室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  
君老蒙欺蔽也本告先君以來變不得入  
應布几筵其後復矣寡君老蒙欺蔽也本告先君以來變  
告廟一節其後復矣寡君老蒙欺蔽也本告先君以來變  
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  
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  
侯使莫不憾者雖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言鄭時  
今欲襲之是使鄭失恃而使諸侯懲此而恨楚  
距違令而今不行於諸侯所以鄭懼此故欲  
館人之屬豈敢愛豐氏祧而不令楚入伍舉知  
其有藉也請垂察而入以無失衣也許之正月  
乙未入而後出遂會於號在襄二  
初午謂趙文子曰宋之在襄二楚人得志於晉  
即趙武得志按下文之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也懼又知宋子木之信稱於諸

侯猶詐晉而駕焉詐謂表甲駕陵出况不信之尤  
者乎楚重得志於晉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二十五年會夷  
三合大夫二十七年會宋三服齊狄二十六年會夷  
侯白狄二十七年會宋三服齊狄二十六年會夷  
朝于晉二十七年會宋三服齊狄二十六年會夷  
成城淳于二十七年會宋三服齊狄二十六年會夷  
謗謗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  
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子曰武受賜矣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  
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  
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信也武將信以為本循  
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穀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也二穀不升曰飢五穀不升曰饑音近且吾聞之  
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  
則信也詩大雅抑之篇不為不信不為賊害能為  
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也楚令  
尹圍請用牲請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恐晉先楚故  
書加于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杜云離陳也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  
前執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服衛似鄭



子皮曰虎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士喪禮君臨臣喪

蔡子家曰公孫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

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即子

不反矣言將遂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

也案三十年子哲殺伯有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

不反子其無意乎當璧謂棄疾拜皆當璧為神所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指圍陳

公子招曰公第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二子不以

衛齊子曰即齊苟或知之雖憂何

害言二子先知為備宋左師曰即向大國令小

國共吾知共而已之共供大國晉樂王鮒曰小旻之

卒章善矣吾從之取不取暴虎不取馮河人知其

而婉糾切也雖切其宋左師簡而禮且得事大之

樂王鮒字而敬自愛其身而不犯惡人子與子家持

之杜云持無所取與也今按上三子俱不正言其

皆保世之主也此五人皆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兆開言以知物禍福言知其是之謂

矣此三子之謂也八年陳招殺○令尹亨趙孟賦

大明之首章大雅篇名其詩明明在下赫趙孟賦

小宛之二章小雅篇名其詩明命不又趙孟賦

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

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

彊不義也以彊巨克弱君為不義而彊其弊必速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大雅正月

貌褒姒周幽王后言宗周強盛幽王為王必求

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盛滋

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

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言令尹以彊取楚國無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胡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即子哲共伯州犂城犂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

焉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

焉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

焉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



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

王疾綏而殺之綏也孫卿曰遂殺其二子幕及

平夏教子右尹子干出奔晉王即王子比共宮廐尹

子哲出奔鄭鄭黑肱因殺大宰伯州犁于郊葬王

于郊謂之郊教楚謂未成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

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

圍為長告終稱嗣下以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

使與秦公子同食秦鍼夏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

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也德鈞以年年同

以尊位高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

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與彊禦秦楚匹也

詩大雅燕民篇侮陵也鰥今詩作使后子與子干齒

在賈位辭曰銀懼選懼秦數其楚公子不獲獲也

不得是以皆來亦唯命言懼奔晉事有優劣惟

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同於晉臣為主先來奔後

奔以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也言不敬

非此則但當從常禮而忌指已當同晉也楚

靈王即位即國即位後遠罷為令尹即子遠啓彊

為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

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

春秋左傳類解 卷二〇

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靈王名圍共王子就兄子鄭教自立改名虔昭

而不損曰靈壬戌昭三年十月鄭伯如楚鄭簡子產相楚子享之賦

吉日王田雅篇美宣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

南之夢夢也昭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許悼楚子止之遂

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叔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叔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

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

願結驩於二三君不易言有難故欲使舉請問請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叔齊不可楚王方後天或

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來可知也其使

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棄謂楚

為君衆叛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

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卿而不濟卿往也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諸本無而

四五五



難皆四嶽東嶽岱山在兗州奉高縣西嶽華山在華陰縣南嶽衡山在湖南衡陽縣北嶽恒山在冀州曲陽縣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陽縣本名常避漢文諱

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武縣東南九州之險也

北荆州在新城沔陽縣中南在始平武功縣九州之險也

是不一姓險以上言國異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

興國焉以上言多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

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亨神人向格也杜音亨通也不問其務險與馬也此上總言晉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即無如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黑克平鄭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閏二年秋滅衛信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此明齊楚多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

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

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

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

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君少就安逸其大夫

多求莫匡其君臣私已身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楚

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

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何故不來

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

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

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濟成也言不可專縱已欲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簡許男徐子滕子頓

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

徐子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不詳淮夷楚子秋七

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

齊慶封殺之齊慶封已非齊臣係之齊者討殺

信有齊慶封殺之齊慶封殺之齊慶封已非齊臣係之齊者討殺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

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楚邑自楚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

南有鈞臺在河南陽翟縣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

都也命命諸侯也周武有孟津之誓孟地名在孟



州河陽縣武王伐紂成有岐陽之蒐岐陽在扶風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康有鄠宮之朝鄠在始平縣之東王所遷邑鄠縣是也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言開者謙示所未行也合謂我至終禮實凡六節也宋公魯故獻公合諸侯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會謂人為主我往會之也鄭伯爵故獻自伯而下會公之禮亦六節也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也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父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舉請王辭謝之王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公羊云輪平猶墮平也則此墮謂已受諸侯幣帛將輸之於府庫有此事故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也六王即前諸侯武成康穆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二公即前諸侯晉文也

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之諸侯國略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君以汰無乃不濟乎主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復諫自根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言遠惡而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朱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以封齊慶封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者屈申臣焉之子滅其族將戮慶謂勇之斧鉞拘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拘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崔杼弑莊公封其黨也襄二十五年盟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面縛也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



其觀王從之遷賴於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闔

章龜子文之孫與公子棄疾王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指會伐國而

克指滅城竟莫校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

乎三事不違王心將欲又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曰此人而殺其不言人何也慶封封乎吳

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

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

曰有若齊慶封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

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

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笑然盛慶封弑其君而不

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

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

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冬吳伐楚吳時入棘櫟麻縣東鄆三邑名陰新

命於夏汭在東北楚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

宜咎城鍾離四年奔楚鍾離楚邑名遠啓疆城巢

巢亦然丹城州來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城

東國即賴故國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賴之師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屈生

使與令尹子蕩建子蕩如晉逆女逆靈王過鄭

鄭伯勞子蕩于汜鄭勞屈生于菟氏亦鄭地別勞

若過鄭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曰請

禮唯當館之今鄭伯勞介皆楚也晉侯送女于邢

丘禮父母送女不下堂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

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

叔勞諸索氏即京索水名河南成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

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

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言謹始慮終使

從而不失儀從順易敬而不失威恭敬易道之以

訓辭道告以奉之以舊法奉陳之法考之以先

王晉楚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度之以二國校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

夫也起上卿向若吾以韓起為閹則起足而以羊

舌肝為司官加官刑使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於鄆咸自鄆以來年登不失備而加以禮重之

故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養馬牛有牧以待百事待王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言楚封內王皆王士臣  
不同而供王事則一也有司豈可以我非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有亡人所以得天下也  
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隱云僕隱也區匿也為  
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為盜藏所得所以封汝也  
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  
是無陪臺也陪重也我為王之臺今開又為王事  
無乃闕乎言若從有司臣之逃臣捨之不執則是  
以待百事王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周書武成故夫致死焉杜云  
計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也則法無乃不可乎若  
以二文之法取之法以周文王楚文王  
亦益益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  
之  
庚午昭楚子城陳蔡木庚午昭楚子城陳蔡木庚午昭  
城東南有城一在定陵音郎漢志作更一在襄  
西北有亭皆楚要地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  
子桓十五年厲國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居齊  
之卒使昭公不安位見殺此言寘人不善者

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莊二十二年  
者人善臣聞五大不在邊五官之五細不在庭五官  
也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又鄭丹在  
內齊桓公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又問  
失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即宋蕭  
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立子游公子奔蕭公子  
齊渠立實殺無知梁丘蕭叔大心與公子殺子游  
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父邑二子逐獻公若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害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  
辛亥昭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熊  
楚子謂成虎若教之餘也遂殺之虎即成熊字今  
年振作亂故殺虎或讀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  
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其某  
去故書  
名國殺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頰水之尾使蔣侯潘子  
司馬督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  
吳與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乾谿在吳國雨雪  
王皮冠一本作楚秦復陶秦所造羽衣今按趙后



衣翠被衣之翠羽也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從大夫右尹子革夕夕即鄭所

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

能繹繹始與呂級公一子丁王孫牟衛康叔

父晉子禽父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與我乎

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今襄陽

章路監縷縷衣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供禦王不祥

除也齊王舅也周成王母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武王同母弟晉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吳陸終生六子長曰昆舊許是宅昆

許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義賦皆千乘

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專特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

君王哉工尹請曰工尹王正也君王命剝圭爲

鍼鍼也請命請命王入

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如響應音謂阿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自摩厲也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伏義神農黃帝之五典少昊顓頊

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其志周行天下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心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祈父司馬也王故指從行

者以諷之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

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惜音音安和貌

以明其德思王法度用之重以形民力而不可

形形猶顯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

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也已身之私也克去已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為君故不與討賊反坐就君罪書自晉歸見主謀者  
召之而不與也觀從棄疾無此則不能成其事故  
雖不與不書二子弒君而書此弒之也此固為棄疾  
君又不書君者棄疾實欲得國以此長故立之實不  
比者見其皆欲君黨不為靈王討而私相殺也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遷掩而取其室襄三

及即位奪遂居田居掩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

也蔡洧有寵於主仕蔡人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年

滅蔡在十一年王使與於守而行王使洧守國申之會

越大夫戮焉即常毒過戮者陳其王奪閭韋龜中

準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

郊尹治玄孫中準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

郊尹治玄孫中準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

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固觀起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起有寵於子南襄二

奔蔡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皆共王子靈王弟元年

為棄疾命召之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告以蔡公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

食蔡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偽與蔡公盟之已拘於

蔡已見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

將師而從之許言蔡公先使二子蔡人聚將執之

執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釋之朝吳曰二

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

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蔡人若能死亡則不從棄疾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楚邑鄧有鄧城依陳

蔡人以國使有國可依率其遺楚公子比子公子

黑肱子公子棄疾成然蔡朝吳師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四族遠楚族許圍及

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武軍而為蔡公知

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以

之盟以藩為軍則此藩亦謂車之有屏者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

皮狎音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正僕太子

子罷音皮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

陵北有陵城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

復所後者剽音及訾梁而潰梁音王

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里下曰人之愛子也亦

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擠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



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欲從人所王曰衆怒不可

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

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漢

水別名順水爲公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丹

奸王命謂斷王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

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闔以歸棘闔邑名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羊尹申亥氏杜云癸亥五月

乙卯丙辰後傳終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

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

不忍也子王曰從即觀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

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詐言已殺

之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

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

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名改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楚人謂不成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

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即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去

靈王圖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豫章在江北淮水

徐師

在江南平王封陳蔡立陳惠公吳復遷邑九年

千夷遷城父人于陳致群賂始舉事所許貨施舍

寬民施與所當與舍免所應宥罪舉職赦過失召

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卜大夫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隼櫟之田鄭

爲取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隼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隼櫟降服

而對解降服如今之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

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勤勞也王

其勤且令之歸他年辛丑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

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言小余必自取之民

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星辰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大室楚祖廟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從長幼次入康王踣之踣過靈王肘加焉肘

上加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拜皆壓

紐初理時微露聞章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且曰



棄禮棄立長禮違命違當璧命楚其危哉危亂子

干歸干在晉觀從矯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

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與同惡同言棄疾本不與子干貨物對曰無與同好誰

無人一也謂賢臣也有人而無主二也謂內外

有主而無謀三也謀乘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通

與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德已子干在晉十三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從游也達明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楚俱盡而無親者無費而動可

謂無謀子干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

微可謂無德子干亡楚人無愛思王晉而不忌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靈王暴虐

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時穿封戌既死棄疾以蔡公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民無怨心苛煩細惡也上政雷則民無怨怒此

先神命之此言獲神國民信之信謂寵貴為

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此言居常獲神

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于干之官則右尹也此言

命則又遠之非當璧其貴亡矣其寵棄矣言自其

先亡母亡則子愛亦衰故不如棄疾此自無貴寵

言傳曰有寵子五人言其始也或以亡民無懷焉

懷思念也國無與焉與助也此將何以立上不言

居常其義互見也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言母貴而有寵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此言有晉衛以

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言其所奔國衛其舅也

有從善如流從善言如流水下善齊肅下善人齊

求善不厭中從善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大戎狐姬獻公妾好

學而不貳此言有德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

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賈佗不在五人列蓋有齊

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樂枝卻

先軫此亡十九年守志彌篤申好學惠懷棄民民

從而與之惠公懷公不恤民文公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公于惟文公故民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

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此共王有棄疾國有

與主棄疾當璧主國室西南隅為與曲禮君不主

無施於民無令無援於外無外去晉而不送歸楚

而不送此言何以異國

○穀梁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

非弑也傳例曰歸為善自謀歸次之然則歸一事

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此之歸弑比不弑也

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弑君者曰

不曰比不弑也據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

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

殺非弑也上謂有在上也君位執政奉君命殺

殺之今書楚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殺比之不弑

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若比欲取國而弑君者當

許不應言公子也若衛視弑其君楚公子棄疾

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類是也楚公子棄疾

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

之嫌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故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然此書棄疾弑虔而書比弑虔也舊註謂今雖釋明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六小

也威為邑者汝南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

也得復國安

○吳滅州來州來楚取為附庸成七年吳入之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

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平王名棄疾即位改名熊居其王子靈王季弟

自立昭十四年即位二十六年卒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國之

上宗丘楚地且撫其民分資振窮分與也貧者家

無生業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車身特立民

救災患災天特之宥孤寡有寡無夫無妻

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有才德未禮

新叙舊禮人未服者新則祿勳合親有功者祿以

此以任良物官其才所宜事而官之也物官謂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召陵楚東地

好於邊疆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



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即變威然有佐立之功度節度也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養由氏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闔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閭辛居郕以無忘舊

勲辛即鄭公辛子旗之子乙亥昭○楚子誘我蠻子殺之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蠻氏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與蠻子之無贊也子爵也贊信也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

遂敗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許之雖非而禮丙子昭○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較也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陽句楚穆王孫令尹子瑕也世本穆王生王子楊揚生尹尹生令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即公我得上流何

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故謂舊所行事也今龜以

告神也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言戰于長岸楚地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

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整之及泉環同也周四圍盈其隧炭隧出入道也守整

以防吳人陳以待命隨人結陣以吳公子光請於其衆諸樊子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力衆許之使長鬣

者三人潛伏於舟側長鬣者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戊寅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楚縣名赤工令尹子瑕城郢楚邑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持保一世楚子之在郢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耶陽楚邑封人生太

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請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王為之聘

於秦無極與嬖嬖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秦王自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南夷費無極

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城父縣而寘太子焉以通北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楚人城州

來十三年吳滅州來沈尹戌曰莊王曾孫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挑吳謂吳本不伐能楚而引挑之也

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當用於內而樹德於外內則



用外則立德教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不節民人曰駭有冠勞罷死轉不德忘寢與食性不樂非撫之也

己卯昭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

楚其事集矣其謀已成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結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切言使城父司

馬奮揚殺太子時奮揚在楚使往殺之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城父人謂城父大夫也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還周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

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奢長子向為棠邑大夫員即子齊曰爾

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言已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

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尚度功而行仁也具擇

任而往知也員知死不辟勇也尚父不可棄俱去

父名不可廢復仇名爾其勉之想從為愈此之相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

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即吳王僚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友其讐不可從也員

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壬午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徵父殺作甫逞吳人伐州來楚邑楚遠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

救州來時令尹子旗以疾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音失吳楚間謂火為燔吳公子光曰諸

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言軍事尚

克勝其愛雖小國必有成功本楚不能然雖大國必敗下文言其無成事胡沈之君幼

而狂輕率易蕩陳大夫轅壯而頑頑則無謀易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雖不狂頑然楚則不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楚越非正寵人不聽命此以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無大威命謂不同心不能整是無大威嚴命令



群下也如此 若分即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  
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挫心矣 請侯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 請侯  
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吳子  
也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  
帥左 吳為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  
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  
國奔 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 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曰此偏戰也 曷為以詐戰之辭  
言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言戰則主中  
國辭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滅生得曰獲大夫生也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  
國則其言獲陳夏徵舒何吳少進也 如書荆敗蔡以  
言獲行 此故從中國辭書獲陳夏徵舒

楚太子建之母在耶召吳人而啓之 耶王在蔡娶  
女生建既廢太子故母歸其家耶是蔡地 冬十月  
甲申吳太子諸樊入耶 諸樊吳王僚之子疏云吳  
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徵之遠越曰  
再敗君師 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  
之死也乃縊於遠滋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  
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  
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獲能無亡乎 溝其公宮而民潰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其民人明其伍候 信其鄰國慎其官  
守之法度也 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

者土不過同方百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主數

圻地方千里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昭二○冬吳滅巢巢本附庸實為楚邑

楚子為舟師以累吳鍾離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鍾離鍾離楚邑

彊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至於豫章

之內汭水斷也越公子倉歸王乘舟舟也倉及壽

夢帥師從王壽夢越王及圍陽而還陽楚地吳人踵

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

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謂巢鍾離之帥

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大雅桑柔篇誰生厲階至今

為梗其王之謂乎梗病也

甲申昭二楚子使遺射城州屈復楚人焉遺射楚人

城州屈地復城立皇遷楚人焉又城立皇地使熊

相謀郭巢巢楚大夫季然郭卷季然亦楚大夫

南陽葉縣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

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乙酉昭二○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十六年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無子曰大

子壬弱壬即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昭王母

人本建所聘者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

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

王也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王乃秦甥王有適嗣不可亂也王乃夫敗親建

不立秦出是敗亂嗣不祥不立大子是亂我受其

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也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昭王名士後改名軫平王昭王二十七年即位

丙戌昭二○楚殺其大夫卻宛卻宛音陳

卻宛直而和即子惡為楚左國人說之鄢將師為

右領鄢將師楚大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子常即無極諸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

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

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

吾擇焉取五甲五兵無極擇甲兵五事曰實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餐日帷諸門左先信無極

之信無極

之信無極



陳甲兵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此役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熱之其家燒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將師燔令不熱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編管編茅以覆屋者即苦也管音奸或取一乘杆焉乘把也杆古國人投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投謂國人但取管杆投之於郤門不舉火熱然故令尹自熱之也炮亦燒也

舊註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不通令終爲中廐尹令尹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亦死焉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其家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詎之於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廐尹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謗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讎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年十五出蔡侯朱年二十喪大子建年二殺連尹奢年五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不能如成莊得諸侯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郤氏陽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郤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三族在位吳新有君光彊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其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郤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已丑昭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已丑昭楚又惡王僚有已丑昭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楚執政多而意向乖異不相統一莫肯爲國任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習也今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楚必道敝於以罷之也多方以誤之方術也如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已丑昭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名楚沈尹戌



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吳復出師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庚寅昭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趙鞅夢童子裸旦占諸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此月也吳其入郢

乎辛亥水水以六為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

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辰尾龍尾也周十

會辰尾謫變氣也庚午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食也

在辛亥變氣則在庚午以庚午就辰尾言故知為

庚火勝金故弗克庚火勝庚金也午南方火也午

就庚午有謫論

癸巳定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舒鳩楚屬國

時必與楚有隙故吳使誘楚以師伐吳吳若與師

無疑應楚而潛為伐桐然實欲襲楚故教之使楚信而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

伐桐者楚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楚不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楚守巢大夫

甲午定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表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子

常欲之弗與元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唐惠侯後有

兩肅疾馬疾者霜跡肅疾馬也其羽如絳子常欲

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

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

唐侯自拘於司敗司敗即竊馬者自囚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棄國家隱憂也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

如之言相助發馬者養馬以償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佩表皆獻不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楚之官不能共明日禮不

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定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

侯陳子懷在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

頓子胡子滕子頃薛伯杞伯小邾子齊景國

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

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

其竟無功而還故書侵之也書滅沈罪公孫姓也

書以歸沈子不死位也書殺之罪蔡侯遷怒也最由



又反公作治油鄭地城卑也  
繁昌縣東南有城阜亭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

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即范曰國家

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難水潦方降疾

瘡方起中山不服中山即棄盟取怨晉楚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晉敗楚

在襄十年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

假羽旄於鄭并羽旄為旌王者游車所建明日或旆

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噴有煩言煩言音費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從祝佗即大祝子公曰善乃使子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職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君以

軍行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師出先有

行師從二千五百卿行旅從五百臣無事焉祝無與

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欲令蔡衛侯使祝

佗私於臯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

衛信乎臯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始封蔡叔

衛信乎臯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衛信乎臯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叔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

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於周為睦睦親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魯君伯禽也大路金路以賜同姓者

夏后氏之璜羊璜封父之繁弱繁弱父古諸侯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

周就也法周公以事周天子是使之職事于魯以

昭周公之明德魯明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

堂陪敦杜註以分魯土而增厚七百畝今按明祝宗

卜史四官備物典策典策即官司彝器彝器禮器

也因商奄之民魯按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或進散在

姑姑還奄民王滅奄遷其君臣於齊命以伯禽而

封於少皞之虛伯禽當時命辭如下分康叔以

大路少皞也緒棧梅旌草也赤音赤音赤音赤

氏饑氏終葵氏即七封畛土略畛也封畛土略

之徑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武父衛北界自

田之北竟圃田在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有閭

衛所入以供朝覲之費取於相土之東郊會王

衛所入以供朝覲之費取於相土之東郊

衛所入以供朝覲之費取於相土之東郊



之東菟相土東都衛所及湯沐邑取其聘季授土

聘季周公弟為周陶叔授民授康叔周司徒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地朝欽皆啓以商政彊以周索

也少皞殷虛皆商地其風俗開分唐叔以大

路密須之鼓密須商時姑姓之國今涇州靈臺關

鞏甲姑洗鍾懷姓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

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即大夏今陽啓以夏政

彊以戎索杜註大原近戎而寒不三者皆叔也

康叔皆武王弟成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管蔡啓商其間王室甚音忌毒也管蔡開導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上蔡

反放也放蔡叔以車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

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

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舉書蔡仲之命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

康叔為司寇聘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管

鮮蔡叔度成叔武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唐叔武

服及小於晉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是不尚年晉文公為踐

土之盟衛成公不在時衛成夷叔即叔其母弟也

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于武盟諸

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公齊潘昭公齊序

姓後宋王臣公莒期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畧道長

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

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事見周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

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

無謀非德無紀非義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

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園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公作伯莒郢

右之曰以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

其出奔特貶而無以書入郢者非得國之辭也楚尋

不書滅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

出伯州犁以黨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因五員

楚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乾音

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舍舟于淮汭吳乘



淮來過蔡乃舍置舟於淮水曲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  
夾漢水為軍今德安府東四十里有章山舊經云豫章即今之章山左司馬戌謂子  
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還塞天隊直轅冥阨內使不能方城外人毀其淮  
塞其漢東大隧直轅冥阨險子濟漢而伐之我  
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武城大夫  
曰吳用木也木推我用革也革堅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史皇亦楚大夫楚人惡子而好司  
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而入城口三險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不免乃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於大別小別在今漢川縣大江處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盡力死戰可以免先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地楚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夫音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  
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  
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  
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  
廣死乘廣並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

槩王曰因獸猶闔圉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吳濟者知免後者其之幾有闔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  
將為食吳人及之食而從之敗諸雍蒧吳食楚食  
於雍五戰及郢已外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  
世族諸季芊昇我皆平王女也淑隹隹水出新城  
至技江入江在郢郢西是楚西走鍼尹圖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以奔吳師吳師以火燒鍼尹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官子山處令尹之宮吳師以火燒夫槩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父去其官夫槩王入之左司馬  
戌及息而還及新息之地闔楚敗吳師于雍蒧  
傷敗吳師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成先為吳  
所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句音為司馬臣  
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免首託也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  
身而以其首免句卑布陳其裳司馬自到楚子涉  
睢濟江入于雲中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  
走西漢又南濟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  
于以背受之中有王奔郢邑鍾連負季芊以從  
夫楚大由于徐蘇而從徐蘇離而從王鄭公辛之



弟懷將弑王辛即閔辛蔓成然子曰平王殺吾父

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

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

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

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閔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隨即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

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

施及寡人以獎天東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吳欲滅楚以漢東田分隨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

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也似昭王述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未改若

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不必殺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鳩安集也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鑪金仕於隨者因初仕於子期故與隨約無以楚王

與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言為利一時要王割子

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刺血初伍員與申包胥

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與復

以為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

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虐始於楚封大也荐重也謂連食不已上

如蛇豕欲頻食諸侯今且先食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彊場之患也逮吳

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及吳未成

功秦出師取地與楚分之若楚不能為國遂亡則土皆秦之土是秦有利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若以秦君威靈出師不取地却吳師

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下也下臣何敢即

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篇取王于與師衛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

與子九頓首而坐每賦一章三頓首而後坐秦師乃出

○公羊曰吳何以利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故大書

子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

以干闥闔廬曰士之甚謂賢士也穀梁作勇之

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

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厲君之義

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

裘焉囊瓦欲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



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於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不不當誅子報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若父有罪不當誅子報讎不可其道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讎不除害取身而已不得無讎子恐後日害已而殺之也時員因吳之衆隨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去傳釋員朋友相衛而不相迍。朋友謂羣臣也君臣言朋友者謂其同志好如詩言朋友攸攝亦指君臣也趨音岐又玄適反先也謂不顧故伍勉力先往意傳釋古之道也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曰：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言楚無人敢如此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

春秋左傳類解 卷二〇

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丙申定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自稷會之稷楚地大敗夫槩王于沂楚地吳人獲  
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奔徒楚敗卒也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

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  
 王號夫槩以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堂谿邑在蔡州遂平楚吳  
 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邑在蔡州遂平楚吳  
 師敗楚師于雍篴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音君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  
 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  
 祀鬼神食氣曰歆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  
 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吳謂大敗吳子乃歸囚  
 闔與罷罷音皮楚大夫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  
 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諸梁沈君戍子從其母於  
 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爲其棄母歸故○楚



子入于郢初聞辛聞吳人之爭官也即公辛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

有吳在楚爭則平素無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定得其國而安定之也雖以楚屬下句非王之奔隨也將成於成曰江

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識前

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闔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闔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懷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申包胥曰

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

旗其又為諸即成然以有德於平遂逃賞王將嫁

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

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

王輿服以保路情註恐民潰散國于脾洩楚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

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如而也言自知城不知

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

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丁酉定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累闔廬子夫敗楚舟

師獲潘子臣小惟子惟一本及大夫七人楚國大

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陵師陸令尹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遷都於都

郢故曰遷而改紀其政紀而新之以定楚國

乙巳定○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孫公作子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丙午定○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

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

庚戌哀○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夷狄乃謀北方左司馬敗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之遺民遷於

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繒關亦曰吳將沂江入郢

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昔一夜也梁霍

也梁南有霍陽山皆戎蠻子之邑焉梁霍二邑出其不意也單浮餘圍

蠻氏蠻氏蠻子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

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楚豐析二



邑及秋表以軍臨上維地析左師軍於苑口上策

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

和右師軍於倉野上維地析左師軍於苑口上策

後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赤執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

行氏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九州戎在陸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

三戶有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而盡俘以歸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公羊曰亦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

子北宮子曰辟晉伯而京師楚也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

死謂卜戰棄盟逃讎亦不如死

不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

也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辭而後許

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

冥

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

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

子章立之而後還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大史周大史

曰其當王身乎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

諸侯望祭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

福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

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底滅亡與書小異引之以明率常楚昭王紀綱乃

祀河又曰允出茲在茲

由已楚昭知禍福在人

不移于令尹司馬也

惠王



壬戌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

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建求復鄭也

晉人使謀於子木謀者子木即太子建請行而期焉

也謂行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訖之鄭人省之

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白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

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周完復也率義之謂勇率義義理也

吾聞勝也好復言非周而求死士非率殆有私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汝陰襄信縣西請伐鄭父

子西曰楚未節也猶言事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楚與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子西黨鄭是即鄭勝

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之子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

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卯余翼而長之勝如鳥卵

翼而長翼而長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第用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已殺令

若令尹得其罪其官豈他人敢為而非我子西不

悅勝謂石乞乞勝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

可矣乞曰不可得也言五百人曰市南有熊宜僚

者一本作熊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之作亂承之以劍

不動勝曰不為利誚告之故必不為威惕指承

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有上二者必不泄漏人

人伐慎楚邑汝陰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

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楚於

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

而後死豫章大石乞曰焚庫弑王焚庫以息人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

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楚并

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徵幸

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險惡非平易也徵求也

足也言行險徵幸者肆欲無厭足人必不堪如物偏重必離敗

而後入楚賢大夫故齊管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平

辭王子閭子閭不可遂却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辭王子閭子閭不可遂却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辭王子閭子閭不可遂却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

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名石乞尹門高府門尹圉公圉公完

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圍公陽楚大夫兄高府之宮負惠王以如王母

越女夫  
人宮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甯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

望也。若之何不胃。乃胃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

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君見君面。是得艾。

也若望年谷計日月以幾及之民知不死其亦夫

有奮心則民與附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蘇東坡志林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歲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國矣栢舉殿子西子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使國與國人攻勝白公奔

山而縊其徒微之匿其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

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

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御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可言

乃烹石乞王孫燕奔續黃氏燕白公弟續音沈諸

梁肅二事命尹國寧乃吏寧爲命寧子西之吏

寬為國馬子期而老于葉傳終○王與葉公效卜

寬爲司馬之子而老于葉傳終○王與葉公校卜

子良以為令尹。校卜不斥言所卜事也。子良惠王弟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求？他日改卜子國。子西之子，寧也。而使為令尹。  
甲子哀巴人伐楚，圍鄢。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十八年。觀瞻曰：「瞻，開卜大夫。觀從後，如志，故命之。」命為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者已卜如志，不必再卜。使帥師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析舉役寢尹、吳由子。以背受戈，王尹適固，執楚象奔吳師皆有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元龜。夏書大其意。禹謨官。  
筮卜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先圖以志而後命卜於龜。其是謂乎？志曰：古記。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乙丑。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真。越地。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越報。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種之夷與楚盟於東夷故。  
地。  
春秋左傳類解楚卷之二十終







左氏春秋鐫題辭

陸粲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之為著傳云余以為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為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卑淺不中於道或為奇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為之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火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陋儒若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始學者令觀擇焉

宋本春秋鐫

左氏春秋鐫上 凡五十四章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宋本春秋鐫

鐫曰石子之言至言也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則吾惑焉夫石子方憂嬖孽之亂國乃復探其君之邪志而成之乎哉不幸莊公從若言以定州吁則衛國之禍其誰階之也蓋左氏之記述好增其辭而遠於理也每如此矣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  
謂乎商書曰云云周任有言曰云云

鐫曰陳侯傲鄰而懷諫以取敗則信有  
罪矣雖然不有疆大諸侯過惡且什伯  
於此者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譏之深  
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於義尤不相蒙  
如諸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庸者屏入

太康錄

之

桓公

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諫不聽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  
違不忘諫之以德

鐫曰一諫君而能必其有後則夫卿大  
夫之宜世祀者多矣御孫之戒丹楹曹  
剡之譏觀社非異國事也乃其子孫未

有聞焉者何歟臧氏在魯蓋與春秋相  
終始周內史之說詎非好事者傳會為  
之乎諸言德之及後嗣者皆類是

初晉穆侯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太康錄

叔師成于曲沃

鐫曰晉之亂始兆于封曲沃非兆于命

名也謂名足以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

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

閔元年晉賜畢萬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

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公

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鑄曰言復惡者謂己爲君所惡又加弑云爾若曰不見惡焉雖弑君未必爲戮也則可乎然則左氏之爲書非以立教也妄一男子有言皆記之矣

莊公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悌焉桀紂罪人其

春秋鑄上

亡也忽焉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鑄曰宋人之辭是夫應對者之常辭耳

春秋以來何國蔑有吾未見其能爲禹湯矣且其指曾不及民而曰有恤民之心何居

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王及鄭伯入于鄆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觀

說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鑄曰子頹以庶孽造亂而奸王位則固殃咎之所鍾者奚俟夫哀樂失時而知之矣抑微此將不納王乎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春秋鑄上

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鑄曰卜筮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

教愚亦陳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

則存乎人矣其他怪迂語特贅史賤人

所為抑好事者觀其成敗而追合之云

爾左氏所稱述者尤衆衰世之習尚固

然邪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弗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事則可蓋春秋之士惟二子為知易

僖公

初晉侯使士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蔦稽首而對曰云云失忠與敬何以事君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鐫曰士蔦之對皆游辭也夫曲沃與蒲

春秋錄上

六

屈城而三子見疏晉始兆亂蔦者獻公之信幸臣知其不可蓋諫止焉既受命以興事矣弗慎而寘薪若將有為也及承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折讒嬖之謀忠敬以事君者固若是邪且退有後言而曰一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為固姦人之雄内存寵祿而外恤公議姑為是以自說於衆曰吾亦嘗諫之云爾

是故二五優施之徒其為讒慝不足誅也若士蔦里克君子疾之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馬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而胡為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春秋錄二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鐫曰昔之儒者以為雷霆陰陽之怒氣物有適然值之而被震者矣曰有神物焉主之而誅罰罪隱則野人蚩妄之言君子不道也然則左氏之為書不已駸乎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鐫曰子大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而縶蔡  
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子帶謀奸王位  
召我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於  
齊以逃死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子  
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為請而復之卒  
以致亂君子謂斯人知細人之愛未知  
國之大誼也

春秋鐫上

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頃而還子文以  
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  
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有幾

鐫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曰以  
待賢也豈曰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  
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祗濟其惡是  
求去憂而滋長爾何靖之有且令尹冢

卿猶室之棟也棟折榱崩室乃覆敗曾  
是而可使矜功好亂者為之歟子文蓋  
嘗三去位而不愠當時以為賢然大臣  
之誼貴居正若夫飾細行忽遠謀愛一  
夫而輕社稷者雖捐千乘之相君子曰  
小道也為賈譏之未盡吾是故重論之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春秋鐫二

鐫曰外傳言懷嬴之納也重耳欲辭而  
胥臣輩皆勸受之二三子求悅秦而反  
國以速富貴雖陷君於大惡弗恤矣或  
者乃稱晉文此舉為廢禮行權以濟其  
業又謂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所取者  
大故容為權是吾所不識也盧蒲癸謀  
攻慶氏娶而不避宗曰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世之淺儒所謂權者蓋類此其  
賊經而害義也不已甚乎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云云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鐫曰韓非子之論至矣韓非子曰寺人披之言直飾爾君今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披之不貳何如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

春秋鐫七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二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云云

鐫曰親二以及民德之上也辰也猶以為次彼所謂以德撫民者墨子之兼愛歟其曰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者尤不然夫周公之篤於懿親也豈必有為二之哉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周公之心如此而已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鐫曰聚鵠冠微過爾殺之為罰已重矧父於子乎而以是故推刃也不道孰甚

春秋鐫七

焉今舍是而區二於服之不衷是譏未哉君子之見也地平天成之語於義尤迂而不屬傳中稱引詩書大抵類是疑皆後儒所勦入者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鐫曰原軫言定人之謂禮似也則未知  
私許復曹衛與執宛春也者禮歟能為  
善言而以詐諉終之曾不如子犯之語  
之猶近實也

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  
河神謂己曰畀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

秦秋鐫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出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鐫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  
好怪於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亦不足  
辨也已他皆類此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謂三罪  
顛之僑

鐫曰夫祁瞞舟之僑之戮吾不暇論若

乃魏犢顛頡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  
忍棄而姑貫之死可也束芻踊躍其為  
禮於君者幾何而犢也用是獨免晉文  
之刑頗矣以是視於民將服乎

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  
討戰于役獲秦三帥公以夫人言而免之先軫怒不顧而唾敢不自討  
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鐫曰軫悍人也造虐謀以構二國之禍

秦秋鐫

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  
於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已為軍帥往遺  
狄禽以益國恥雖喪其元得為勇乎

文公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先  
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  
史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  
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鐫曰衛之見伐無禮故也陳爲之謀亦曰強爲善而敬事大國矣又使報伐以重得罪焉旣而晉怒未怠乃執孔達以求成曾未有他繆巧可言者何貴於越國而謀哉君子以爲古吾以爲非古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賓之役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曰吾與女爲難曠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鐫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狼曠對於一黜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有之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云云

鐫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伐可言者謂繇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信君子之譽之也其辭亦少褻矣至於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爲能舉孟明也吾於傳考之乃無其事蓋左氏每采獲故記而綜覈弗詳是以踈繆若此

秦伯伐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鐫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



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  
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  
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鐫曰吾嘗疑左氏之書有漢儒所附益

者觀於此尤信

孔穎達亦云此傳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中揅註此辭將以媚世耳

宋華耦

宋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祖  
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鐫曰耦也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君則  
曷不於其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既受命  
而出夫方復親揚其先人之惡於鄰國  
是夫也魯之負販者宜嗤之孰曰以為  
敏乎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云云他年其二子來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  
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  
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鐫曰悲夫公孫敖之二子也死而益遠  
於禮夫其恥一夫之讒至於殺身以自  
明可謂有犬馬之決矣未可謂立節也

宋華耦

宋

周之中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為名高  
如斯人者豈可勝道哉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  
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奔  
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  
亡子猶不亡族  
鐫曰異哉公孫壽之為人愛其富而  
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



去就也噫乃至此乎

宣公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御之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  
日之事我爲政與八鄭師故敗君子謂羊  
斟非人也云云華元歸見叔牂即羊斟曰子  
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

奔

鐫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  
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國之賊  
也執而戮之其誰曰不可元也詭言逸  
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鐫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鼎則可而言  
象物以知神姦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  
之爲治也布其休明之德使民神異業  
無相侵瀆而已豈曰物二而爲之備哉  
彼幽幻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  
於鼎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覩矣聖人

之爲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  
鼎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  
殆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  
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  
啓鑄也墨子云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會于欒函衆狄服  
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鐫曰是時晉景怠政不在諸侯二三大  
夫媮媮無以威懷戎狄而俛首求成焉  
又匍匐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  
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又曰勉我王綱紀四方文  
王之勤也如是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卷上

三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  
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  
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  
復其位

鐫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  
翫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  
則晉楚之勢不為匹夫輕重亦明矣楚

之再世不競一遭晉君之明而中國  
覺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  
林父雖復用亦未有以難楚則其效何  
如哉曰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  
曰不類秦穆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  
則非將之罪也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卷上

三

魯矣懷必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  
國謀之何以不亡

鐫曰居魯而言魯樂亦夫人之恒情耳  
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  
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日謀人亦  
亦謀己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為  
之辭歟蓋左氏言人之禍福若此者衆  
晉侯賞桓子狄臣十室亦賞士伯以瓜



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祗二者謂此物也夫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鐫曰夫獲狄土未足以揜邲之敗也矧不競於楚而取償於狄雖捷有功君子羞之然晉侯且以自多而初隕師徒者受千室之賚無忤色焉羊舌子又肆言

以諛之甚哉其相蒙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鐫曰夫范子之傳政於卻子也爲其怒邪知其怒且益亂已弗能禁又藉之資

使逞志焉雖債國事不暇恤矣則可謂忠乎記稱范子之德以爲利其君不忘其身君子非之曰苟利其君身於何有身之不能忘則所爲利其君者淺矣彼懼卻子之偪而先避諸其遂巡退遜自爲謀可爾非大臣謀國之誼也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鐫曰許也季氏之孚也始則陽爲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已者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嬰怒東門氏



陽畢造謀樂逞族陳豹獻佞闕止誅卒  
皆以闕翦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 成公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是行也  
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  
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  
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  
也

左傳卷五

書二

鐫曰夫謂衆之不可以已矣又曰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然則惡在其用衆也是  
特楚人者之衡言何以誣君子爲哉仲  
尼曰仁不可爲衆也君子之論如此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  
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位爲上卿將  
誰先對曰云云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

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  
盟衛禮也

鐫曰衛之視晉雖強弱迴異而班爵本  
同孰謂不得爲次國邪庚與良夫其位  
則有辨矣若之何其使晉先衛也尊盟  
主而棄周制曾是以爲禮乎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  
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

左傳卷五

書

從善如流宜哉

鐫曰前此救鄭而侵蔡三子者以遷戮  
爲非既去之矣至是而尋師焉則謂之  
何且葢爾之沈奚罪而及於俘獲以是  
爲從善吾不識也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  
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杜氏曰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

自裁

鐫曰范文子賢乎哉惜其不聞進退之誼而徒死也君子不幸處亂邦事驕主其能保族完名自當有道如必殺身而後可以逃罪則無爲貴智矣昔鴟夷感鳥喙而辭榮士季避跛夫而遜位二子體國之操未足多稱而將身之術有可觀者燮之明哲縱遠謝後賢豈不能近師乃父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焉用匹夫之諒也

不棄秦錄一

三六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云云則鮑牽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鐫曰夫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

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如鮑子雖止足不爲病而仲尼顧笑之歟洩冶死曰無自立辟鮑牽則曰知不如葵君子之論每若此爲善者懼矣自周之衰士不聞義而以苟容爲賢又藉口於當時之大人以護飾其短者皆是類也是不足存乎書以訓後世

不棄秦錄二

三六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太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前年陳成公患楚侵欲使素僑受盟于晉故楚謀伐之

鐫曰夫臧孫未知禮也古之爲師者不伐喪楚之竊是名也以誅陳人而已是惡足以欺君子哉是故大國行禮小國服焉語其常也乃陳人則異於此新與晉盟而將叛之不信棄先君之遺志不



也今我易之難哉

鐫曰文王帥叛國以事紂非知時也臣禮然也晉於楚非其倫矣而援以自比何哉無乃知其力不能及陳而姑以是藉口歟異日者楚虔求諸侯於晉司馬侯請許之亦稱文王與紂云蓋晉人之言類如此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太公

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云云懼不敢占也

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

鐫曰謂生死繫於占夢亦愚妄之尤者

襄公上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

仁背諸夏以順蠻夷非義而信荆楚之譖犯三不韙以從之可乎故曰臧孫未知禮也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

太公

主

自及也其是之謂平

鐫曰定姒非守適也故不欲成之爲夫人不得已於匠慶之諫而猶欲簡其禮也故請木而微應曰略用蒲圃之櫬而禁之則嫌於爲已也故不御季孫之志亦若是而已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已過乎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  
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  
也

鐫曰聞商人之禍敗始於獨夫受不闢  
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熾炎妄起者  
甚衆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士伯之論

春秋卷二十一

踈矣獨所謂國亂無象者得之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樂名荀

營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

乎

鐫曰桑林者殷之盛樂宋人以祠其

先王

故曰天子之事守也兩君相見胡為乎

奏之魯有禘樂又用諸賓竊禮之不中

者也而當援以為比乎昔工歌湛露寤  
子不荅金奏肆夏叔孫辭焉賢者於所  
不安不忍須臾處也寧有納君於非禮  
者哉惜乎晉侯之無若臣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春秋卷二十一

三

鐫曰子野之論嚴矣雖然是偏辭也不

可以訓蓋未幾會于戚以定衛雖出於

荀偃黨逆之謀而彼矇者亦若與有力

焉不然以悼公之明釋君而臣是助非

有以潛移其心志者詎至是乎

宋華閱卒華臣弱舉比之室使賊殺其宰

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壁宋公聞之

曰臣也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



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

鐫曰戌也憚華族之強使其君蓋不義而失刑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爾蕩澤殺公子肥華元爲右師討而誅之是以取貴乎春秋何恥之有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

左氏春秋鐫

卷上

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鐫曰瞶父之疾病而爭國又殺其所愛光之惡異於操刀而弑者幾希尸諸朝之爲非禮也君子以爲不足譏矣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  
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  
子遂卒

鐫曰嗟乎甯殖之愚也生而逐其君死  
欲其子掩之喜也又用其亂命卒以墜  
九世之卿族非不幸矣爲喜之道者奈

左氏春秋鐫

卷上

何承父之命知其不可則亦稽首而辭  
曰爲故君賊新君非義也主之出君一  
過多矣又求益之諸侯之策不可改也  
將以掩之祇益章焉夫忠而不貳臣之  
職也事君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若周  
主之命廢臣之職獲罪於兩君將朝夕  
從主祀無乃殄乎抑甯氏之先人實  
不血食而主之餒於何有如是而其父



猶不聽則亦斷以大義若魏顆之嫁妻  
屈建之去芟者其可也矧喜之事尤有  
大於二子者邪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國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  
疾為王御士云云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  
南于朝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  
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  
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鐫曰棄疾之事吾嘗為著論識其畧於

此或曰世之論者謂棄疾處臣子之不  
幸其死有足矜者信乎陸子曰否夫  
孝子之心見微知著子南之時從容諷諭  
患之棄疾弗察邪萌牙之時從容諷諭  
能致其悛改上也及聞王將見討不敢  
洩命重刑則亦涕泣血力言於父以  
內外怨疾危若朝露使釋位還逃遠託  
異國不則泥首銜劍自拘於司敗而冀

王之見哀焉庶幾禍有分乎其或父不  
見聽則以死繼之有如萬分一能感父不  
衷而紓王怒若史之屍諫者亦不為  
徒棄其生矣既倚違隱忍以陷親於大  
謬乃後徐死死有益乎且曰弗忍事讎  
不知君之不可讎也始禍其父而終慙  
其君自經溝壑忠孝並陳吾無取於斯  
人也曰前此者雍姬之事亦猶棄疾  
也始由其母論之則何如曰雍姬之悖義  
一而已非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  
未始可以偏重也夫有殺父之謀而婦  
與聞之則當諫反覆之而不從則夫義  
繼而父為重矣於是告於父而自殺焉  
以明吾志可也雍姬知此則何至於漏  
言以殺夫而恬然安之哉雖然遭變事

不棄錄一

三

而知權自春秋時賢卿大夫未足  
與議此若棄疾雍姬者又何誅焉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  
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  
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  
取其族

鐫曰崔杼之弑君也陳文子蓋嘗出奔  
雖左氏不言然論語記之矣當莊公伐  
晉杼有不臣之言文子實與聞之至是



原缺

左氏春秋鐫下凡五十九章

襄公下

公問崔子云云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死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門啓而入

左氏春秋鐫

枕尸腹而哭之興三踊而出

鐫曰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與其難雖死與亡皆其所不屑矣抑君子所謂死亡者異於是曰死則為洩治亡則為子哀斯二者嬰將何居焉乃至睹其君之見殺而徐哭踊以為禮乎又有異焉者曰人有君而人弑之然則凡在官者殺無赦此言非歟衛州吁賊君而自立



石碣既老猶告于陳以誅之陳恒弑簡公仲尼在魯三日齊而請伐齊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亡之足言之有

晉程鄭亦子產始知然明

鐫曰程鄭細人爾然降階之問未爲大失蔑也何用遽知其死亡邪其語雖幸而中君子未之或稱也子產顧以是取之過矣

不義

二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鐫曰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夫服冤乘軒以事兩君比其亡與死也皆弗與知亂則逃之安則反國臣人而若此末之難矣雖然伯玉孔子所嚴事也吾

未之敢非意者晚雖居衛而不仕於剽若子臧叔肸之爲者衛人以爲國老大事訪焉故得去就自如而弗踐其難茲孔子之所賢邪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鐫曰林父親逐其君、入不歸死於司

不義

三

冠而保據私邑又介大國以求逞志爲其罪寧專祿周旋而已乎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亦非所以責夫人也

國子賦轡之柔與子展賦將仲子兮叔向曰鄭公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鐫曰賦詩者曰以觀其人之志可也若乃亡之先後則吾惡從知之夫世祚短長非細故矣獨繫於一諷詠之間邪



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鐫曰叔譽謂務德無爭先善矣曰楚爲晉細則爲之辭以蓋其慙者也

慶封田于萊云云慶嗣聞之謂子家速歸子家弗聽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鐫曰當是時慶氏之惡已孰無愚智能

不棄其節

四

識其亡矣若夫獲在吳越則子息者非瞽史惡從知之昔輔果別族乃全智宗今是夫也臨禍弗辟而卒與之俱殲雖誠知之未必賢矣矧其辭特爲書者之所誣飾也又足信乎

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即慶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于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鐫曰齊人此舉曰討莊公之賊也似矣顧釋慶封弗誅而獨弛解其子則非罪之在也亦何以信大義乎雖然莊公宣淫黷武居劫弑死亡之中而沛然自大其朝之賢卿大夫大抵括囊守位耳及干楸之難則剡手以衝亂臣之匈者無聞焉如申鮮虞所譏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者獨閭丘嬰哉盧蒲癸

不棄其節

五

王何區區懷其君煦嫗之恩謀爲復讎而諸臣因之僅除慶氏君子曰千乘之齊有二嬖人而已亦足悲夫

慶封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展莊叔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爲誦茅鴟亦知

鐫曰石祁子一言而猛獲醢曰天下之惡一也慶季之來魯獨無君子乎仁三



大夫所譏笑者特車服飲食之細而忘其弑逆之當問也亦不知類甚矣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鐫曰儼人必於其倫武王崔杼若是班乎其比而同之也此非叔孫子所宜言齊東野人之語爾君子曰北宮氏之宰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能滅齊豹以定衛國則其主用免於惡名且受上賞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誼使生爲純臣沒得良死若是一而足矣奚待十人而後葬也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藩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鐫曰周衰晉楚強故爲小國者之言若此伯有爲汰猶知其不可而子皮諸賢皆莫之諫正也吾於子展與何誅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云云曰若四國何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鐫曰爲政者昭令德以臨其下而使之以禮其誰敢不服又安用賂以鄭國褊小而族大寵多若皆求賂將焉取以給之令不逞者擱然有要市於上之心而滋長其傲斯禍之大者又何安定之有或曰鄭國不和爲日已久子產未能行令姑爲是以圖說焉洎乎政成而大入之泰侈者退聽乃不復然矣曰有子產



之志則可不然余懼其無以免罪於四國也

昭公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云云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鐫曰以言知人自聖人猶難之矧能必

不棄

其禍福云邪鮒也好賄而從君晉之細人也又何以稱保世之主信一言之善而不考其素奚可哉

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鐫曰老而志意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

人者之恒態矣若夫年之短長詎可以  
是必之乎曰神怒民叛趙武之罪亦不  
及是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鐫曰鍼也秦之貴介弟雖出奔而於義  
未絕也而斥言其君之無道其猶在張

不棄

九

趙之後乎五稔之云抑又怪繆而不足  
譏矣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  
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  
尾欺晉子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  
其寵、將來乎

鐫曰是時晉雖失道威令猶行乎諸侯  
陳無字見執亦近事耳薑也誠狂悖能



不畏大國邪而輒以己子更公女齊君大夫咸若罔聞知韓起亦受其欺而不敢詰揆之情理詎當爾乎斯特野人無稽之言而左氏信之過矣

楚子使榘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辭之乃許楚使

春秋經傳集解

鐫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之楚也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虔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為得其情矣女齊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叔向曰天將假手於楚以斃蔡二子國

人所賴以師保其君者也而言若此晉是以不競於楚

初穆子去叔孫氏云云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子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鐫曰杜洩為家臣睹其主在難既承授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一

戈之指不能亟告於君與大夫以誅逆豎及叔孫死禍亂既成區區爭以路葬而帥士哭之何益矣君子謂洩也其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小人之道也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鐫曰復怨怒鄰而使其貴臣鄙以待命



非守國之完計也何謂禮乎

鄭子產聘於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  
焉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  
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  
晉侯有間

鐫曰夏之郊也有杞存焉是天子之事

左氏春秋鐫

卷下

守也雖晉為盟主得奸其祀乎且夫鬼  
神不歆非類鯀之神其信能為妖祥以  
求食歟吾以為不及晉國今取夢寐恍  
惚之象而妄意之則惑之甚者也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饗命祀相審俞不  
可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其為知禮  
也賢於公孫成子遠矣

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  
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云云嬖始生子名之  
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  
筮之云云故孔成子立靈公

鐫曰立君重事也國有典法若卿士大  
夫在弗稽焉而筮與夢之是徵何居縶  
也弱足不可以君國矣苟襄公無他子  
則非元誰立又惡用是二者為哉無乃

左氏春秋鐫

卷下

嫌於舍長立少而假之以厭衆者乎  
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而立子  
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  
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遂如陳氏云云遂  
和之如初

鐫曰夫桓子授甲非以助彊氏也將承  
二家之敕而取之以子旗之言正也為



是慙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宇之情見矣二惠既亡姜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以斲喪齊室也豈一日之故哉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宋朱子

一四

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鐫曰夫顓頊之裔有民社者不獨陳矣

若楚與趙咸爲顯諸侯秦後乃有天下

楚祖熊繹趙祖造父秦祖非子俱出自顓頊是三族者非盡

以鶉火亡也史趙之說詎足信乎其謂

舜宜百世祀者吾滋惑焉春秋之中亡

國數十大抵神明之胄也自武王克殷

所褒封如炎黃堯禹之子孫及是多論

滅不振數聖人者之德舉不足昌其後邪特陳氏既有國追爲若言以著其當代齊云爾周火之筮懿妻之卜皆是類也亦足明左氏之書出於戰國矣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顓王使詹桓伯辭於晉叔向謂宣子曰云云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閭田反顓俘

宋朱子

十五

鐫曰夫曲直云者非所論於君臣之際

也以晉之暴蔑宗周雖致田反俘猶有

餘罪藉令王辭不直將遂已乎叔向於

是乎失言矣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

年而卒亡子產問其故對曰云云今火出

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云云

鐫曰裨竈所論陳事其後良驗此其辭



亦信神矣以吾觀之蔡亦楚虔所滅而後復封不聞其有祥異如陳災之類者天欲逐楚而建之則二國奚擇焉是故機祥小數雖幸而或中君子弗貴者為其說乃有時而窮也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亦往：篤好之他日裨竈請以璫牟玉璣璣火子產不與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斯論吾有取焉

左氏春秋

卷下

蓋非信道不惑者無以及此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貴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鐫曰蔡般楚虔之惡皆三靈所不容區區以星度占其凶禍者淺之乎知天道也太史遷書稱萇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見殺其記良與左氏非繆然吾考萇子

之行事與其議論雖蹇：忠篤固微信奇怪矣謂如論毛得齊後之類遷之言亦有自哉葬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鐫曰昭公之為魯郊也獨於其母姓知之或母非歸姓則雖臨喪不感也而無咎乎夫瞽史之說迂謬至此而猶足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左氏春秋

卷下

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鐫曰居喪無外事朝非其時也而何有於享哉既捐殯而出執玉帛以終事逮於享而後辭何辭之晚也然則晉人之許之也不既合於禮乎曰亦弗受其朝而已矣蓋於其始入境也則亟辭焉俾返國至乎終喪而後聽朝聘之數是也禮南蒯之將叛也云云遂奔齊侍飲酒於景



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鑄曰家臣而張公室斯罪乎傳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夫家臣亦魯公之臣也已奚罪之有顧為此者能積誠竭忠匡正其主使還政與邑于公而退守臣節期於邦家俱安不見瑕隙斯善矣如南蒯欲以力勝之惡得無敗雖然蒯之志亦可哀也曰吾

余未錄下

六

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以費為公臣有君子者輔之而以道消息其間如吾前所云者魯於是其庶乎公山不狃據費召仲尼仲尼欲往曰吾且為東周焉南氏子不遭孔公披猖至此耳自大夫凌君而家隸為之盡死流俗狃怙見聞不知大義故子韓哲有是言而蒯也孑然蒙叛夫之名悲夫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

不為末滅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鑄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朴向之三言者獨議邢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議焉曰大臣之誼先刑家而後正國鉅之

余未錄下

九

及此也無乃教敕之亡素歟如其頑嚚弗率則亦豫言于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死以為直哉若平丘之會則羊舌子寔為之謀主不能正瀆貨者之辟而重賜以成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遣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為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益



榮仁者固忍爲若言乎蓋左氏之爲誣誕也無甚於此矣

楚子誘夔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旣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鐫曰誘殺其父而復立其子以是爲禮孰爲非禮

晉韓起聘于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

左氏春秋

卷下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云云僑焉得恥之子寧以他規我

鐫曰孔張失位爲客之笑執政之臣惡得弗恥子美內慙而不問又怒諫者雖多言將焉用之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而毛

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鐫曰毛得之亡也語其理則有然者矣

惡在日之凶吉也今有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將益其福乎

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他

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云云辭客幣而報其使

左氏春秋

卷下

晉人舍之

鐫曰子產爲國家卿將率其世族以由

禮者也矧立嗣重事乎知其不順而弗能止以煩大國之詰讓誰之過也對客

之辭則誠敏給然能治之於始亦惡用是爲哉

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鐫曰叔孫婁之賢非畏大國者四牢之加曾無違異殆有主之者而力弗能禁歟不然豈其為范鞅一怒而棄周禮以從之哉韓宣子買環於鄭商既成子產弗與宣子不敢強取也魯有若人鞅將謝於不暇而何怒之有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對

太康錄

卷二

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其他月則為災

鐫曰日之食於分至而不為災也古未有為斯言者也是時意如顓國前此則既廢伐鼓用幣之禮而叔孫識其有異志矣梓慎者蓋探知微指欲未殺災異以順強臣而欺侮其君、子疾之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以作亂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鐫曰閔子之意謂夫喪職秩者之徒為不足與也然則亂臣賊子有貴彊之援而後動於惡者其蔑弗克矣斯固大雅君子所宜言乎將卜王猛子朝之成敗者觀於其順逆而足矣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經待于

太康錄

卷二

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云云叔孫受禮而歸

鐫曰叔孫子處羈囚之中志節堅定非苟然者謂其將殺晉之貴臣殆傳之者妄邪夫君子之履憂患守已俟命而彌牟之來雖情計叵測豈以動吾心哉顧為輕狡之謀以速禍可謂智乎刺於一夫而與之俱靡捐不訾之身以進魯國



之辱少知自愛者弗為而謂賢者為受  
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

鐫曰於日食占水旱亦未之前聞

有鸛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童謡有之曰鸛之鵒之云云今鸛鵒來巢  
其將及乎

鐫曰傳記所稱童謡甚衆大抵為慶辭  
耳未有察言若此者是固後人所傳

春秋左傳

二十四

會歟其曰鸛之鵒之云者吾尤笑之

魏子謂成鱣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  
黨乎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  
親也詩曰唯此文王云云故襲天祿子孫  
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鐫曰大夫命其餘子為縣淺事耳儼諸  
文武豈其倫哉鱣也肆言以納諂魏子

偃然受之而無讓蓋不待城周南面之  
僭而知其志之荒矣城周事見昭三十二年

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古者  
畜龍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乃擾畜龍以事帝舜帝賜之氏曰秦龍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秦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

春秋左傳

二十五

鐫曰畜龍之說怪甚世言左氏近誣謂  
此類非邪王子白文格古今不相及安  
知無是事雖然此漢儒所据以明劉氏  
為堯後者也或非盡本書語矣

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  
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蔡史墨曰范氏中行  
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  
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



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鑄曰鑄刑鼎其足以亡乎前此有鑄刑書者而不與二族俱亡墨之言吾弗敢信矣且鑄鼎者非范氏也以著其書故亡實趙氏也以不得已故免其遷就附益之陋至此而猶足論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

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鑄曰夢非日食之兆也日食非吳入郢之象也鞅也妄問墨也妄對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鑄曰魯之有季氏猶晉之有六子也鞅爲此問獨無意乎黷也探其邪心而肆言不忌若謂意如逐君爲當然者其反理而害教亦甚哉或曰慎器與名者非善言歟曰是非鞅所得聞者以告晉侯可矣

定公

孟懿子會城成周城三旬而畢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鑄曰襄弘之忠盛矣其卒不免於濁世則志士仁人之所哀也女寬之邪說吾



無庸辨焉信若所云以周而遠大則不從者無譏後期而違人則與事者非繆寬也兩譏之是非惡乎定哉君子曰天人一道也從衆乃所以從天矣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不義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鐫曰使囊瓦違司馬之善謀而亟戰以取敗則史皇之為也幾於一言喪邦者藉令存從其言而必死以說罪亦於楚何益哉

王實關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昭王奔鄭二公鬬辛弟懷將弑王曰

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鬬辛以王奔隨

鐫曰昭王之賞鬬懷也其為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者歟斯寬身之仁非理國之典也不可以訓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其若之何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成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

不義

侯始惡於公孫戌以其富也

鐫曰富而能臣孰與夫貴而能貧史魚之為文子謀也無亦勸之歸邑於公散其私積不遺餘資以益驕者之過成也庶幾免乎

哀公

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闢火曰其桓僖乎



鐫曰天災流行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惡從知其桓僖矣以爲親盡不毀而當得譴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其爲失禮尤也而災不及焉何歟此與外傳所云辨墳羊隼矢之類其事皆至浮淺直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說而左氏信之未哉其知聖人也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廟火知爲僖王蓋又緣此傳而附益之者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死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云云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鐫曰正常曷爲遽奔哉知康子之力能奪嫡而憂南氏之子不全也不敢以死

爭則姑告焉以塞責而亟去之爾棄主之命而賊人之孤常也何以見魯衛之士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即不狃對曰魯雖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

鐫曰不狃出亡而能念其宗國亦賢矣王使之帥盍卒辭焉而道險以誤吳師是二心也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於東亡臣之自處當如此

吳師克東陽而進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



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  
三遷

鐫曰是役也吳以城下之盟而還魯人  
病之一夕三遷之云以爲國幾恥耳非  
其實也其謂孔氏之徒與於三踊之列  
者亦不足辨矣

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  
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人敗之  
吳師乃還

鐫曰謂悼公被弑者吳人之言與不然  
三日哭而執辭討罪師與非無名矣一  
戰弗克不然失氣而還何哉當是時使  
徐承浮海之役獲濟齊不國矣吳師之  
敗也是則齊猶有人焉而孰謂其弑君  
以下敵乎

齊伐我公赫務人見係者而泣曰事充政

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  
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  
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鐫曰公爲昭公之子謀逐季孫以成乾  
侯之禍陷君父於難而不死至是乃死  
死後矣或曰彼公爲悼前事之失而以  
晚蓋者也其然則孰若盡節於昭公歟  
夫其從公而出也能彊勉忠孝與于家

羈同心而無與群小相比公存則蒙死  
效力以圖入如審俞之於衛侯公沒則  
泣血求援以復讎如申包胥之於楚國  
事苟不濟乃刎頸絕脰以謝君父可也  
恬然與讎人同國已再易世雖隕於原  
壑而非其死所曷足貴乎

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問丘明陳書東郭書

鐫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  
軀死國其晉欒鍼之儔乎夫死非人所  
樂其兄則安能使之且僖子弑君盜政  
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乎哉左氏為此  
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及即使為

春秋

卷

政陳成子云云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  
將出曰何所無君云云陳恒執公于舒州  
鐫曰陳恒之力於放弑其君若撥麴矣  
聞公怒而將出豈其情哉姑以是觀國  
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已意如之被伐  
也請以五乘亡彌牟之距輒也欲自北  
門出姦雄飾詐大抵然耳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

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  
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  
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  
殺齊管脩也而後入

鐫曰當是時令白公無殺管脩子高能  
不入乎彼賊兩卿且劫其君矣何有於  
一士矧國之安危僅在畧刻而以是區  
區者決進退也子高之見固若是迂邪  
俾世有臨難蓄縮而釋賊弗討者諉曰  
吾有所待也則斯言啓之矣

春秋

卷

王曰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  
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晉楚隆使吳  
吳王問之

鐫曰黯之論議見於傳者亦猶夫人耳  
其得為君子也將無名浮於實乎楚隆  
所謂進不見惡退無謗言者抑過矣斯  
言也雖聖人其猶病諸是故以仲尼



德遭春秋之濁世然且不免焉愠于群  
小而黯獨何脩以得此彼其能賢於聖  
人歟不然則鄉愿而已

左氏春秋鐫

三

余自給事中謫都 丞蓋古牂柯徼  
外地去京師始萬里道中獨挾左氏傳  
自隨行且讀之有所見輒乙其處暮宿  
逆旅則書諸別簡而藏焉既至以傳亭  
之廢也止于黎峨暇日稍敘次其說爲  
一編以視二三子之從游者或相與語  
曰昔者柳先生謫永州始作非國語夫  
子之書無乃是類耶蓋傳之余聞而謝  
曰吾何能及是使亟毀焉則二三子者  
既校而刻之矣書其後以志吾愧時  
明嘉靖庚寅冬吳郡陸槩子餘父記

平越衛學門生劉祥

金鳳

劉奇

楊世雍

戴濬

徐柯等同校

嘉靖癸亥男廷枝重刻于花橋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序

遜少志頗迂讀書慕孔明觀大意獨好究前代理亂成敗之原於字句不深求既而無用於世不免誤述始欲精其義而恨魯甚未能也及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註雅愛杜註古簡謂註書者莫是過矣至舉筆錄之乃覺有未然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註皆正杜悞與鄙意多會因據以咀味左傳註解辨誤序文

亦未為盡得於是遂註而唯傳以讀則大義益明先儒雖宏深瞻博非遜所能企及百一而疵類頗多始猥會衆說而析之衷有未經辨議者以創以己意而為之釐革焉猶自為妄出胸臆復博參之羣籍藉得有徵據爰以自慙間有一二可以意求者則亦自明著不必於他考焉者也遜於古人皆極崇仰元凱資兼文武尤深敬慕

嘗更賤名以志效法之意豈樂輕用其譽毀於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其忠臣於千載之下耳恐世之君子不審其義而謂遜擅易古人之筆故特詳覈得失而尤因以存其說焉韓子於三百篇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則非經聖人者亦庸可致吾喙矣然古今之變典籍之繁其訛而之謬也多矣又安能一而為之辨也哉噫萬曆癸未年春左傳註解辨誤序文

日古婁傳遜士凱自序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吳郡後學傳遜著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

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

喜何爲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寤寐而生則莊公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後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史記云生之難則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惟應劭之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於二字不如早爲之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

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所與下文無使滋蔓意反蓋欲以計除之也

故伯答云必

未嘗君之美

杜云宋華元殺羊爲羹蓋古賜賤官之常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愚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傳云大羹不致爾雅肉謂之羹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賤者之常謬矣要之非特爲設燕饗時所有以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爲羹享士應優卹之以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特在軍中不同於禮食耳此本不足解而杜爲曲說以誤後人故爲

之弔生不及哀

杜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祔經除無哭位諒閭終喪陸云此說於

經典未之前開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大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爲證先儒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賜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爲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譏除服

可乎杜既創爲此議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曰晉襄公既祥註云諸侯雖諒閭亦因祥祭爲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日孤斬焉在衰經之中註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所議葬違蓋雖委曲生意祇益顯其謬耳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於所習而爲之護飾短闕抑又甚矣愚按陸說至允

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

杜於桓五年註云足祭仲之字陸深辨其謬良然蓋足其名而仲其字耳又云四月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踐之陸云先儒謂春秋間有用夏正紀事者此類是也以取爲踐踐強說耳愚謂麥禾雖未熟軍中豈無別用杜既強說而云用夏正者亦鑿故削而改

澗谿沼沚之毛

杜云谿亦澗也愚有別按爾雅說文皆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通曰谿然谿豈皆無所通乎故禾爾雅註而畧

之蘋蘩藇藻之菜

杜云蘩藻聚藻也毛晃謂蘩亦水草愚考本音溫今蘩草

此訓聚作蘩文義乖矣小加大杜云小國而加侯伐鄭之比陸云此亦以班位上下言之不必專謂用兵其說爲長

五年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杜云八八六



十四人六六三六六八四四四十六人二二  
二四人此本何休公羊註服虔以爲用六爲六  
八四十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用二爲二八  
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成則每行人數亦且  
減故同何說然此傳本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宋元嘉中大常傳隆云  
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充諧然後成樂故必  
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耳  
此爲有據若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節宣皆不  
以八矣陸又云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  
爲當故遂對曰未及國窮辭陸云責以必窮之  
辭耳此文晦澁疑有誤愚謂宋使既爲公知而  
又問則宜有他辭示不滿於公意何緣詩之如  
此蓋使者未知公之聞其以郭尚有鄰國疑處  
之心故不以實告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三 日殖齋持

怒之甚也下云君命寡人  
同恤社稷之難其意可見

八年胙之土 杜以胙爲報陸從常昭以胙爲祿  
竊謂報亦祿之意不如孫明故從

之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 杜云諸侯位卑不  
得賜姓故其臣因

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陸按  
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

爲氏今此以氏爲諡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  
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本覺短

諡不成文句固宜以諡作氏但春秋中實有以  
諡爲氏如宋戴惡謝齊惡之類疑不能決既而

再讀正文則知杜說之謬無疑也蓋羽父爲請  
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公未問氏也而衆仲對

云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則問對相承了然  
自明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爲展氏則用衆仲之

說文明矣而乃妄生意見強斷爲句因一字之  
訛而不尋考上下文理抑何不達乎又考宋戴  
惡蓋宋戴公之後傳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  
之諡衛齊惡齊爲其臣之諡與否亦無定據孔  
疏曲以二人當之耳使戴齊果爲二惡之先之  
諡則亦在衆仲所對之後衆仲時蓋未及之故  
朱子亦云此 公命以字爲展氏 杜云諸侯之子  
諡應作氏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  
展之孫故爲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使無駭真  
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又其何待  
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  
氏非死而後賜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爲  
其子請耳陸是其說予以爲皆非也杜所云公  
子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據魯三桓  
鄭七穆等言之耳攷春秋不盡然也使諸侯之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四 日殖齋持

子若孫皆爲大夫其孫皆以王父字爲氏而世  
其官則一國中何其大夫之多盡其官而官之  
亦不勝矣蓋雖均爲公子公孫必其有功於國  
爲時君所寵任者始命之氏而世其官若魯季  
友援立僖公鄭子良以國讓襄公而三桓七穆  
始盛于魯鄭皆天所啓也又或立國之初其子  
孫以父祖之烈亦得世其卿非槩以公子公孫  
而官之至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也東漢明  
帝有云吾子不得與先帝等得之矣若無駭不  
稱公子公孫則必非公子公孫矣其祖父雖爲  
公子公孫無功於國豈得賜之氏乎則無駭必  
以賢才見任於惠公隱公之世應世其官而賜  
氏故羽父爲之請如華督弑殤立莊故立華氏  
華督亦公族何前不賜氏乎此正與無駭事畧  
同但宋莊公感督迎立之恩故遂生而賜氏隱



公雖任用無駭而無私寵故既死待請而賜之  
為不同耳杜因無駭死而賜氏遂以督未死賜  
氏為督之妾亦據一而該百矣豈先王有定制  
乎且從舒轉之義正與無駭字義相通則展即  
為無駭之字公因衆仲以字為氏之言而遂以  
賜之傳文甚明杜乃借彼以解此復據此以該  
彼其非通方之論而強且鑿也甚矣劉敞亦以  
三桓七穆為比即祖其意以見其失而陸乃是  
之亦欲與杜而不究其原若鄭樵氏族畧又  
云魯季公子四人惟展無字以名為氏何所據  
而知之其誕漫無稽也尤甚不足辨也

桓公二年藻率鞞韞杜註藻率以常為之所以  
藉王也王五采公侯伯三

采子男二采戴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率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五 日殖齋梓

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  
采率帶也陸取戴說愚按周禮典瑞篇王執鎮  
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  
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此所謂五采三  
采二采也是纁有五采五采方為藻非纁即藻  
也本文但云纁藉不云纁率也而改藉為率於  
義何當乎鄭玄註云纁以薦王木為中幹用常  
衣而畫之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中頴達以  
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此固誠然矣其言畫藻不  
可易也乃以藻率為藻之複名又曰藻得稱為  
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夫藉率二字義豈  
可通其明黨杜而妄言甚矣則杜之謬也不自  
見乎然戴侗之說亦非也按禮經率帶諸侯大  
夫皆五采士二采註云率與綽同死者著衣畢  
而加此帶則此乃歛服與諸吉服不協臧哀伯

於此不應以歛服為數其註又云士喪禮緇帶  
此二采天子之上也其以二采對緇言則采乃  
帶之色非率之色也況其上下文俱一字為一  
物何獨於此舉複名也故愚以藻從王藻之藻  
率從率辟之率本為二物而於傳文數字亦相  
應詳見本註鞞韞杜云鞞韞刁削上飾鞞下飾  
刁鞞也鞞上飾鞞必下飾至大雅鞞鞞容刁傳則  
云下曰鞞上曰鞞已有小異今杜反之其誤滋  
甚穎達疏乃云鞞鞞或上或下亦無正文此非  
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詞乎愚謂鞞鞞刁削必矣  
鞞鞞下飾必非也說文云鞞佩刁上飾徐云珠  
之為言捧也鞞鞞持之則非在 帶裳幅焉杜云  
上而何故遂從詩傳而改焉 帶裳幅焉杜云  
今行滕疏引小雅雅幅在下註云邪經於足如  
今行滕所以來脛在股下然考詩圖所謂幅者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六 日殖齋梓

其形方上稍濶下稍狹兩端有帶分明以縛小  
股並不可以邪纏於足與今行滕形大異不知  
何自而以此當之且此傳昭其度也謂尊卑各  
有制度今其圖止一耳並無尊卑之別度安在  
乎詩所謂邪幅亦非所圖也此幅疑即今之錦  
綬然於五經無考故不敢易而姑記之於此俟  
博物君子義士猶或非之 杜云蓋伯夷之屬陳同  
子教之義士猶或非之 甫謂殷之頑民非伯夷  
等也竊味非七字義本指伯夷言若臧孫達其  
頑民則有戴商之心豈獨非之而已 臧孫達其  
有後於魯乎 杜云伯夷諫桓桓積善之  
又何遠引僖伯愚謂此杜以已意稱特相會往  
美之非註也然亦不須此意故削之 特相會往  
來稱地讓事也自泰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



事也

杜云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事不成故但書

地成會事成愚謂皆非也以事揆之豈有兩君特以事為會因莫適為主其事不成而遂已乎又豈有諸國徒以事會而無禮讓卿置側室大

夫有貳宗

杜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適子為小宗次者為二宗孔疏因側室為

立官遂云二宗亦官名陸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二宗固應請於君於其中立官以統之而即以側室二宗為官必非何也以其不似官名也又云適子為小宗此其意以諸侯

為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成君大夫不得以宗諸侯乎近世儒者有公子宗道論其說為詳允大都始為小宗既為大宗小宗則大宗一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七

日殖齋梓

為大宗矣其二宗即小宗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六年謂其不疾瘼也

杜云皮毛無疥癬於諸字義不明故用疏中逐

字細解親其九族

杜云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陸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愚謂

二說言九族之是非固未暇辨但此指國君而為言則外親與姑之子等皆在異國或為臣下

待之自有體未可槩云親之也故從鄭玄自高祖至玄孫九世之說又竊惟穎達正義中以高

曾曾玄皆不能於一身備有豈能親之殊不思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一與高曾一代者或高

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君子曰善自與曾玄為一代者豈無曾玄族乎

為謀

杜云獨聚其身謀不及國此是以接以大

牢

杜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云接作捷以母

矯假殊甚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大子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皓已辨其謬且

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不以國杜云不自以

此必無者是槩諸國言耳考隱疾鄭孔云體中

十年無厭將及我

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蓋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

以母弟必連及之爾

莊公六年人將不食吾餘

杜云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此解寬而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八

日殖齋梓

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

莊公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杜引尚

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則以燄燄在忌人者而言夫忌人則其氣歛矣

何燄燄之有尚書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蓋始微而終不可遏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

勢雖微弱而終將強大如火始燄燄耳故僭以意改之若陸用顏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者其

氣燄燄馴至傳瑕貳杜云瑕有二心於已謂於災亦同傳瑕貳杜云瑕有二心於已謂

如漢高之斬丁公者非也下云納我而無二心者許以上大夫蓋言瑕雖納我而中有二馬耳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杜云愛君非臣法也蓋左氏實予拳為愛



君而杜乃曲爲之解以合義耳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致致月錯蓋杜以此

此年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彼此

異議不可合解故謬以置閏失所爲言而貞山

關之甚詳其義似密予讀之惜不知所定以示

小孫冲之冲之讀之即口此易知耳大父舍傳

而看經自明矣予猶不省冲之以用牲用鼓與

下文于朝于社自別因憶胡傳所云其明乃自

忘之愚固不足論以元凱貞山之博且精而

見不如一孺子此古人有一得一失之議也

二十八年前戎子生夷吾杜解小戎姓之戎子女也陸據傳云允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九 九 日殖齋梓

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

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薦女于晉此疑是非非戎

在要荒自可薦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爲

允姓之戎故名以別種上狐姬稱姓子亦當是

其姓也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杜解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桶反覆

門上此解本可疑劉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雖

似是而孔氏以車蓋輕物投于稷門不足爲勇

投而自覆于門此驕捷之甚亦勇者事也故杜從杜

閔公二年用其衰則佩之度杜云衷中也佩王

泛矣劉奉世云佩之合法度世狂夫阻之杜云

子佩喻王而蔡組綬的然可據

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如此於本句已覺不暢

於上句亦不相蒙陸以爲有誤闕之可也考國

語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盡敬而反常

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阻字將服是

服狂夫阻之又引周禮爲據考周禮大司馬方

相氏狂夫四人則常之說似爲有據於傳亦順

故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亂之本也杜以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

又陸云今按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

不必事事符同杜誠大拘此誠知言矣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云用諸侯諒闇之服

僖公二年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邲三門冀之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三 十 日殖齋梓

既病則亦唯君故杜云冀前伐虞至邲虞報伐

悅其心服度以爲伐邲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

既病則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

前恩以誘之跡以度說爲不然謂若虞嘗經助

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不許而進國之美寶尚

畏官之奇諫乎愚謂度說固非而進國之美寶尚

當若果通好曾受其救國之恩則今之假道尤

宜用賄以謝其前恩而求後功何由必其無也

何不觀下文云冀爲不道侵敝邑之南鄙則邲

三門果是晉地亦當用救邑字面或違文尚

有譏下豈得直言地名而已故以杜說爲定

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杜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馬求卿曰註意未明此乃醜詆之詞蓋言



齊楚相遠雖馬牛之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傾入吾地何也愚謂杜說固未明而馬說亦鑒但言地遠馬牛猶不相及今何與而涉吾竟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皆齊竟獲所踐履之界齊因自言其盛此計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公大以征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無棣在遠西孤竹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杜云以齊竟言其盛大誤矣故俱革去而折筮短龜長杜用下文韓簡有象象而後有筮而後有龜而後有數揚用而後云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韓簡一事而言非謂龜筮實有長短也穎達正義云杜欲言人所言之意故引傳文証之若以至理而言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上 日殖齋梓龜筮實無短長竊謂有大極斯有陰陽有陰陽而奇耦方圓象數已具乎無物之先矣物由以生豈緣物而有乎曷有先後之分乎簡之說固已鄙野而杜即用之以為釋陋矣楊用脩謂龜筮之辭理有長短雖曰就麗姬一事而言然易之辭理豈有短者乎穎達每屈他說以伸杜而此獨云云必杜之說有甚不可者耳然疑古人之言亦必有據又尚書洪範云龜從筮逆則士逆庶民逆作內古作外凶蔡仲默釋之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曰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愚益疑不能決史記云著生蒲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則著龜一也且易經三聖探賈索隱鈎深致遠萬事萬物之理備矣彼云長短必更有與義存乎其中餘不足信仲默一代大儒凡性命之學至宋大明豈得草草因又考周禮註疏亦

有長短輕重之說乃亦用韓簡之言而云易辨窮理盡性仍六經並列龜之辭辭譬若識緯圖書不可測量故云長短夫然識緯之說乃勝于六經耶其說不俟知者而辨矣又思朱子亦必有說既而得之乃云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簡病子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到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耳不似龜才斷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即如所云則凡可以揣度者皆為短而無可揣度者皆為長可推度惟世之幻變詭異多有不可揣度者意朱子乃淺乎為言至此也惟穎達外傳云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筮龜相違見筮龜之智等也亦引左傳之說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上 日殖齋梓獻公云筮時神靈不以實告筮得吉云欲用之卜人欲公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係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為極妙龜之長無以加聖人演筮為易豈有短乎又云洪範所云從逆之類皆多舉一以該二詞多不能悉載是前二說皆已不經穎達之疏皆與鄙見相合方敢執以自信然謂不以實告者亦非也今筮辭不載于傳或筮人阿公意以為吉又記云卜筮不相襲上大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耳且記中無大事卜小事筮二句亦周禮賈公彥之疏耳而蔡氏誤以為為禮文蓋世儒皆因晉卜人一言轉相傳播互為曲說以強自相証而不求諸心因慨經學之晦久矣多以一時有為之言而遂為千載不易之訓隱大道而誤後學自唐貞觀間命諸儒釋章句為義疏以定南北之異時議者



已病其非宏博之規至宋儒之訓註出而我朝遂皆之以爲今列于學宮并昔人註疏而便廢之益使陷于孤陋而莫知廣石渠

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杜云輔頰輔車牙車

兩頰爲輔牙根爲車亦因其輔載之衆而借名之耳非真名也官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

之借名爲言且與唇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兩輻則車輔相依

固詩人所味與唇齒二物並以取均服振振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云實新密而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愚謂桓於此本責鄭之從楚何服責其以不時與役且

七年諸侯官受方物杜云諸侯官司各受其方

謂此受所當貢伯主之物竊謂此因管仲以德禮爲言而桓脩禮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

之貢而遂云天子乎若爾何以爲脩禮命亦不行矣蓋班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

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者也又引晉悼邢丘之會爲比自當不同

九年以是藐諸孤杜云言幼賤與諸子懸貌陸

弱小耳於荀息有焉杜云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儒論之詳且明矣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杜云夷吾忌克多怨終

生猶忿愚謂夷吾忌克失國固其罪非申生所忿者蓋申生孝而恭其蒸於賈君亂倫耳杜

舍大而舉細失申生之意考之林叟同鄰見七與大夫杜云侯伯七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與大夫服虔

云上軍之與帥七人爲中主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與帥七人前申生將上軍今與帥七人爲中

生報怨盈將下軍故七與大夫與栾氏劉炫以服說爲是又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

應曲附栾氏愚按王義引服說而不之非亦以其說爲是矣以愚言之非也再考周禮典命云

侯伯七命大行人云貳車七乘則杜之說本有據服云上下軍與帥七人傳無上下軍之文果

何所據乎且申生死於驪姬與惠公何怨而爲之報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必其所將耶古今

以君親臣而外附者多矣豈特七與已哉

十四年號射杜謂惠公舅驪以晉語惠公稱射

諸侯謂異姓大夫爲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號射既非戎人非惠公舅可知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杜謂卜人而用筮不能

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以咸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蹇射其元王中頤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

必皆取周易愚又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兼筮矣夫狐蠱必



左傳注解辨誤 卷上

五二九



因亂取魯緩救邢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辨而救邢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繫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杜

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塞郭城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故特隨時而治之今特高大其制改名高門作新以易舊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愚謂杜以不時之時爲土功之時下文從時之時爲從時之時之二句相連而一字兩用非撰詞之體而改之自見其謬故愚稍用其語而使之使協于事理并使之成文

二十一年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杜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 杜註云穡儉也矣不應重言務穡林堯叟謂以服事諸夏稼穡爲務然矣外傳常註亦同云與諸夏同服王事陸云猶言以服事殷耳不必更言王事愚謂凡國之始封必命以同服王事雖時不然原其始而言之宜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

與之弗可赦也已杜

杜云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愚素以大司馬即司馬子魚陸亦以爲然又引史記宋世家以爲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此爲子魚無疑固諫猶固請也弗可赦也已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勿可赦宥也今味之則勿可赦也句固如陸所云與

鄙意雅合若云大司馬即子魚有未必然者子魚累見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皆未有言大者此獨言大必有別也若史記踈畧多矣豈可爲據又何以知固爲司馬在戰泓之後也世家內亦未嘗言其年以固爲司馬固記事及之故在戰泓後耳故今從杜稱公孫固

鼓以聲氣也杜

杜云鼓以佐士卒之聲氣於文不卒之勇氣又金鼓戎事不逾女器杜婦人云俘馘非近鉦也用以節鼓依杜云是以俘馘爲器與傳文乖矣郭定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是也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

杜註云名書于屈膝委身體於地也愚謂此本強鑿質即質耳晉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常註質質也士贊以雉依杜說則質讀辟不敏也杜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陸云敏猶達也愚謂陸不辨杜說之當否而改易一字於傳文無當原杜之意以爲告則書名彼不以名告而書名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亦不名以自辟其不審之誤此與達字何涉愚謂既已同盟則史官應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辟當作關傳以赴者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惡其違禮而辟除之不書其名若未嘗與之同盟者耳此與文公七年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同意猶云德不恪也書不共也杜於彼云此傳還自釋凡列之意其解與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爲不敏達於事不及諸國會盟故辟之使若不與於會者陸改審



為達是也而不求其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

不達之故思之淺矣

子司空季子

杜云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  
顓頊魏曄俱奸命於園曹頡即就戮而曄亦被  
黜後曄亦未有勲績也雖或賢安見其有大功  
乎狐毛設旆于城濮以勝楚賈佗以公族致位  
大師初不在魏曄下也

桑下

杜註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而不  
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與秦共納  
惠公不欲復納重耳尤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  
妻以女富以馬如周瑜之建策於孫權羈縻玄  
德者至孝公時諸侯皆叛城又去益恨故從者  
謀行而姜氏恐露其計故殺婦以滅口傳中如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此而舊註不明者多  
矣姑舉其一於此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  
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杜註云若遂以  
傳相在相字為  
句陸以為當在夫子為句愚謂句讀且無論當  
先解其義杜以反國句在若以相之句下故解  
相為傳相以為傳相於適國燕享之際耳殊不  
知古人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  
上文相國之相耳夫子必反其國蓋必然者以  
為帶句豈有傳相之善而遂能反國及得志諸  
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此者

奉匭沃盥既而  
博雅當自知之句絕亦自見

揮之

杜云揮之使水湔其衣故怒愚讀之乃杜  
省其文與疏本一意實非也陸亦不審矣蓋盥  
未畢故手尚濕而揮之以湔其衣則在方盥時

傳何用既而二字乎蓋盟畢而揮

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

杜云諸門戶僕隸之事

之謂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為之用者傳又云  
樂卻為之內主豈皆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  
之事耶蓋但弔二叔之不咸杜註用馬融說云  
言其可任耳

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鄭眾  
賈逵皆以二叔為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  
亂鄭玄郭定襄與陸貞山皆以為然予獨主杜  
蓋管蔡流言作亂周公已殺管叔而蔡蔡叔此  
時豈尚在封建之列乎孔註云按其封建之中  
方有管蔡豈有待其作亂始封建之乎良然况  
流言者尚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有雷叔耶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於成周而作詩

杜解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  
族特作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  
云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  
周公之詩而此獨云召穆公故陸以為所傳異  
耳考杜說本之常昭常昭云周文王之詩者周公  
旦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禮廢復作常棣  
之歌以親之蓋諸儒以此傳與詩序不同故強  
附而合之竊以為此類去古久遠固未必小序  
之為是而此傳之為非亦未必此傳之為是而  
小序之為非也今註傳始依本文解之與詩序  
不同缺之何害而必欲強合之

棄嬖寵而用三  
耶故削其附會之說而直解之

長杜云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孔疏曰  
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乖異



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其省視

官具于汜杜云省官司具器用是以省視對具

備辦之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

二十五年請隧杜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考周禮冢人

以度為丘隧則凡葬皆用隧傳中魯宋俱有隧

正書云魯三郊三遂不獨天子有隧若謂王章

蓋在六耳公未請六也二說皆未允難定故並

之王章也杜云王章與諸侯異以壺飧從

徑餒而弗食杜云徑行也於徑字句愚於從字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日殖齋梓

乎且餒字亦無著二句

文意亦不佳故為改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磬野無青草杜云如而也時

月野物未成故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

食之物所以當恐陸云如之為而雖傳紀多有

於此自當依本字且服虔劉炫王學林諸家以

推而設大師職之杜云職主也大公為大師

解也杜云職主也大公為大師

之大師主之不必杜云職主也大公為大師

專謂大公當矣杜云職主也大公為大師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云鬻熊

祝融之十二世孫劉炫云自祝融自鬻熊其間

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雖為曲

解終自難通以為傳寫

誤今者其年不詳其世

二十八曹人尸諸城上杜云磔晉死人於城

磔其尸以取怒於晉蓋即以所死者陳於城上

則晉師自為寒心矣且磔乃支解與尸字自別

蓋尸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云距躍超也

其尸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云距躍超也

勸也孔疏云距躍曲踊皆詳明但以百為勸不

如所據以傷病之人不可為六百跳故以意解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日殖齋梓

耳邵文莊公言百猶阡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

比訓百為勸為近理蓋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

字百作陌又解距躍為直杜云距躍超也

跳曲踊為橫跳皆明切杜云距躍超也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杜云距躍超也

杜云除懷惠呂卻愚謂非也使文公不得國則

懷惠呂卻於晉未為害也何用假年以除之公

除害以得晉則享有晉國止耳於楚何與而使

避之耶蓋成王以中原無伯故以其兵侵陵上

國而其時弱小之受害於夷狄者多矣前享而

問報已知其志大豈區區在一晉耶或謂楚王

不應以已為害為言殊不知英雄方論天下大

勢當不掩一己以自諱也成王知公必伯而不

殺豈庸杜云距躍超也

人哉杜云距躍超也

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杜云距躍超也

謂謂宋宋為楚之讐外傳所杜云距躍超也

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是矣杜云距躍超也

楚子伏已而盥其



腦杜云監也也正義曰監之爲嘽未見正訓蓋相傳焉然自古未有議之者予竊以爲必非也監從且從口二字義絕不相通不知何自而以嘽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有以易之下文云吾且柔之據考工註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捷而食之則何得其和煦而柔也子犯雖權詞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此事情亦近而可推蓋楚子侯於下以手捧其腦而僕碎之宜從諸王事靡監之監此監與周易幹盤之監意亦不通故正義於襄公二十九年王事靡監云監亦盤也盤是蟲之害物故爲不堅固也貞山乃以爲非顛達但能解於彼而不能通於此貞山於字義難解者每以爲古字通用於此本自通而乃二之抑不知何以也蓋皆泥於腦之義故必以嘽爲訓觀周禮實紀頭而謂則監之義自明矣此說雖自予始之而竊謂必不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三 日殖齋梓

可易也 吾且柔之矣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如此解而不明所以柔之之義因憶歸田錄人氣粉屑之說推考工記角本感弱復從杜以嘽訓監予幼聞諸腦敗陽今考之止猪羊腦也思子犯審見事宜權解公夢用和煦意淺言之乃得彼說既鑿且汚瀆寧子先長其君太甚故不從而記之以存異焉

將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仲

前驅杜云寧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掩寧子未備愚初讀之甚不解以寧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驅之以掩其未備乎且宛獲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不知其所備者何也况諸侯固應有先驅不待掩未備方有也既詳之蓋因衛侯不勝其恃害

之心故寧子先入欲護救其妄殺耳而長詳悞以爲使與之乘入故前驅者遂探衛侯意不待命殺叔使寧子不入可救止也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備則是承公命殺叔武矣公何枕之殺而哭之又使殺歟大乎或云衛侯與元咺訟不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武叔之心則前驅必不敢自射殺之此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詞以敵元咺而謂於此衛侯遂驅掩寧子未備則非悞也 大旆之左旃杜云大旆旗名繫旆曰旆不可繫於旆矣云旆之左旃則旆爲旆上一物耳而杜止釋二字殊平文義且前於設二旆而退之杜註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旆乎故愚合二旆而通之詳見昭公十四年平丘傳

寧子職納橐籥焉杜云寧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籥樂也陸云橐以盛籥故曰橐籥寧子慮防醜毒故以餽食爲己職必不無及衣矣疏曰橐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竊謂寧子痛君幽囚慮其饑寒或無衣食亦不可知但就橐籥二字則必以橐盛籥耳若衣不言衣而言橐食不言器而言籥則非撰詞之體矣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杜云卜偃開秦密謀陸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承異說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辨愚謂杜解固非矣而陸說亦未得春秋時巫卜每每有異其神恒與鬼通或文



公之靈憑之以告未可知也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使卜者知之乎陸云或以他術知之蓋迂左氏好采奇怪異說誠然然亦未可槩謂必無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註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之薨實以今年十一月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敞曰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屬下句杜以緩屬上句非也

杜公以十二月葬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爲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讀劉說知元凱強經附傳甚矣

文公元年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杜云合古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五 日殖齋梓

之道而失今事霸之禮故身執邑失陸云伐晉非善謀傳以爲古故杜爲此說以護其失耳今讀之良是

二年不登於明堂杜云明堂祖廟也按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皆以祖廟與明

堂爲一故杜同之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爲王者之堂非祖廟必矣蓋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明堂乎近世諸儒論之已詳故直去祖廟二字但以爲王者策功以厭之也杜云厭猶損也晉人以非序德之所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愚謂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當作壓既考韻書厭臨也此於我公以尊臨卑事理既切而勝之義亦在其中矣

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杜

蓼與六皆臯陶後按十八年行父使大史克對宣公所稱八愷有庭堅杜以爲臯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註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臯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羅泌曰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預說誤矣又按焦贛易林云龍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臯陶之子若孫耳貞山謂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國皆臯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愚以庭堅既臯陶之子若孫則在堯舜之後矣八凱中何得有庭堅也又唐虞之時人皆以名稱無緣有字臯陶字庭堅則垂益禹之倫何皆無字豈臯陶字獨傳而餘皆不傳也諸儒皆各以所傳所聞言之皆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五 日殖齋梓

六年樹之風聲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陸謂樹立其風化聲教如杜

說則唯 著之話言杜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

凡韻書皆訓爲善仍杜誤耳善之意 爲之律度

實無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 杜云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愚謂此皆以遺後而言治曆明時帝王首務於遺後嗣不切蓋度量權衡皆起於遭喪之禮以行杜云聞晉侯稱文子三思而行蓋言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聞晉侯疾故也劉炫謂聘使之法自須遭喪禮



而行若然則是常禮文子不須使求傳亦無庸  
記其事也劉說既謬而謂非因晉侯疾亦非蓋  
使他人使雖聞疾安知其必物故而求喪禮以  
行乎文子聞疾即求亦謂周詳矣若晉侯無疾  
而求喪禮以行不難必抒矣杜云抒除也陸以  
大迂而無當耶難必抒矣說文抒挹也不得  
為除當從服虔作紆紆緩也愚按班固兩部賦  
序抒下情劉何傳抒恩意王褒傳畧陳愚而抒  
忠韻會云抒引而泄之也今從

### 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杜云葛之能藟藟繁

多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  
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矣傳意矣愚謂若  
讀上文則陸說為是觀下哀婉固君乎句又是  
杜說為長蓋公族固為公室之枝葉然非其國  
本傳註解辨誤卷上

毛 曰殖齋梓

君親而撫之則枝葉亦不能茂矣此交相庇  
焉者也杜會其前後意而解之如此非謬也

### 蔑將下軍

杜云先蔑士會逆公子雍還晉晉軍

軍石戎御猶在職此雖言御右而實以先蔑既  
逆雍又將下軍故也愚按傳上文云背先蔑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則非卒然變計矣且逆雍何  
用車徒如此之衆乎此元凱以上文既云背先  
蔑下文先蔑奔秦故遂以此強解耳故啖助曰  
上言背先蔑立靈明秦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  
軍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先蔑時雖為下軍  
將而身在秦故致誤耳趙子常曰蔑既逆雍於  
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  
復奔秦理無可通傳誤明矣予竊以為不然大  
率古人行事與今人異有不可以世情推者如  
翟僕居新里而助公戰華姪居公里而助華氏

如賈季殺陽處父奔狄而趙盾送其孥傳中如  
先蔑事亦比比有之且云蔑既在秦而下何云  
奔秦耶即在秦自留秦不返矣言奔秦則歸置  
可知蓋盾執國權又以正義禦秦先蔑何敢棄  
其職而不從之先蔑奉命以逆雍本無罪盾何  
得廢之而不使之將耶既勝秦後蔑自以所事  
不成難以事新君而奔故盾以士會為無罪則  
先蔑亦何罪之有此將下軍乃在國為國之義  
奔秦亦何事不終之故此何誤之有諸說亦見  
之不妄矣故既削杜註而於諸說亦皆無取

### 辟不敏也

見傳公二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杜云

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愚謂  
此卻缺以衛既服欲趙孟以德懷之引夏書數  
言意重於戒之用休句言九功亦只重一歌字  
耳其云義而行之云行賞罰合其宜也賞合其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毛 曰殖齋梓

宜則人樂而歌之下文無禮不樂言有善而不  
之賞則無禮而人不樂賞罰有章禮也此與財  
用之節生民之命何與乎卻缺意在緩懷諸侯  
而杜以富殖人民為言缺欲施恩慶賞而杜以  
節財厚生為言  
不大悖也乎

###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杜云匡

中屬鄭孔達伐不能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

### 至於虎牢之竟

杜云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

云似以致之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  
以歸衛考服虔以為致之於鄭劉炫從其說以  
規杜杜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  
今并歸衛立文不明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又劉



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公五年此入蓋因地爲名非晉壻也愚讀傳文上云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衛事畢矣下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中至於虎牢非衛事矣而陸云似致之衛何也蓋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况上年註已言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又考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爲質于鄭穿亦公壻也何穿不稱而池獨稱乎池封既衛田何申及虎牢皆鄭地乎蓋公壻池必以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今今鄭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豈有使鄭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已之所侵于鄭者歸之乎陸有疑而未決愚反覆詳味傳意并考諸說而斷之如此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元 日殖齋梓

九年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

杜云陳師狼淵爲代鄭援也傳文明言楚子親伐又無別師而杜云然者蓋以經書楚人伐鄭既註楚子不親伐故今以此師爲援而實非也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彫

班杜云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班賞以前未有識其非者愚觀上傳文頗明而杜註既與相反且于宋國之賞典大戾上云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下止言皇父之二子死不云穀甥牛父死也而杜云穀甥及牛父皆死既已誣矣假使穀甥牛父真死則必以其死事戰亡而賞之應重豈得因死而遂不及之乎蓋二人並無死皇父之二子死耳即其二子死亦

應有賞傳不及載而止以名彫班爲有據故舉之以爲徵耳後皇父之後世任于宋其賞可知此杜乃曲解以誤傳文謬戾如此

晉之滅潞也而劉炫之徒亦未有規焉何居

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

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杜云榮

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考

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

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

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

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

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

公蓋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愚以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陸所考有據可信故

敢削杜說而正其誤

十二年寡君敢辭王

杜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當還王而秦人必欲致之故襄仲以禮辭之非不欲與秦人爲好也陸是其說愚按聘義重禮輕財固矣然使聘而自宜還王則秦使者何爲違禮而必致之魯乎若爾則西乞術不知禮甚矣襄仲何緣以君子與之蓋聘終則還王禮之常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爲好也緣此時晉主夏盟魯事晉方謹衍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理必然矣杜註大省畧陸亦好用異說以短杜而不考其細故從杜而加詳焉且聘以圭璋以爲信自當還之故術云以爲瑞節所謂輕財重義亦未



盡其義也

### 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

杜云策馬櫪臨別授之示已所策以展情劉縯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其旨蓋以爲書策也孔疏引服虔解亦如此陸用諸說以正杜愚謂陸於群書爲博故每引他說以爲傳解多有未的然者而杜亦未明朝意蓋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若劉縯文士一時之見詎可據之以爲傳解耶

###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三 日殖齋梓

杜云執訊通信問之官爲書與宣子陸云執訊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事雖不同文足相比愚謂詩之執訊固不可與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爲盟主而鄭以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問之人乎鹿死不擇音若然則禍不旋踵矣豈有此乎鹿死不擇音杜註音所誅廢之廢古字聲同皆相假借陸云以音爲廢未之前聞案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云野獸跳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意與此同蓋杜泥于下文鈺而鈺走險之語遂生此說今按陸所援引明當鈺而走險意何能擇杜註鈺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蔭此書未見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救賦以待儉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聞以死不暇擇音

而鳴之惡耳鈺字書作甝鹿疾走貌愚謂杜解固非矣然必有人迫之而后疾走也上文無自而竟以疾走爲言文不順矣况鈺本從金必利器也以難解而改作甝強矣今考鈺銅鐵朴也蓋語意以鈺鈺鹿而後鹿走險耳其義窮奇杜甚明故敢用陸說并參以己意而改之

其行窮其好奇陸引戴章甫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紀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義于惡獸杜考之未詳乃以字義釋之非也今按宋俞成所註叢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投諸四裔杜云裔遠也久已如此則衆說皆同投諸四裔明考說文裔衣裾也徐謂曰裾衣邊也故謂四裔傳中言裔夷裔子裔胄之類義皆視此

### 宣公二年文馬百駟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三 日殖齋梓

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者爲可愛重若畫馬爲文乃是常馬耳何足貴乎其說長宦三年矣杜云宦學也此仍曲禮宦學事師矣夫士人爲學皆將用世非宦乎經藝官職皆其學豈有二之名專學焉者此宦必宦宦女之宦故從越語范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杜云盾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愚以嫡子爲宗宜統族人故以屬之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杜云禹之世陸云傳言禹之錫鬯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禹錫鬯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未知其審愚



謂方字當在 鵲魅罔兩 杜云鵲山神獸形魅怪

禹世無疑 木石之怪 鵲罔兩水之怪 龍罔象 以是為而子

故以杜誤愚以怪物難定兩存之 杜云以蘭為女子名愚謂蓋以蘭之

秀美付界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矣 四年以貫笠較 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違人執

較正義曰服虔云較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 禦矢也一日車較上鐵也或曰兵車旁慢輪謂

之笠較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以 意言差於人情為近今姑依杜而並存之於此

以示不 絕異說 六年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杜註殪盡也貫猶習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三 日殖齋梓 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又韓非子

云恐其以我滿貫亦此意蓋以繩穿物謂之貫 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

於貫也殪殺也杜皆非 八年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杜云舒蓼二

國名者蓋傳寫誤當云一國名釋例有舒蓼舒 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

蓋蓼滅后復故今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 別舒蓼卑陶之後復姓若舒自為一國傳之三

年為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 遂以為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憶說也今按羅

說為允孔又以群舒為一種尤謬群舒者允言 群蠻通衆舒而為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舒

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內 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

十二年夷於九縣 杜註云滅九國以為縣願得

六蓼庸然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 故諸儒辨說紛紛楊用脩以九為陽數之極凡

稱九者皆極言之其說尤謬愚謂楚滅國雖十 一或以二小國併為一縣亦不可知若必滅一

國為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無分併於其 間乎且此尤不足辨上文云微福於四君不泯

其社稷使得事君夷於九縣則望其存而不滅 之若以滅國為比不大戾上意耶時楚有九縣

願得比之自言服事於楚如耳豈復追 記滅國乎徒屑屑以解九縣而不尋其意時孰

甚 軍行右轅左追蓼 杜云在車之右者轅為 馬為宿備前未有議者愚以為非也蓋楚五分

其軍為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其任耳如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三 日殖齋梓

以車之右左而為用則其所謂前後與中者抑 亦其車之前後與中不也且一車之中而九在

右者挾轅凡在左者追蓼於軍中不亦煩擾乎 蓋古今之為陳者必有前後左右中軍此楚亦

既分軍為五而以右軍專挾轅為戰備左軍專 追蓼為宿備前軍專斥候以慮有無後軍專為

殿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 分既定號令齊一此顯然易見者杜以楚止三

軍故有此解獨不觀晉知瑩曰吾三分四軍以 逆來者四可分而為三三不可分而為五乎

有律以如已也 杜註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 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 人之象今據杜以已作人本謬 故曰律否滅且

易竭也 杜云竭敗也坎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



以凶也

杜云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陸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脉當讀有律

為句

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為句杜以故曰律三字屬下既非又專論掛象而不言事理此其

救耳

愚詳讀傳文誠如陸所云聽而無上衆誰敢從其說畧附以已意改之

適從

註云聽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今衆不知所從陸云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

後此時

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二子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聽進止

而無上

令不知所從也此關其君之戎分為二杜之短既明而解之尤暢

廣廣有一卒

卒偏之兩杜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

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古今未有議之者竊

左傳註解辨誤

卷之上 三 日殖齋梓

謂上云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註云十五乘為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

十五乘

耶抑別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為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

二十五人

亦何所懸乎於文理俱不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與司馬法

十五乘

為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為偏之偏字故強以此解而不尋其文意耳愚合

後段觀之

則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為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

曰廣有一

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則逸多勞少自

精專無廢

事矣傳文太高簡難解舊註復謾焉益難通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叔為右

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者軍禮亦有是者殊不知卻至見敵國之君故  
敦盡臣禮然亦惟至能之而樂書亦以此為諧  
此二軍相遇非有君臣之分而楚何卻至之多  
耶且傳于宋之狂狡創戟而出鄭人以為失禮  
違命此楚之教晉與狂  
狡何異而傳不以譏乎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云

比其鄙邑是與亡國同考呂氏春秋說此事云  
往不假道宋不假道是以宋為鄙野也齊誘註  
謂以宋為鄙邑與杜說同真山以為當作鄙薄  
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註云鄙賤是也尚  
書及鄙我周邦愚謂此當從杜無疑下云亡也  
可見陸多引他書為証而意自不同亦好異之  
也杜云主人亦設豆百品  
於是有庭實旅百陳于庭以答賓劉炫曰時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

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陳贊幣之  
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  
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賓杜云容貌采章

車服衣章嘉淑令辭稱讚嘉貨命賓幣帛言往  
恭則來報亦備劉炫曰仲孫勸君行聘惟當論  
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  
報而言此乎此言為至當且於上文尤順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杜云兵法因其鄉人

將左右司馬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  
元蓋用此術因以自通愚謂此杜以兵法曲解  
於此而實非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貴謀  
示整春秋時兩敵相持而信使往來者多矣何  
皆不用而獨華元於此用之乎時楚師久駐宋  
郊而元以國相至其師則楚必為求成請服自

應納之何待如兵法所云乎且其時俱以國人  
為兵何鄉人非鄉人之有其云左右謂者與門  
者舍人之稱皆戰國以後之官名非春秋時事  
也杜不知杜何意而乃以此為解其登床切盟之  
意畧不為  
言尤踈矣

成公二年祭石以投人杜云祭檐也竊謂以檐

以大將入敵國軍而檐負石者乎考韻書古字  
祭與礫通用蓋恃其多力用大石祭而碎之以  
投人杜云礫王礫與礫皆滅紀所得  
也紀王礫杜云礫王礫與礫皆滅紀所得  
言紀而不言王則非王可知考周禮有礫人本  
瓦器又考古博古二圖所載礫皆銅器古人器  
自有所以為重者不皆王  
也王礫自應齊物非紀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

之宜而布其利杜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陸云

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散邑之幸亦云從也況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註言完盛之時尚不

命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  
而敗不敢不服劉炫亦然愚謂杜說於背城借  
一不意不用屨炭杜云燒屨為炭以瘞壙劉炫以  
屬果謬用屨炭為屨炭者用屨炭復用炭也按  
周禮掌屨掌斂互物屨物以共閭閻之屨鄭註  
以屨屨屨也屨屨屨屨屨屨屨屨屨屨屨屨屨  
物之徵令則屨炭二者不同孔疏謂炭亦灰之  
類非也愚謂屨炭此其常也不得為厚傳何  
用舉之鄭註雖不言屨炭屨炭屨炭屨炭屨炭  
之註何須及此且用以禦濕非炭不可則屨炭



不必言矣炭與及本一類而亦自別今如時俗  
凡燒物存性者為炭燒過者為灰傳言炭為  
知非燒屢吾知免矣杜云知不益已禍愚謂非  
存性者乎也蓋言以已度變必免于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杜云與魯異姓愚謂此  
蓋以夷狄待楚非開姓

六年其惡易觀杜云惡疾觀成也陸云下文  
有分海以派其惡註以惡為垢

穢與此字同訓與良所未曉愚據獻子說沉溺  
重腫之疾猶在塾隘之後不應于此處云其疾  
易成又按爾雅訓觀為見其惡民愁則塾隘  
易觀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云塾隘廩困也陸云傳中屢言塾隘杜之註釋  
各殊此年言廩困寢九年猶委頓二十五年慮

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按說文引此傳曰塾下也  
尚書下民昏墊註溺也昭三年傳淑隘註隘小  
也孔疏言地之下濕狹隘者是矣或言此傳文  
有誤宜作易觀則塾隘塾隘則民愁於文理為  
順皆從之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杜引司  
馬法百

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  
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習之陸  
謂若如所言是卒大于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  
不當云兩之一卒舍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曉  
孔疏亦云左丘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  
有誤文愚亦素疑此陸辨兩之卒句杜雖巧詞

不能答矣其下句如杜解當云偏兩皆一此云  
偏兩之一則偏兩中之一矣誠難解也且于適  
言人不言車於留言車乃及人左氏遺文必不  
如此今順文觀之則所謂兩者即一車耳車中  
每事皆兩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  
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  
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  
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  
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蓋杜彼泥于為兩  
為偏之制而不尋文義事理苟以釋其字面馬  
耳其成辭也亦虛矣

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云遐遠也作  
用也詩大雅言

文王能遠用善人不助語陸以詩夫狡焉至佳  
傳云遐何通言其必作人也良然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或思或縱也杜於狡焉為句於下註云世有思  
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昔人當

唯此為命此文強而意不暢陸以狡焉與下為  
一句而下註云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  
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此於上下意皆會而明矣

十年不食新矣杜註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陸云  
食新泛言豈必新麥然下文明

言新麥且時舉居育之上膏之下杜云育膏也  
心下為膏正

義曰此賈逵之說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為膏  
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疑者為  
脂釋者為膏其實凝者亦曰膏內則云小切狼  
脂膏則此膏為連心脂膏也獨劉炫以為惟釋  
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作膏  
易傳文以規杜之失愚初讀之茫不知所謂繼



考素問刺禁論云膏肓之上中有父母陽上善說云心下膏肓上為膏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於是始覺有緒舊聞諸臟與人相類有一友曾親誦觀諸臟為言心膏之屬方憶膈者隔也自膏以上皆心肺清濁之屬自膏以下皆腸胃汚濁之屬故晉人言酒之美惡有膏上膏下之分則心在上膏在下同矣而心下有微脂為膏膏上有薄膜為膏也蓋以醫家凡用針灸藥石必以經絡為道常某臟某腑而治之豈居心膏之上下猶有膏與膏之係而居膏之上下則于臟腑無所係為至虛之虞非經絡穴道所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既明膏肓二字之實則諸儒脂膏之辨與劉炫之失不攻自破矣元凱以膏肓有固少間而諸韻書釋膏字皆云心上膏下其說舛差謬以誤後人尤可恨也或難云心之下有脂為膏固矣而左傳詳解辨誤卷之上 聖 日殖齋梓

子云膏之上為膜為膏何所據乎予曰據素問曰膏肓則明云兩之膏也兩之膏非其膜而何其痺論又云皮膚之中分物之間重於膏膜註云膏膜謂五臟之間兩中膜也則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益明矣竊謂膏肓二字今辨之始明醫緩猶不能治而世醫謾點膏肓穴不知何以也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杜註言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今既非其人句語意還指叔申言若指鄭伯則遣字不當如此矣

十二年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杜云舉詩之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腹心陸謂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

亂也累其武夫以為已腹心服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美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異乎愚謂陸此說固善然讀傳文自覺杜說之謬矣故參用愚意而詳焉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杜註養威儀以致福孔之又引顏師古註漢書律歷志援此傳謂之往也往就福也又云將身向福其義為長愚深不然夫君子善其威儀以定命也豈徒以求福乎若如諸說則君子之微福甚矣其為威儀也必不令惟杜註近理較勝諸說而於養之字義猶未明云養之以福猶云養之以德耳福因德而自致此天人相因之義在悟其旨而會解之耳惜貞山之博雅而乃有戾乎此也 使呂左傳詳解辨誤卷之上 聖 日殖齋梓

相絕秦曰杜云蓋口宣晉侯命予謂非此必治詳贍自成一文其為書明矣若呂相口宣何其敏給如此且秦國群臣多矣何皆鉗口塞聰而任其逞辨重誣耶皆非事情 白狄及君之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杜云季隗廬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陸云春秋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於白狄別無婚姻是矣杜註本鑿 十四年不許將亡杜云達大矣杜註本鑿 故亡是何不審事情而言之易也蓋先世宗卿其殖根固矣又有伯國之助是內外合而能構禍春秋之稱權衡愚謂言其善可稱耳



十六年致死以補其闕

杜註闕死者拘矣陸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之於

義焉奸時以動

杜註禮以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於時事不切陸謂是時

晉國無憂而楚以利就與自起兵端不能順時息民其義優矣謀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

杜註欲遣輕兵車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陸云

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謂候形勢也謂杜以輕兵謂謀固非矣然謀以候

候形勢也謂杜以輕兵謂謀固非矣然謀以候敗鄭伯或車奔走何形勢之須規乎謀固所

以規敵獨不可用之以輕兵乎蓋欲使謀為疑兵于前乃從其後而俘之耳憂猶未

耳杜註耳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引未息夫舍其君幾大子弑而以從子臧為言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聖

日殖齋梓

其謬于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杜云偽如於是作亂

豹因奔齊思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宿宗庚婦人私為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子豎牛又

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釁之則豹實先在齊矣倘如始往故服虔以為

豹已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室自國佐為魯請逆正義強欲

宗杜乃云豹往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專使叛逆之臣魯人更無可使者而崎嶇艱難以使

他國之人也思齊之說長是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實又關於國聲伯使之順而便

且豹初如齊婦人未有子也縱有子必未能奉難也豹必在齊數年而豎牛能長大又豹在齊既娶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事乎此必先奔齊無疑傳逸之耳皆豹因使不復命奔齊而使使

復命則為罪甚矣豈豹之賢而為之使果奔則

傳必因言使而言奔矣杜欲自黨其說乃云豹於襄公始見經傳召豹為奉君命無私

杜云不言其終蓋強以自飾焉耳

請謀國家不貳

杜云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

君

杜云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愚謂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

用如此分析且四日不食之事范文子庸有未知只據其力辭邑以請李孫其意甚明

十七年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

杜云蒙衣亦為婦人

相冒陸云蒙衣者為婦人服以自蒙冒也此云相冒文亦小誤愚以杜為相冒使人不見若如

陸則傳文應云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蒙衣與婦人矣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聖

日殖齋梓

違兵

杜云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據晉語常昭註違

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弑君其說是矣

十八年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

之宮

杜云內宮夫人宮伏兵內宮恐不勝竊謂佐以人臣而身入內宮豈有徒黨以相拒

而恐其不勝耶且既云伏兵又何逃耶蓋齊靈公密誘佐入宮而殺之其衛從之師倉卒不知

謀乃逃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杜註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

難陸云宋平日事晉何為哉

正望其恤我耳其意尤明

襄公二年非異人任寡人也

杜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



任作壬任字句絕或作人字句絕愚謂上文以鄭故觀集失於目即為成公矣又云非為罪人任不亦贅乎若然成公與鄭自為二也蓋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故下文云云此雖前人官命未改杜云成公未葬嗣未及可以理推也

三年請歸死於司寇

杜云致尸于司寇使戮之愚謂此說大鑿絳方自裁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一

聖 日殖齋梓

以司寇主刑故以為詞耳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杜云肆夏曲樂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一

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遇四曰納夏一曰渠此因魯語金奏肆夏繁遇渠而常昭之註如此也劉炫曰杜解不甚愜當何則此上文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一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二繁遇渠是其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謂炫說足也又鄭玄周禮註亦引呂叔王說三夏者肆夏是一繁遇是二渠是三愚細觀之皆有未安者按周禮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騶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鵠夏九曰騶夏而九夏各有所宜奏未見有三夏

之名亦未見其為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又文王之三則是文王而大明而綿鹿鳴之三則是鹿鳴而四牡而皇皇者華其始終皆自為篇快此肆夏之三則前去其一而後去其五非樂全矣若呂叔王則以肆夏為時邁繁遇為執競渠為思文篇快固成而為三矣然三百篇之詩名各自其首章首句一二字為之者間有樂取其意義而名之者若夕若賚之類亦即以篇名矣果如王說何序詩者不即以肆夏名時邁繁遇篇何得強以肆夏繁遇渠名之也且以肆夏名時邁猶可至以繁遇名執競以渠名思文則尤強矣故先儒亦以為誤要之三夏必自有三夏之樂章樂崩詩逸無由而考故常昭以九夏中有肆夏則斷以肆夏之下二章而為三叔王以時邁篇有肆夏二字則續以執競思文而為三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一

聖 日殖齋梓

復強名之以足其數耳今據傳文三夏則其後二篇皆以夏名似亦說為近然周禮載杜子春註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則奏納夏則與本傳所云天子享元侯者大別矣又三夏重名繁遇渠則其餘六夏亦應有重名何皆無也若呂叔王所定肆夏繁遇渠皆周頌也其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皆言周之令德獲景福于天子以此享元侯明祖德之光大以啓其威懷之心意與樂協而三篇又自成帙故姑從之而復靡奔有鬲氏杜載呂叔王所云亦見有未安也

本末乃事相非昇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然哀元年傳則云昇既篡夏相奔二斟



泥用師伐二樹以滅相則靡是時果何事乎此  
云家象既殺羿而靡方奔有兩則靡或自相亡  
而往事羿也計靡固忠于夏室或冀羿猶能復  
夏而事之耶或以羿好田多獵易圖故姑事焉  
而欲乘其隙以圖之耶有不可縣斷者西山之  
說徒愛讓賢者而未必其實故闕之以傳疑焉  
**五年成允成功**  
杜云逸書也愚按此虞書大禹  
謨之文杜時未見古文尚書故  
爲逸書又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誓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杜亦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昭  
公七年孔成子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杜引外  
傳泰誓曰朕夢協朕上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是  
杜亦未見泰誓有此文也蓋漢魏諸儒馬融鄭  
玄王肅所註尚書惟二十八篇古文尚書尚未  
列於學宮杜氏在晉之先未見其本及渡江元  
帝時梅賾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文始  
備先儒或以爲僞辯論頗多今杜  
所云逸書皆從今尚書篇名釋之

**六年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美**  
杜云言其懦弱  
不足勝敵迂  
矣陸云不堪其  
司武之任爲當  
子罕善之如初  
見杜云言子罕雖  
以得安服屢云子罕初欲逐樂轡以正國法及  
樂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  
志也陸謂此論優於杜矣愚以爲不然轡以子  
罕言已於君而逐之故以此志其忿于罕善之  
於其奔後若趙盾之於季賈等耳其雅量可知  
且其待轡已出亡矣何吐剛之有然杜言亦不  
得其情也

**七年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

**委蛇必折**  
杜云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  
門無不順禮從順也衡橫也橫不順  
道必致折陸云既言衡而委蛇則委蛇之義無  
從與綱不得專言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  
故愚爲之解曰順道而自得則可  
以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致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杜云匪彼也  
行邁謀謀于  
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詩鄭箋云匪非也  
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杜於文  
義倒而不順不如  
鄭箋之明當也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  
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成之月大火星伏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日殖齋梓

**而筮之遇艮之八**  
杜云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  
筮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  
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引劉向錫稱董  
生之說曰揲著者九與六爲老爲變爻七與  
八爲少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  
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



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  
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  
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  
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  
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  
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  
悅于姜耳而杜元凱以爲難用三易故有遇八  
之云非也據貞山之說爲有聖繼嗣朱子之說  
亦如此史以發所未發今按周易筮儀則有  
大不則者云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一爻  
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  
爻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  
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  
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六爻變則乾坤之  
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則貞山所引劉禹錫之  
言乃筮著之常其下文所云與筮儀不同筮儀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聖 日殖齋梓  
又朱子所定何自異其說也想即連山歸藏之  
筮法亦不可知如周易之用占則是隨之六二  
係小子失丈夫矣豈所謂艮其腓不拯其隨者  
乎故疏云周易以變爻爲占九六之爻傳之  
諸筮皆用變爻也連山歸藏以不變爻爲占占  
七八之爻也此亦自艮之隨爲言耳二易並亡  
不知實然與否世有歸藏之易乃僞妄之書非  
真殷易也假今二易俱亡七八亦不知此筮爲  
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  
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二儒相傳  
如此先儒爲此言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  
姜云是於在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  
豫皆八其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  
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皆非周易也愚按疏所  
云皆曲而當矣且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其事  
甚重魯豈得獨舍二易乎則元凱所註當得其

似而晦翁貞山之說失之畧矣但不知筮儀定  
於何時春秋時同之否愚故自有一說以先儒  
未有同者故敢附之此以求正於博雅說云艮  
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隨震下兌上筮  
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  
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淫於僑如之穢史以國  
母難言之故隱而祭云之隨爲速出之象不言  
用爻似以彖辭元亨利貞无咎姜自以已行不  
臧非隨之義故言隨以四德備而後无咎詳引  
四德之善不可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失  
故必凶傳言穆姜辨而不德其上文不言艮之  
隨而言艮之八者欲言隨之用爻立文不得不  
爾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 杜云諸侯以始及衛冠于  
成公之廟 杜云成公今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愚據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聖 日殖齋梓  
鄭玄云祧之爲言超也超上意也諸侯無祧聘  
禮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註云天子七  
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廟也是亦廟  
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彼以始  
祖之廟故爲祧耳此說已相仍千年其有議者  
至宋魏了翁始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  
即廟耳非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  
承其誤貞山深主魏說以傳中所註祧爲遠祖  
皆謬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爲遠  
祖廟無有爲魏說者然此衛成公於獻公爲曾  
祖非親盡也何得爲祧又昭公元年鄭子羽曰  
其敢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  
之有則祧爲超之義也益可疑又考周禮大宗  
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後又云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夫守  
祧則奄八人而不言廟又云每廟女祧二人奚



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脩除之蓋致其詳敬之意祧則令守祧黜陟之耳爾雅云地謂之黜牆謂之聖地與牆非廟之兆域而何又晉張融以爲祭法所言皆衰世之制元吳幼清亦云祭法不可盡信於是始敢斷主了翁之說而知康成之非因思其名義亦謬其所名祧者謂文武二世室夫文武二王以功德爲百世不毀之主因而藏遷主於中乃舍文武不毀之義以爲名而反因遷主以名之失其本矣其云諸侯無祧不敢僭上禮也而名始祖之廟爲祧非僭乎其諸侯始祖廟亦應以大廟世室爲名以示常尊不應以因藏遠主而名之也既曰諸侯無祧則大夫可知杜氏又安得以豐氏之祧稱遠祖也又以超訓祧字義迂遠無當從兆從示爲祧本切而當矣蓋謂親盡則祧固然而以祧名廟必不然康成每爲遷就之說以信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其誣而益見其謬周禮明以祧與廟分言而鄭乃云互言之其強解而牽合也甚矣杜以成公非遠祖乃曰從衛所處何行冠禮而徇人以苟簡如此乎孔疏亦覺鄭說之謬曰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又云豐氏無遠祖廟良是或君賜得立穆公廟然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設于家豈禮歟况穆公於豐氏亦未可稱遠也蓋古人或曰宗廟或曰宗祧或曰宗祧或曰宗祧意各有爲而自以所重爲言耳讀者少求之心當自得之竊謂康成博稽群籍爲漢儒宗偶以一慮之失遂成千載之訛幸經了翁大儒一訂其失而未有闡明其義者愚何人而敢僭辨於此乎信者言之瑞也杜云瑞符也竊謂符者取其兩相合耳信則符矣何重言之蓋以信爲言語杜云翰畫也竊謂翰文從車於輸積聚以貸謂翰文從車於

盡字無當且下文云苟有積者盡出之於文不使宜疊蓋輸爲委輸之輸晉國大夫所當貸者必使之皆至絳都則大勞擾故以車輦運其物於當貸之地分積聚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則民安堵而德自遍此亦振貸之首務而杜畧之

### 十年請以桑林

杜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按呂氏春秋武王使召伯與微子盟

云相奉桑林高誘註亦以爲樂名陸以莊子有桑林之舞故謂即下文舞師題以旌夏者是也愚觀傳文云請以桑林偃句曰宋魯於是觀則其爲樂名也必矣夏旌蓋桑林樂中之舞以旌旌爲標

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杜註以退楚今讀傳文非也故從劉

牲用備具

杜云生爲王備牲共祭祀愚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日殖齋梓

日殖齋梓

觀傳文云牲用明爲二事杜獨言犧牲頗誤且平王東遷豈止須犧牲以供祭祀而別無他物

爲用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

杜云駢旌赤牛也陸云駢赤牛

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有獵牛郭璞註曰旄牛也愚謂旄牛即

如山海經所載必不常有之物豈得用之以爲盟乎平王東遷周室多難何必求異物而用之

又莊子有犛牛註云旄牛也又云其大若垂天之雲想即山海經所載要之皆異物縱使有之

豈能必其駢乎疏云旄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於義迂矣今

考韻書獵牛杜也是即詩所云駢

杜耳凡有事用牲皆杜此無疑也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云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愚勿即知



魯頌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之說矣今更考之良是但以淺言之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以大勳勞而封於曲阜得賜天子禮樂豈得為次國而止二軍耶杜因作之一字遂不考而云二軍謬矣正義不然不舎杜云三家盟詛之詩傳其說多不載不然不舎杜云三家盟詛之言三家本誤如是言三家本誤如是言非盟詛也

十三年唯是春秋寔之也杜云寔厚也寔夜秋謂祭祫長夜謂葬埋王若虛曰寔字從穴蓋塚壙之稱杜以為長夜未曉其說毛尤亦曰寔字寔穴也今按說文釋寔字云葬之厚夕其語本難通竊以杜意以春秋祭于廟廟有寔墓穴無論故訓為長夜作虛語用之今韻書皆仍其謬蓋古人既葬而謀諡故以寔字為言耳

襄公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杜云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陸云此註以昭公九年傳景王責晉之辭為據然彼文云先王居檣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非秦人所逐又云惠公始誘以來使入我郊甸杜謂即僖二十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矣今此姜戎自居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遷或非一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為允姓豈其然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為姜姓亦非也愚謂陸於此考檢精矣故從之去下

子叔齊杜云齊子叔老字也陸云叔老公是其諡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愚謂父名不可以為字獨不可以為諡乎失之矣當是二名不偏

諱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註義取於深則厲淺則耳載此事云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陸以杜為此解而不取彼義為非愚謂穆子賦苦匏之意本在厲揭叔向取苦匏不材之義以令衆未必為穆子之本

鄆人執之杜云公徒意也其不取要為得之故為公執之劉用熙曰公雖居鄆鄆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今讀傳文與當時時勢劉說為長無告無罪杜云時姜在國不使以無罪告愚害于姜而阻之乎蓋自議論之云耳官師相規古今人多有如此者人情不遠可推杜註官師大夫書胤征孔傳云官師衆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為官師顏註師表也各為一官之左傳詳解辨誤卷之五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杜云胙報也言衆官耳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陸云此解於傳文不順胙即無克胙國之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東海耳富而後使復其所杜云賣王者得富竊自妥王者以為懷王不可以越鄉故子罕已置於其里而使王人為之攻之如獻王者將其王賣於人又當越鄉矣使獻王者能賣以致富自能歸矣何待子罕使之復所乎果爾則傳文雖高簡亦不應如此大畧也蓋富者盛美之云耳末段係十五年事失分

十六年齊子帥師會荀偃書曰鄭伯為夷也杜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紀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



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皆取平故得會鄭伯愚按此文意強鑿而於義無當時魯卿之會諸侯久矣何至此而復發例乎是明不會傳意而強解耳蓋緣諸國皆大夫鄭獨以君君臣名分宜有以尊而別之其時惟以伯國為重鄭伯特夷於諸國之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為文列之於諸臣之上不使夷之於諸大夫也

十八年晉侯彪杜云彪晉侯名稱臣者上有天子以譙告神魯臣猶末臣據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乃脫歸杜云脫不張旗

諸侯釋曾臣為末俱謬乃脫歸杜云脫不張旗儀衛必略非脫乎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杜云此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五五 日殖齋梓守險愚謂凡兵家言守險者皆謂進據形勝要

害之地使敵不得越我而為害也史傳所記多矣前衛以防門不足為險則其所謂險者必自有所在此戰敗而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豈所謂險者乎隧與防門皆在皆衿甲面縛杜云

不解甲陸云衿結也通作衿又引少儀云國家靡則甲不組滕鄭注滕衿帶也愚謂凡軍中被擒者皆不暇解甲何須言之結亦不解之意耳何足深辨蓋縛手於後則惟見其甲之衿與人之面故如此立文以模寫其被擒時之狀耳

十九年天子令德杜云天子銘德不銘功邵文莊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

布於銘杜不解城西郭懼齊也杜云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

為鐘故懼陸云與晉伐齊齊大魯小理自應懼不待鑄鐘杜為此說以附會臧孫之言按杜如此類頗多諸子仲子戎子杜云諸子諸子皆子姓按晉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又哀五年傳諸子鬻如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子姓仲子宋女也

二十一年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杜云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陸云譏其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為是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杜註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

智也今按小雅無此詩唯采芣之篇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故謂逸詩焉莊公為勇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五五 日殖齋梓爵杜云設爵位以命勇士陸言爵飲酒器設此

說為優細玩之則杜說為是蓋使為飲爵則殖最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靳之以為為晉君勇也唯其爵位故有慎惜之意耳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終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吳郡後學傅遜著

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膳焉杜註云酒之新熟重

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執膳助祭愚每讀此解覺與傳文不協果爾則嘗酎下更應有一二句而有執膳句且嘗酎二字憶漢書不如此解又按禮經月令天子飲酎用禮樂不云嘗酎也若云嘗則後復飲乎且飲酎時雖有祭示有所先不應有助祭而致執膳因再考前漢景帝紀高廟酎張宴註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爲言純也至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至武帝紀服虔註云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乙 日殖齋梓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時晉主夏盟擬述天子故當嘗酎時而鄭伯適往因助祭爲之執膳此必然也

二十三年納諸曲沃

杜云樂盈邑也愚謂曲沃晉宗廟所在豈以其爲臣

食邑乎齊崔氏猶以崔爲宗邑而云必在宗主宋桓雅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晉豈獨異乎此猶絳公邑而屬趙武正義以爲晉卿分掌公邑而絳趙武所掌則曲沃於樂氏亦猶是耳使果爲樂氏邑何樂氏既奔而邑宰猶不易乎且樂氏邑本今真定府樂城縣非曲沃也又考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使與樂氏又與魏氏安得有之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註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陸云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自不

爲天所祐非子之攝車從之杜云執攝宣子戎咎也語意固然

云引車逐之愚謂鞅當自有車其用劔時蓋棄車而以短兵率士也若在車安能用劔乎今乘樂氏敗而引車以追之陳文子杜云陳完之孫耳杜說固非而陸亦畧

曾孫度其年下妾不得與郊弔杜云婦人無外事故今據檀弓

說此事蓋以行弔於野爲非禮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二十四年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鬻

氏杜氏豕鬻在周爲唐杜氏杜云唐杜二國名殷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此用國語常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二 日殖齋梓昭之註也陸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以豕鬻常之後昭元年傳云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註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居唐者非御龍之裔矣安得謂豕鬻國唐也又傳言服夏商則亦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愚按陸所云皆劉炫之說炫又引賈逵說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故陸謂二國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爲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者杜也今合而爲一謬矣愚讀前後傳文自相背戾者良多此云在夏爲御龍在商爲豕鬻則御龍在豕鬻之前昭二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氏爲御龍於其下註云後則豕鬻又在御龍之前矣故杜於其下註云累遷魯縣豕鬻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鬻此明以二傳而附會強合之也昭



元年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以服事夏商註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此亦因二十九傳云懼而遷於魯縣故遂以為累遷魯縣亦因服事夏商故云此在大夏正義云此者蓋指其子孫或其同族而言其強附尤甚杜又云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者亦以昭元年傳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以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鄆是周有杜伯故遂以為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也劉炫譏其無據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亦不知其何據竊謂唐既堯後武王所封非有大罪成王又賢王何遂滅之使近楚有唐侯或武王遷之於江漢而以其地封虞叔也傳所謂滅唐亦未必信正義又謂成王時有唐無杜宣王時有杜無唐故遂以杜說為然竊謂史籍散逸多矣一國偶見於二王時安可據其片簡逸事遂以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三

日殖齋梓

為遷滅耶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后也而晉語訾祐又云隰叔子遼周難於晉國註云隰叔杜伯之子也則又與蔡墨之說異矣陸所云初居魯縣者亦未必然也左氏採異說而為傳文多不純則居魯縣者不知何代復入商周為諸侯在周為杜伯而奔晉耶大率世遠籍城諸儒不能闕其所不知而強以意推附會之愚故象姑仍其舊註而並辨其說以求正於博雅焉

**有齒以焚其身** 杜云焚斃也服虔云焚讀曰債陸云安知象無焚死者然象之焚死者實鮮蓋言

**踞轉而鼓琴** 杜云轉衣裝也焚猶靡滅之云耳竊謂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不知先儒何故而以為訓此必軫字之訛詩云小戎伐收註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如果衣裝何可踞之而琴乎且下文云取胃于橐

而胃則橐固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讀者毋泥成說而試思之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杜云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

妻不可娶陸云此當以風隕妻為句言夫則從風風能隕妻本長若如杜則二句皆不成文

**將庸何歸**

杜云將用死之義何所歸趣趙子常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其說婉

**及處守者皆有賂**

杜云皆以男女為賂而順

故有此訓何不考此年子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繫哀公元年蔡人男女以別皆降服之狀耳豈以為賂乎處守者應自

有賂不及言之必非男女也

**晉侯許之**

杜云晉侯受賂

還不譏者齊有喪自宜還陸云伐國聞喪而還其常也今齊人弒君而伯主用師是討罪非伐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四

日殖齋梓

喪也元凱此言殊乖大義愚

**數俘而出**

杜云但數其所

故削其說而借以己意斷焉獲人數不將以歸劉敞曰成二年傳云蠻夷戎

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伐之告事而巳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

曰數俘不歸安得捷而獻歟故曲註云獻入俘之功不獻其俘今按傳直云數俘而出安知其

不將以歸耶如不獻其俘則將何物以為功耶是將以歸必矣數之者以明其所

**封諸陳以備**

獲之俘止此無他競掠之慘耳

**三恪**

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

曰三恪按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古春秋左氏說曰

周家封夏殷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又鄭玄樂記之文亦謂武王初封



祝陳爲三恪後封杞宋爲二王後崔靈思以此義爲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其說似詳故陸從之以杜爲非然愚考召公所封乃薊地而魯亦有祝丘又按薛爲黃帝之後而賈逵又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又祀初止封侯而云上公則與以上說異矣蓋禮經雖採漢儒所記其文多異同不純安可以爲據乎且傳云以備三恪則亦似先二代而以陳備爲三耳或武王初封薊祝陳而後以薊封召公改薊於薛以祝與魯改封祝爲唐杜耶初以薊祝陳爲三恪而後復改以二代耶雖皆不可考亦當以後爲據矣故諸說雖詳舍之而從杜焉

**不可億逞** 杜云億度也逞盡也陸云億逞未詳註意亦難通或曰億安也猶億

**左傳註解辨誤** 卷之下 五 日殖齋梓

吾界神之億言其欲憑陵之意方盛不可解也皆強愚謂億度也逞肆也蓋言陳受周鄭之大恩而乃逞肆如此奇焉

**數澤** 杜云鳩聚也聚成億度也校諸說自明鳩數澤杜云鳩聚也聚成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虞陸云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于王而豈專以備田獵哉愚謂鳩訓爲聚於財物相應若云使民不得壞以備田獵則非鳩字之義矣

**表** 淳鹵 杜云淳鹵地宜鹹者說文亦云西方鹹地是矣

**數疆潦** 杜云疆界有派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賈逵以疆爲疆梁曉確之地陸取之愚謂杜解疆潦是矣減租入非也賈尤遠蓋謂疆理之有行潦皆數之使通則水不壅而便于耕殖此於諸說雖未有而覺是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云在存問之公言故忿之陸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怨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公責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讎寧喜特私說之耳何得聞之愚謂二說皆未允其云不在者猶云心不在我耳則存問通內外之言等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杜云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趙子常曰晉以黻冕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今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註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則可豈禮也哉愚謂以晉主盟大國命士會猶請於王豈鄭以小

**左傳註解辨誤** 卷之下 六 日殖齋梓

國而敢專之傳不言請於王者亦省文互見耳成公二年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未有職司于王室則知諸侯國卿皆王所命也若魯以侯國而服事于晉豈敢專以王之車服賜伯國之臣杜所註皆其事理當爾陸謂改之不可尤非也且今制大臣既膺上賜章服則亦得自造或受饋遺而服之魯獨樂范易行以誘之杜云樂不可以新王之賜乎

**樂范易行以誘之** 杜云樂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孔疏謂賈鄭皆讀易爲變易之易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常註以爲易行者中軍與下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陸以此爲勝予謂中軍下軍部分有素豈容變易易之不過以誘楚耳簡易兵備豈不可以爲誘必變置其常而後可耶於此依杜解據國語所記自當如常解蓋二書每



異同如黃池之會一云先晉一云先吳豈可強之使同即此與鄆陵本事亦異並存疑可也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杜云以舉材能比叔向也此傳明言伍舉有智謀故以叔向而寵任之則祿秩在其中矣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杜云稅即總也喪服總緣裳縷

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慙子鮮故特為此服陸云禮日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稅獻公痛慙子鮮故為此服疏引服虔說意亦如此杜以稅為總非是疏原杜意以為兄弟之服則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以得云如稅也言如於義有不通故以稅作總又云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殊不知諸侯絕期無為兄弟追服之禮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於義何不通用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七

日殖齋梓

乃謾即以總重謬解其制也子鮮之卒年月無考何由知公服之尋薨乎以尋薨言終身不本其情

單斃其死

杜云單盡也食言不病杜云不病者單斃其死愚推杜意蓋以食言者必速亡不患病而盡皆踣仆地以即死此恐太遠于事理叔向不應如此易言竊以為單獨也斃死自斃以死不病不能為人病病害也傳文簡古故若此耳

吾因宋以等病則夫能致死

杜云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陸云病

宜屬下謂為楚所攻而病則與宋同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愚謂杜說既未盡而陸說尤謬蓋弭兵之謀倡自宋晉恃宋而保焉致有衷甲之病則禍自宋起而晉因宋致病矣宋安得不致死乎敵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也再失閏矣

杜云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

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釋例曰魯之司曆漸失其閏至此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劉敞曰杜如頓置兩閏眩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客曰杜所造長曆置閏疏客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曰傳言可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曆非也至哀十三年又註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此亦謂魯實有曆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曆不與春秋相孚杜亦謂好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八

日殖齋梓

事者為之陸云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曆之禮諸侯亦安敢輒自為之魯曆既差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愚不知曆法不可懸斷但據劉敞周密趙子常之說亦皆以常理大畧論之亦非深明歷法有以折杜之短者又按經書日食在十二月杜以為如在十二月是為失三閏故以經文為誤又以若不置二閏則明年之無冰不在子月不得為災故知其必再置也而漢律曆志亦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可以至于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為謬則杜之說未可以必其為非也時周室衰微頒曆與否亦無實據若必其頒曆則通紀兩失閏天下諸國知曆者多亦必紛然而議矣若必其頒曆而無失則傳文與杜何自而起此議乎以意而推則如杜可也况治曆有專門言等所不能



者故姑存諸說以俟知曆者焉

二十八年吳句餘予之朱方

杜云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吳世

家書此事於餘祭之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云夷末服虔亦云是餘祭正義以慶封於此年之末來奔魯齊人來讓方奔吳明年五月而閻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邑故杜以為夷末愚按世家諸書所言甚明而正義曲以附註即五閏月矣獨不能以一邑封之乎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

杜云茢桃穰

黍穰也劉芳也又釋芳曰帶草也穰字異芳亦作若韻書皆同是被殯者以若為帶非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黍穰也杜誤以梨為劉孔疏因傳會云今之若帶或用龍穗或用黍穰誤矣今以若為帶可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穰何與物性先君尚有知各有宜用不可同也杜說誠謬矣

也不尚取之

杜云不尚叔侯之取貨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杜云言先君母寧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服虔曰

不尚尚也言尚當取女叔侯殺之母寧寧也言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蓋杜以叔侯之言太不敬不應如此故改之今觀其語意本如服說古時君臣尚質不為避諱且夫人愠而出詞其言當悖故因猶未也杜云猶有商紂未盡善其言而反之耳也陸云二南周詩何謂商紂賈逵言未有雅頌之成功雖近而未盡蓋言其王化之局於一方猶未大行耳國示

可量也

杜云言其或將復興服虔曰言其國之與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愚以二說俱未當上言太公為東海表蓋言後將強大指桓公伯業耳且齊亡為田氏所篡何復興耶

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杜云風風中風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

其周德之衰手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杜云衰小也謂有殷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王餘俗故未大據服虔以為此嘆變小雅也其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此說為然孔疏以小雅大雅相對歌大雅云文王之德是歌其善者知小雅亦歌其善者且魯為季札歌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謂吳雖遠夷於周為同姓非有敵國相傾之謀詩章皆據其善惡而歌之何傷故陸謂二雅篇數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疏大拘矣又葉夢得云季札以小雅為周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孔子刪詩之序也其說似為宏博則魯當時所歌之小雅豈必今之所謂小雅者乎或正如夢得所



云以變雅為小雅耳今但據傳文思而不貳然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詳  
其文意明為幽厲時先王指文武成康無  
疑也杜乃曲意而為之說誠大鑿而悖矣見舞

**象制南籥者**

杜云象制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

義孔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制之舞南籥  
文舞象制武舞也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  
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替者也又杜  
不解制是何物陸以雅以南以籥不替者也又杜  
韶司馬貞云制即籥也今蔡解亦同南籥即二  
南之籥維清亦即象制之舞矣然於象字皆無  
解竊謂即所云干以象文德  
羽以象武功象象其德耳  
美哉猶有憾杜從  
之說云恨不及已致太平陸謂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何憾之有此自觀者憾之耳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愚謂札上下評議皆就其樂而言何獨於此乃

自後人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

如傷之意尤至何忍殷民之

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

雖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杜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而季子知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

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今讀傳

文似不然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

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聞樂而

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憶

度之以為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

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

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

或左氏文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

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

杜云吳子餘祭嗣立愚考餘祭以襄公

非也且餘祭以此年五月遇弒而夷昧既立何

得舍初立之新君而稱為五年所立遇弒之舊

君乎使果為餘祭所遣則吳魯鄰壤弒君大事

札豈不聞札使聞之則彼知禮者必有聘而遭

本國君喪之禮札何謾然不顧而揚揚歷聘上

國如是乎皆非事情矣蓋此必夷末所使無疑

夷末以五月立而季札以六月至魯量其道里

日月亦適相當也杜何故而不少考踈畧

此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無註於

林用註意解云晉君侈汰而多賢其臣大夫皆

富強果如此則安必其政在家乎蓋謂君不德

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指韓趙

魏三子耳愚改其句於大夫讀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杜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美之六下

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正義曰二畫為首六畫為

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則是生來日數

也因亥畫似笑位故假之以為言其本作亥字

不為此也邵文莊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

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筭之

六也下二如身謂其下二畫亦如筭之六故曰

如身蓋古字體本如此貞山云此說是也杜謂

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是以如為往義本近近

世馬永卿所述劉安世之說亦如是陸皆以為

非予反覆思之杜說誠如所譏矣而邵文莊之

說亦未免也其謂二首固與杜同矣據其以三

畫如筭之六下二亦如筭之六亦止為六者二

耳安得有六乎且以三畫如筭之六居中又



以二畫如六居下其結構不成字乃謂古字體本如此不知何也又攷說文云亥亥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作二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此蓋小篆之文與春秋時字不同於傳文終不能解既而以正義云因亥畫似算位故假之以爲言林與又明示古亥字於註因憶今算法每有下一得一六如六之說乃悟即如今人用算者以二畫三六而積之於句以成數耳下二置其二也即下棋之下如身者即如其三六之數也杜以等法必橫視故強爲豎置身旁之說愚即依本文直下自成二萬六千六百六句矣敢冒用此爲註與明達者評其當否焉

**喜喜出出** 杜云諸諸熱也說文諸痛也否焉 吾人於文字中用諸字皆從痛恨意何曾以熱字用之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况偏旁從言則嗟嘆耳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

十三

日殖齋梓

杜云鮮野獸衆臣祭以芻豢爲足陸云殺新爲鮮愚謂君祭所以必田獵者必其上殺新鮮者以獻祖考二說皆偏其一矣衆給者云不取我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何必專於芻豢乎

**衣冠而褚之** 杜云褚畜也陸云褚衣之素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則素義

明矣

**三十一年其在今嗣君乎**

杜云嗣君夷末也愚謂左傳論人必要其

後之成敗而言夷末旋卒而子僚見弑光有國二世而滅何爲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且夷末時已立三年何得爲嗣君况其賢亦未有稱也蓋謂公子光耳光本適嗣宜立國人以嗣君稱而其賢名已著故爲此言耳

**昭公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見襄公九年

**吾代二子** 杜云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

可慰服虔曰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

杜註偏於楚而帶其褊矣 杜云言帶褊畫故裂

服無言之誠當 褊示不相逆陸云褊

狹小也言此帶其小矣又以後范鞅請冠而叔

孫姑與之兩冠僞若不解其意者以爲與此同

愚謂不解亦不相逆之意而舉之表旗 杜云旌

必裂裳者且以杜其再請耳 周有徐奄

貴賤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 周有徐奄

封界者觀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 周有徐奄

杜云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

徐即淮夷陸燿燾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 古 日殖齋梓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則徐與淮夷自別而

云徐即淮夷謬矣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

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爲亂者愚謂逸

書所載與詩書不同未可爲據按詩之江漢爲

征淮南之夷常武征淮北之夷淮夷徐戎皆在

徐州之域特異種耳所謂徐方即淮北之夷也

然此所稱徐者當即僖公時楚人所伐之徐韓

公所作徐偃王碑云穆王所征者是也趙武言

諸侯不應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杜云義取

以戎爲言 禮來無使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

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子常曰應以喻楚諸

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徐公援之觀下文

趙孟答賦之語可見愚每讀傳至此疑趙孟待

諸國素有禮子皮何故以此 后子享晉侯造舟

喻之今得趙說渙然自釋矣



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杜云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賁其一故續送其八而酬酒之幣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千里八百乘以次相授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自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還日行一百六十里而計則八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馬猶不能逮于此後子之馬一何缺乎縱今如此說可以彰馬疾未可以明車多而發問也陸以其說而疑杜之妄愚亦甚以為為怪孔疏以為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事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五 日殖齋梓必先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為之日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乃遣歸取之於秦非設享之日始歸取也其言八反者蓋反至絳耳此幣離雍計已多日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故令漸進之也此疏明當但初讀之稍難解耳故愚既知其意而又陳物布圖以驗之乃知杜說之精不惟詳於解傳而寓部分行列之制矣陸不深考而乃云杜緣八反之國語遂為此言強以力求令千乘之數何其疎也於天地有與立焉杜云言欲輔助之者多愚謂者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國上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鮮不五稔杜云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鮮此解本抑常昭云言鮮不至五年

而三本自順暢可從然杜之所以失者在於贊之一字諺解蓋以君無道宜天有災凶以警懼之而年穀和熟是助其無道趙孟視蔭曰朝夕速之使亡也故鮮不五稔矣

不相及誰能待五

杜云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自喻其視之者知已不能長有此日月而有請愛戀之意言不相及者猶言朝不保暮耳

皆卒自我始

杜云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陸云此言自我作古耳蓋前此皆車步參用專步戰此二者古之所慎也杜云一

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愚謂一四時文意已於上文畢矣此二者即內官不及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雖皆重同姓而實有二事故云二者○此謬見補遺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共 日殖齋梓

省猶可

杜云據異姓去同姓為省愚讀傳上文云君內實有四姬焉則此省即於四姬

中明矣乃云據異姓去同姓則四姬皆去矣豈復省乎蓋子產以公既有同姓四姬故姑為不得已之詞而云接御稱省猶可猶者可已而不已之意則杜之謬也必矣既考劉炫亦同愚說而正義不闕其非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杜云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為樂相及使得中和之和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退罷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乃息也傳下文君子弗聽劉云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



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  
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音故弗聽  
愚按二說皆鄙陋不經無復可辨明哲  
者一覽自知故愚以樂記之說改之 **女陽物**

杜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必非 **使后子與子干**  
此只在女一身中為陰陽耳

**齒**杜云以年齒為高下而坐愚謂此蓋論班餽  
耳何及其年之高下乎言齒猶齊列也使至

其坐時則二子自以  
年矣何待晉議之耶

**二年周禮盡在魯矣**

杜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  
序事愚謂遵之以序事韓

宣子何自知其為周典而遵之必春秋之始記  
周公之典而宣子得見之今吾等不及見之耳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杜云  
韓須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老 日殖齋梓

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  
遂致此執辱之罪愚讀此解則傳文猶字亂字

不通甚矣且謂晉以盟主而執列國之使可謂  
之亂乎蓋言畏大國而送從逆班以為恭又以

為罪而討之使又有所更易則使 **國則不共**杜  
人懷忿積憾而亂作矣易更也

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陸云言不在使人也國  
齊國也言齊國不共亦不宜執其使按上文既

言君求貪又言晉國不共句累矣且屬下蓋言  
假使齊國不共亦非使人之罪甚言無字之宜

耳

**三年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杜云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 **釜十則鐘陳氏三**  
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

杜云登加也加一謂  
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

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鐘八斛  
孔疏據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

直至豆為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  
八斗也今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

豆區為五亦與杜註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  
五而加也林堯叟以舊本為是以自五五而加

者必非愚按杜前三句本自五五而加而復云  
釜八斗鐘八斛則又舊本所云豆區皆以四而

加者自相悖矣而孔以舊本與杜註相會誠不  
能解若五五而加則一鐘得十斛比舊鐘多三

斛六斗太不經矣若如舊本則尚得八斛比舊  
鐘尚多一斛六斗恐陳氏雖務厚施以得民亦

於事情太遠且力亦必不能給何以能行於一  
國乎愚久以為疑以示冲孫冲孫謂三量皆自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大 日殖齋梓

十分而加之一耳非本四而加一為五也予遂  
領之則鐘比舊亦大六斗四升據今世用量皆

以加一為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取民  
亦戴之如父母矣此於事理為得傳文本然故

不以雅 **而或煥休之**杜云煥休痛念之聲讀為  
而棄之意讀如字愚謂二解意

息而字異不若王說之明近 **以樂惛憂**杜云惛  
同而字異不若王說之明近

申曰惛慢也以淫樂而 **詩曰君子如祉亂瘼遄**  
慢易其憂禍也本順

**已**杜註如行也祉福也言君子行福則瘼幾亂  
疾止陸云如若也祉喜也愚謂此詩本如陸

解而於本文 **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云  
不合仍從杜

也懿伯叔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  
辟仇孔疏引檀弓所記事同以為即此事也陸



云忌謂忌日也而以檀弓及此註皆贅說愚謂以忌為怨本強然與人同使而遇其叔父之忌即不入受鄰國之禮恐無是事也且人子於父母之亡日為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者陸思之不深矣若懿伯為叔父之則可耳禮傳又謂懿伯為其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恐有誤今姑從其說而闕疑其人

四年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杜云亨通也劉向新序援此文

享作享陸云古字亨享通愚謂劉自誤非通也晉君少安不在諸侯杜云杜安于少小不能遠圖陸云杜以少安為幼小時耽于安逸非也蓋如他傳所謂少懦少惰耳今讀其語

西陸朝覲而出之杜云夏三月日在昴畢蟄出而用冰春意本然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十九 日殖齋梓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陸曰既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強解義終難通服虔云春分奎始朝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鄭云西陸朝見謂夏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禮夏班冰也劉炫取鄭說陸亦取之愚初深以為疑既而三讀傳文蓋在西陸為小讀頂上句日在北陸而為文日在昴畢蟄出而用水此解西陸二字春分之月奎星朝見東方解朝覲二字蓋云西陸與朝覲二時皆為出水候耳陸惟泥杜而不求之傳故轉覺支離若服虔則即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者即下文所謂獻羔而啓也鄭之說即下文所謂火出畢賦者皆得其偏於文為重此蓋約言之而其下乃詳言秋之也諸儒自謬而疏中亦甚明白非難通也秋無苦雨杜云霖雨為人所患苦愚謂久雨四時皆苦之不獨秋也且其三句皆指天象

不應此句指人言蓋農家皆云雨過白民不天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札杜云短折為夭夭死為札則夭札為一矣鄭衆云札疾疫死亡也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之意義矣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杜云規正陸云規正會禮之失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

君將幣焉敢謝後見杜云言為宗廟田獵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

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孔疏以墮為輸引公羊傳輸平猶墮平為証

陸以爲彼輸焉淪淪變也云墮敗其成耳於此義不相當服虔云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愚謂諸說皆謬甚傳文理本順而諸儒皆曲解之

蓋王時田於武城有先君之廟在焉將其所獲

以供祭則自應有幣薦享祭畢瘞之故曰將墮幣焉墮幣猶云委禽委質也言後見者俟祭畢而後見也此事明叙於會畢之後而杜因經文有宋世子故曲為此言以附會耳經義難以輕論而即以傳

文讀之本然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云言求食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陸云洩憾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故而去之愚謂杜說固未當而陸說尤遠叔孫因迫將死杜洩為其臣而且忠義之節其時豈無憐痛之意乃追咎其前事而使之愧忿必不然也叔孫既死杜洩尚能抗季孫而必以禮葬白毀中軍之誣豈有叔孫尚在而謂其力不能討牛也杜亦未得其情矣蓋緣豎牛寵任既久而其為尤惡矣異常故驟聞叔孫之言而一時不虞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故云云蓋杜



解其言爲是而解其所以言者則非矣

五年舍中軍

杜云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師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劉敞云如杜所云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爲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云今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爾則傳宜屢書之矣叔孫之軍名尤未見有據愚謂劉陸之說皆明據此直杜之諫矣下文言四分公室則自明自不必用註季氏擇二則中軍固存特易其名耳故制之使亂大從杜云使從於亂服度云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庶之順陸取服說愚謂以從爲順雖通而左氏每有倒用字者大從猶言大作蓋暗言殺其父耳杜又謂昭子不知牛餓死其父豈有父死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王 日殖齋梓數日而猶有不享煩有璋杜云享饗也煩見也知其故者乎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以行禮故註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賓則執璋以行禮故註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享今按朝聘之禮執王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煩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而杜註與之相戾正義以此下文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獻者饗賓之事故以杜爲正愚謂聘而獻見禮之大者啓疆何得畧之小行人合六幣鄭康成所註甚詳正享獻之事况下文問述職巡功二句豈可即以享賓事實之耶又辭盈設機亦合朝聘禮而言此即鄉黨所記享禮有容色之享耳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杜云君臣和也夫豈有君臣不睦而能脩睦者乎况以禮言敵國而以睦言本國文亦悖

陸云言睦於楚良是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杜云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按賈逵何休

皆以爲魯與齊平獨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杜從許說劉敞曰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言齊侯次于甄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復有茲事且齊伐燕燕人賂之傳當云燕平之暨齊平不當云齊求之暨燕平也愚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舍中軍盟是魯與齊平而無傳何傳舉其始也孔疏云因上年齊果求于魯則當書齊求我我孔疏云因上年齊伐燕接此春中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今讀上下文本燕事文氣相接魯衛惡之杜云受其無疑劉敞強爲異說耳魯衛惡之杜云受其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王 日殖齋梓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言忌之耳襄二十八年傳周楚惡之註云周王楚子受其凶亦誤蓋因孔疏云惡之如字或鳥路反非也故陸有此說愚讀傳文明爲畏惡之惡無疑杜言受其凶惡蓋原其惡之之故疏人生始化曰魄杜云魄形既悖陸亦不明杜意文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則豈有既死而形能憑人者乎他傳又云天奪之魄矣則亦非形也考之說文曰陰神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言用物精多杜云物權勢孔疏謂物奉養之物陸取之愚以爲非也其言權勢盛者蓋言有威權以賞罰制馭于人則有精爽而魂魄強雖奉養之物亦在其中而此其粗者若言奉養之物則今之富室



俗子其奉養者厚矣一死而熄其何難強之  
有此必爵位威權之人而後可以言此耳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杜謂聖人殷湯孔子六代

子奔魯陸本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魯孫防叔  
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偏故今按嘉為  
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出奔安得至魯孫乃  
奔魯乎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又云僖子  
所謂聖人乃正考父非湯也於此既言殷湯而  
於下聖人有明德者又橫益其文為聖人之後  
愚以陸所辨皆詳明且杜以聖人為  
殷湯則宋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

**八年子盍謂之**

杜云謂之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茂**

陸云謂之當連周書為句蓋舉書辭以詔子  
良使順其不順而勉其不勉也愚謂左氏之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主

日殖齋梓

文本婉古如陸所解何其

**猶將復由**

杜云由用

句累而文滯哉好異過矣

經也從也言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魏了翁

云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

今按說文無由

字惟粵字註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

因省之通用為由以此言陳將與如已什之沐

復生粵築於字義既

**寘德於遂** 寘本訓置杜

明而句法亦完矣

以至訓謬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

杜云童子垂髦始

而棄其始冠故云然劉炫曰弁髦二物也因以

救之者謂冠則棄弁親殷則不髦也陸取其說

而以杜說為不明愚初謂二說皆通但加弁於

髦時有尊之意以喻君為切故用之○此

見補遺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杜云后稷脩土

得之唯以畜牧陸謂封殖封厚長

**之疾日**

杜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

以子卯舉禮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  
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  
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  
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  
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陸晏又  
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說者  
以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興亡固有  
定數當由於德桀紂以是二日亡故王者忌之  
以存警戒之義耳初不係於日也言亡必有興  
可以湯武興日而為喜乎若陰陽識緯之說君  
子不道又

**飲外嬖嬖叔**

杜云外都大夫之嬖者

足論乎

蓋外嬖對內嬖而為言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主

日殖齋梓

耳若云外都泥矣而陸乃多為之辭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杜云客星居玄枵

其維首則必居之者矣下曰有妖星焉則明言

有妖星見於其所居之處今杜既曰客星居玄

枵之首不大畧乎今詳傳文并考星辰度位蓋

言娑女居於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娑女之

次常昭註周語亦曰須女天黿之

首須女即娑女也天黿即玄枵也

**天以七紀** 杜云

二十八宿而七夫二十八宿固為面七矣而於

此上下文何與乎愚按爾雅斗牛為星紀郭云



也高千入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杜云行用

將自費用盡竊謂以用訓行既非矣况其意即

以用爲見新君之用耳如不用爲見新君則其

幣固在何盡費之蓋不行在千斬焉在衰經之

中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說已在

也得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杜云言不忠不知忠不能行已由于產之

讀此解雖無他認實未得傳意夫不忠不知忠

不能行者此吾人論一已之難易耳今知在子

產不能行在子皮則知未可輕也其所謂難者

蓋歸重于行以責已耳下云夫子知之我則不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五 日殖齋梓

足其意可見註乃云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則

又以知屬已矣此豈子皮歸美于產而重責已

之意耶

十一年物以無親杜云物事也此猶弗躬弗親

恤小國之患故物情不附然矣

十二年毀之則朝而崩杜云崩下棺俞琰曰崩

棺而掩之以土也按說文云窆下棺也崩喪葬

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鄭衆解周禮亦

畧同崩之與窆實則一事而齊將何事杜云言

義小異耳今從掩土之義齊將何事杜云言

齊事人陸云何事猶云作何等事也言其無能

爲也與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杜云

愚合杜云

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爲忠水和而土安正

和正信之本也陸云二語取喻於卦象義雖近

似然詳傳文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

比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

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此義如崔杼得

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爲說皆止取本爻

不及之爻也今詳陸說爲是則其供養三德爲

善杜云三德謂正非此三者弗當

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杜云非忠信

按陸以此三德爲誤當作二二德者即上文忠

與共也杜以洪範正直剛克柔克當之與上文

不相蒙直強說耳愚謂上下文俱以忠信共爲

言而此忽以洪範三德其爲無當必矣而以爲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五 日殖齋梓

誤非也蓋上文本言忠信大都天下之事人巨

之節忠信盡之矣惠伯以南蒯居下位宜共以

事上故加共字以諷之是以合忠信共爲三善

非此三者即頂此而言杜又舍共而以善益之

非矣觀下文又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三墳五典

下飾而恭也其意可見今皆改正

八索九丘杜云皆古書名愚按孔安國尚書序

顯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五典八卦之說謂八索

九州之志謂九丘又按周禮外史掌三王五帝

之書鄭玄云即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賈逵則

爲九州之國之成又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爲

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維能典

三禮禮爲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八

周禮八議之刑索謂索空設之九丘周禮之

周禮八議之刑索謂索空設之九丘周禮之



刑丘空也亦空設之又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  
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  
丘九州之數也杜以諸說各以意言無正驗故  
皆不從而但云古書名今愚攷諸說安國之說  
爲長而猶恐或有未然故加或字諸  
說雖多鑿亦存之於此以備考焉 **式如玉式**  
**如金**杜云金玉取其堅重而不釋式字若即以  
上文用字解則文理難通若以物則堅重  
者果何物乎竊思式必車軌之軌古字通  
用耳既考韻書果然○此已易舊 **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云言國之用民當隨其  
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肅  
曰形刑之誤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  
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  
民力而將盡陸從此二說愚詳思杜註本強亦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三 日殖齋梓  
非語意然以刑改形非也愚用其意而即以形  
解蓋形象也君子不盡人之力乃象民力而用  
之盡也既而復讀傳其文氣本順下故易註如  
杜但解形字非惜民意故今易之庶幾切焉  
**十三年依陳蔡人以國**杜云國陳蔡而依之陸  
國耳是時倉卒舉事何暇遷國陳蔡乎愚謂二  
說俱未爲得蓋以陳蔡既滅而其國人皆有故  
國之思故復其國以 **乃大有事于羣望**杜云羣  
依附二國之人心耳 **乃大有事于羣望**杜云羣  
山川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山川在其  
竟內者不言星辰趙子常曰舜典言望于山川  
不及星辰愚又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四望四類亦如之註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  
類日月星辰又典瑞言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觀諸說則星辰非望明

矣杜蓋承賈逵 **棄禮違命**杜云棄立長之禮違  
服虔之誤耳 **棄禮違命**杜云棄立長之禮違  
之亂愚謂此解易甚而杜何失之共王諸子康  
王最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禮乎蓋以當  
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之如杜所云則  
以平王爲長耶據常龜意實以有事于羣望爲  
禮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杜云宣子謂棄疾親恃  
市賈同利以相求愚謂宣子意蓋指當時同如  
造亂之人遂居成然等非謂棄疾也故叔向答  
之意如彼味其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云言棄疾  
言意自見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云言棄疾  
同好則亦不同惡服虔云蓋言子干無 **齊桓晉**  
黨於內誰當與共同好惡者其說是矣 **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杜云皆庶賤亦大謬矣此蓋以子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三 日殖齋梓  
若言庶賤則於此 **有士五人**杜云狐偃趙衰顓  
時事不切甚矣 **有士五人**杜云狐偃趙衰顓  
子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杜云子犯餘楚  
**有魏犇賈佗以爲股肱**杜云魏犇魏武子也稱  
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愚讀此文勢並不如此  
既云有士五人又云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  
腹心又云有魏犇賈佗以爲股肱則四人明在  
五人之外矣僑如杜所註則以趙衰狐偃魏犇  
三人疊見而顓頊司空季子乃不及數又以賈  
佗益之取舍無當甚矣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  
所賢且下文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狐  
子犯魏犇復在五士內耶三子既在內而賈佗  
獨不與顓頊司空季子又不在此腹股肱之列



耶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  
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壬申復旆之**  
杜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傳中累累見旆而杜解之者多異姑舉二三辨  
之莊二十八年子元闢御強圍梧耿之不比為

旆杜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  
尋日旆繼旆曰旆傳二十八八年狄毛設二旆而

退之杜云旆太旗也建二旆而退若使大將稍  
却後於亡大旆之左旆杜云大旆旗名繫旆曰

旆通帛曰旆哀二年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云旆先驅車也於此年

則曰游也愚考杜所云旆旆曰旆出于爾雅郭  
註云帛績末為燕尾者義見詩其所謂詩即小

雅六月白旆央央是也詩註亦云白旆繼旆者  
也因再考五經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則以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旌畫朱鳥即詩云織文鳥章也其一則旆別自

為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即所云白旆央央也其  
所謂廣充幅長尋者並無有焉則詩與爾雅旆

異而乃云義見詩悖矣杜於子元為旆則曰特  
建以居前固為前軍矣狄毛設二旆則曰大將

所建至于亡大旆之左旆即前大將所建無疑  
而復以繼旆曰旆何自矛盾也至此年建而不

旆又云游也故正義從爾雅云游是燕尾不旆  
者建大旗而以其燕尾繫於竿上也至陽虎兵

車之旆則以先驅車釋之與子元畧同愚因反  
復其說并以其事推之則子元之旆與陽虎之

旆其為前軍必矣即詩所圖者是也若狄毛所  
設與後所云及此建而不旆之旆皆大將所建

大旗與繫旆之旆必不同而杜或強而一之或  
二而分之皆不得其當矣蓋旌旆為物之大而

燕尾特其飾耳豈有旆建旌旗而特繫其燕尾

以示未戰至明日方放其燕尾以示將戰乎其  
軍容何太不明彰也故建者必非旌旗即大旆

之干耳先惟建于旆而曳旆將戰之志明矣因  
攷詩圖白旆鳥章自是二物而以爲一非矣又

詩之桑柔曰旌旆有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  
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

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  
旛與詩圖同則與廣充幅長尋日旆者又不同

矣竊謂爾雅士人稱爲脩詞指南景純又博學  
高才好古窮經元凱號稱武庫身經行陳皆不

宜有誤而爾雅與詩禮既別元凱每有背馳且  
於軍事不協詩圖亦相傳有據不應草草以是

節而推則古書之難信也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

**伏焉**  
杜云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箭蓋可以取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以覆矢先儒相傳爲冰與棚通故此年及二十

五年註皆訓爲箭箭蓋彼云釋甲執冰或當如  
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壺藏於冰也

猶飲羽之飲愚思而考之時意如執以七月之  
下旬蓋今五六月之交天氣炎熱被蒙以幕當

不勝其焦渴故以壺漿藏于冰使之涼而可飲  
以解渴耳當如陸說無疑也且非戰爭

倥傯之時何緣特取矢箭而用之乎  
**十四年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云於義未安直  
則有之愚謂直與

義豈有  
**猶義也夫**  
杜云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

二耶  
重疑之陸云先儒或譏元凱此論然叔向之處

三事亦未盡善愚雖不知先儒之言即以元凱  
強解傳文矣傳中明白深美叔向而再三婉辭

以稱揚之何有疑也豈元凱心本不取此事而



以合  
已意耶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云天子絕期唯服

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陸云此解一動

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杜云失二禮謂既葬不遂服

喪引此為證謂向譏宴樂不識除服矣於此又

以不遂服為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朱申曰失二

禮請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然傳以不遂服為

非似為失禮者三而止云失二禮者蓋以天子

於父母之喪固三年矣若后與太子雖有三年

喪之義而君臨萬國自不容於終服惟哀戚之

心宜以三年若求葬器而宴樂則非

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為當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三 日殖齋梓

十六年起亦以知鄭志杜云詩言志也竊謂詩

則當云二三子之志乃云鄭志則是統一國而

言矣且下云不出鄭志則益於此難貼蓋鄭志

鄭國所誌載者耳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杜云逸書也集安也房舍

傳曰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疏曰傳言日月

之會是謂辰日月當聚會共舍今不合于舍則

月體掩日而食矣唐曆志曰古文集于輯同日

月嘉會而陰陽輯睦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各

說皆與杜不同姑記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于此逸書蓋胤征也

大火出必布焉杜云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

伏而慧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

散為災所謂布新者蓋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

非謂除舊布新者蓋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

二說俱以火災為布新大謬矣蓋傳文高簡上

言除而不言布下言布而水火所以合也杜云

不言除乃互用成文耳

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

火竊觀傳止言合而不及相勝且何自而知其

多少也

故創之杜云璿璿王也璿王爵璿也

為年與玉璿璿王也璿王爵璿也

相對非珪也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三 日殖齋梓

害杜云患失猶論語患失之失言大人懼遠眾而

失位心志惑亂故狗流俗之

說而云可以無學其解甚明

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杜云庭

過期三日杜云

不得一時畢陸云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

于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

日須于產見之而有

後命也此解本暢

許曰余舊國也杜云許先

十二年楚靈王之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

貪賴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註云許之舊

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曰爾

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予得邑言

其兩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

鄭亦豈自謂得邑乎此註仍足以折杜之疑矣



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

杜云天死曰札瘥天昏之謂

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按國語無札瘥天昏之謂  
常昭註云狂惑曰昏瘥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  
失心鮮不天昏註云昏狂荒之疾也陸云此云  
天死小疫似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  
得云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  
亦曰天昏孤疾則常論爲是

二十年梓慎望氛

杜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  
使梓慎望氛陸云此或梓慎

當其闕

杜云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愚謂此必  
非也時齊氏方肆亂豈見其不敢爭遂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重

日殖齋梓

少戰乎下文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可知且諸  
臣方以忠義衛公皆捐軀以共患難且既執蓋  
以當闕而乃不敢爭乎此

阿下執事

杜云阿比  
也命已使

賜北宮喜諡

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

之杜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予謂  
齊氏安得有二墓乎觀傳文喜止賜諡無墓

四物

杜云雜用四方之  
物以成器陸謂之

強解誠然竊謂四物當爲律度量衡也先儒以  
下有六律故謂律重見而避之殊不知此以效

目次第成文如陰陽二氣也而謂之一七音亦  
即上五聲六律耳而復列之律度量衡所以爲  
樂器者而

七音

杜云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  
可舍之乎

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陸云此註  
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日不用彼  
所言之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爲疑孔  
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無而  
取之此曲說也愚考周語汭州鳩曰昔武王伐  
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電我姬氏出自天電及析木者有建  
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太姜之姪遯公之所在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  
馬農祥也大神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  
位七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  
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重

日殖齋梓

後可用也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於是乎  
有七律是元凱七同之說實始于此而有少異  
不知其又何本柳子厚非國語以鳩爲証聖人  
之大而不聞其所以爲証又考蔡季通律呂新  
書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相去各一律  
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  
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  
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  
一聲比徵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五聲正聲故以  
起調爲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  
徵不比於五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夫然則  
二變固五音之不可無者本自有之與元凱冷  
州鳩之說大異疑不能決愚不能通曉律意但  
以爲使二變出於音律之自然則不應自周始  
有使果自周始則虞之韶湯之濩皆不成樂矣



使殷前果未有也則杜冷之說當是使自前有之則鳩說米誣矣又考前漢書志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蔡氏曰所謂七始七音是也又引通典註曰按應鍾為變宮旋宮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則又自二其說矣既得近世季原德樂律纂要曰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得時得閏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聖人亦不得而損益之也通典蓋本國語七列七同而為之說耳殊不知國語因七律而附會非聲律之自然也况前漢志稱舜欲聞七始則唐虞時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有乎得此說以為可釋前疑矣然再考漢書則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目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雖聖人為之同天下之意故舜欲聽之則七始者與七音何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三

五

日殖齋梓

與而季通原德乃謾以當之手復徧檢諸史律呂志於州鳩之說皆不之載惟推陰陽氣候合天地之數以為樂本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旋宮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則二變自古有之鳩說皆其所不取其誣誕也必矣然蔡氏既明二變之所以然而又載通典之說以自垂戾季氏雖知州鳩之附會而于七始之義猶有未明世之欲著書成家者非有稽哲之資超然炳然之見何以博羣 ○尚書無七始之資書考異同而決其衷哉 文班不知何本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杜云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劉炫曰聘禮卿之饗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

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疏強主杜而非劉以周禮掌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則知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七牢也愚謂劉所據聘禮甚明而孔疏強以諸侯推之固妄且自五而加二為七猶事理所有若三而不死伍乘軍之加四為七則魯之不經也甚矣 大刑也 杜云同乘共伍當皆死竊惟杜意以同愚謂軍事以勝敵為期以死敵為義不獨生也皆自當爾豈論同乘共伍者乎設同乘共伍先降已亦同其降乎干犢之意只欲死於戰陣耳

二十二年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杜云王語賓孟欲立子朝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五

日殖齋梓

為大子林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說作悅陸如林愚謂若從悅則上文王子朝賓孟有寵則既悅之於此不贅乎故如字作說

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

杜云分別叔孫子服四

各居一館陸是賈說又云其下言士伯聽其辭而懇諸宣于乃皆執之者亦執邾大夫也或謂邾魯二國其大夫固宜各居一館傳何用記之且觀此事本曲在魯邾何罪而同執然傳文本如賈說蓋魯邾固應有館更分館之者以南宮便於聽其詞也邾邈魯境不假道非曲乎 極震 杜云為屋所壓而死趙子常曰言南宮極以致死者多矣 吳大子諸樊入郢 杜云諸樊吳豈特屋壓乎



孔陸皆云吳子諸樊吳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此應傳寫誤耳且專諸曰母老子幼無若我何何緣有子將兵伐國者此即諸樊之大子光無疑也杜乃依文解之謬甚

**二十五年昭子如宋聘且逆之**杜云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

強橫愚觀春秋中大夫為同列逆女者多矣季氏雖強橫而以此罪之非也 **五牲**杜

麋鹿麀狼兔疏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註云牛羊豕犬鷄此與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

故別解之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

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肺腸自相乖背良可怪矣

服虔解三犧為屬鷄亦非是三犧猶詩言三物耳愚謂陸譏杜與服當矣而云從所用而異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三 日殖齋梓

號亦非也古人制禮豈得謾無所準乎且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而為名未有及野獸者賓客

牢禮亦然周禮王膳用六牲亦曰馬牛羊豕犬耳其麋鹿熊麀豕野兔謂之六獸屬鷄鷄雉

鳩鵲謂之六禽固不可混焉而以犧牲名之又

可雜焉而隨所用乎蓋野禽獸止充醢醢之用此大叔姑舉其大而末及其 **九文**杜謂山龍華

細故愚解亦止于六畜焉 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

黼若斧黻若兩已相反書孔傳曰華象草華也

雖也說者謂此言象草華之重為雉也周禮鄭註亦以華重為一物陸謂此註釋華而不及重

章有宗彙此必逸之故以宗彙足其九 **為父**

**子兄弟姑姪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云六

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上註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何乃頓異其說陸云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云不

之行列是也 也蓋襄公別立廟陸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傳于莊公趙匡曰不

及於祖也今此祔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

無緣不書今按陸說為是故削去下句然所謂不能庸禮者亦未當季氏之罪故稍改之 **君**

**受其名**杜云受惡名竊謂以臣逐君何惡之有

受其虛名 **失魯而以千社為臣**杜云臣為齊臣

以致禍耳 **失魯**而云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是以

寓公禮也且齊侯云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是以千社屬之公故曰臣也故子家以千社對魯言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三 日殖齋梓

而杜所 **而何守焉**杜云何必守公陸云何必守

云誤矣 **而何守焉**盟誓之言愚謂上文通內外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則弗通

應上通內外何守應上去君若盟誓之言則不

與已矣何 **云不守乎**

**二十六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杜云

害王也劉炫曰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按周語

祭公謀父曰王商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

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張衡東京賦云百姓勿

忍用是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皆謂弗能堪

其惡也故從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云閒與也

諸說而易焉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云閒與也

位與治王之政陸按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召二

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



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遷之言未可據也汲冢紀年亦云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之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位十有四年大早屋焚十日厲王為崇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遂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愚謂陸探不經諸說以示傳而不釋本傳愚竊謂以間王政者即諸侯間於王事相朝之謂當音閑非與字意也蓋因王室多難政事位德故諸侯共理王政以使之少有間豫耳况下文有云王室其有間王位又云贊私立少以間先王則間皆參錯干犯之意豈有一書之中而於善惡二事不同即以一字通用又同一句法乎若陸所引諸書蓋因有共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和二字故誤以為人名而妄為之說以附會耳設果如所言則言共伯一人足矣而乃言諸侯乎言諸侯則帥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此用非一人矣帥羣不弔之人詩云神之弔矣彼弔至也今以至訓弔難通蓋言行天道不諂亂者皆好禍不相弔恤之謂也天道不諂諂疑也竊謂杜於悞諂二字皆以疑為訓而不考文意悞諂雖通用而各有宜訓此言天道不諂惟德是與觀下文可見

二十七年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愚自幼讀之即不謂然按王肅云專諸言王僚母老子幼也又史記吳世家說此事云王僚可弑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于楚而

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意尤明服虔以下文曰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如此而杜因之竊謂專諸烈士臨事而以老幼為托非其心矣且光亦何待其相托而後以為報耶此非唯文義迂回抑亦不事君如在國杜云書公知古烈士相與之誠矣是也竊謂此祝史事耳趙子常曰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名矣天命不愾久矣杜云愾疑也言棄君不疑愚考韻書愾使宰獻而請安杜云此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在坐也則愾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今此傳所云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致斯諒孔疏又援鄉飲酒禮以請安為常不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卑公之實尤為阿杜非正也

二十八年屬厭而已

杜云屬足也帝昭云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及飽則止

此於文義自明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杜云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陸云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非龍之有夏知也愚謂陸解固勝杜而傳文自明白削之

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承常之後

見襄公二十四年傳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杜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孔疏曰魯語及

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賈逵鄭玄皆以為烈山炎帝之號



即神農也則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云杜之謀明矣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愚謂杜說固迂而曲至觀孔疏復強為辨解終為費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於用而文義自明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

命杜云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陸云不虞之患若軍旅喪葬之類出于意

外者言此等皆不敢忘共命非謂不及辨也初觀之若陸是者既又讀則知杜非註其不虞之患蓋會其意而補其所不及言耳若軍旅喪葬之類皆鄭事晉之所宜者何不虞之有故杜云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望 日殖齋梓

所備御者多則不虞之意足矣言不及辨非敢忘共命也此杜為善註陸乃未悟其意而改之

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杜云不得

數陸云言不得備使以充數也此對上文先若親執紼意蓋得間則君親行不得間則大夫不獲備數傳意本然而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杜云杜以先王為言遠矣

柔服謂不與吳構怨朱申曰使吳人柔順而服從也蓋杜亦註其意而朱說較明 光又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杜云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此諸華愚謂大

王王季時方肇基王績未及文也自武王有天下而周公制禮樂始有文耳闔廬於時亦未有入主諸華之意蓋言其志廣才將焉用自播揚

美有慕周先盛時耳杜說鑿矣

馬杜云播揚猶勞動也夫播揚與勞動意義同蓋子西欲養晦待時不欲其耀武揚威耳

若為三師以肄焉杜云肄猶勞也陸引釋文云肄一本作肆又按文十二年

河曲云使輕者肆焉註謂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愚謂甚有異焉彼秦師在一陣之間可耳此越境而入敵事已不同何得以輕而肆乎故為解云肄習也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義而使楚狂於我之數出不大焉備則必習而易我矣故大舉而得志也此較二說似為長然詩曰既詒我肄又曰莫知我肄皆訓勞也則勞本為正訓而陸乃改傳文以規之過矣愚以勞意猶在下文故以習訓即依杜亦可

三十二年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杜云有所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望 日殖齋梓 愚謂此解太徑而於上下文俱不順蓋云人固貴於有名又有一等有名不如無名者暗指庶其也蓋所吳其入郢乎 庚午之日始有謫杜云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愚謂史墨以天文而推何料人事若天意使然則有非仇而仇仇而不仇者蓋以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云爾其謂辰在辛亥而謫始庚午其理不可曉故缺之以俟知曆者

定公四年嘖有煩言莫之治也杜云嘖至也煩

嘖室之議房玄齡曰謂議論者言語雖嘖又荀子嘖然而不類揚偁曰嘖爭言也此云嘖有煩

之言若曰嘖然有煩亂爭忿分之土田陪敦杜云陪增



也敦厚也竊讀傳文義於此不宜有兩虛字月  
王制分封有定與孟子及諸處所說者同可信  
魯至戰國時并國多矣亦止云方百里者五而  
明堂位謂方七百里孔疏與堯叟以爲此增厚  
者妄矣蓋敦音對器名周禮珠盤王敦註敦盤  
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鄭司  
農云王敦歆血王器又九嬪凡祭祀贊王盥註  
云盥王敦受黍稷器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  
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陳氏註謂  
古器之存者寡此皆魯所有之數則敦之爲魯  
重器也舊矣焉知其不爲周之所分乎或謂敦  
果爲分器焉不與大路大旗等並舉而又綴之  
土田之下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縱固有叙而重  
叙分見互屬者所以爲難及即此本文可見若  
申豐之論電其重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復多矣初不覺也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之大小序  
也子魚所言盟歆之次竊謂先後正當以盟歆  
爲序其序豈有二乎杜意欲兩通故如此曲解  
而實非也要之子魚之言雖有理亦辨士一時  
之辭未考周室宗盟之序甚弘雖周賢臣而其  
事亦或未之考故屈于子魚而從之豈可遽以  
爲信乎如此劉而裹之杜云司馬已死到取其  
姑闕之可也  
事勢窮迫必待其既死方到恐無及矣且何足  
爲忠壯乎必自未死而遂以到載之此烈士之  
行不可以常情測不敢以約爲利杜云約謂要  
也又或成自到耳  
一時之事非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陸  
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  
約之時以爲利  
其說較然矣

五年改步改玉 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  
則亦宜去璆璠陸引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  
曰改王改行常昭云佩王所以節行步君臣遲  
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  
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  
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步王矣杜謂季孫前行嘗  
佩璆璠祭宗廟未必然也愚觀陸說似有理然  
此與晉侯事不同彼曰改王改行蓋言佩君王  
則行君禮爲備今曰改步改王則言復臣位而  
行臣禮爲宜且陽虎雖悖若季孫未嘗佩璆璠  
主祭何自而踐欲以爲欲乎其備必有因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杜云終從其兄免王大  
意但當以其兄幸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  
怨耳愚考國語事與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八年主人出師奔 杜云攻郭人少故遣後師走  
人奔走而卻退孔疏以爲若從賈言則是敗還  
下文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故  
猛得以逐廩丘也陸是賈說謂其奔敗退卻者  
暫退也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  
愚讀傳文本如賈說謂奔往救之者不順戰陣  
之閒小小進退常自有之況此役魯亦無大勝  
齊後冉猛無繼而僞 拔衛侯之手及挽 杜云挽  
頭可見賈說爲是  
至腕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曰  
按若言推擠則不當言至腕陸云按字書按一  
作捺持頭髮也捺是把持之意按意亦當然觀  
杜說自相戾愚謂三說皆是也而不及腕義挽



從手從宛蓋在擘手之曲掌後節中也涉佗以他國之大夫而按國君之手上近於臂其辱之也甚

**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  
杜云將作大事欲以順祀

取媚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故於僖廟行順祀愚按經書從祀先公杜訓從順也蓋以文公二年躋僖公為逆祀故必強以此為退僖公謂之順耳愚謂必非也夫所謂逆祀者自後之知禮者言之其時皆以為禮無有知其逆者陽虎何人能知其為逆也縱知為逆而升罔於僖將以誰媚耶閔公幼而遇弑無嗣何須媚之若謂媚於群公則自文至此六公相安已久未聞有譴謫之應陽虎何故而忽自為此變常之舉以取怒于僖神也且既知懼於僖神即不退之可矣乃就其廟而仍退之皆非人情所宜陽虎之狡必不為之愚謂但合群廟之王於僖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日殖齋梓

宮順其昭穆之序以禱於先公又以僖公季氏所立故於其廟以見崇敬之意推之當如是耳

**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

**繼之**  
杜云咋暫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疏曰言汝先祖以來皆為季氏

之良今不良以是殺我之事繼之陸以疏為長愚讀傳文二解皆通當在咋之字義別之若如

杜以咋為暫則其說是矣今考咋嚙也東方朔答客難孤豚之咋虎則是恨疾意非暫忽意也

疏之義 果長矣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杜云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右師往到子

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

之使出而各居也則其帥又賤  
杜云帥謂東郭劉說有據且近事情

陳東郭書之事皆非將帥若書為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督憤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又書既為帥而被晉所敗何齊侯乃以為功而更賞乎陸是其說然以愚觀之則不然是役齊侯親將其卿大夫為帥者名姓不見於傳東郭書等皆以勇士從軍有功或即為帥未可知也其云督憤而貍製蓋舉其狀以為証不無私耳豈必不知其人哉假使素昧平生自讓登之後亦必審而知之矣下文彼賓旅也貞山以書不識彌故稱之為賓豈有俱為將帥而猶有不識者哉後雖敗于晉其登城賈勇之功亦自當賞豈得以一敗捐之況敗者諸將均之而讓登之勇彌與

**督憤而衣貍製**  
杜云督白也憤齒書獨之也 上下相值憤作讀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日殖齋梓

按正義引詩諧老篇稱夫人美云揚且之督則督是面白之名又說文云齟齬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值是杜謂齒白而齟齬謂督為面白則可以為齒白則不可且以憤作齟

尤強蓋憤即岸憤之憤言其人自督憤而不冠身衣貍製則其人死然在目犂彌據軍中所見

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又以袞訓製亦未安製則衣之將成者或以貍皮

而為別衣未可必若袞則衣之大而成名者此製與袞必有別而以袞名之謬矣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杜云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

無勇者以誘致之陸云滑羅以曹國小弱無追兵故言其殿而空設嚴猛寧為無勇耳不欲虛

當為殿之名也今按陸說本於正義而畧改之愚謂素作空終強其言素厲者蓋惡衛之每震



小國也彼固知曹國小而敗必不能追衛之勝兵而惡衛故云然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杜云使敢死之士

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愚謂若杜解則當於再字爲句既不成文又豈有禽人而不動者乎竊謂禽者乃越死士猛鷲之狀擒捉吳師以衝其陳欲其陳亂而吳師堅整不可動耳豈有敢死之士再往皆爲吳所禽而又不動者乎何吳師之強一至於於是林云使死士再往遺吳禽則以弱兵委之如鷄父之戰可耳未有以死士而遺之禽者也故俱不從

**哀公元年不可食已**

杜云食消也已止也此解

食言之食尤非詳其語意蓋謂失今不取後雖怨毒而欲食之不可得矣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哭 日殖齋梓

**二年謀以故兆詢可也**

杜云故兆始納衛大

同可不而更上予謂此謀甚矣此鞅與范中行氏戰非微大子事也大子特爲右耳此必鞅始欲逐范中行而卜得吉兆

**趙孟喜曰可矣**

杜云

也此事甚易見杜自誤子前怯而後勇亦謀使果喜大子當於其上逐鄭師時下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大子勇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將亡故喜而傳使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杜云命大夫別縣監

以尹言陸云陰地之命大夫是晉臣也安得稱尹今按陰地本晉地而楚使與言如此必晉大夫無疑杜何誤至此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杜云前敗於柏舉今若

敗謂今戰更敗陸言今案此下云棄盟逃仇方說退意則此再敗之義當如劉說

**閉塗**

杜云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司馬

也又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愚詳其文意與時勢皆非也蓋閉猶隱也既潛師而復由隱路即所謂問道使人不得於中道邀害之耳

**七年上物不過十二**

杜云上物天子之牢陸云

俱十二旒王路樊纓十二就之類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哭 日殖齋梓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杜云諸大夫對也言

**危何故不言**

杜云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且阿附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杜云孟孫

今魯德無以勝邾但不樂而出杜云季孟意異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享愚謂此段文意氣本一順而下杜乃強分裂上段爲諸大夫對而以下三句爲孟孫答想必有所本蓋以季孫享諸大夫以謀伐邾而諸大夫皆云不可無遂伐之理故乃以意強分之而不尋釋其文理之本不可斷也且解上段爲阿季氏之語與傳文皆反附會明矣獨不觀東

漢竇憲之伐北匈奴乎使舉朝會議舉朝皆以爲不可而表任二公爭之甚力竟不可阻蓋權



勢所在不能孰何也其享以謀之者姑以示同  
 于衆耳豈取其謀之善而從之哉愚故順其詞  
 而皆以諸大夫之語解之塗山按舊云塗山有  
 雖前人未之有所不論也塗山四一會稽二渝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又按尚書史  
 記皆云禹娶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今鳳  
 陽府以爲古塗山氏之國即所謂濠州也越絕  
 書又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  
 興即蕭山也吳越春秋又無載塗山之歌大氏  
 渝濠宣越之塗山皆有禹迹柳子厚山銘蘇子  
 瞻廟詩則在越濠也國語吳伐越得大骨專車  
 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  
 至禹殺而戮之史記亦云會稽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杜元凱於此  
 塗山則註云在壽春東北壽春即今鳳陽府  
 懷遠縣也竊謂禹會萬國諸侯應在四方道里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兗 日殖齋梓

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豈今  
 會稽者或止會南方諸侯於此而後人即以塗  
 山名之耶則壽春似爲得之蔡仲默於尚書註  
 今一統志皆同屬居窮僻遠閭閻質問皆無從  
 得姑以所聞求正○渝州今爲忠州當塗今屬  
 博雅深慚寡陋云○太平府皆知非是故不辨  
**八年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杜云緩時若無能  
 懼皆將同死戰此解殊誤蓋凡與字必指人已  
 而言此時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  
 救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  
 已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非難解者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  
**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云鄆人教吳  
 必可克疏曰杜

意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  
 好焉國人懼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之父爲吳  
 內應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鄆  
 人教吳之語劉炫以爲實克武城國人懼懼其  
 害魯非武城也疏非其說陸云傳言克武城克  
 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武城人此言蓋在魯  
 國人懼其內應耳劉炫於傳文爲順夫可非也  
 愚謂炫說固是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  
 遠涉疆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  
 犯既爲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  
 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爲  
 魯害非遊兵羈寓者比故國人爲之懼也  
**伯負載造於萊門**杜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  
 將欲出盟劉炫謂載非載書  
 蓋負載器物欲往爲質陸云此說是也又云載  
 當依釋文作戴詩載弁俅俅讀曰戴荀卿書載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平 日殖齋梓

子作載蓋古字通用愚謂上文吳人行成將盟  
 景伯諫之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爲近豈有  
 盟不成而遽往爲質乎何景伯難于盟而易於  
 質也且景伯位爲大夫乃身負載器物而出質  
 必無是矣陸每以古字通  
 用爲解而不用本字曲矣  
**十一年人尋約吳髮短**杜云約繩也八尺爲尋  
 陸云說文尋繩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  
 約以待用也二解俱通似陸說得之  
**使於齊**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杜氏私使人至齊屬  
 其子改姓爲王孫氏  
 以辟吳禍案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  
 胥于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與杜  
 異今又以傳文考此云使於齊下曰反使明是  
 子胥身自使齊使子胥使人當曰使使於齊而



無反役之文矣

### 十二年孔子與吊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杜云孔子始老故與吊絕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吊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孔疏云禮吊無拜法曲禮曰凡非吊喪非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曰喪賓不答不自賓客也陸云依此禮則言孔子拜者誤又云以季氏不絕而放經則夫子貶禮以徇強臣乎疑傳文當以不絕放經而拜為一句蓋言其不著喪服又去經而拜耳非謂孔子去經也然孔疏又云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吊者先拜據傳文必有拜法特記不具耳愚謂孔疏此說近於有理可從但孔子茲時與曲禮所載異蓋曲禮惟言賓主吊喪之常而孔子以臣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至 日殖齋梓

吊君應自不同想孔子時以吊於朝矣而後適季氏豈向季氏吊乎其交拜者如常時相見而拜耳吊喪不答拜之禮於此何與而乃引此以孔子拜為誤也蓋見季氏不絕亦放經而拜以為稱耳其吊君母之喪已盡禮矣豈謂貶禮以徇強臣乎且經因喪服而有季氏既不絕矣又何經之有貞山之疑亦謬矣杜註亦自有誤孔子仕於定公十年距此已遠而云始老又云去經從主節制夫豈孔子弔季氏而云從主哉

### 十四年子我夕

杜云夕視事陸據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註云莫見也柳宗元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為莫見愚謂昭十二年夕固子革莫見楚子此處夕應是子我夕視事耳其下文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為視事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杜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務人共一乘按史記齊世家司馬貞註云世本傳陳僖子產成子常以下七人若昭子則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陸云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為八人強叔父為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也今按孔疏亦引世本以昭子莊簡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同疑欲成杜說而妄言耳愚謂此等世遠諸儒各據所見而言皆不可考故並存之

### 嘗私焉

杜云吾嘗獲於夫子爾傳曰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愚謂杜說是也上文云吾憚告子野曰試私告焉其文甚明陸以他傳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至 日殖齋梓

### 十五年廢日共積

杜云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供給委積今按杜說本強蓋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而為一日之用耳故曰廢日又考諸書積字皆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杜云喪宗國謂以如陸說利不可得而喪宗國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陸云喪失也背魯出奔是失其宗國今觀陸說為得

### 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杜云三罪紫衣袒乘表旬兩牡僭卿常為罪之一若三罪不數表旬則傳何用言又袒表不釋紃總是一事耳孔疏曰三者皆僭僭于君故以此為三罪若表旬僭卿耳此此為輕知表旬非也愚謂誠如疏



且祖裘帶劔亦果二事何可言一事乎若以擊言則并紫衣與祖裘帶劔亦一事此良夫之自謂無辜者蓋以一事而強六子又使極之杜之爲三罪耳杜說不可易也

極訴父欲速得其處陸云極與諄古字通楚詞諄謂余以善淫呂氏春秋極崔杼之子使之爭愚按貞山於文義之稍難通導以古字通用爲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有各爲意義者此極從木與從言自不同彼從言者固諄諧之義此即詩云極之登登極實也蓋使人實其父之罪耳

如魚覓尾衡流而方羊齊焉六國滅之將亡

閨門塞竇乃自後踰杜云衡流方羊皆不自安意齊水遠言衛侯將如此

魚於裔焉句絕此實達之說而杜因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亦方羊遊戲喻衛淫縱疏不然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聖 日殖齋梓

之以詩云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亦以勞苦之魚比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肆之狀何得此以勞苦之魚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屬下孔尤不然之以爲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助語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王詩云君子揚揚左執筭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語之辭上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閨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後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懷公之喻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以劉爲裔焉大國謂土地遠馬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肆之狀非也愚即其說而論以方羊爲縱肆之狀誠非蓋方羊爲彷彿古字本如此謂詩韻有在助語之上誠然然裔焉之裔乃實字非助語也又古詩

並無隔實字用韻者又以裔訓水邊尤不經以裔屬上句亦不成文劉訓裔爲遠固爲字義然果何指乎蓋此大國本指晉而言裔者言其苗裔之同也故愚以裔焉屬大國讀之文理本受又謂繇辭未必皆韻充非也蓋實古字作裔許氏說文亦引圭實作圭容與踰又曰爲韻也若專之踰懷公之喻則與自爲韻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與裔又相韻何云未必韻而許辨之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杜云二國齊魯也愚謂齊魯

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憂之有魯被兵反不憂耶以齊魯主賓言必矣

二十三年救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聖 日殖齋梓

杜云競遽也林云社稷之事謂祭祀也竊謂二註皆非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矣又競之字義蓋謂其職事之盛不可忽而暫離耳訓競爲遽既強亦不切事理

彌甥杜云彌遠也竊謂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彌甥自疎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也彌甥猶言魯孫也以父爲

之甥而已又爲甥之子耳其可以稱旌繁乎

杜云稱舉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意如劉而不明且不解旌字意故

愚從之而詳其詞

二十四年是德言也杜云德過也陸云德蹊蹊之意也當作德說文字林

皆云德蹊言不慧也三蒼云廣雅云蹊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謊語一言諸說固有理但



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過也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 二十五年君將設之

考設與設同非義蓋設之誤也諸本皆誤宜改正

### 戟其手

杜云抵徙手屈肘如戟形竊謂以手抵徙固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難

屈其肘而安能如戟乎蓋戈與戟皆有枝兵卑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為三此必

屈其無名指或小指而以其三指為戟形耳此本或事而杜既誤後亦未有正之者豈必以手

不知其形也而可以為戟形乎

###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杜云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愚謂城門必自有

重何須舉以為言蓋言甲明號令示嚴警之意而後開城門復登陴以守則輒畏有伏兵自不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聖日殖齋梓

敢入

###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禮

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食公過自貶也愚謂季氏強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矣

###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終

竊觀古名將多好讀左氏春秋吾師傳

士凱氏夙負經濟曉兵尤尚義烈與家

君為執爰埃紹龍聆其言論即竦異之既

而家君命執經授義亟蒙賞以易悟然未

獲悉其微也聞二年師廼以歲選作邑博

又二年拔幸舉於

留都追思往訓多內規焉今春以左傳註

解辨誤見視其弘深精覈非世所擬因

左氏之旨晰矣諸家之謀訂矣師之困阨

以抑鬱也孰惜而訖振之乎孰奇而

曜之乎恨埃猶弱無能為之重也若何而

使其高節嘉謨英略俱少概見則於

當世明公尚大有觀云

皇明萬曆甲申仲春中旬門生顧天峻頓

首謹識

天峻

武康



登母氏伯兄士凱父敦節繁肱古矯俗以  
微志不獲離分訓剝繇親朋咸慮其獄  
難諧也既聞三薦於

朝矣登深歎

三公知人惟哲而舅氏之志亦非必不可  
讐也復將杜武庫解左氏傳而更之詳析  
衆說是非之原名曰辨誤不余愚穉而示  
教使題識焉又見其他作多悲慨語因思  
使吾舅蚤顯豈復得餘暇為此今卓如  
是將永傳奚疑而況其顯者固自有在耶

左傳註解辨誤

後序

籍令終不顯又烏足悲而慨也

萬曆壬午應天舉士愚甥金兆登頓首書  
告甲申春二月之五日也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遜既作辨誤兩卷以所註全本呈今

內閣王公荆石蒙改正數條示教已見註中不

敢攘其美復自改前註數條并為補遺見此

僖公九年恐隕越于下杜云隕越顛墜也

內閣王荆翁云非也下即對堂上而言言其簡

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

明為堂下復改而從之

二十三年期期而不至無赦期音冬

左傳註解辨誤天補遺

突杜云未及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竊謂懷公

狐突所對並無未及期之意蓋懷公自以意限

已及其所

限之期矣

二十四年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云鄂鄂然華

和睦則強誠而光輝韡韡然朱子註此詩同愚

思唐玄宗宴兄弟之樓名華萼相輝實本此二

註不及又以為疑讀註疏知二註從毛傳鄭箋

曰承花者鄂不當作萼萼足也鄂足得華之光

明則韡韡其盛與老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

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正義謂鄭取喻親切良



林叟以華萼承攬從鄭以不為豈不是疑不松  
相遠耳再考不有七音同附其一也俗作通音  
切蓋本不也增足為跡或為附或為附四字音  
同義亦通或作附誤緣古字少以一字為幾用  
後字漸多乃與本字相遠然凡花止一蒂鄭以  
附為萼足固一帶矣乃云序花者萼似萼亦帶  
矣故韻書註萼附二字皆交互不明且據如所  
云文義亦不宜句斷使兩詩有紅萼青附之句  
又柳子詩葉萼中紅萼分房外舒英則萼豈帶  
乎又別詩曰常綠萼聯附萼尤與二句聯合  
無間廣韻云花外曰萼花內曰蕊則萼附皆花  
也韓詩以萼附附言而實即花矣毛杜朱固  
淺淺而鄭亦微謬取後重訂尤長  
三詩釋之庶曲而暢矣

文公十四年請葬弗許杜云請以卿禮葬未有非之者愚亦仍其謬

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二 目殖齋梓

今王荆翁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因  
觀後傳文云許之又云葬視共仲則歸魯甚明  
其說不  
可易矣

宣公十二年殿其卒而還不敗杜云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竊

謂會所將卒即上軍也據杜即以上軍為諸軍  
之殿而得不敗矣此戰中軍下軍已大奔惟上  
軍未動如此立文與事實大悖且傳文亦別蓋  
士會目以其身為上軍之殿耳此如合肥之役  
韋獻將梁兵還身乘小輿殿後魏

兵不敢逼事理略同而杜謬甚矣

成公十六年詳以事神杜無註正義云詳者祥

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其祥愚謂如說則事  
神乃獲其祥非以事神也故曰詳慎也即敬慎

不敢恃其盟誓  
乃所以事神耳

襄公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杜云不敢毀故曰若

而人本有可疑愚向因之 今王荆翁云乃設  
為對詞不可實以某某故曰若而人非本應答  
之詞也不敢毀譽非是固為有見獨昭公三年  
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口猶有先君之適及遺  
姑姊妹若而人則似實稱非  
設詞矣今竊其意稍改之

昭公元年此二者古之所慎也杜以一四時取

以內官不及同姓買妾必卜為二今詳索之杜  
註是也愚前說妄耳於註中已從杜恐後人以  
為疑故  
志此

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三 目殖齋梓

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杜無註一

一云熊為能三足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  
正義援引徵辨甚博不及錄竊謂既神雖獸能  
入水其說得矣且鯀以巨凶而化為熊似其  
靈神猶在為鼈不既下乎何以為夏郊也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杜云童子垂髦始

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  
義解之曰案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  
髦士冠禮始冠冠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  
始冠必三加冠也記冠義云始冠冠經布之冠冠

而敝之可也王藻云始冠冠經布冠自諸侯下達  
冠而敝之可也鄭玄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  
是言本古而鄭冠既冠而即弁故云弁髦法服  
敝之弁有爵弁皮弁緇冠布冠不得名弁故曰



弁亦冠也愚考諸禮經所載良然以解杜注亦  
 明獨於傳文大異禮所謂敝者縹布冠非弁也  
 傳所言弁非縹布冠也縹布冠固敝矣弁則古  
 天子諸侯俱冠之以朝觀祭享禮曰三加彌尊  
 何敝之有乃以爲縹布冠可乎林堯叟因而實  
 冠也是即弁以爲縹布冠則冠禮尚未讀乃解傳以  
 之云弁縹布冠也則冠禮尚未讀乃解傳以  
 誤後人矣夫縹布冠爲縹布冠非縹布冠因以解之者  
 謂縹布冠爲縹布冠非縹布冠因以解之者  
 無經之文豈得橫益弁猶仍舊謬蓋此舉也  
 詩所謂兩髦即髮也即今童子所垂髮也此舉也  
 不深考而從之說也前亦未及詳詳以意言如  
 率爾也今詳考諸禮經弁未及詳詳以意言如  
 弁髦而乃因以敝之手蓋王伯父之弁以意言如  
 不應以卑自喻也觀下文云我伯父之弁以意言如  
 左傳註解辨誤不補遺 四 日殖齋梓  
 之有冠冕可見此說迥自愚始而實必然也凡  
 據禮以縹布冠非時王之服故暫冠而敝然論  
 語云麻冕禮也此弁髦與縹布冠二事累見文上  
 之者何也且此弁髦與縹布冠二事累見文上  
 之而多謬家語云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濯纓  
 及至江津不舫楫不可以涉是言水之始其小  
 僅可濯纓耳濫泛也今皆以濫觴爲流弊與本  
 文大反矣如弁髦本尊而不可敝今皆以秒忽  
 意用之亦反  
 予并借白之  
 十年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杜云欲及子良  
 子是以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杜云欲及子良  
 意則傳文應云遭子良醉遂騁告文子蓋醉而  
 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  
 杜子也文義甚明今改

二十六年子車曰齊人也杜云子車即淵捷  
 魯人助已乃自言我齊人也愚素有疑焉  
 內閣王公云魯人誤認子車爲魯將子車見其  
 助已也亦誤以爲齊人其識卓矣蓋本知爲魯  
 人因其助已遂疑爲齊人而未審故更呼以試  
 耳之  
 定公四年楚子涉睢 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杜公八年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愚據杜所  
 是以楚子涉睢而避吳既而復涉睢濟江而南  
 入江南之夢也吳兵益遠矣然則本在江北何  
 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自應載之  
 考耶隨俱在江北下文王奔鄆又云以王奔  
 皆與江南之夢隔江矣何數數濟江之頻皆  
 左傳註解辨誤不補遺 五 日殖齋梓  
 事理且傳文亦不宜疎漏如此今考雖漢二水  
 皆入江故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  
 入江遠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鄆自鄆而奔陵  
 故侯吳兵既退即入鄆並未至江南也元凱但  
 以傳文兩涉睢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  
 耳不思睢水本自入江而鄆隨在江之北也愚  
 猶恐不然適有寮友本雲夢人細  
 詢之知此爲江北之夢方敢改之  
 重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云棣也愚考而易之  
 訂亦曰郁李因再考之知常棣棣也棠棣修也  
 名皆多而郁李一以爲棣一以爲移至讀詩  
 曰常棣王李也花相相承其力始悟詩人取興  
 之意端自有在不必言及柑蓼而兄弟親附之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雋永諸說咸成鑒矣



重補隱公五年將萬焉杜云萬舞也考大戴禮云

舞稱萬舞則專名武舞矣及詩書公羊三註疏

皆同戴朱子註詩則曰舞總名又呂東萊讀詩

記援引甚詳以武舞名干舞文舞名籥舞則萬

為總名明矣考大戴禮無舞名籥舞則萬

見傳中皆以總名為文獨莊公二十八年楚文

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成猶也似專於武然

萬既總名則武舞亦必以萬名矣故

從杜但其意義無考惟博雅教之

僖公四年六月 毒而獻之杜云毒酒經前

後思昨不獨酒也考國語所載其辭亦病

杜之偏而畧欲益以肉字則板刻難通故以食

易之考諸書食飲食也又飲盡曰食等

曰血食漢書食酒一斗則肉酒煎之矣

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六 日殖齋梓

襄公十年其能來東底乎杜云底至也竊謂以

東至乎文理難通自漢至今京師

里第皆名邸古字通用此必然矣

昭公二十四年余左顧而欬乃殺之杜云疑士

故謀殺之竊謂魯侯爵且周公之胄晉雖盟主

何得戮其命卿考其時未有侯國之卿戮於伯

國者取邾師固以少競誠足以相辱之者不一賴

昭子風節庶以少競誠足以相辱之者不一賴

復有陵侮難勝將以死繼故謀先殺之耳

定公十年在揚水卒章之四言叔孫稽首杜云

云我聞有命稽首謝其受已命也然觀赤之言

亦平平何謝之過乎考詩乃三言繼之不敢以

告人為四言蓋時候犯據邱強固非無以

制之故引云不敢以告人是赤欲其命詭計

以圖犯也觀其多方以誘而傾之可見使其命

稍宣安能用其誦謀以出犯如此乎隱曰四言

蓋深秋之叔孫已悟其意故謝之深因其為之

秘也愚審察事情已得於文侯詞之長更於詩

文本爾蓋自愜焉又上文侯犯叛下又哀言異

遇意亦與元凱稍別已見之註中不違其矣

哀公十七年然則疑也杜云劉說牛耳杜云無

思方悉 二十一年數年不覺杜云數年不覺

詳本註 往歲後無會盟何自而答之乎蓋魯已

應有悔謝之舉曾乃久而安焉故云

又僖公二十八年瓊弁王纓杜云二弁以鹿子皮

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七 日殖齋梓

之以飾弁及纓愚據冠禮始緇布冠次皮弁次

爵弁是爵弁尊於皮弁安知子王舍爵而飾皮

也又據儀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韠韠皮弁

服素積緇帶素韠註云爵弁之次其色赤而

微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今觀爵弁之裳衣韠

皆近赤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積韠皆素是各以色為稱

考瓊為赤王則應用以飾爵弁矣然以無明據

故存疑焉杜既詳以爲皮弁又於纓無釋瓊與

王亦無辨愚故詳而明之

襄公二十九年杜預被殯前已據周禮檀弓韻

書以若釋列正杜謬矣然諸韻書皆以爾雅為

據據之云若王若也為常除不祥於若曰若也

亦云王若若考爾雅爾雅謂之亂考之亂乃鳥

並非若若若山云爾雅謂之亂考之亂乃鳥

尤非又有為若者三為若者二與若若皆無除

不祥之說竊以若載經傳君臨臣喪所用不宜



疏畧不載韻書反以爲據山乃以亂當之使人懷疑但今抽條生花無孳孽作是若立

定公十三年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

欲如此謀歸衛貢鞅不察怒其拒命陸云實何齊歸衛貢非欲如此讀傳文本如陸說但鞅何自怒也故久依杜今思衛時背晉數連齊兵爲晉患鞅以其欲通衛乃甚怒於齊故怒也

愚爲此註雖有辨諸說之溷杜者然易杜尤

多恒不安於心復累檢以求其義期去予謬

復於杜乃更得杜誤十許復杜義者止一其

桓六年不以國宣二年宣三年矣重改補辨成十

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八

日蓮齋

四年不許將亡襄二十九年風颭乎昭二十

三年使各居一館已錄舊板實刻其中餘增

見此前惟昭十三年思我王度五旬彷彿杜與

前十餘條俱已改註於每事本文下似後無

復有改者矣逕既蹇拙古註又難輕易故歷

久始定祇恨前布諸帙無緣校此正之豈

曆丁酉日南至遂重誌

辨誤補遺終



春秋左傳典略序  
春秋何昉乎折四序溫  
涼象政中和曰舉以為  
名爾迺左氏則緣象魯  
史而鑒績粉黼之相與

張序一

比其言語謀議之得失  
稍用其法而為春秋  
翼蓋古今稱事辭者  
完焉是以綜學務博取  
裁約也飭陳弱精扶理

覈也覈則典約則略鹽  
官陳靈茂左傳共畧所  
錄標指乎其觸類餘泐  
假借譚況不貴依樣貴  
創不索因圖貴駁所謂

張序二

創者攷者樞紐經史觀  
交龜魚或搜討九丘八索  
所已敷或印證圖識齊  
諧所未備友不紆縷每本  
字不妄舒其藻吹霜歆



露寒暑筆端騰褒貶  
貶萬古魂動辟諸天地  
之寂缺也為輪輯以通  
之為丘陵為川瀆為甄陶  
為者也為文章以補之生

張序三

鉅冶結撰不啻就函英  
璽也其纂組比綴不啻  
追氏梓人也其搏空奪  
不啻裨君氣為也七挾左  
傳者爭而康成車後宋

之林周諸君殆不免蒼  
垢囊之穢有如典略之真  
而辨實而澤宕而媚于度  
累累惻惻綿綿延延卒  
卒得其儲胥者乎每讀郭

張序四

子莊生經鄰子水經往東  
坡易傳辨待外傳曾不  
知忙何處落解二孫你  
有味乎典略一編恍乎蔗  
採海濱不五味而味也若



字畧畫物之而四時而時  
也靈義名家子後先所  
著書彰異而年弱力強  
精神廣大才足以備饒  
之識足以刺割之友義不

張序五

必排故能出聖法不為吊  
詭能孕奇緣歸維術明  
徵在府雖使休寧後生無  
敢添其標榜試殿之洞庭  
岫嶺之間吾知龍威土人

凡且虛霧以抱之理雲以  
後之不亞也檢玉書也  
寧渠大初通國舉以翼  
大氏以翼春秋

華亭張昂之題



序六



春秋左傳與略序

左氏之膏馥乎曩茲也以豔  
以富以巫字必靚特篇必冶  
昧如璧斯美壹不知肉好信  
也曰豔道篇盪流碎乘恠

叙一

牒裏絡紫筭俾懷鈿儔費  
無挈鉤也曰富描鬼繪夢  
落雉闕猴擊短扶長滿調  
紹謾驅掉五寸不律顛鼓  
而俵舞風僂乎卜夜不

休也曰巫匪巫不稱豔富得  
巫解者可與讀旨史可與  
旁魄羅狩訟伐同異而不  
詭乎宗比者謝氏辨証鄭  
氏博議種軍鮮足百人墮莊

叙二

語詁習也邈矣征南踵起廓  
抵者為監官陳靈茂典略  
矢諦淵玄籀義虛白而  
以藻響導指歸辨紛解  
顧不減詩之韓傳易之焦



林也鴻秘如許則昔云確鼯  
鼠準龍雉畫地就圖捫碑  
暗疏者夫復何恠巫而艷而  
富之三與牖早已伐毛洗髓  
不作優孟抵掌是編也張

叙三

征南以張旨史其環奇

躋榮之觀哉

崇禎己巳上冬長水禪貞

默撰立書



春秋左傳典略自序

先文邃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闕  
其全間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合高  
淑兩家衰序之使事義斷章頭訖條屬。一切本左  
氏爲要。裨以兩家裨益焉。衰序且竟。因愾然于三  
傳之迭爲廢興也。雖傳聞親見。污隆異揆。然晉唐  
以還。崇獎盲史。鮮復病其膏肓者。繫征南之力爾。  
武子塵標牙韻。未能度越晉人。邵公條例十有七

春秋左傳典略

自序

年。無抹二創。大抵促數耗矣。獨征南於左氏。蒐伐  
遐異。騁驚極博。微彰顯幽之宏致。徑屈覆逆之殊  
情。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弋其的而洞其趣。夾漈  
稱之。雖義氏緯天。夏后鉢水。允哉無以尚也。長夏  
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茹。私更裨益焉。  
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者。類其徵。於岐而  
不害者。綴其異。演以靈緯。歲以鄙裁。其見聞傳聞。  
淳耀今古者。不敢牘而登之也。目之曰典略。凡十



有二弓。竊愧嵬瑣多蕪。闌單失力。不能揚推左氏。劑異味。闢異境。鼓芳風。以扇遊塵。方駕唐杜。淳耀今古。如味之首腊。柔嘉嘗。將可以動指。如竟之靈。窈絕異。遊目可以虞懷。使迴環之者。觀我垂頤。肝其駭矚。猶冀千秋而後。丕淮燒策。未炮精靈。習其讀。問其傳。闕武庫而興美哉之憾。討先文邃之散佚。劉覽於是。而以爲中達之尊。晉語曰。咫聞則多。或非謬言爾。

春秋左傳典略 自序

崇禎二年歲在玄枵辰在壽星浙浙陳許廷靈茂甫識於一笑山之桐臺

邵賓左鵬陸紫左傳附註傳遜左氏辨誤顧絳左傳杜解

春秋左傳典略目

隱公一十六則  
桓公一十一則  
莊公一十六則  
閔公二則  
僖公二十五則  
文公一十五則  
宣公九則

春秋左傳典略 總目

成公一十六則  
襄公二十六則  
昭公三十一則  
定公九則  
哀公九則  
共一百八十五則



隱公起已未盡已巳凡十有二年

○春秋魯史記之策書也

○鉤命決

○○重耳

○ ○ 援神契

△○范武子曰

〇不書卽位攝也

春秋左傳與略

隱公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蒐苗獮狩以昭文章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考仲子之宮

節八音行八風

△○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

○鄭忽逆婦先配後祖

○ ○ 大雨霖以震

△鄭伯使詛射潁考叔者

羽父使賊弑公于爲氏

春秋左傳典故

農公目



文章緒論云云往而下左氏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皆祖於此迷之者司馬子長為史記其力量似過之至深純溫厚之旨古雅婉簡之年遠不逮也觀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詢告諸侯之命列國往來應對及諫諍謀議之辭或先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或推推定廢興或徵之幽潛失休咎之微旨而書周禮若合符契可想見三代之遺風其敘事煩而不亂而能免華密相制必有條索貫穿法度可觀尤為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得其正名定分立萬古同準之本而後參以左史及兩漢而止就學以障偶襲之作與而文詞頗不氣格不振去古益遠矣。左氏傳多史及列國諸事採其著英初以此其言極深以得失征伐會盟之語以為春秋要旨古今稱事辭者宗焉其條條若博而取裁心仍修保若舊而析理必精吹霜凜冽寒暑若端騰褒貶聲譽片言半碑若臨將臨非片語驟搖鬼陰夢夢難數而張舞必至不稱艷富非僻不稱浮夸故其辭法往擬以批函美善比其恭粗以峻以追人其其構空創造如秋平果霞雲間聲電也雖難辨清微力不重或如司馬子長方格如左氏之興而體尚而質質而澤澤而力風雲之側降延平美得其含蓄之深廣局局之厚成者乎曰是千秋宛調。文字自以。降而有五傳莊屈班馬以至韓柳諸大家余得難柳諸大家以篇為文必情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屈班馬以句為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是也左氏傳及禮記考工記以字為文蓋雖一字及二而意盡妙也至其六經則各盡其文不率工於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理勝故也



春秋左傳典略一

明浙濟陳許廷著

隱公

春秋魯史記之策書也。遵周公之典以敘事故。韓起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鉤命決曰。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受端門之命。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而修春秋。以正七缺。九月而成。卜之以夏殷之易。得陽豫之卦。丘明爲之傳。晦菴曰。左丘明是箇俗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張蒼。至賈太傅作傳訓故。自是以來。習其傳者。儒林詳焉。重耳之有霸心。起於曹衛句踐之有霸心。起於會稽。春秋之修。憤發於陳蔡。故夫子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

援神契曰。春秋三際。以九九爲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際。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爲一際。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爲一際。辭所繇異也。

范武子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說公羊者。以周王筆者。皆斤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爲俗儒。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其猶在。君子之乎。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不書卽位攝也。元年正月

魯隱讓國賢君。故爲春秋之晉。所以不入頌者。僖公有季孫行父。爲之請命於周。使大史克作頌。所謂名生於不足也。隱之讓德也。隱桓弑械成。誰爲之請乎。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二年九月

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婚。必稟君母之命。君母之命。



無通於外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

蒐苗獮狩以昭文章

五年春

蒐。甸。大司徒植表貉祭。司徒北面誓。小子斬牲以左右徇陳。誓曰。無干車。無自后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旣誓。鼓而圍之。誘鰲獸。以其所食之物。火之。火弊。獻禽以祭社。苗如蒐之鴻。車弊。獻禽以享祔。獮田。設弧張以肩綯之以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三

靈鼓毆之。羅弊。致禽以祀祔。狩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天子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卽戎。水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太白。殷之旗。大麾。夏后氏之綏也。太白。以虎。上威。大麾。以日月。上明。甸。田也。貉。讀爲禡。立旌者。軍吏各率其士旌。以

表之也。禁虞衡。守禽之屬禁也。弊。仆也。田止。旌則仆。假馬。獲禽所算之籌也。蒐。主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弊。止也。車行遲。取數少。用車示取物希也。靈鼓。六面鼓。羅。罔也。祔。方也。和。軍門也。師克在和。故和爲壘門。教戰訖。次序出和門也。疾雷擊鼓曰駢。譟。謹也。僞泰誓曰。前師乃鼓。鼓譟。謂勝敵而謹也。饁獸於郊。因田過郊之神位而饋之。冬夏田。主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四

在內。龍。駟也。白。黑雜色。條。讀爲條。前。讀爲前。淺。黑也。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五年春

晉侯非有大無道。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薶。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不必淫刑酷罰。厚賦浚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



也。揚水之卒。章告之深矣。

考仲子之宮。五年九月

子夏曰。繼母如母。何以如母。繼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鄭玄曰。因猶親也。繼母配父。卽是辟合之義。隱成父志。爲別立宮。君子以爲不違而道。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石經古文。虞作公魯作表手文。蓋似之。

節八音行八風。五年九月

春秋左傳集略

隱公

五

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磬。其風不周。坎音鼓。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管。其風明庶。巽音祝。其風清明。離音琴。其風景。坤音墳。其風涼。兌音鐘。其風闐闐。匏。其風亦以竹爲之。而與竹異音。

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八年三月

尚書中候曰。昔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泰山。考績柴燎。

禪于梁甫。尅石紀號。陳子曰。王靈板蕩。肆觀不覿。赤綴駁于土。華蒿柱圯于絕壁。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已不奉謀主之正朔矣。伯南之釋祔。易許不已。銳手。

鄭忽逆婦。先配後祖。八年四月

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爲誣其祖。然昏禮。婦車至門。卽陳同牢之饌。無祭祀事。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三月廟見。然後宜配。然昏禮親迎之。

春秋左傳集略

隱公

六

夕。衽席相連。禹娶塗山。四日娠。啓不待三月。故杜知先逆而後告廟也。

大雨霖以震。九年三月

積風成雷。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正月必雷。雷不正。聞惟雉。先聞之。先雷三日。奮水舌。以令兆民。戒其容止。畏天威也。何休以公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爲弟守國。不尚推讓。行微不肖。皇天降灾。雨雪震電。

桓元年三月會于平邱。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八年三月。尚書中候曰。昔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泰山。考績柴燎。



此祭如  
又曰  
此祭如  
此祭如

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返國於常璧致

鄭伯使詛射穎考叔者十一年七月

詛盟之細犬雞者或犬或雞非並用刑牲祝神加之殃咎例用一牲不用二也

羽父使賊弑公于爲氏十一年十一月

董狐書趙盾弑君夫子謂之良史隱公見弑則書憂策書所諱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蓋爲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爲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彰賊名

春秋左傳集解 隱公

聖賢兩通其事而已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辟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匡其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諱惡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言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也

春秋左傳典略二

桓公起庚午盡丁亥凡十有八年

清廟茅屋大路透席

案鑿

冕

戰于繻葛

凡祀啓蟄而郊

淳于公寔來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目

子同生接以大牢

公問名於申繻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高渠彌弑昭公

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春秋左傳典略二

明浙許陳許廷著

桓公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一年四月

清廟雖華以葺屋示儉玉輅雖貴以蒲席示質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巾車五路玉路爲大凡大朝覲太享社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甸役表格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喪事仍几

依其制如屏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純緣也纁席

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昨讀曰酢國賓朝聘者柏梓字磨滅之餘敦讀曰燾棺在殯則梓燾旣窆則加見皆謂覆之雖合葬及同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仍因也

菜鑿

菜明齊也以玉器盛之謂之玉齋六菜黍稷稻粱

麥苽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爲米二十四曰鑿一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二

作殿

冕

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形在上位者易失於驕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

戰於繻葛 五年秋

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反覆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莊公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



蓋忍之至也。故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鄆。而丘明謂之鄭志。王貳於號。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抗兵中原。射王左肩。嗚呼。其伎心發於中。卒不可蓋。此如凡祀啓蟄而郊。五年春。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冬至祭於圓丘。祭天皇大帝。北辰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三

之星也。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五德之帝。周人木德。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耳。春秋緯文耀鉤曰。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魄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所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感精符曰。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滅翼者斗滅斗者參滅參

者虛滅。虛者房。房。翼之星精。赤帝也。舜斗之星精。黃帝也。禹參之星精。白帝也。湯虛之星精。黑帝也。文王房之星精。蒼帝也。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天子使史角來。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爲墨翟之學。夏正用郊亦僭自東周耳。

淳于公寔來。六年正月。

寄公爲所寓。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子夏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四

言與民同也。恤恤乎。湫乎。攸乎。何嗟及矣。

子同生接以大牢。六年九月。

接讀爲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

公問名於申繻。六年九月。

王后腹之七月。以金鑲退之而就宴室。所以肅戒也。太史持同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太子生而泣。太師縕瑟而吹。同曰。聲某律。太



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以生之辰合律以卜之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六年九月

卒哭乃諱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之後以鬼神事之自父至高祖皆諱諱名不諱字也禮詩書不諱文王名昌詩歌克昌醢有昌本周公皆不以爲諱但言及於君無敢斥之耳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高渠彌弑昭公 十七年冬

韓子曰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之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於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能行其誅使渠彌邀倖於險危身受僵尸之殃所以厲人主自斷於強也

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十八年四月

鄭太子辭師昏而魯人拜擯幹之賜姜安所不愜

於桓譖而戕之豈隱之殺實不逞於鬼神墨墨報報若迷亂乃志以快其毒與抑齊大非耦桓乘時篡竊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昏媾以來惟姜是聽乎意魯軌本暗夫姜雖姪女子有狡焉之心自恨辱於凡庶之手如晉羊后之語羯曜也若之何如楚王之妻媚也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春秋左傳典略三

莊公起戊子盡己未凡三十二年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築王姬之館

○○楚武王將齊

○○恒星不見夜明也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皐比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同盟於幽

、饗醴

△有蜚

△△樂及徧舞

、王予號公爵

、庭實玉帛

○○晉侯盡殺羣公子

○有神降於莘

△醜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春秋左傳典略三

明浙甯陳許廷著

莊公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元年三月

正名之  
何居

嚴公不念母不爲不孝曼姑距蒯聵不爲不順朱  
絲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

行於下

築王姬之館 元年秋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天子聘后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令與后家  
爲禮王姬下嫁亦如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故  
曰公主莽更之曰室主未之勸學於三禮也安石  
欲稱宋姬爲雷爲火胡不辨姓耶

楚武王將齊 四年三月

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熊達始僭  
稱王自號爲武武非謚也禮王齊則食玉屑玉陽  
精之純致齊之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志意恐起

動多研玉屑食之以禦水氣楚爲小國僻陋在夷  
武王始起其衆未有代德而僭用王章陳兵授師  
志意盈滿齊而心蕩是不能思成也故鄭曼亦自  
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

恒星不見夜明也 七年四月

參伐狼注之宿西南之維候周四月昏當見而不  
見者狼注南方火主禮參伐西方金主義周人榮  
奢改葬桓王衛朔負茲舍不卽罪之類應也汲冢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紀年書天再旦左氏以爲夜明再旦則曲而不中  
夜明則稱而不隱經曰夜恒星不見春秋之義稱  
而隱曲而中矣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七年四月

周四月夜半房心見於虛危斗房爲明堂心爲天  
王虛危夾鳩氏之分夜中星實不及地而復齊桓  
行霸復興王室之象見星之隕宜無雲蔽時乃陰  
雨雨內見星異數多也



臯比 十年六月

武王克殷。倒載干戈。蒙以虎皮。名之曰鉶。樂字武。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他書未聞其義。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十一年五月

兵事尚神。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告命三日以上。舉書其次。此周公之典也。王師敗績。亦周公舊凡。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舊凡有敗績之文。丘明申其義例也。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同盟於幽 十六年十二月

許男爵也。不以周班。後曹滑者。春秋序會以國大小。為衰不以爵。不以同姓也。夏后氏貴爵。周人貴親。殷人貴富。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饗醴 十八年春

醫也者。釀鬻為醴。醴猶體也。汁滓一體也。公酒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泛。泛然。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盎。猶翁也。翁翁然。蔥白色。四曰醴。齊成而紅赤也。五。

曰沉。齊萍沉也。三者差清矣。泛醴尤濁。饗禮先置醴。不忘古也。

有貳 十八年秋

水蟲為災。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涿擊土。鼓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歿。淵為陵。文姜曰。小童命在天。非短孤罪。盍愼我為。

樺讀為枯。穿枯榆為孔。以象牙為十字貫之。浮。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水中也。

樂及徧舞 二十年春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林鐘。舞大夏。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黃帝曰雲門。大卷。堯曰大咸。以黃鐘之鐘。與大呂之聲。為均者。據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之主。陰呂來合之。黃鐘子之氣也。



十一月建焉。則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阤闔。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沉。無射戌之氣也。

春秋左傳集解

卷公

五

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是其斗與辰合也。黃鐘律之首。雲門樂之尊。故以其舞協律。陽律以竹。爲之管。陰律以同爲之管。舜置八伯。巡狩其方。各貢兩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佺離。歌折陽。儀伯之樂。舞襲。哉歌。南陽。南岳。夏伯之樂。舞謨。或歌。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歌朱于。西岳。秋伯之樂。舞蔡。傲歌。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歌歸來。北岳。冬伯之樂。舞齊落。歌縵。

縵。虞伯之樂。舞寒日。歌受終。樂以其方。奏亦未嘗徧舞也。

詩曰。以雅以南。南亦舞名也。周德先致南方。巢伯來朝。故以象胥通譯四夷。言南可以兼三方也。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昧四夷之始。且以木德王故也。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佺離。孝經鉤命決以爲西夷之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耳。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

春秋左傳集解

卷公

六

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沉。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蕤賓。一名豕韋。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

王予號公爵 二十一年夏

一升曰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三升曰觶。觶適也。四升曰角。觸罪過也。五升曰散。飲不自節也。總曰爵。其寔曰觴。觴餉也。服虔曰。爵醕也。所以醕盡其材也。



庭實玉帛 二十二年春

凡侯氏入覲。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韞。乃朝。以瑞玉有繅。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記曰。偏駕不入王門。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七

幣于行主。告將覲也。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授王人於外。王不使人受馬。主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晉侯盡殺羣公子

二十五年冬

子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

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桓莊之族夫非封君之諸父昆弟乎。蘭氏之根。蘂氏之苞。聚而殲焉。以除其偏也。殺人子多矣。卒也。口牙交梓抑及此豈非天乎。

有神降於莘 三十二年七月

外傳所稱。檮杌。夷羊。驚鷲。物之異者。何以云神。吳。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八

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或其類也。

酖 三十二年七月

鳩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晉石崇爲南中郎。得鳩。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燒於都街。山犀破水駭雞。能解酖毒。



春秋左傳典略四

閔公起庚申迄辛酉凡二年

○衛懿公好鶴

、歸夫人魚軒

春秋左傳典略

閔公

春秋左傳典略四

閔公

衛懿公好鶴

二年十二月

御未

浮丘公曰。鶴者羽族之宗。長僊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睛。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高腳竦

春秋左傳典略

閔公

節。則多力。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

歸夫人魚軒

二年十二月

魚海中獸。其皮雖經年。海水將潮。毛皆起。潮還。則復如故。在數千里外。與潮自相感。其皮背有斑文。腹純青。可以文器。



春秋左傳典略五

僖公起壬戌盡甲午凡三十三年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漢水爲池

○觀臺望雲

○輔車唇齒虞虢之謂

○臘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耄老

○夷吾無禮

○沙鹿崩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六鷁退飛過宋都

○六畜不相爲用

○寡人雖亾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金鼓以聲氣也

○楚子入饗於鄭加邊豆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展禽

○鞭七人貫三人耳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背惠食言

○愷以入于晉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介葛盧聞牛鳴

○穀有二陵

○秦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春秋左傳典略五

明浙許陳許廷著

僖公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四年春

威公之功德莫大於帖荆時荆強大卒暴征之勝未可命也先犯其與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不采阻常武而以文德柔之善勝者不戰也經再言盟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必有美者焉

漢水爲池四年夏

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與涪水合入於江

觀臺望雲五年正月

分至啓閉祝日旁五雲之物降豐荒之祲象黃爲豐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和之美者揭雲之雲其色紫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荀子曰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元命包曰陰陽聚爲雲五合慶三合喬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注以露布散者其國尚武文采者則露凝重也

輔車唇齒虞虢之謂五年秋

輔頰也易咸其輔頰舌車領車牙所載也內腎爲車外頰爲輔武王封虞仲之庶孫以後虞仲處中



國爲西吳。周公學於號叔散。宜生學於太公酈。酒切肺除師學之禮。約爲朋友。

臘。

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苦陰勝。故以戊日臘。戊者溫氣也。或曰臘者接也。漢家火行衰于戌。故曰臘。食新曰臘。臘一曰離臘。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七年秋

夏后氏作禹貢。商伊尹作獻令。成周之會。赤夾陰。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三

羽以受贄。齊管仲賀獻於周。乃城陰里而環菁茅之封。大約方物致貢有九。一曰祀貢。菁菹茅匭。三牲魚腊。鰓之醬。盧牛。封龜。輝玆海物。屈天地之美也。二曰嬪貢。壓綵。猷泉。江歷。照貝。姊妹之珍。翡翠之羽。三曰器貢。厲砥。磬錯。浮磬。怪石。鏐枝。蘭鼓。彤弓。楷。罍。間象之旌。魚支之鞞。鮫肢。白旄。四曰幣貢。織貝。文皮。石壁。圭。瑗。琕。琮。玄纁。碧。綦。璧。琰。青馬。乘。黃。玃。白尊。耳。橐駝。白玉駒。駼。駃騠。五曰材貢。鄒桐。

信松。樵幹。栝柏。篠簜。箇輅。六曰貨貢。璆鐵。銀鏤。蜃珠。金錫。瑤琨。琅玕。丹青。蜃貝。文犀。象齒。龍角。火龜。七曰服貢。玄纁。璣珎。絺紵。織纊。虎豹。狐狸之紕。罽。八曰旂貢。夏翟。揚鷲。臯雞。孔鳥。菌鶴。短狗。露犬。白鹿。大麋。青狐。九曰物貢。橘柚之包。渠展之鹽。遼東之煮。禺禺。海蛤。蟬蛇。大蟹。

耄老。九年夏

耄鐵也。老人面如鐵色。六十七十八十無正文。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四

夷吾無禮。十年秋

馬融曰。共世子惡傷父之志。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以旌父過。故曰無禮。非第以賈君故也。

沙鹿崩。十四年八月

蓋嘿然襲于地中。漢書載晉史之卜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王氏土也。陰也。劉氏火也。陽也。陰數六十四。陽數五。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十五年九月

幽陰之惡。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章所能加也。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章。其事以大震穢行之人。神道助教。此故爲深。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 兌下之睽

三三 兌下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

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五

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

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十五年十月

兌爲羊。離爲戈兵。震變爲離。刺羊之象。三至五有

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震爲竹。竹爲筐。

震變爲離。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不實。坎爲月。

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鍾水。坎責之澤。澤

償水。則竭。故不可償。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

相害。故無助。姬姓火。羸姓水。離遇坎。故敗姬。震爲

龍。諸侯之旗。離之震。故焚旗。震爲車。車遇坎。故脫輻。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則克。故不利行師。震爲木。離爲火。火動還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故敗於宗丘。坎爲弓。故張弧。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故姪從姑。

六鵠退飛。過宋都。 十六年正月

物或以火化。或以風化。東方之鹽。以火化。西方之鹽。以風化。鵠雌雄相視而孕。化以風者也。風師曰。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六

蜚廉。應劭曰。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鵠者。或蜚廉

之類。其逆行於吼天。正傲客之恒好。豈知以折傷

奔厲。譴告人君乎。故曰。非吉凶所生。凡鳥之死。皆

散於風。鳳曰靡。鸞曰吡。

六畜不相爲用。 十九年夏

房爲馬祖。祭之者。不用馬。馬主天。駟牛主天。苑又

有天雞。天狗。天豕之星。蓋六畜各有其祖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二十二年十一月







屈於不知已。感槩

展禽 二十六年春

展禽名獲。柳下其采也。莊曰。柳下季。季五十字。禽二十字。

鞭七人。貫三人耳。二十七年秋

貫如貫魚之貫耳。助句也。正義亦作此解。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二十八年三月

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杜言百

春秋左傳與略 僖公

猶勵言每跳皆勵勉爲之。

背惠食言 二十八年三月

食消也。爾雅曰。食僞也。

愷以入於晉 二十八年七月

兵樂曰愷。師有功。元帥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執律所以聽軍聲也。夫吹律以知吉凶。聞聲而審勝負。有虔秉鉞。故六軍威之。此建旆之時。事也。故兵志曰。出軍之日。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

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乃疏軍還軫。猶躬執戎兵。占風驗律。其於繫建倒載之旨。何居。蓋兵象消與不消。氛沴釋與不釋。生氣復與不復。易移奪於外。寧之始。斯役不踰時而猶愆於同律之聽。甲兵之耀者。微歟。

介葛盧聞牛鳴 二十九年冬

服不服。不服之獸也。其役有貉隸。征東北夷所獲。

春秋左傳與略 僖公

者通獸言。東夷所獲者。曰夷隸。掌與鳥言。以八律

之音。聽禽獸之語。周衰官失之矣。

天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孕黿之鷁過都。伯姬大祥。焚巢之鳥叫毫。四國未火。木母振條。衆鳥夾日。南風改服。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在昔秦祖以功受封。公冶公明表於傳。



志玄王之燕卵起家。文考之丹書受命。何有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叶同律。自非斯倫。猶季路之於生死也。

穀有二陵。三十二年冬。

其阨道在兩穀之間。山高而曲。參差相嶽。魏武惡其險。討蜀時。更開北山。高道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秦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三十三年春。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十一

兵車之法。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呂氏春秋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繫甲束兵。

秦者隴西谷。名周孝王邑。非子於秦谷。

春秋左傳典略六

文公起乙未。盡壬子。凡十八年。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宋鄭上祖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趙盾將中軍。趙衰趙盾。孰賢。

穆叔如莒。爲仲逆已氏。自爲娶之。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十一

鄭瞞由是遂亡。

交綏。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有星孛入於北斗。

飾棺。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渾散窮奇。構机饗餐。



春秋左傳典略六

明浙濟陳許廷著

文公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二年四月

不復書公直言及晉處父盟若言魯之賤人往與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書名舉其所爲之事而已言及不言名是微人之常稱也以微人常稱與處父爲偶若處父亦賤也魯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晉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書經者以魯之直厭晉之不直也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畱其名所以惡處父也

宋鄭上祖 二年八月

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卑統下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 六年秋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玄曰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也周禮安在烏行而求之乎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六年冬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迺



心於左右。政之。糝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雖朝於廟。則如勿朝。故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也。

趙盾將中軍

七年夏

禮緯曰。庶長稱孟。適長稱伯。慶父。長庶也。故稱孟。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氏趙氏旄車之族。叔隗之姓。故稱宣孟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夜半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然六月乃大暑。季冬始極寒。以斯知衰。盾之揆所積然矣。

趙衰趙盾訖賢

七年夏

賈它多識以恭敬。文公蓋長事之。從亡十有九年。且狐突之孫而偃之適也。盾非姬氏。則狄人耳。夷

之蒐。二勳並登。盾寵大矣。乃眈處父易其班。而上

之。它之奔狄。則令史駢送其帑。與其器用財賄。盡出諸竟。所以遷夜姑之迹於晉。深於商任之錮矣。爲政以來。亂兵不輟。民志無厭。受齊賂。成宋亂。納捷菑。而弗克。諸侯之屬晉者。皆貳于楚。囚解揚。勿能報也。盾何能之。有襄公薨。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已殺公子樂於郟。復背先蔑。拒子雍。由是秦晉兵交。無有寧歲。桃園之甲。雖君侈而懷諫。自詒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伊感然。屬徒公介。皆其私人也。爲子君者。能無猜焉。卻缺言於盾曰。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其若之何。當日與人之誦。可知矣。卒也。孟姬之讒。幾墜其胤。踣其宗。遺孽不殄。慙庇成季之德耳。冬日夏日之稱。它豈媒但也哉。

穆叔如莒爲仲逆已氏自爲娶之

八年冬

子夏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嫁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鄭玄曰：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報夫之昆弟，則是亂昭穆之理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彼已之子，於夫敖也。以母匹者，與以婦，有與。

鄭瞞由是遂亡 十一年

長狄世爲國主，綿歷四代，種類相生，常有支屬，止

春秋左傳集解

文公

獲數人，乃云其種遂絕。又三丈之人，常有匹偶，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仲尼所譚，丘明所傳，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蘇氏曰：蓋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秦時大人見於臨洮，其遺種與何休曰：蓋長百尺，勒畢國人長三寸。

交綏 十二年十二月

綏安也。軍務進取，恥言其退，故以綏名焉。司馬法

曰：將軍死，綏又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十三年春

此由秦適周之孔道也。秦阻西戎，適子生以不名，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不尚文德，不羞詐力，汎舟之役，僻倪形勢，遂深入於韓。今襄公使乞術與東諸侯遠結恩好，晉虞其要約外援，東西圖已，故令嘉控其地以塞夷庚。

春秋左傳集解

文公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十三年夏

鳥尾曰：帑，尾爲鳥之後，妻子亦人之後，故俱以帑言也。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或曰：漢儒補注此句，以媚於世，賈逵上肅宗疏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周定王弟季子食采於劉，亦稱劉氏，卽劉康公也。劉子玄以漢爲陸終後，未詳其



有星孛入於北斗十四年七月

孛一名機槍。機雲如牛。槍雲如馬。預以史服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按春秋緯文耀鉤云。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朔方。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嶠。鳥鼠梁州屬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庫樓

開星。外方能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孔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態天官曰。杓。杓龍角。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布度定記分州繫象。史服所占。或非絕學。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七等。州國氏人名字也。

飾棺十五年夏

飾棺以華道路及墳中。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六。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榆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八

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綠邊。為黼文。畫荒。綠邊。為雲氣。火黼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褚屋也。以褚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冬衣以青布。抑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懸於池。



下榆搖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爲振容。象水葦之動搖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榆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黹縫雜采爲形如瓜分然，綴貝於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披亦以絳帛繫戴引之，不使欹傾也。車行持矜，旣殯樹於壙中，綏當爲綏讀如冠黹之黹，蓋五采羽，四注於矜首也。

春秋左傳集解

文公

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十五年夏

子夏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穀也。舍子蔑而立難，斯其資不足之義深歟。毀請待命，君子末不亦善乎之私之也。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十八年冬

神異經：饕餮目在腋下，檮杌能鬪不退，渾敦無七

竅。山海經：驩兜亦獸名。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言禹則曰世濟其美，言鯀則曰世濟其凶，恐難陷盾。

春秋左傳集解

文公

十



春秋左傳典略七

宣公起癸丑盡庚午凡十有八年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楚子盟吳越

遂殺洩冶

屈蕩尸之

陴

元戎

春秋左傳典略

楚重至于郢

文字

子家奔齊

春秋左傳典略七

明浙濟陳許廷著

宣公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三年春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

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盍爲不寐王曰告

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

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王建殷其登名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

休何暇寐王曰定天休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

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

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

於洛邑而去

楚子盟吳越 八年夏

外傳曰芊姓夔越則夔與越皆楚之別封或非夏



后之後熊渠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僭王之始也

遂殺洩冶 九年冬

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為猥矣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十一

屈蕩尸之 十二年夏六月

尸當作戶戶止也止戶曰戶禦門曰門漢王嘉坐戶殿門失關免師古注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關入之亦證此義

十二年冬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城堞曰陴於以僻倪非常又陴益也或曰女垣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女子之於丈夫也

元戎 十二年夏

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鉤車備誤鉤擊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戎車也司馬法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

楚重至于郢 十二年六月

重輦輜一物也載物必重謂之重蔽前後謂之輜人挽曰輦夏后氏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三

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人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文字 十五年六月

蒼頡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故文謂之字子家奔齊 十八年十月



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此遭君喪禮也。以歸父之公忠。宜冥鑒焉。卽其君薨。家遣奔辟。瑣尾之時。壇帷成踊。一何其善於禮也。予故志其儀爲思遭喪者勸焉。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四

春秋左傳典略八

成公起辛未盡戊子凡十有八年

△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重器備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

○晉景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

△穆姜不以妾爲姒

△施孝叔沉卻犇二子于河

○晉侯使呂相絕秦

○韓韋之跗注

△△三肅使者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



○聲伯占夢

、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目

二

春秋左傳典略八

明浙滄陳許廷著

成公

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

二年夏

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四面縣象宮室口宮縣軒縣缺南方其形曲判縣左右之合特縣縣于東方或階間也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縮雷玉路金象樊纓皆五采屬飾之玉路十二就金九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就象七就革木五就樊讀如鞞天子之飾并以賜諸侯者既夕禮士薦馬纓三就爲送殯設非常也孤乘夏篆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夏五色也篆讀如瑑轂約夏纓亦五彩畫無瑑如縵帛無文章也墨車不畫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可載任器其飾皆無樊纓古之民得命然後乘飾車駢馬庶人木車單馬而已新築人且懷挾嬰褰以望君公之塵垢夫寧過其志矣哉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重器備二年八月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互物有甲肅胡大蛤曰蜃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謂泥車茅馬有益於常者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囊疏飾小服皆疏始喪乘之素車芬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卒哭乘之藻車藻蔽鹿淺禭革飾既練乘之駢車翟蔽然禭髮飾大祥乘之漆車藩蔽豺禭雀飾禫乘之禮窮則同天子至士皆乘之士喪禮曰主人乘惡車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白狗臂蒲蔽御以蒲敢犬服木館約綬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袂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以知貴賤皆同故非僭此也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王大牢包九个遣車九乘厥戎車廣闕率輕皆有焉益車馬此其類也明器士喪禮亦有之重者重於疾度也然醢醢百器宋襄公葬其夫人矣士喪禮曰陳明器於乘車之西器西南上精茵苞二簋三黍稷麥鬻三醢醢屑冪

用疏布。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析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槃匱匱實杆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竿燕器杖笠嬰茵著。用茶實綏澤焉。韋包長三尺一編管簋三其實皆淪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秘設依撻焉。有鞬。鞬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此器備類斯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水車不漆蒲蔽以蒲為蔽犬禭以白犬皮覆軾上又以其尾為戈戟之殳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小服短兵之衣服讀為簾素車以白土塗車芬讀為蘋蘋麻以為蔽其禭服以素繒為緣藻讀為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塗車以蒼繒為蔽鹿夏皮為覆冬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駢車邊側有漆飾也翟細韋席也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豺胡犬髮赤多黑少之色韋也雀黑多赤



少之色韋也。惡車，即木車也。狗臂，覆筴也。白於喪飾宜蒲敢牡麻莖，不在於驅馳。館，結約繩也。吉時用素館，鑣用木，取少聲齊翦也。袂者，車裳。帷于蓋弓垂之貳副也。攝猶緣也。乘車惡車，遣車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廡，與也。个，牢具也。遣車九乘，五戎之外金玉象木也。莘，屏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精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苞，二裏莫羊豕之

春秋左傳集解

成公

肉筭，春積類也。所以盛種，屑薑桂之屑也。幕覆也。析，所以履苞，筭，齋，每器異析，久當爲炙。謂以蓋案塞其口，流匱口也。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器。士唯有明器而實之。竿，矢箠。茶，茅秀。綏，廉薑。澤，澤蘭。皆取其香。且禦溼。黍稷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爲敬。弓矢設之，宜新沽麤也。弭以骨角爲飾。秘，弓檠。依，纏紃也。捷，附側矢道也。依

捷皆以皮爲之。韞，弓衣也。骨鏃，短衛，示不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輒整也。凡爲矢，前重後輕。音

孔狀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五年夏

凡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可以爲大夫矣。重人，晉之隱士。宣此德音，伯宗不能薦之於君，以採朝廷之急，攘其善而晦其人，蔽

春秋左傳集解

成公

五

賢罪深，故被戮無後。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先輕，故直喪明而已。斯言聞諸曾子。

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六年夏

監鹽也。河東鹽池，袤廣百一十六里。鹽雖是鹽，惟此池名鹽，餘鹽否也。周禮作苦鹽，直用不凍治散鹽，鬻之。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  
八年夏

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為其富而驕。逸故設法以貧之。若遷都近鹽。則民皆商販。富者彌富。驕奢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為富。獻子惡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八年夏。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太

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乎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八年冬。

膏肓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傳異氣也。按禮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爾。不得傳異氣也。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晉景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十年六月。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以五氣五聲五色。眊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民之有疾病者。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七

分而治之。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屢之病。使陽子同藥。子明炙陽子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按摩秦醫知藥之不至。不知榻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可復生也。其沽功者與。

穆

為奴

十一年三月

娣。奴婦者。弟長也。長婦謂稚婦為娣。稚婦謂長婦為奴。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伯仲。故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奴。叔向之娣。謂巫臣氏為長叔奴。相與。



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施孝叔沉卻隼二子於河 十一年三月

子夏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妻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夫孝叔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無義大矣然則如之何於管氏請絕可也苦成叔之後赦也已。

春秋左傳集解

成公

晉侯使呂相絕秦 十三年四月

晉自惠公以來當大喪大亂之剡秦之反昨於絳者三矣自繆違蹇叔以貪勤民襲鄭滅滑而亡師於殺秦雖阻兵晉實倍德繆公自是不復東征也至西乞歷聘又使詹嘉塞桃林之塞以絕其輜軒秦之不獲與晉楚爭諸夏也且終春秋之世東諸

死之修  
相而人  
宗視人  
誰不得  
其宗視  
而之也  
義焉

於其斯以有獻孝之憤發而業帝基爾

韓韋之跗注 十六年六月

韓聲也急疾呼茅蒐成韪跗注戎服自要以下而注于腳跗相連也。

三肅使者

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首不至地也四曰振動以首搶地也五曰吉擗謂期以下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擗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

春秋左傳集解

成公

九

擗一拜也八曰褒擗再拜也九曰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今時擗也。

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十七年五月

春秋惟叔孫昭子與文子兩人祈死何得身死適與相當膏肓以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且命者冥也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調和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



植璧乘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是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祈非果死。今左氏著其事於義爲短。故杜斟酌傳文以爲自殺。

聲伯占夢

十七年十一月

嬰齊舍玉之兆三稔矣。猶欲贈惡於人。未知舍萌之典。周禮在魯。盍亦聘焉。周人作咸夢。夏后氏作致夢。殷人作疇夢。王者占日夜有夢。則晝視輝祲。以瓦占之。掌夢觀建厭休王。以占六夢。日窮于次。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月窮於紀。星迴於天。則發幣以聘。夢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焉。夢故不爲妖矣。

疇讀如倚。聘問也。舍萌釋采也。贈送也。

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十八年

六騶六閑之騶。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官中之役。天子馬六種種各二閑。邦國齊道田各用一閑。騶馬三之二。耦爲乘。乘馬

一師四圍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御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每廐爲一閑。馬二百一十六疋。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天子馬曰龍。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十一



春秋左傳典略九

襄公起巳丑盡巳未凡三十一年



○金奏肆夏之三

○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謂艮之隨

○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君可以冠矣

△桑林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司慎司盟

○歌鍾二肆及其鐃磬

○商旅於市

△夷狗入於華臣氏

○晏嬰居桓子之喪

○南風不競多死聲

△齊慶封圍高唐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

○○孔子生

○程鄭問降階

○○子產獻捷於晉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

○薦掩書土田

△國子賦鸞之柔矣

△汜祭

○○小雅周德之衰

○○公享士鞅射者三耦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二

○○齊放高止於北燕

△譖譖出出

○○立敬歸之弟齊歸之于公子稠

△甸設庭燎



春秋左傳典略九

明浙浙陳許廷著

襄公

金奏肆夏之三

四年夏

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肆夏之三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一

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九夏皆以鐘鼓奏之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窕冥冥不獨有大卷之音者乎

以龍章  
開華表

燿燿皎日歛麗於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燿燿皎

日歛入於地厥晦惟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

珎珎勿驅勿馳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繫

彼臣庶欽王之式王夏四章章四句

愔愔清廟儀儀衮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

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肆夏二章章四句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醑既

酢爰棘爰舞象物既降全乘之去昭夏二章章四句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二

麟之儀儀不繫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

愉不箒不效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笙及箏我有

牢醑自笙及箏我有貨幣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

碩其才有樂而止納夏四章章四句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懃一撲而滅王有虎

臣錫之珪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王有掌封遺貞

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饗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

何以錫之龍旂九旒意夏四章章四句



璽璽衡筭。聳聳綸翟。自內而祭。君爲之則。齊夏一章章四

洪源誰孕。疏爲江河。大塊詭誕。播爲山阿。厥流浩

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族夏二章章四

醴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奏。醴酒既竭。嘉賓既

悅。應爲之節。醴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爲之行。穢夏三章

章三句

桓桓其圭。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三

圭。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驚夏二章章四

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

席上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

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

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

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

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

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

篚。公又舉奠。禪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卒

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

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

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

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

東。告於公。乃降復位。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五年十一月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

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

人袒。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

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



壙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於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尸。亦如之。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

春秋左傳典略

義公

五

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賜恩惠也。布衣鋪絞紵衾衣。不哭厭於君。不敢申其私也。凡宮有鬼神曰廟。王吊則巫祝前。巫主招弭以除疾病。諸侯臨臣之喪。使祝代巫執筭。居前下天子也。釋采祝爲君禮。門神明。君無

故不來也。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之壙。主人中庭進。益北欲視斂也。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逆降後升者先降。撫手按之。凡馮尸興必踊。君撫之亦踊也。南面則當塋之東。以君將降也。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律在西階上。入門右。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節謂執奠始升。塋及旣奠。猶重南東時也。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聒尊者也。辟逡巡辟位也。式。小俛以禮主人也。

春秋左傳典略

義公

六

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謂艮之隨。九年五月。周以黃鐘爲天統。故周易以純乾爲首。殷以林鐘爲地統。故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夏以太簇爲人統。故連山易以純艮爲首。周者天之道。周布於四時也。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周人三龜並占。三易並筮。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是也。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殷易簡於夏也。揲者求爻所得有七八九六三多爲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爲重。錢九爲老陽也。其爻變兩多一少爲單。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爲拆。錢八爲少陰也。其爻不變。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艮二之八未考。二易於意云何。艮之隨內動之爲德。外悅之以言。故曰隨其出也。

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君可以冠矣。九年十二月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與大夫盡弁。則已冠矣。大戴禮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國君冠而生子。是文王亦十二而冠也。士二十乃冠。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玄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歿。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弁皆鞞。朝服素鞞。公冠加四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金石之樂。冠時爲節。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也。皆玄端。其醕。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當於時。惠於財。漢惠二十有一而冠。厭于呂姁耳。  
桑林 十年五月

殷樂韶濩。此云桑林。蓋殷有二樂。湯能紹禹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覆護下民。故曰濩。桑林者。禱桑林以得雨。遂以名樂。



司慎司盟 十年七月

二司天神諸侯觀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五等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乃祀方明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深高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九

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曰天之司盟。天子巡狩之神。其盟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司盟。非一神也。司慎未知何神。

歌鐘二肆及其鐃磬

十年十月

歌鐘者歌必先金奏也。故鐘以歌名。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編縣十六枚在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曰肆。及其鐃磬則鐃磬亦二肆也。鄭音之。

流辟滌濫其淫有過於衛無不及焉。自女戎賄晉而三駕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然不五年悼公短折。所謂好樂無荒。豈唐之風與。商旅於市 十四年夏

凡建國王立朝而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旅陳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商陳時之貴尚以求利。審其贏闕足以觀息耗而易風聲。故賢君之治也。彫文不粥於肆。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

應劭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白虎通因井爲市。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瘼狗入於華臣氏

十七年十一月

思之不睿。則有牛禍。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聰。則有豕禍。言之不從。則有大禍。華臣削株。儼本。斯金爲蠶矣。晏嬰居桓子之喪 十七年十一月



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夏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菁者也。苴經大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有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

春秋左傳集解 襄公

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非也。外納。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子夏曰。齊者何。緝也。麻者。象麻也。牡麻經。右本

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蕪蒯之非也。疏衰裳齊。牡皮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基者。問者曰。何冠也。子夏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總麻三月者。子夏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纓。無事其布。曰。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衿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衰

春秋左傳集解 襄公

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

不言裁而言斬者。痛甚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絞麻爲繩作帶也。苴



經杖絞帶者一以苴目此三事也冠繩纓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盈手曰擗擗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此先據首經而言本謂麻根下猶內父左本在下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屬著者著之冠垂之爲纓小功以下左縫前後兩畢之末向外擗之也鍛而勿灰加以水濯勿用灰而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上三

已米二十兩曰溢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夾戶旁之屏所謂梁闇闇廬也廬有梁卽柱楣也受者服是服而除以輕服受之初死冠升與旣葬衰升數同故曰冠其受也冠升與衰升數同故曰冠其衰也總者治其縷細如絲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

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爲喪服幅三衻者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積之也齊緝也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衣帶下尺者要也衽所以掩裳際也屬連也連幅謂不削南風不競多死聲 十八年十二月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四

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歲月俱在姬訾之口南風律氣不至故多死聲

齊慶封圍高唐

十九年十一月

或以齊侯呼衛下而與之言何不卽執之夙揖令登城甘被羽負耗於矢石間耶三國時曹操與馬超對話徐晃與關羽對話皆仇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當日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 二十一年春



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蓋宣公之女也。以衡父之年計之。姑姊齒已七十矣。

孔子生

二傳皆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是歲在實沉辰在大火。勞塵席冷。由水火之相征。載筆書麟。亦明堂之布政。誕於日昃。故匹夫以休世。知續經而書。孔子卒不知纂經。而書孔子生。休甯以傳者。私識或文無礙耳。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一

程鄭問降階 二十四年冬

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儉。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孫周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何以目之。小人趙孟晉之大臣。榮其寵祿。不能圖恤社稷。君至於淫。以生疾禍。孰大焉。何以目之。賢人。鄭子產獻捷於晉。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十二年秋。

聘義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

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旅之三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當以篤行君子爲之。而用小人。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瑣瑣斯其所取災也。

薦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二十五年十一月。

地之物生有五。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力。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六

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茨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援神契云。五嶽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凡糞種。挈剛用牛。赤緹用羊。盆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狙。勃壤用狐。埴埴用豕。疆柴用黃。輕焚用。



犬此土化之法也

毛物貂狐貉縹毛者皂物柞巢也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謂之鱗屬膏當爲縶逆失也津潤也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謂之羽屬專圓也莢物薺莢也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胃耀後大體短脰謂之羸屬虎豹貔也叢物翟華也痺猶短也挈讀爲駢盆壤多盆鼠也渴澤故水處也勃壤粉解者埴壤黏疏者彊藥彊堅者輕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七

與輕脆者搏圖也鴻備也耀讀爲哨頤小也藥音檻藥音敬

國子賦魯之柔矣

二十六年七月

魯之柔矣逸詩也詩曰馬之剛矣魯之柔矣馬亦不剛魯亦不柔志氣庶庶取予不疑孔晁曰不疑和之心也

汜祭 二十八年十一月

汜祭猶亡于禮者之禮也祭食之禮今已矣請存

九祭之辨曰命祭曲禮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曰衍祭衍延也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殺右截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醢處末酒醬處右以肺脩置者左胸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于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曰炮祭炮包也猶兼也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取黍稷於四畝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八

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有司徹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曰周祭猶徧也公食大夫惟魚腊醢醬不祭餘皆祭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是也曰振祭曰擣祭不食者擣則祭之特牲饋食禮曰尸左執觶右取菹揄于醢祭于豆間是也將食者擣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勿祭謂之振祭曰絕祭曰繚祭鄉飲酒禮多者繚之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鄉射州長射



禮略者。絕則祭之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曰共祭。共猶授也。祭食膳夫授祭也。

小雅周德之衰 二十九年六月

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當時親見其衰。而不親乎文武成康之盛也。先文選亦本其說。按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小雅周德之衰。猶大雅爲文德之廣也。子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皇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由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公享士鞅射者三耦 二十九年夏

鄉射記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詡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間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旌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君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樂作而後就物。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國中射。燕射也。郊射。大射也。諸侯立大學。在郊。竟射。賓射也。皮樹間。皆獸名。周書曰。北唐以間。一角岐蹄。杠。撞也。鴻。鳥之長脰者也。諸侯之射。以四耦。魯何以三耦。三耦已無所取之也。

齊放高止于北燕 二十九年九月

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鵠也。表高的



明雖婦人猶欲開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徹迹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爲幸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教也

諄諄出出 三十年五月

城郭之所人民之聚有天鳥則射之若夜中嗚呼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恒矢射之若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三十一

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在矢射之降于莘鳴于亳噉於宋太廟皆其物也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 三十一年秋九月

質家親親文家尊尊嫡夫人右媵左媵無子質家先立娣文家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先立弟文家先立孫其孿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伯禽之封啓以商政行其舊俗魯人立齊歸之子亦殷人之道之從也

設庭燎 三十一年十月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官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庭燎之擬天子由齊桓始也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三二



春秋左傳典略十

昭公起庚申、盡辛卯、凡三十二年

○叔孫紱而婉

○○令尹賦大明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周公蔡蔡叔

○火中寒暑乃退

△讒鼎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目

△羊舌氏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嶽

△北陸西陸

○○武子問電於申豐

△△穆叔生筮之遇明夷之謙

△朝聘有珪享頰有璋

△令尹爲王旌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日月之災

△析木之津

○○火水妃也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觀從之先佐開卜

○○少皞鳥官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目

○○雉爲工正

△和如羹焉

○○五聲六律七音

○○子產疾卒

○○景王鑄無射

○○日食不爲災

○○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鸛鵒來巢



△平子殺展與夜姑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公孫於齊

△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甋

△攜王

△齊侯使宰獻而請安

△龍輔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月

三

○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凶

春秋左傳典略十

明浙滄陳許廷著

昭公

叔孫綏而婉

元年正月

子貢曰大車不綏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綏則不成其音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令尹賦大明

元年三月

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子圍視篡位爲良圖故宣其志於大明不知重黎之運燔於亥也故觀志者必謹四始五際微矣哉

亥爲革命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周公蔡蔡叔元年五月

上蔡字說文作榮音同字從殺下米云摠榮散之也故詁爲放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元年秋

中聲不以角而以宮者蓋卽其始而用之正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也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黃鐘爲聲氣之元所用七聲皆正律

春秋左傳與略昭公

無空積忽微蓋其盛也五降之後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

火中寒暑乃退三年正月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後卽次房心是旦火中也

讒鼎三年正月

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殷衰之時沒於泗水武王克殷鼎乃出見

羊舌氏三年正月

世族譜云羊舌氏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及果掘羊頭示之唯其舌存得免遂號羊舌氏以獻惠之削株掘根橫柅公族非凜集木之思著無度之美必難免於富子之謀亾人之詛矣瘞羊舌在不其或然北燕伯欵出奔齊三年冬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

春秋左傳與略昭公

三

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亾吳自大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力爭七世而亾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亾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亾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



既既不  
以發

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四嶽

四年春

白虎通曰。嶽者何謂也。嶽之爲言。桶應劭曰。桶功考德黜陟幽明也。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四

天下其唯泰山乎。衡山銓德。鈞物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舉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于西方也。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元命苞曰。畢昴之精。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

北陸西陸

四年正月

陸道也。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北道之宿虛爲中。西道之宿昴爲中也。日在北陸。玄枵之次也。春分西

道之奎宿。晨見東方。

武子問電於申豐。

鄭玄曰。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五

失藏冰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詳著藏冰之禮。亦其寓言也。

穆叔生筮之遇明夷之謙

五年正月

邵子曰。明夷者。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不待繁鳥萃棘。已兆其鷄鵠之情矣。楚丘之占。未之及也。

朝聘有珪。享頌有璋。

五年春

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琥。以繡。享夫



人璜以黼。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已聘而還。玉相屬以輕賄。而民作讓矣。

采成文曰絢

令尹爲王旌 七年二月

禮緯稽命徵曰。天子旗九刀曳地。諸侯七刀齊軫。大夫五刀齊較。士三刀齊首。以不成子之贅行。而

春秋左傳與略

昭公

六

物采儼於共主。橈已填矣。又何加焉。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當卿。離明當士。夜半當皂人。定當輿。黃昏當隸。日入當僚。晡時當僕。日昃當臺。環齊要略曰。大夫者之言。抹也。士事也。皂造也。輿衆也。僚勞也。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七年三月

凡賓未入竟。壹肄爲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

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旌。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賓至於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於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

春秋左傳與略

昭公

七

禮記

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僨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賓送拜。此答郊勞之禮也。求而行之。何病。有。

日月之災 七年四月

凡日食。天子伐鼓以責上公。諸侯用幣以請羣陰。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甚。微望。月與相射。卽食。故月食謂之闇。虛。

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鷄。



二足爲鳥三足鷄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

析木之津

八年十一月

天河在箕斗二星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隔河分析水木故此次爲析木之津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人

火水妃也

九年四月

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庚以乙爲妃丙以辛爲妃壬以丁爲妃戊以癸爲妃甲以己爲妃畏之故爲之妃妃合也水火合而相薄夫妻合而相親雖同其欲必從其勝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九年六月

凡物得時氣之尤爲人食之弗勝用休廢之脂膏

此見周官典食無不勸導

和之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蠃羽膳膏膾香牛也臊犬也腥雞也羶羊也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粢鴈宜麥魚宜苽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有辨牛夜鳴則厲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鵠色而沙鳴狸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蛄乾雉鱠乾魚鮮魚羽鴈厲惡臭也冷毛而毳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九

毛長總結也赤股猶白肉躁疾也鵠失色沙漸也狸豕也豕水屬腥當爲星其肉如米般文也臂前足螻蛄臭

觀從之先佐開卜

十三年五月

大人掌卜之三兆帝顓頊之玉兆帝堯之瓦兆有周之原兆原田也灼龜發於火似玉瓦原之象罈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三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體有五色曰雨曰濟曰圍曰蠹曰尅兆有



四部曰方曰功曰義曰弓。繇謂之頌。

少皞鳥官

十七年夏

通卦驗曰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  
名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自少皞以前天  
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  
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雉爲工正

十七年夏

雉夷也西方曰鷩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鷩搏埴之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

工也南方曰翟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鷩攻皮之工  
也伊洛之南曰鞀設五色之工也 仲尼學樂於

萇弘問禮於郊子是聖人無常師

和如羹焉

二十年十二月

此說和羹而不言政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食  
飲亦不及政史游急就篇乃有蕪羹鹽豉蓋秦漢  
以來始爲之

五聲六律七音

二十年十二月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一

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  
角也宮中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  
聚宇而覆之也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  
十二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下生以九生六三  
損一也上生以六生九三益一也樂緯動聲儀曰  
應相生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黃鐘初九  
下生林鐘初六林鐘上生大簇九二大簇下生南  
呂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九三姑洗下生應鐘六三  
應鐘上生蕤賓九四蕤賓上生大呂六四大呂下  
生夷則九五夷則上生夾鍾六五夾鍾下生無射  
上九無射上生中呂上六同位象夫妻異位象子  
母所謂律娶妻而樂生子也叶圖徵曰日冬至成  
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  
成地理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  
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神鬼可得而禮矣。圓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出日之處。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二

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六星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

黃鐘。黃鐘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無商音者。大武之樂。武王伐紂。不用商音也。五聲以外。武王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樂猶易也。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十二律。卽乾兌離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三

震八卦也。京房包育執姤丙盛分動六十律。卽屯蒙需訟六十四卦也。易可以分六十四卦。何獨十二律不當分哉。梁沈重衍六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後儒詘之爲續脛。亦固矣。

子產疾卒

二十年十二月

密縣邢山上有子產冢。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邢東北向新鄭。其隊道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



也。山多美石。不用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有云是祭仲冢。

景王鑄無射 二十一年春

凡病鍾之聲。十有二。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波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錯。回聲衍。侈聲作。食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為遂六分其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四

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此鳧氏之善者也。景王選單旗之言。忽州鳩之聽明淫甚矣。無射有林能為病乎。夫武北出滅商。南國分陝。反自羸內上宮。關於無射。謂之羸亂。知羸之敗姬也。今王寫無射以宣之。此火德之大期。弗可悛也矣。其後秦滅周。鍾自洛陽徙於長安。宋武帝滅姚泓。移於江東。隨開皇九年。平陳。遷置西京太常寺而毀之。俯仰古今。何止金盤仙人之泣也。

硯讀為哀。高則聲上藏。哀然旋如裏。上下正備。則聲緩無所動。下下大也。下大則聲放。偏侈則聲離散。險謂偏弁也。險則聲斂。不越。達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形微小也。錯聲小不成也。鳧谷子飛鉗。涅錯禁人不語。回形微圓也。衍無鴻殺也。侈中央約也。侈則聲迫。作出去疾也。弁中央寬也。弁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也。微薄則聲掉。大厚則如石。少聲于上。謂之鼓。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五

鼓上謂之鉦。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深窰之也。遂謂所擊之處深而圓之。以擬擊也。

日食不為災 二十一年七月

日躔惟一黃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於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為南北二交。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同度。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凡是朔日。經度必同。如更同緯度。適在二交之上。



乃能揜其光而食耳。

唐一行日議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與日一交。一歲兩交或有兩食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止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共一百餘食要不第以婁角爲晝夜之中斗井爲短長之極勾股而知之也其在治忽乎非與。

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二十五年夏

天產者動物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九穀之屬陰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六

德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陽德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如是然後能合天地之化而華其類饗餼醴在碑東穀物爲陽醴在碑西肉物爲陰減而進者以進爲文盈而反者以反爲文。

鸛鶴來巢 二十五年夏

天鳥來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

巢上則去之然不可以虛發嚇播芥之羽。

平子殺展與夜姑 二十五年秋

男女之陰訟聽於勝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就之以聽陰訟之情不使宣也意如欲殺展與夜姑故暴著其情不顧季奴之牆茨不然夫饗檀何幸免於祁勝郈臧之比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二十五年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聚舞者小胥比之而饋。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七

其不敬巡舞列而扶其怠慢姬公之典禮也今公庭徹縣陪吏樂備此河隈海澨多抱器而投爾吾以昭公歿愈於亡。

公孫於齊 二十五年九月

公徒之敗由驪戾陷西北以入也孟氏執郈昭伯以夫旌夫已氏之旌也昭子身爲正卿以忠孝自獎反不討賊欲安衆而納公何辭之暇與若宜書曰媼出其君何夫子微辭亦沒沒也不勞之不可。



能也。豈其然乎。

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麗二十六年

中候適維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

載震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期十之世自文數之

至厲王除文為十世也以刻對姬刻為其姓故鄭

玄以豔妻為厲王婦非龍齡之妖刻豔古今字

攜王二十六年十二月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八

幽王既歿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與平王竝立

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即伯服也此時平

王安得不居洛邑耶

齊侯使宰獻而請安二十七年冬

燕禮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主人宰夫也射人為

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東受

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

曰諾敢不安齊用此禮安魯侯耳非自請安也

此說未確之甚

龍輔二十九年五月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鑄金為

之山澤之國出使用之也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

之龍輔或以英帑輔之帑函器也英華有畫義故

曰畫函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二十九年秋

貌之不恭惟金沴水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

從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一九

木水火沴土王者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

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

出龍貌共體仁則鳳鳥來儀

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二十九年秋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

易服變置社稷以後世無及勾龍者不可而止棄

功乃過於柱故湯廢柱而以棄代之

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三十年正月

此說未確之甚



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及卑。強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瓦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益溢。天生季氏。以二魯戾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聽用隸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迨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辛

其負極謝過。終不敢入。所以身歿於外。見貶於春秋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凶。三十二年夏

吳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而滅吳。然以天占人者。必以人占天。子胥歿。

越王欲伐吳。范蠡諫曰。吳雖妖。試幸措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王之腹心也。歿已三年。乃能攻之。史黯欲前知於天道。未勝之時。甚哉其相蒙也。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辛



春秋左傳典略十一

定公起壬辰盡丙午凡十有五年

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椁

孔子爲司寇

莊公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少帛精筏

子大叔九言

伍員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目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魯始尚羔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

春秋左傳典略十一

明浙許陳許廷著

定公

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椁 元年正月

君以松黃腸爲槨黃腸心也大夫柏槨不用黃腸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槨虞筐

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孔子爲司寇 元年七月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孔子之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

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敢及厥辟將不堪

公曰不妄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莊公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三年二月

邾子好潔遺命以人爲殉欲儻地下拚除又慮與

柩同入汚履藏內故別爲便房先納車及殉也

拚謂灑掃

少帛精筏 四年三月



通帛爲旃。雜帛爲物。通帛謂大赤。雜帛以帛素飾其側。少帛雜帛也。精菁也。夜旆也。尾猶用赤。則旆通身大赤。大赤周正色。

子大叔九言

四年三月

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三字以上爲句。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伍員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四年十一月

子胥因吳之入。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非常之事。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三

寧可常理言之。蓋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慰連尹棠君之魄也。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六年夏

賓至於近郊。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棗。賓受。儉之。如君使卿勞之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間。大夫帥致於館。夕。夫人歸禮。

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孔穎達曰。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桓子獻鄭俘。亦得報夫人之聘。又強孟氏往者。虎欲困三家以深媚晉也。

魯始尚羔

八年夏

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膳。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麋。執之。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三

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虔。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虛文。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十年夏

齊人非服義而歸田。蓋踊以嘗魯耳。夫子固不欲受之也。夫齊之壓魯久矣。視其之會。辟萊夷之兵。卻杞稗之享。方將昭德禮以光載書。豈真以四邑。



易吾三百乘乎且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秦繆之於晉侯置而君之獲而舍之賂以河東猶朝濟而夕設版要盟不獨齊何遠弱於魯納地效璽哉蓋無故而鉅之以女謁魯必疑則猶未敢微服而觀也惟先人四邑而承之以康樂彼婦之敗雖諫將不聽齊已知之矣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四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

哀公起丁未迄庚申又迄癸酉共二十七年

△三揖

○趙鞅使大子綰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亳社災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春秋左傳典略

哀公目

一

○○車子鉏商獲麟

△哀旬

○杜預曰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

明浙濟陳許廷著

哀公

三揖 二年夏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三揖者士有上中下士卑故旁揖之又曰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趙鞅使大子綽 二年夏

春秋左傳典略 哀公

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又奔喪之禮入門哭盡哀括髮袒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於宇東蓋齊衰以下乃免也使大子免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始發喪以免代之免制如冠狀廣一寸麻布爲之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紒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二年秋

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槨能溼桐速朽墨翟尚儉桐

棺三寸辟榑也大夫無辟時僭耳桐棺三寸罰之重也素車不以嬰柳士柩亦乘人用車馬者亦示貶也

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二年八月

公侯建旂孤卿建旒周禮也而鄭有蜚狐吳有肥胡齊有靈姑鉅簡主之蜂旗皆自爲名以奸王制王何異之有焉故鄭之析旄不如齊之渠門齊之渠門不如衛之精茨至若大屈之間申孫之注雖

哀公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哀衣應步帶著桃父桓公怪而問之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民之戒在於桃父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哀衣應步帶著桃父桓公怪而問之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民之戒在於桃父

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十三年夏

吳以蠻夷爭盟上黨楚伏如龜齊竄似鼠晉已無



鳩越其有豸乃不再世亾者地遠民勞而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閭閻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食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春秋左傳與略 哀公 三

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琨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沿庚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強北征失策而歿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車子鉏商獲麟

十四年春

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其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

子瑞冉子疑天下之妖其於援神契之言俱虐也范雍曰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麟麒麟步郊不爲暫有鸞鳳棲林非爲權來故不若鸛鵒非窮桑之德產蜚蜮非沂澗之嘉蟲而特書有也

哀句 十七年春

句卽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名衷中也四馬爲上乘二馬爲中乘一轅兩牡夾之卿也

春秋左傳與略

哀公

四

杜預曰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



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  
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  
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  
之元年正月也。皆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  
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  
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  
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  
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

春秋左傳典略

公

五

姑蔑。卽春秋所書。稱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  
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  
秋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卽  
春秋所書。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若此輩甚多。略  
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  
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於  
洞澤。疑洞當爲洞。卽左傳所謂焚澤也。齊國佐來  
獻玉。啓紀公之觀。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

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  
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  
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  
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  
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  
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  
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

春秋左傳典略

公

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  
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  
爲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  
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